

第一章 温柔乡内

聚仙湖的主码头旁，泊满了各种各样的船舰，包括了从黑叉人手上得到的大小黑度舰，一些经历了战火残存下来的净土船；此外，还有两艘帝国战舰。它们将会把我载返我心爱的故乡，一个我留下了无数痛苦，无数甜蜜回忆的地方。

它如今会变成怎么样子呢？

这是个我想起也感战栗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答案，但又怕那是一个残忍的答案！

在美丽的净土里，除了凤香不幸的惨死外，幸运一直伴随着我，但它会否在别处仍是那么眷宠我呢？我或者已拥有花某些时刻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大多数时间我仍是个在黑暗中摸索的瞎子，例如我很想知道华茜的近况，她是否也像妮雅般怀了我的孩子呢？

但抱歉地对此本大剑师是一无所知！

没有人知道！能预知将来是否便能改变将来？

能预知将来，是否从此便没有了“期待”这回事？不！绝不！假设我知道华西仍是安然无恙，我渴望重见她，再把她搂进怀内去轻怜密爱的“期待”便不但不会有半点减退，还会更集中、更炽烈！因为我再也不用分神去担心厄运降临的可能性。

到了要回帝国的这一刻，我才忽然省悟到自己其实是深爱着这以为一直得不到我兰特真爱的美女。

因为自离开她后，无论在和采柔缠绵于荒漠的小帐内，又成搂着红月的小蛮腰往天梦河策马驰去的一刻，我都没有把她忘记。

对它的思念已变成了一种钻心的痛楚。

通过大窗，我呆看着晨光恩宠下的聚仙大湖。

美丽的大湖啊！你真是得尽仙法的护佑。

采柔赤裸的娇躯从背后贴上来，纤手环抱着我的腰，再用力一紧，使我深切感受到她对我的热恋。

我微笑道：“人的最终目的是否就是要成为神仙，否则也不用跪拜它们，采柔头号长老，请指点你的小学徒一二？”

采柔在我肩头狠狠啮了一口，幽幽一叹道：“兰特！我真舍不得放你走！”

我一呆道：“这是你第一次直叫我作兰特，我这小学徒是否因不及格而被长老你降了级呢？”

采柔用她动人心魄的胴体用力地摩擦着我背腿的每一寸地方，狠狠道：“兰特兰特兰特，现在我欢喜说什么使什么！自从大剑师准许我永远留在他身边时，采柔便忽然得到了自由，再不受任何事物拘束，变成神仙了。”说到一半时，她甜美低沉的性感声音愈转温柔、真情流露。

我失笑道：“或者神仙就是这么他妈的一回事，所以只要人类找到他们自己本身最珍贵的某件东西时，就等若是神仙。据采柔长老一向的指导，使我们成为神仙的，那么该就是‘爱’吧！”

红月笑嘻嘻来到我身边，挽起我的手臂道：“告诉红月！昨晚舞会开始

前，雁菲菲找你干吗？”

我看着她含苞初绽似的娇嫩身体，想像着雁菲菲脱掉衣服含羞候宠的样子，微笑道：“她想我给她一个孩子。”

妮雅的声音突然从床上传来道：“什么？”

我搂着采柔和红月，回到床旁，看着仍拥被高卧的呢雅和龙怡，正容向各女道：“坦白告诉我，你们有谁收过像珍乌腕那类的珍贵抬物？”

妮雅娇嗔一声，一拳打在我坚实的腹肌处。吓得蜷伏床侧的大黑也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们。

我扮作痛苦万状地跪在床边，求饶道：“女公爵请饶本小剑师一命。”

众女登时笑得前仰后合。

红月鼓掌道：“无敌的大剑师终于失去了长胜的资格。”见到我罕有地装模作样，这小妮子那会放过起哄的机会。

我苦着脸道：“当然！两个打一个，我那是对手。”

妮雅横了我一眼，道：“两个爱你一个，又不见你感觉得到。”

龙怡搂着妮雅道：“大剑师还未走，你已变成个深闺怨妇了。”

采柔认真地道：“怀了孕的女人是很情绪化的。”

我揉着肚皮站起来淡淡道：“怪不得本小剑师被打了。”

众女笑得弯腰捧腹。

我心中泛起即将离别的情绪，一阵黯然，轻轻道到了。”“起来穿衣吧！我们登船的时间

我步往码头时，在大祭司率领下，净土在聚仙湖的祭司和将领们，全迎了土来，只缺了花云和灵智。

大湖旁是密密麻麻的净土军民，齐来送别。

我的眼光由那两艘帝国船舰扬起的风帆移回来，看着立在我面前的大祭司。

大祭司伸手过来紧握着我的手，正容道：“我以大祭司的身分，代表净土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子孙，与我们最敌爱的大剑师进行触手澧，并请大剑师给我们指示净土未来的道路。”

我微笑道：“说到治国安邦，你们比我高明得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净土人能善待黑叉人留下在净土的子孙。”

大祭司肯定地道：“大剑师放心，净土人已从大剑师处学晓宽恕敌人之道，仇恨会愈缠愈深，只有爱才能带来和平。”说完后，松开我的手，转身向众将道：“你们都听到了大剑师的指示和我的回应吗？”

众将轰然应诺。

远在两岸旁的欢送人群当然不知我们的对答，但也不甘后人地呼叫起来。

海潮般的声浪，确使人情绪激荡。

我看往蓝天白云，一阵感触！

净土从苦难里被解放出来了，但这种和平只是一个短暂的表相，只要一天巫帝仍存在着，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站在左侧的龙腾皱眉道：“黑叉人虽被赶走了，但事情还未完结，大剑师怎可不说清楚净土人以后应该怎么做呢？”

红石接口道：“勿忘了你是我们的圣剑骑士，你的话能为我们带来好运。”

妮雅在我身后悠悠道：“何况大剑师你老人家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呢！”

我差点要提起后脚给妮雅一记，不过想起她小肚内我那宝贝女儿，当然不敢轻举妄动，苦笑一声道：“圣剑已断，我这骑士早被解雇了，说到预知未来，我比不上我的知己老前辈天眼……”

红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大喝一声，打断了我的话，以从未有过的认真神情道：“若大剑师还不明白我们净土人的心意，大剑师请亲口说出以后再不把我红晴当是朋友。”

我心中一阵感动，佯作责怪地瞪了他一眼后，眼光缓缓扫过众人，当来到雁菲菲的俏脸时，微微一笑道：“菲菲！版诉我，你们能否在重建净土的同时，扩军备战呢？”

雁菲菲俏脸别地粉红起来，但语气却非常坚定地道：“只要是大剑师说的话，净土人便能办到。”

对我来说，没有此女性的娇羞美态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

我眼光移回大祭司处，喝道：“好！就是这句话，当我再回来时。便是远征巫国的时刻！”

众人静了一静，才爆出震天的欢叫声。

霎时闲，远近的人齐声欢呼起来，整个聚仙湖激荡着使人热血沸腾的情绪。

这时不耐烦的大黑由采柔身边钻到我脚下来，我一声长笑。抱起大黑，往登船处走过去。

大祭司等慌忙跟在两旁。

我心中不断翻腾着离愁别绪！当我的船开出后，他们便会各自回到被指定分派的地方，展开重建的工作！安抚饱受伤害的人、恢复地方的生产力、从废墟里建出更美丽的城市、让鲜花铺满净土的草原、让动物再不用为求生而逃命。

而我则会返回帝国，面对扑朔迷离的将来，正等待着我的命运。

我能改变它吗？

在大祭司等十多艘船的簇拥欢送下，由翼奇等操控，易名为“圣剑号”和“飞书号”约两艘帝国舰，载着大黑、飞雪、众女、雁菲菲和我，到了小仙河与聚仙湖的交枢处。

龙歌红晴等都希望能像采柔等直送我至临海的望梅城，都给我严词拒绝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应用在净土的重建上，而不是陪我喝酒惜别。

我们站在“圣剑号”的船尾，向着逐渐缩小的迭行船队挥手，直至转了一个河弯后，再看不到他们，才停了下来。

红月两眼通红，过来把我死命搂紧，无声地悲泣起来。

一时惹得其他各女无不泫然饮泣，只有雁菲菲神色如常，指挥着手下加入协助我帝国亲兵的工作。

我拍着红月的香眉道：“傻孩子！还有整整十天才到望梅城，你这么快便哭了吗？”

岂知这慰语毫不灵光，红月竟哭出声来，泪如雨下。

龙怡忍不住亦悲咽一声，投进采柔怀里，哭得出红月更厉害。

大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好奇地看着我怀中的红月，又看看变了泪人儿的龙怡。

我手足无措时，妮雅走了过来，把嘴巴凑到红月耳旁，低声开解。

我叹了一口气，拦腰抱起红月，走到放在船尾虚的大剑师座，生了上去，让红月蜷伏怀里，道：“若你们不想由这里直站到望海域，请坐下吧！”

众女纷纷在两旁为她们预设的椅子坐下，龙怡离开了采柔的怀抱，垂着头坐在她身

我环目一顾，独不见了雁菲雁，也看不到凌思。

妮雅瞪了我一眼道：“找谁？”她这是明知故问。

我知她并非嫉忌，而只是在耍弄我，淡淡道：“妮雅你过来，让我和我的贫贝女儿亲挚地说几句话儿。”

妮雅霞烧玉颊，嗔道：“我不过来！”

在我怀内刚才仍是悲苦万分的红月“嗤！”一声笑了出来，离开我的大腿，走到妮雅身旁，推着她向我走来，还向妮雅劝道：“听听他和乖囡囡说什么也好呀！”

妮雅半推半就地来到我椅前，含嗔道：“你真有话和她说才好，你若欺她未出世而驰她，我可不放过你。”

怀了我的孩子后，妮雅性情起了微妙的变化，情绪起伏不定，却也更专注、更深情。想起十多天后便要和她分离一段以年计的悠久岁月，踏上茫不可测的征途，心中那股使人阵阵痛楚的啮噬，正随着光阴的消逝，不断增强。

我要珍惜每一刻的光阴，好好爱情她们，让她们享受到最甜美的滋味。

忽然间，我又想起了这时不在场的凌恩和雁菲菲。

自我向大祭司提出指定出雁菲菲护送我到望海域，我和它的恋情立时变得天下皆知，雁菲菲害羞起来，在众人的眼光前时，尽力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想想也教人既心动又好笑。女人！唉！女人！

凌思则是另一个问题，她始终只视自己是一个下人，这心态不难了解，妮雅红片等对她来说是高不可攀的社会阶层，谦之这些年来又一直干着婢仆的工作，只有让她当回婢仆，她才感到习惯自然。

勉强大概是没有什幸福的，好！我便让她当回婢女，但却是我的婢女，最亲近的婢女，最受宠的婢女。

红月的声音道：“喂！你这么出神地想什么？是否又见到将来？快告诉红月！”

我一震下使开了“小差”的思绪迅速回来归队，将耳朵贴到妮雅微隆的小肱上。

微风由河面吹来，清爽怡人，两岸的景色在船旁不住变化，美不胜收。

这是只有神才能创出的土地！

年加啊！我终于将春天带来了给被苦难长期冰封了的净土。

秋阳温柔地搂摸着每一个人。

而我的耳朵却一点不拦地收听着怀了我孩子的女人体内每一滴声音。

那是无限醉人的感觉。

妮雅的双手插进我的头发里，用力搓揉着我的脑壳。采柔、龙怡利大黑也围在椅旁，好奇地看着我究竟在进行什么勾当。

我长长吁了一口气，眼光掠过众女，最后落在妮雅情款深深的双眸处，微笑道：“我听到了我们幸福的将来。”

黄昏时分，我们将船泊往岸旁，准备度夜的安排。

趁采柔等和我荒唐一番后各都留在房内小睡的时刻，我大方地邀请雁菲菲陪我到岸上散步。

这美丽的将军含羞答应。

到了离船舰足有半哩外的下游，她仍只是垂着头、红着脸、一声不响地陪我走着。

我看着在路左悠悠流着的小仙河水，也感到没有说话的必要。想到这里，同旁轻移，用肩膀往她的香肩轻轻撞了一下。

她下垂的目光微扬起来，横了我一眼，那种嗔喜难分的墙媚样儿，我可以起誓以前从未想过能在这英气尤胜男儿的女将脸上找到的。

我停了下来，微笑道：“不要走太远了！须防人黑走起路来不方便。”环目四顾，看到岸旁有块隆起的巨石，道：“让我们到那石上坐坐，看看小仙河的夕阳，是否比得上天庙伟大的夕阳美景？”

说到这里，一只丰润温暖的玉手，送到了我右手里。

我心中一热，往她望去。

雁菲菲仰起泪珠挂颊的俏脸，颤声道：“大剑师！我很感激你。”

在主舱里，丰盛佳肴美袭，摆满了大长木桌上。

红月龙怡等都在谈笑风生，一边等着开餐，一边羡慕着早开始了狼吞虎咽的大黑。

雁菲菲还未来，散步后或者要洗个澡也说不定。

凌思捧着一盘烤红了的牛肉进来，放在桌上，走时给我一把扭着，柔软的腰肢，使我感到活在众香国和温柔乡内的滋味。

凌思整块脸红了起来，低头道：“大剑师！我只是……”

我微笑道：“你只是我的仆人吗？”

凌思真诚地点头，道：“是的！是最忠心的仆人！有远的侍候大剑师。”

我柔声道：“你若真的愿意侍候我，我便留你在身旁吧！”

凌思猛点着头，情急地道：“当然是真心的，能服侍大剑师和各位大公贵女，是凌思的荣幸。”

搂着她蛮腰的手微一用力，凌思已软贴着我。

我感到它的娇躯在颤抖着。众女都留心到我和凌思的情形，露出会心的微笑，俏皮的红月更作了个要我吻它的鬼脸。

我感到空气里荡漾着的春意，将嘴巴凑到凌思的耳旁道：“是否什么也服侍我？”

只要是正常的女人，轨知道男人说这等话时有何居心，凌思也不例外，半惊半喜地微一点头，轻轻一挣后道：“我还要去传捧食物。”

我放开了她，让她自由离去，感到一种放恣后的痛快感觉。

凌思低着头，神不守舍地冲了出去，跟刚跨门而入，破天荒换上一身彩衣的雁菲菲差点撞个满怀，道歉后匆匆去了。

我迎上雁菲菲，笑道：“你再不来的话，有人会饿坏肚子了。”忍不住馋兮兮地上下打量着她。

雁菲菲轻松了很多，道：“对不起！我有点事所以迟了。”

当她兄我看犹未足，还全神用鼻子在嗅她沐浴后的香气时，镇定的神熊立时崩溃，手足无措地嗔道：“大剑师！”

我心中好笑，女人就是这么样，连宝贵的身体也心甘情愿奉上时，偏要计较给人嗅上几日。

采柔走了过来，拉起雁菲菲的手，把□期的妯带到长桌前坐下。

各人纷纷入席。

对着在浦东美食前围坐的五名美女，那种“志得意满”的感觉，比起赶走了黑叉人尤有过之，举起美酒，道：“祝各位美女永远娇艳青春！”

在欢笑和乾杯声中，我们开始了往望梅城之旅的第一次晚宴。

在温柔的烛光下，凌恩和妮雅的两个女亲兵，不住送上佳肴美馔，使我感到帝皇也不外如是。

酒精发挥着迷人的作用，雁菲菲将自己解放出来，和众女嘻笑玩闹，我也忘情地放怀大嚼，浑忘了即将来临的离别。

坐在我右旁的龙怡递过来聚仙湖的特产“忘忧果”，迫着我吃了几日，鲜甜的果肉和汁液使我满口芳香。

我知道净土会是一处终老的好地方。

人是否真是由天上下凡到人间 的星宿。

不管这孰真孰假，只是这些美女的热情，已足以使天上的仙人心动得要下凡来经驰这尘世了。

红月娇痴的笑声使我惊醒过来，原来这娇娇女愈玩愈凶，和龙怡迫着雁菲菲喝酒。

我向坐在长桌另一端 的呢雅和坐在她右旁的采柔望去，两女同时对我甜甜一笑。

这时凌思要为我添酒，我伸手搂着她的纤腰，问道：“你不饿吗？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

凌思柔顺地道：“服侍完你们后我才吃，噢！”

话未说完，她已给我搂到怀里，坐到我的髀上。

想想也好笑，由初到净土时硬着心肠去拒绝任何爱情的发生，到现在主动地去爱惜调戏对我倾心的美女，这变化是多么大？

尤其当魔女刃蕴藏的能量进入我身体后，我像脱胎换骨变了另一个人，再不拒绝幸福和美女的恩宠，只有这样生命才能显出它的光辉和意义。

因为我对将来再没有以往的恐惧，更不像昔日约有心无力。

我再不害怕命运。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我放开了自己，尽情享受男女之间所能带来的欢娱，在经过了这么多悲苦的日子后，什么债也应还完了吧！

净土教晓了我爱情的真谛，那是不应被任何愚蠢的想法所拘束，没有妒忌，也没有悔恨，在爱情那纯美的天地里，任何负面的情绪也不应该存在着的。

我接过龙怡递过来的一片羊肉，送进凌思鲜润的红层里，又迫她喝了两口酒后，才放走这已羞得无地自容的动人女子。

红月鼓掌笑道：“各位姐姐请小心点，没有人跟他厮杀时的大剑师比任何男人都要荒唐好色！”

采柔等想起今午我把她们带到房内胡天朗它的情景，都感到红月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似喜似嗔的向我瞪眼睛。

雁菲菲看也不敢看我，站起来道：“菲菲还有点事等着去办，要先告辞了！”

这时没有人不知道这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雌豹，在情场里只是只胆怯害羞的小白兔，坐在她旁的红月挽着它的手臂笑道：“今晚我们宣布休假一

天，替大剑师生孩子的工作就落到你身上了。”金黄的月色僵遍小仙河和远近的丘峦平野。舱窗外传来秋蛇的鸣叫，乍听似是难乱无章，留神下才发觉其中存在着微妙的节

我把椅子移到窗前，欣赏着夜月下小仙河的美景，同坐在床边默不作声的雁菲菲道！

“菲菲！到我的怀里来，让我们共赏如此一个美好的晚上。”

这是雁菲菲的小舱房，自餐抢回来后，她只是垂着头，一眼也没有看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但那种静默却比净土的任何美酒也更令人心醉。

男人都是贪新鲜的。

有什么比跟“陌生”却又相互锺情的美女第一次上床更令人感到刺激和血脉贲张？我想答案应是“没有！”

像我现在打明旗号和雁菲菲上床，对我更是从未之有的经验，既新鲜又刺激。

在这一刻，我忘记了与她两人之外的一切，因为它们都与这一刻无关。

在这一刻，

只有我和她。

我儿她仍毫无动静，转身奇道：“你为何还不过来？”

坐在床上的她垂首道：“我……大剑师……我有点害怕！”

我愕然道：“怕？怕我吗！”

雁菲菲急得抬起头来，大力摇头道：“不！不！菲菲怎会怕大剑师，我只是怕……只是怕……”

我鼓励道：“说吧！现在只有你和我，有什么心事，尽避畅所欲言吧！”雁菲菲又垂下头去，轻轻道：“我怕不懂讨好大剑师。”

我一听下失笑道：“这又那用害怕，现在是我要讨好你，你只需全心全意去接受我的讨好便够了，何用担心？”

雁菲菲已被酒烧红了的脸更红了，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般站了起来，来到我椅后触手可及的距离站定，美眸深注。

她深情的眼神使我心神颤动。

在龙歌、约诺夫等人眼中，雁菲菲是个比男人更坚强的女人，她健美壮悍的体形也给人这感觉，加上她一向对男人的冷寞，使他们从不敢在她身上打什么男女情欲的念头。

岂知当地动起情来，却比任何女人更温柔娇怯。

我绝非一个来者不拒的色鬼，但先是采柔、妮雅、红月、龙怡，还有现在的雁菲菲和凌思，都使我不忍拒绝，不想拒绝。

好了！

假设我拒绝了雁菲菲，那会是怎么样的境况？

我想我和她两人以后也快乐不起来。它是屈辱和悲怨；我则是自责和内疚。既是如此，为何我不可以和她极尽男女之欢，共偿心愿。上天可以怪我太多情吗？不！老天只能怪自己，因为它就是使我们这么多情的“罪魁祸首”。但现在我只会感激它。我站了起来。移到她脸前，伸手捧着火辣辣的俏脸，嘴巴重重印上她灼热的红唇。

甜美的感觉在我俩的肉体和心灵间来回激荡着。

在这战船上的一间小室里，在月色荡漾的小仙河流水之上。

我离开了它的香唇，细审她发着摄入艳光的俏脸。

雁菲菲贴了过来，主动地紧搂着我，以启蚋般的音量低声道：“我曾被黑叉人强奸，不过最后逃了出来！”

我心中一震，同时想到被大元首夺去了贞操的华西，心中怜意大盛，托起她的下颌，柔声道：“那都是过去的事，让我们一同忘掉它们吧！”

河水打在船身上的轻响由窗外传入来，和我们的呼吸浑成一体，再也分不开彼此。

雁菲菲吐露出难以宣之于口的心事后，明显地松弛下来，退后了两步，含羞脱下身上衣服，才再为我宽衣。

我的心神飞越到抵达净土的每一处地方！城市、原野、河流、战场。

战争虽过去了，但战争留下的疤痕却会永远留在那里。或者会因时间久了浅淡下来，但却不会完全消失不见。

当两个赤裸的身体紧搂床上时，雁菲菲幽幽道：“看着你的眼睛时。就像看到你过去的痛苦和悲哀，菲菲从未见过更忧响摄人的眼神，使人只想令你快乐，我想那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苦笑道：“原来你是可怜我的悲伤和痛苦。”

雁菲菲那具有惊人的弹性和力量的胴体在我怀里用力一挣，以表抗议道：“不！不是可怜，而是你的魅力，使人睡觉时也像看到你的眼睛，还怎睡得着？”

我将脸埋在她嫩滑但极有肌肉感的粉颈里，失笑道：“又多了另一项罪名，就是使人连觉也睡不着。”

雁菲菲出奇认真地道：“不用自责！因为错的只是我，贪着想你而不肯入睡吧了！”

想不到说起情话来，她竟一点也不逊色于妮雅诸女，甚至可和采柔老媲美。

这事说出去的话，保证龙歌他们死也不肯相信此乃事实。

忽然间，我想起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见不到这班变成亲兄弟般的净土年轻将领、我的好朋友们。

雁菲菲咬着我的耳朵轻轻道：“大剑师！菲菲从未试过这么心甘情愿、这么快乐。”

台头来，看着她变成了两条美妙若彩虹般弯线的眼睛，我澎湃着强大信心地淡淡道！

“你还未知道什么才是快乐，现在我会让你一尝个中滋味。”

雁菲菲肃容道：“我在等待着！大剑师！赐菲菲一个儿子吧！”

船的移动把我和雁菲菲惊醒过来，望往窗外，天还未亮，心中也不由佩服翼奇等铁般的意志和纪律，将来回到帝国，我便要靠他们为我打天下了。

雁菲菲翻过赤裸的娇躯，伏在我身上，低声在我耳旁轻轻娇喘着。

我爱抚着她光滑的背部，柔声道：“若我告诉别人雁菲菲也有娇柔无力的时候，任谁也不会相信。”

雁菲菲娇羞无限地道：“你不但是最好的剑手，也是最佳的情人。”

我笑道：“现在我剑也没有一把，还叫什么剑手？”

雁菲菲道：“这么奇异的剑，断了真是可惜，不知能否把它熔掉再铸一把？”

我心中一动，想到一个妙想天开的方法，或者真能接回断了的魔女刃也说不定，吻了她一下重的，道：“谢谢你！”回到豪华的舱房时，分外感觉

到雁菲菲那小房子的另一番温馨。只有采柔起了身，在闪灵谷时她养成早起的习惯，改也改不来。

我吻了她后道：“拿断了的魔女刃出来给我！”

采柔微感错愕，走往堆在一角的行里，为我取出放有魔女刃的长里。我来到床边，看着三女露在被外的俏脸，散在□枕上的秀发，心中涌起无限柔情，离开她们一天已是很长的时间，何况我以后还不知何时才回来，和能否活着回来？

我答应她们三年内回来，那只是个承诺，只是我对自己的信心。

谁知道在与命运的抗争里，我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

坐在船尾我的“宝座”里，陪在脚旁只有睡眼惺忪的大黑河风“霍霍”拂来，两艘大舰顺风急行。

我打开了长里，取出了断作两截的魔女刃，留下剑鞘在囊里。

断口处整齐平滑，想不到阴女师的黄金匕首如此锋利坚硬不知是否来自巫国的东西？若是如此，巫国的铸造术便不会比净土逊色。

我将断了的刃体接合起来，除了隐见断口一线纹痕外，便像没有断折那样。

“大剑师！”

我往发声处望去。见到凌思快生生的来到我身旁，垂头道：“大剑师要不要先吃早点？”

她显是刚洗了澡，脸上没有半点装扮，一向在头上结成髻的秀发长垂至肩，闪着水光，清丽得教人眼前一亮。

我注意到她贴得很近，不但一点也不怕重蹈昨晚被我搂到怀里的覆轍，还有种任君采摘的柔顺样儿，顿时知道这小妮子对我已是情难自禁了。

心中一热，将魔女刃放在椅旁的白杨木矮几上，向它的蛮腰缓缓伸手搂过去。

我想看看她的反应。

凌思俏脸红了起来，看着我的手摩娑着她柔软的腰肢，直至搂紧，也没有分毫愿意表示。

我用力一收，她软倒进我怀内，坐在大腿上，人红的俏脸埋进了我的肩颈处。

我听到她的心在急速跃动着，回想起初遇她时，将她压在墙上的诱人感觉。

凌思颤声道：“大剑师！别人会来这里呢？”

我笑道：“放心吧！翼奇为了使我能和你们共度离别前的美好光阴，特别将后舱和船尾画作禁区，所以除了采柔她们外，没有人会到这里来。”

凌思呻吟一声，心儿跳得更厉害了，整个人瘫软在我怀里，怕达一个指头也竖不起来，那诱人的柔情荡漾，没有正常的男人可以不心动的。

这两天在男女之事上我虽蓄意地放纵自己，但若要我在这曙光初现的时刻，在这没有封蔽私隐的地方，和怀中女子颠鸾倒凤，我仍是感到不自然。

正思索着好不好将凌思抱进房里，脚步声响起。

凌思全身一震，不知从哪里得回了失去的力量，跳了起来，无限深情地瞅了我一眼，便匆匆去了，连早餐的事也忘了。

来的是采柔。

看着娇羞逃遁的凌思，她小巧的樱唇浮起一抹笑意，坐到我腿上，搂

着我的颈项道！

“采柔很想知道世上是否有女人坚定得可以抵抗你的挑情？”

我大感尴尬道：“不要这样说，好像我是个专门勾引良家妇女的色欲狂徒。”

采柔轻笑一声，吻了我一口道：“不！你怎会是那样的人，只不过你是个心软和多情的人，只想看到别人快乐，不想看到别人痛苦。至于勾引良家妇女嘛！嘻！那便只能怪你的父母了，谁救他们生了这么令女人心动的大英雄来。”

我苦笑道：“那我应怎么做才好，是否应先通知大祭司把大剑师堡扩建？”

采柔笑得气也喘不过来，好一会才勉强忍着笑道：“总之你要量力而为好。是了！

你不是在看你那把圣剑吗？”

我从几上取回两截魔女刃，轨在怀内这尤物的美腿上把魔女刃天衣无缝地接合起来。

采柔轻抚断口处，叹道：“若世上有种针线能把它们缝起来就好了。”

我叹了一口气，那有这么好的针线，忽然心中一动，想起早前想法，专志凝神，将体内那种奇异的能量，以意念送进魔女刃体内。

能量分由左右手流进去，再从剑柄和刀尖往断口处流去。

整把魔女刃亮了起来，奇异的光在流动着，丝毫不受断口的影响。

蓦地两手灼热起来，魔女刃倏地光芒大盛，眩人眼目。

这是我和采柔意料不到的情况，齐齐吓了一跳。

这时魔女刃由自转红，再出红转蓝，就像在火炉里锻炼时的那种光色亮度。

一阵火热涌入我的掌心，剧痛由神经线直刺脑部，我怕热力会伤害采柔，大喝一声，将魔女刃抛往甲板上。

大黑吓得跳了起来。

“当啷！”

魔女刃掉在地上，变回平常的清白色。

我和采柔脸脸相觑，都感到对方想到的问题！魔女刃为何掉在地上后仍然是一整把。

而不是两截？

妮雅这时闻声而至，看到地上的魔女刃，漫不经意地将它捡起。举在脸前道：“圣剑啊！谁人敢把你掉到地上。”接着她脸上现出一脸震骇莫名的神情，颤声道：“圣剑不是早断了的吗？”

我若无其事地道：“是的！它复原了！比以前更漂亮。”按着向采柔笑道：“多谢你的针线。”

第二章 临别依依

圣剑神迹的接合，传遍了两艘船上每一只耳朵，众人顿然情绪高涨，

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我尤其欢欣雀跃，因为神奇的能量，又再活在刃内，那是由我回输给它的，而我本身的能量不但没有因此损耗或减弱，反而丰盈起来，清是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采柔等围着魔女刃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雁菲菲轻轻问道：“你怎样做到的？”

我耸肩摆手道：“但愿我能知道。”

穿回武服的雁菲菲英风凛凛，可是她柔弱的一面，已被俘虏进我的记忆里，再也志不掉。

雁菲菲见我灼灼的目光贪婪地在她身体上下巡弋，俏脸一红，借口要工作，溜出后舱，避开了我。

这时两个女亲兵捧着早点进来，众女才将魔女刃交回给我这圣剑骑士。魔女刃重回鞘内时给我那种失而复得的滋味，教我感动得差点掉下热泪来。就若魔女百合又回到我的背上。对它我已产生了像对采柔诸女、飞雪、大黑那种深刻的感情。同时也使我对体内的异能多了渴望和期待！终有一天我能完全把握运用它的方法。是的！当那一天来临时，就是我代表异物跟巫帝决战的时刻了。

按着来的几天，我完全陶醉在后舱的众香国和净土北方的美景里，当由小仙河转入望海河后，我才蓦地惊觉到摆在眼前的离别，对我、她们和大黑是多么地残忍。

众女的笑声减少了，还发觉她们背着我在偷偷垂泪。

假设不用离去，那有多好。

我也不是整天和众女狂欢作乐，不时取出翼奇给我的地图、研究圆球上的地理形势。

这航海图是否来自《智慧典》呢？

真是使人难以置信。

拥有帝国、大沙漠、净土的辽阔大陆，原来在圆球上只占了小小的一块，另外还有两块细了少许的陆地。和数之不尽的大小海岛。

但比起海洋来，陆地只占了不足四分之一的面积，其他全是澄蓝的汪洋。

如此广袤的海陆，真是发人驰想。

这是否就是宇宙所有生命的集中地。

圆球外会否有其他圆球？

太阳、月亮和星宿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是否就只为了我们的圆球而存在着？

回到魔女国，我定要仔细翻翻《智慧典》，魔女的死亡，在当时对我的打击是非常沉重深痛的，使我把这关键到整个圆球的未来的奇书也忽略过去，可知情绪会使人不断犯错的，就像凤香死后，我大发雷霆那样，真是想想也教人不安和歉疚。

妮雅从后舱走了出来，坐到我怀里，指着左方远处耸起的一座美丽的高山道：“那就是净土九山十河里的“捉慧”山，当我们见到“夕阳”山时，望海域将在两天的航程内了。”说到最后两句，它的声音低沉起来，反身紧搂着我。

我拥着了不仅是她，还有她腹内的宝贝女儿，想起离别在即，一时也找不到安慰它的说话。

妮雅轻轻道：“兰特！你一定要尽快回来，没有了你的日子，一天也难过得很，求你不要让我们等那么久啊！”

我在她耳旁道：“信任你的男人吧！他会永远将你们放在第一位的。以前或者我不懂得珍惜，现在我已学晓了。”

我想起了华茜和失踪了的公主。

次日黄昏，“夕阳”山终于出现在西方的地平上，落日的余晖将这连绵不绝的秀丽山脉沐染在暗红的光霞里。

天上的云彩艳异得教人感动。

晚餐在沉重的心情下默默进行着，连素爱嬉笑玩闹的红月也不作一声。

凌思也感觉到那种压得人心头难受的气氛，放下一盘水果后匆匆离去。

我心中一动，站了起来，追着出去，在走廊处唤停了她。

凌思停了下来，背着我，但我仍从她香肩的动作，看到她在颤抖着。

我双手搭在她眉头上，扳转它的身子，然后像那次在流仙城戴青青的房内般，把她压在廊壁处，问道：“为何你这几天总是蓄意避开我，你若不想服侍我，我可任由你自由离去。”

凌思情急摇头，低叫道：“不！不！大剑师误会了，凌思只是觉得不配，能当你的仆人我已心满意足了，不敢再有奢求。”

我柔声道：“还记得那天我吻你吗？”

凌思霞烧玉脸，肯定地点头。

我道：“那感觉美不美？”

凌思不胜娇羞，垂下头去，却仍轻轻点头。

我道：“那你还害怕什么呢！”

两天后，既甜蜜又神伤的旅程，终于在抵达望海域而告终。

在我的要求下，望海域只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

那晚我们住在大公府后园一个幽静的房子里，连大黑也像感受到别绪离情，不住缠着我和它玩耍。

那夜我和众女抵死缠绵，痛苦和快乐，笑容与热泪，再没有人能把它们分开来。

到了次日天还未亮，便爬起床来，众女篇我沐浴穿衣。

码头在晨光里和平安逸，令人什么事也不想去做，更不要说远航出海。

来到上船的踏板旁，我刚转过身来，大黑已扑进我怀里，呜呜哀鸣。

我怜爱地摩娑着它的大头，让它的大舌热烈地舔在我脸上，想起在那劫后灾场找到大黑的情景，心中一酸道：“大黑！我走后采柔会照顾你，好好地在这里安居吧！”

话才完，已忍着不哭的红月和龙怡立时痛哭起来，还多了凌恩和妮雅，采柔也一脸凄然，只有雁菲菲神色平静，只是俏目半刻也不肯放过我。

我逐一和她们拥抱话别。

我像个丈夫向妻子吩咐般向采柔道：“你给我在净土找个最美丽的地方，最好是河旁或湖岸，不过假若是山谷，有几道溪流的话亦可入选，叫妮雅大公命手下为我们在哪里盖一间房子，不用太大，使大黑走一遍也要嚷累的那种广阔便够了，记得这么多叮咛吗？”

采柔凄然一笑道：“我含在那人间仙境等你，直至老死。”

当我把妮雅搂入怀里时，也感到搂着了与我血脉相连的小女儿，假若能够的话会在她出生前赶回来。

妮雅柔声道：“大剑师！有时我是否很很刁蛮？”

“刁蛮？”我失笑道：“那是个绝不适合你的形容，除非在‘刁蛮’之上加上‘高贵’两字，就是‘高贵的刁蛮’，那就天衣无缝地贴切了。”

妮雅不依地轻捶了我两小拳，再次表现了她高贵的刁蛮。

龙怡和红月两人一齐投进我怀里，哭得似梨花带雨，教我这战无不胜的大剑师心乱如麻。一点应变的方法也没有。

采柔等走了过来，半硬半软拉开了两人，今次连一直克制着的采柔也变成了个泪人儿。

我向傲立一旁的飞雪吹起口哨，指示它先往船上去。

飞雪缓步而来，却不上船，来到大黑之旁，伸下头去，破天荒第一次让大黑肆无忌惮地舔它的长脸。

我用过头去，刚好雁菲菲来到我侧旁，拉着我的手，深情地道：“大剑师！谢谢你！”

我答道：“谢的应该是我才对。”

是的！

我感激她们。

若非她们，我仍是个最愚蠢的盲人，睁而不见爱情世界内那无尽无穷的美景。

只有花热恋里，才可令人尝到光阴苦短的滋味。

我衷心感谢她们把我变成最幸福的人。

而我的回报，就是要和她们热恋至老死。

无论在一起时，又成离别后。

这是一个临别的承诺。

再吻了她们数遍，包括大黑在内，我强忍痛楚，往船上走去，不敢回头看她们，因为怕给她们看到我挂在脸上的热泪。

大黑的狂吠由后面传来。

第三章 怒海惊魂

我还是第一次到大海来，无边无际的汪洋，就像广阔的大草原，又或黄沙滚滚的沙漠，都是那样使人肃然生敌。

在海上过了风平浪静的两天，情绪稍为平复后，我召了翼奇到我的宝座旁，问道：“我们现在那里？”

翼奇道：“是净土的北岸，直到现在的航线仍是沿着海岸走，这样路程虽远一点，但遇到风暴时可以立时躲到岸旁去。”顿了一顿又道：“但离开了净土北端后，会有十多日远离陆地，那就是航海图所说的海沟了，全程以那段路最危险，过了海沟便抵达帝国西岸的日出城了。”

我想不到这么快便可以回去，喜道：“坐船确是比走路快多了，真好！”

翼奇道：“出海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剑师的欢容。”

我尴尬地自嘲道：“我所以开心，只因为若要回净土去也是同样快吧！”

翼奇感同身受地道：“我完全明白大剑师的心情，或者你还未知道，属

下也爱上了两位净土美人。她们真是令人难以抗拒的。”

我失笑道：“原来如此！”

同病相怜下，我和翼奇更是投机，谈了一会后，翼奇邀我到船舱顶的看台上去，欣赏大海日落的美景。

对着动人的大自然，当时我只在想！假设采柔大黑等在我身边，那就好了。

大海的夜空足可与任何一处的星空媲美而不逊色分毫。

那夜我想起了无数的人和事。

最后只想着华西和魔女百合。

离开了魔女国到现在差不多一年。那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段时间。但若对人事的变迁来说，什么事也可以发生了。

我有种不神的预感，一些可怕的灾祸，已降临到魔女国了。

天连海，海连天。

净土的海岸很快降到右后方海平之下，四周尽是汹涌的波涛。

两艘船舰无助地随着波浪起伏颠簸着，使最强壮的人也感到不舒服。

只有飞雪丝毫不受影响，仍是那么安详和闲适。

闲着无事，我多了个习惯，就是凝神静气，试图去控制体内那传自魔女刃的奇异能量。

不过气人得紧，愈想去把握它，它使愈不听话，弄得我无法可施。

但每次努力后，我的精神力量都稍有轻微的改善，那是种很难言喻的感觉，这使我感到前途一片光明，能不断进步确是使人振奋的事。

某天的午后时分，我躺在宝座上凝神静气，飞雪则站在船尾处，像人般望着辽阔无边的大海。

我大为好奇，心中想道！飞雪！你在看什么？

飞雪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轻嘶一声，前蹄提起踏下，才转回头去。

我惊讶至心肌差点麻痹起来，心中狂叫道！难道飞雪竟听到我心里的召唤？

将杂念排出脑外，我以全心全灵的力量在心中向飞雪呼唤道！飞雪！饼来！

最奇妙的事发生了！

飞雪毫不犹豫转身走来，当我搂着它雪白的长颈时，差点激动得掉下热泪。

因为我知道自己正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异力的超级人类。

按着的十多天，我情绪高涨，有一晚风浪特别急，我忍不住跑往上台的驾驶室。

翼奇正强睁着眼皮，指挥着手下操舟前进。

曙光出现在东面的海平上，但整个天空仍是黑压压的，点缀着的只有数点微弱的星光。

我道：“天气看来不大好！”

翼奇脸色很难看，沉声道：“我怕会撞上大风暴，你看海浪比先几天急了。很多。唉！

还有一天多点便可抵达帝国，想不到竟遇上这种事！”

我奇道：“难道海浪的速度比风暴还要快吗？”

翼奇道：“一般情况下，风暴会比海浪走得快很多，但若真是可怕的大

风暴，含在海上不住盘旋，有时甚至会停下不动的，那时波浪就会比风暴走得快上很多了。”

这时我才明白翼奇为何如此担心，问道：“我们可否改变航线，避开这风暴？”

翼奇叹道：“这种风暴渔民唤作‘鬼涡漩’。在海上飘忽无定，要避开它也不知如何能办到，所以渔民对它真是谈虎色变。”

我心中一动，道：“或者我有办法也说不定！”

我走出舱外，站在甲板上，狂风迎脸刮来，却没有下雨。

在渐明的天色里，我闭上眼睛，在这危难临头的当儿，我的精神迅速凝聚起来，然后往茫茫的汪洋探伸出去。

忽然里，整个思域的空间扩阔开来，大海似被拥进怀里。

强大可怕的力量在大海的西北方盘旋肆虐，带起了滔天的巨浪。

我一震醒来，指着风暴的方向道：“鬼涡漩在那里！”

翼奇对我的超灵觉早深信不移，连忙下令改变船向，往西南方驶去。

那天早上，我一直留在翼奇身旁，指示着船行的方向，纵使如此，到了午后，仍避不开鬼涡漩边缘区的风暴。

开始时风从东南方吹来，越刮愈大，风帆都涨满了。

翼奇不住下令，改变航线，使风只从船尾吹来，若让风出商舷吹来，可能整艘船也会给掀翻在怒涛上。

这是最艰辛的鏖战。

连不用值班的人也爬起床来，和狂风搏斗，把所有帆都降下了大半。

船向不住调整着。

但噩梦才是刚开始。

暴雨狂风终于来临。

波浪滔天和狂暴的风雨里，我们已分不清风究竟由那里吹过来，甚至连方向也迷失了。翼奇见情势危急，下令所有人都要在腰间系上绳子，以免给风浪卷走。

我变成了唯一的导航者，指示着最近的安全区。

另一艘船上的方原，指挥着下属紧紧追着我们。

在这与世隔绝的怒海里，前途祸福已再不是由人所控制，而是全赖船舰在波涛里的性能。

看台上的人叫道：“看！”

我们骇然转头，只见比先前遇到任何波浪还大上数倍的巨浪，猛兽般由后方扑上来。

一呆下，整艘船给迭上半天。但当白沫飞溅的浪峰，降下至波谷时，船就像潜进水里，然后整个甲板上全是水。

海水奇迹地出甲板上退去，船上的人东倒西歪。

“小心！”

驾驶舱内众人骇然望夫，一枝船桅受不住风力，连着帆倾折下来，打在左舷处，再滑进怒涛里，船身侧斜，这时另一个巨浪又至。

耳里除了大浪带来振耳欲声的嘶叫喧紧外，其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天空堆满乌云，海平被滚滚白浪弄得一片模糊。

这么可怕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遇上。

当船身奇迹地回复平衡时，小山般的浪扑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把

每一个人掀翻在地，甩往一旁，连驾驶舱也灌满了水。

浪头一个接一个不停袭来，两艘船玩具般被抛弄着，忽快忽慢，我们虽是力尽筋疲，仍硬撑着与风浪奋战。

就在这时，一声马嘶传来。

我们大吃一惊，往声音传来处望夫，只见汹涌波涛里，飞雪在那里挣扎着。

它不是留在后舱吗？怎会掉到海中。

一个巨浪掀来，霎时间什么也看不见，浪过后飞雪给浪卷得更远了。我一拍翼奇眉头，喝道：“到日出城等我，我不会死的！”不理它的劝阻，扑出驾驶舱外，跳往下层的甲板，由左舷投往怒海里。

第四章 再回帝境

能量不住由我体内传进飞雪去，支持着它在海上用力划游着。

风浪平静了下来，陆地远处横直着，以事实告诉我希望就在眼前。

回想起过去两日两夜在海上的挣扎，现在仍是犹有余悸。

几乎在我投进巨浪中的一刻，立时与翼奇等失去了连紧，不要说看不到飞雪，连翼奇约两艘船舰也看不到丝毫影踪，看到的只是铺天盖地的巨浪。

但我却有把握找到飞雪，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它的位置。

巨浪不住将我抛起和放下，每当来到浪与浪间的波谷底时，我便拚命潜进水里，往飞雪游去。

奇异的能量支持着我，直至我找到飞雪。

一见到找她便安静下来，我死命搂着地的长颈，成功地将异能输进它身体里。

我们放弃了无谓的挣扎，任由波浪带着我们往海岸载浮载沉而去。

但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和飞雪分开来。

现在陆地终于在望。

当我们在一个偏僻无人的沙滩登岸时，人畜均再支持不住，伏在滩上只懂喘气。

极度劳累下，我沉沉睡去。

睡去前，我感到体内的异能差点消耗殆尽恐怕要待上一段时间，才能复原过来。至此我对这种来自魔女刃的奇异力量，又多了深一层的认识——就是它也有衰竭的时刻，就像人的体能那样，只不过它比一般人的力量大得多吧了！

我做了个梦。

梦中带着华西、魔女和公主，似乎还有丽清郡主，重回净土。船快泊岸时，我看到采柔等在码头上哭着欢迎我。妮雅手上还抱着我的女儿。

飞云的嘶叫把我惊醒过来，迷糊中我坐起身，只见黑夜里的沙拥旁的草野全是火把，有几个人正在追赶飞雪，想把它擒下，还有十多人持着矛斧等各颗武器，往我气势汹涌地奔过来，看来也不似是欢迎我。

我心中暗笑！谁可逮得着飞雪。

心中送出一道讯息。

飞雪一声长嘶，踢翻了几个人，后发先至，瞬间越过了正往我奔来的十多个乡民模样的人，来到我身旁。

我一声长笑，飞身上马，策着爱骑，沿着沙滩驰走，把那些充满敌意的人全抛在后

飞雪不待我吩咐，放蹄疾奔，似要将在海里挣扎求生的闷气全发泄出来那样。

经过了两天两夜的共危难后，我和飞雪的关系又更深进了一层，那是一种很妙人畜间的沟通感觉，但又是非常实在。

逢林过林，通山攀山，也不知奔了多久，天明时，我们来到一座高山之巅，俯视着晨光照射下大地的远近美景。

大海落在后方远处，沿着海岸分布着十多个小村落，海弯处隐见海民的渔舟，刚才来捕捉我们的怕也是这些海民。

不由奇怪起来，这些海民一向与世无争，对外人亦非常友善，为何会对我如些充满敌意，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惊怒？

不过这时我已无暇去想他们的问题，有什么比立即飞马赶到魔女国去，更能吸引我的关注。

我俯瞰着山下远近的河谷美景，盘算着自己的位置。

据翼奇所说，离开了净土后往西航将可抵达日出城，但因遇上风暴，航线偏住了西北方，所以找登岸处，很可能是比较接近望月城又成魔女国的地点。

想到这里，心中一动，目光落在前方的地一条大阿，心脏忐忑跃动着，这样的大何在帝国境内并没有多少条，难道竟是分隔着帝国和魔女国，被两国分称为“望月河”和“魔女河”的那条长阿？

想不到这么快便来到这里，心中一热，策着飞雪，奔往山下，望着魔女河狂驰而去。

飞雪将它的速度发挥到极致，黄昏时分，终于来到河水奔腾的魔女河旁。

到了此刻，我已毫不怀疑这是帝国人称之为“望月河”，面广女国人称之为“魔女河”的著名河流，因为我看到了上游处望月城照亮了半边天的辉煌灯火。

“锵！”

索钩挂在日出城西墙上边缘处，我迅速往上爬去，不一会到了城墙上，觑准了一个机会，避过了守城的巡逻，由另一边落下去，到了城内。

经过了一年多后，我终于又踏足在这充满了既甜蜜又痛苦记忆的伟大城市内。

马原、华西、神力王、魔女、丽清郡土等人的脸容一一闪过心头。

我站在城墙的阴影里，感慨万千！

沿着城墙可供十马拉驰的绕城大道，隐有步伐整齐的蹄声传来，我往左方望去，千多簇火光正往着我这里奔来，知道是巡城的骑卫，忙收摄心神，内心立时感到被留在城外飞雪那晶莹洁净的心灵，也知道它的状况和位置，这奇妙的超灵觉使我有好一阵的迷失，若不是愈迫愈近的蹄声，我还舍不得离开这美妙的精神联紧，窜进对面的房舍里。

半小时后，我离开了城西的住宅区，来到城心灯火照耀如白昼的大道

上。

此处也是这不夜城最难使我忘记的地方，所有事情都发生在那方圆的一带……比武馆、露天市场、玩杂耍的广场、女奴买卖市场。

街上热闹的情况尤胜从前。

我挤进人堆里，随着人潮漫无目的地走着。

那种感觉神妙之至。

自离开魔女国往净土后，每走一步都几乎有个目的地，只有现在我才再尝到任意所之的滋味。

不知不觉间，我来到那贩卖女奴的大帐篷前，数也数不清有多少的男女，正争先恐后挤进里面去。

魔女是否仍躲在帐后处？

一群人由背后涌来，我身不由己地顺着前进，不一会竟发觉来到了挤着近千人的帐内。

灯火通明下，帐前的高台上土着个赤着上身，只在腰间围了一小片布的美丽少女，旁边站的是一名脸目猥琐的瘦弱男子，正绘影绘声，极尽□褻地述说着这可怜少女的种种诱人“优点”。

台下无论男女都情绪高张，不时怪叫淫笑，状若疯狂，显露了人性极端丑恶的一面。

一些人更死命挤往较近高台的地方，以求看得更清楚。

我几乎是站在离高台最远的地方，这当然难不倒我，凝神一看，立时清楚地看到台上那待沽的半裸少女的容颜。

为何像有点眼熟？

蓦地记起这不是魔女百合其中一名近身女婢吗？她也侍候了我一段时间，名字叫作美姬。

想到这里，手足冰冷起来。

难道魔女城已给丽清攻破了。

一团怒火熊熊由心中烧起。

这时刚开始叫价，各人都屏息静气，以免听不到最新的报价。

价钱不住跳升，显示美姬很受欢迎。

一股无法压止的伤痛狂涌而起，我狂喝道：“闭嘴！”

我也想不到自己可以发出这么惊雷般的一声狂吼，竟能把所有声音全压下去。

帐内霎时间静至极点。

没有人能不因这声惊天震地的断喝而动容。

我身旁的人均退了开去，使全场所有人都知道这声音由我发出来。

我大步往台前走去，那些人为我气势所慑，自动让出通路。

那女奴贩子向我嚷道：“你是谁！”

我眼中神光暴闪，看了他一眼。

女奴贩子呆了一呆，再说不出话来。

我到了台前，望向不能置信地看着我的美姬道：“告诉我！魔女城是否被攻陷了？”

美姬凄然点头，失声痛哭。

在千百对目光注射下，我跳上台去，搂着美姬，柔声道：“相信我！你的苦难已过去了。”

这时那女奴贩子才如梦初醒，跳起来道：“是魔女国的残余份子，快拿着他！”

台后十多名手持刀剑的壮汉涌了出来，如狼似虎地往我扑来。

台下群众回复生气，不住斑呼为他们打气，就像将比武馆的现场气氛重现此处。

我冷笑一声，魔女刃离背而出，“锵锵锵”！在瞬间劈出十多剑，脚步未移下，千多名大汉刀折人伤，踉跄跌退。

所有人忽地鸦雀无声。

我脱下外袍，盖在美姬身上，搂着她跳往台下。

众人纷纷让路。

我搂着美姬，昂然离开，到了出帐篷处，我转身向着帐内所有人道：“我就是大剑师兰特，告诉丽清，我又回来了！”

众人呆瞪着我，连呼吸也暂时停止了。

我踏出帐外时，帐内轰然响起震天的欢呼和吵闹声。

以百计的人狂呼道：“大剑师回来了！大剑师回来了！”

我估计得不错，在帝国已没有人比我兰特更具威望。

丽清！

我会分毫不让地要你偿还魔女国每一滴的血债。

美姬搂着我只是哭，像要把所有积郁在心里的悲苦怨愤与屈辱发泄出来。

我和她躲在一所房子的楼顶处，街上的形势亦在急剧地变化着。

我回来的消息瘟疫般在城内扩散。

丽清的将领从城外调进来了大批军队，将闲人驱赶回屋内，一队一队帝国军策马在街上驰过，气氛紧张至极点。

一待军队扼守了所有要道和战略位置后，他们便会逐屋逐才地来搜索我。

美姬哭泣渐止。

我怜爱地托起她巧俏的下颌，柔声道：“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美姬的眼泪又源源流下，悲声道：“在围城三个月后，丽清女皇的大军攻破了城，男的都被屠杀，女的被强奸和俘虏……我……”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我心焦如焚追问道：“华茜他们怎样了？”

美姬勉强收止悲泣，道：“华贵妃受了重伤，马原军师和白丹大将等拚死让我们逃走，但山城后遇到伏兵，我们给冲散了，我们……我被他们……”

我将她搂紧怀内，低声劝慰，心中燃起一丝渺茫的希望，华茜或者尚在人间。

我探头望往街上，刚好一队黑头盔处有着一个黄色方格的黑盔战士驰过，正是丽清辖下七色车内的黄军，我还记得他们的年轻统领叫英耀，是个相当精明厉害的人，看来正是留守此城的统领，我对此人的印象相当不错。

丽清应仍身在魔女城内，只不知她有没有发现魔女长眠其中的地下宫殿？

想到这里再忍耐不下去，柔声对美姬道：“你留在这里，我取得望月城后，便会回来找你。”

我凭索钩落到街上，将波动的心境按下，回复平明如镜的精神状态。

思感的领域立时扩阔至无限，不但清楚感到远近的活动，甚至还和城外的飞雪生出感应。

先知先觉下，我轻易避开了设在道路交叉处的哨站，又躲过了十多队巡还的骑士，来到由横街通往主宫的大街上。

一到这里我不再掩藏，昂然往郡主宫进发。

号角声不住响起。

盔上印着黄色方格的黑盔武士潮水般由四方八面涌至，塞满了整条望月大道。

我像对他们视若不见地继续大步前进，每一步也坚定有力。

奇怪得很，这些如狼似虚的黑盔武士看来虽气势汹汹，像要把我碎尸万段的样子，但事实上却只是虚张声势，当我往前走时，他们还自动让出路来，使我通行无阻。

夜风吹来望月湖的气味，那士宫已在望。

一声断喝来自前方，大叫道：“你们这群蠢材，还不拿下他！”

四周的战士受迫下涌了过来。

我大喝道：“谁敢来送死！”

众战士又吓得退了开去。

对他们来说，能击败大元首的人，已不是人而是神，何况我还是深受爱戴的大将军兰陵的儿子。

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着我回来，黑盔战士们也不例外。

这时整条望月大道至少挤了数千名黑盔武士，但除了兵刃的震响，盔甲磨擦和皮靴马蹄踏在地上的声音外，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连喝叫也欠奉，造成一种沉凝之极梦魇般的气氛。

前面喝叫声处闪出一名将领和十多名特别粗壮的武士。

我心中冷笑！终于有不怕死的人来了。

那将领冷喝道：“上！”

他身旁的勇士蜂拥而来，手中的重矛长枪向我招呼过来。

我暴喝一声，魔女刀离鞘而出，脚步移前不徐不疾地抢入他们中间，魔女刀寒光突盛下，千多人兵器纷纷断折，我的左右两脚闪电踢出，中脚者都像纸人般离地抛飞。

刹那间我已和那将领脸脸相对。

那将领露出骇然之色，手中长剑慌乱下拚死劈来。

我倏地加速前冲，以一寸之差避过对方长剑，和他擦身而过时，一肘重击在他胁下处。

骨折声立时响起。

那将领痛得冷汗直冒，跪倒地上。

连我也预料不到地，四周的黑盔武士爆起震天的喝采声，不知谁先叫“大剑师万岁！”，按着所有人都叫了起来，“大剑师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望月大道上的夜空。

跟着整个城沸腾起来，居民争着从屋内涌出来，加进向我欢呼的队伍里。

我有过净土的经历后，对群众心理已非常熟悉，大喝道：“静下来！”

四周的武士立即停止了不住举起兵器致敬的手，按着静寂蔓延往四面

八方，只余下赶来此地的人的急奔声。

我大喝道：“我兰特回来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领袖，我给你们的是不是战争和死亡，而是和平和法纪，你们愿意效忠我吗？”

众武士和平民轰然应诺，迅又静下来，看看我还有什么话说。

我喊道：“你们留在这里。待我回来！”大步迈前。

在以千计的武士簇拥下，我昂然踏上跨湖大桥，往郡主宫进发。

沿途的武士都不住欢呼高叫万岁，令人热血沸腾。

但我却没有任何欣喜之情，想到的只是华西等人的生死。

到了大桥中段处，一群没有武器的将领迎了土来，带头的正是年青的黄色统领英耀大将。

到了我身前十步许处，英耀等全体将领跪伏地上迎接我。

四周的武士也纷纷跪下，只剩下我一人卓文桥心。

我毫不惊异能兵不血刃地夺得望月城，因为翼奇已给了我清晰的讯息，整个帝国的人都期望着我回来。

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第五章 重会玉人

次日清晨，我和英耀率领二万黄军，渡过魔女河。往被丽清攻陷的魔女城进发。

经过昨晚的冗长会议后，我大概了解了帝国的形势。

现时帝国主要给三股力量控制着，其他都是帝国分裂后的小鄙力量，不足为患。

最强大的是丽清郡主的军队，控制了望月城、魔攻城和附近百多个较小的城镇兵力达十五至二十万人之众。

其次便是黑寡妇运丽君的日出城，兵力只在三、四万间，但占了城高墙坚之利，又拥有帝国的主要人材和资源，守得稳如泰山，何况找吏知道当翼奇等回去后，日出城将自动成为我最强大的支援力量。

最后是西北方乘乱崛起的野马族，军力不详，但看他们能迅速占领了帝国西北十多个城池和百多个村落，便知他们有着雄厚的实力。英耀的估计！他们的兵力不过应十三万人，武器装备都较原始。

对着我兰特，丽清郡主似强实弱，否则望月城也不会向我集体投诚。

唯一令我这封战争已深切厌倦的人感到苦恼的只有野马族的军队，我实在没有兴趣去看那些尸体山积、血流成河的场面。

可是愚蠢的人们总是要自相残杀。

想起很快便要 and 丽清郡主在战场上相见，心中乱成了一片，我真可以忍心把她斩杀马上吗？

望月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她不会不知道，这狠毒负义的女人会怎样应付呢？

当天晚上，我们在平原土扎营，正是当日魔女百合扎营的地方，但人事已全非。

美姬变成我当然的女侍，默默地侍候我沐浴包衣。

我的心重若铅锤，真欲痛哭一场，以泄出心中的悔恨和悲痛，可是现在并非哭泣的时刻。

我向美姬道：“你也累了，回帐去睡一觉吧！”

美姬垂头道：“今夜不要美姬陪你吗？”

我想起当日被魔女客气地下逐客令后，和华茜缠绵帐内的情景，黯然神伤，摇头道！

“你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但今晚我要独自思索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美姬失望地点头，出帐去了。

我生了下来，脑中乱成一片，只希望明天能提早来临。

翌日天还未亮，我和英耀率着二十轻骑，先一步往魔女城进发，午后时分来到了魔女城外的大平原。

魔女城正在燃烧着。

这时，昨夜派去侦察的小队迎了过来，报告道：“魔女城在我们到来时已起了火，一个人也没有。”

我冷汗冒出，高叫道：“百合！”一夹马腹，箭矢般往魔女城冲去。

大地潮水般在我眼前倒退。

到了布满战争残痕的城外，我不得不勒马定。

整个魔女城全陷在火海里。

泪珠不住流下，我举起魔女刃誓言道：“丽清！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英耀来到我身旁道：“这场火看来要烧上好几天。”

我冷然道：“救火！”

英耀立即下令。

我狠狠道：“丽清也算拿得起放得下，留下一座废城给我们，但以他们近十万的军队能逃到那里去？”

说到这里我和英耀同时脸色齐变，四眼相觑。

答案当然是日出城。

现在日出城差不多等若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丽清避过我们后，自可轻易取城，而我们则陷于绝粮和无处栖身的困境，更无进退之路。

丽清实在太了解我了，知道我一听到魔女城的事，将会不顾一切地赶来，以致给她针对我这弱点而定下妙策，使我和英耀约二万战士陷进万劫不复的境地，若我没有回天之术，声誉将会大幅下跌，说不定连英耀这二万战士也会叛我而去。

战无不胜的我终于因大意失策遭逢首次的败绩。

定要用些手段，才能挽回失去的军心。

我仰天一阵长笑道：“好！让我看看丽清你还有什么能耐？”向垂头丧气的英耀道！

“停止救火！我们到闪灵谷去。”

英耀愕然道：“闪灵谷？”

我淡淡道：“是的！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得到人力和物资的补给，皆我们再回来时，就是丽清血溅我刃下的时刻。”

英耀稍微振奋，点头道：“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若看看闪灵族肯否出手协助我们。”

我肯定地道：“放心吧！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想不到这么快便要 and 巨灵见面了。

离开了焚烧着的魔女城的第二天，丽清七色军中的红、蓝、橙三色军的先头部队已杀至，幸好我们早便离开，否则在粮资缺乏、军心涣散下，我们这二万兵士很有可能不战自溃。

我这一着亦大出丽清的意料之外，一时间完全摸不到我们的去向。

谁能想到我有闪灵谷这一着后援？

第十天，我们终于越过了横隔着魔女谷和闪灵圣原的原始森林，再次踏足圣原之上，久违了的连云山□立前方。

大黑那条闪灵人的村落长满了野草，就像从没有人曾在那里居住饼那样。

我们的乾粮全吃光了，过去几天都是靠打猎和野果维持坐命，人畜劳累不堪。

刚出了原始森林，探子便来回报！闪灵人的大军已在林外的草原布阵，显然是针对我们而来。

我命大军留在森林的边缘区，和英耀两人策马出迎。

草原上近二万的闪灵人分前中后和左右二翼列成五组，战意高昂，杀气腾腾。

我环目一看，大出意料之外，照我估计，闪灵人的实力不应超过二万人，为何现在竟达三万之众，确是令人费解。

英耀指着位在最后方的大军奇道：“那并不是闪灵人，而是魔女国的军队。”

英耀说得不错，白色的盔甲，正是魔女国自兵的标志。

一颗心不由狂跳起来。

闪灵人敲响了的战鼓蓦地沉寂下去，按着十多骑冲了出来，往我们疾驰而至，显是认出了我。

我拍马奔了出去，大叫道：“巨灵，我回来了！”

冲来的不但有巨灵、山蛇等一众长老，竟还有白丹、马原和几名魔女国的将领。

巨灵高嚷道：“大剑师你回来了，每天我们都在盼望这时刻的来临。”

刹那间两方的人合在了一起。

巨灵欢欣若狂，在马背上跳了过来，拦腰把我抱个正着，我受不住他巨体的冲力，一齐掉下马去，滚倒草原之上。

我们抱成一团，在草原上翻滚欢叫。

闪灵族和魔女国的战士潮水般围了土来，不住欢喊致敬。

过去十多天来的郁怨自责，至此一扫而空。

好不容易我才和巨灵从地上爬起来，山蛇、马原等全跳下马来，和我逐一拥抱，以表欣悦和挂念之情。

我将英雄介绍给他们，让他也接受到热情的招呼。

我向满脸热泪的马原、白丹等问道：“华茜呢？”

两人垂下了头，神情难过。

我一把抽着马原的盔甲，将他的肥体举在半空，狂吼道：“她死了吗？”

在旁的白丹难以启齿地道：“贵妃受了重伤，看来不行了的了。”

我喜出望外道：“她在那里？”

巨灵叹道：“贵妃现在谷内，她的伤势深及心肺，连我们最好的医生也

束手无策，大剑师若能赶快点，或者可以见到她最后一面。”

我心急如焚，召来飞雪，跃上马背，向白丹等道：“你们和英耀安排一切，我要先到闪灵谷去。”

巨灵跃上马背，叫道：“大剑师！请让最敬爱你的兄弟带路。”

我以颤抖着手，揭开了帐门。

久别了的华茜躺在床上，长长的秀目开了起来，脸上半点血色也没有，颤骨瘦得隆了起来，眼眶处深陷下去，盖着被子的胸膛急速而吃力地起伏着。

巨灵将守在床旁的两名闪灵女子打发出去，在我耳旁低声道：“受伤后她一直昏迷，但仍不时唤着你的名字。”

我心中一酸，待要冲上去，却给他一把拉着我道：“记着！不要让她发觉你到来，若她知道你来了，可能会失去了等待你的斗志，立即逝去。”

我的热泪再留不住在眼眶里，激流般涌出，鼻头酸痛难上。

我一步步往她走过去，同时抽出背后的魔女刃，心中祷告着，请求它像救采柔般把华西救回来。

我到了床缘，双膝一软跪了下来，珍而重之把手伸进她背后，轻轻托起她的娇躯，把魔女刃伸了进去，让她的背脊压个正着。

泪水不住流下，我拿起了她娇弱无力的纤手，集中了全心全灵的力量，将体内的异能输进她体内。

时间飞逝着，愈把能量送进她体内，我的精神反而愈旺盛起来。

神迹终于降临到我这心爱的少女身上。

随着能量的涌入，她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闪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光泽。

她的呼吸也畅顺起来，胸膛起伏有致，再不像先前的急促吃力。

我的心走了下来，轻吻了她一口后，嘴巴凑到她耳朵旁，唤道：“华茜，华茜！兰特回来了。”

华西娇躯剧震了一下，吓得我忙加强输入能量，以免她的心脏受不了这样大的刺激。

长长的睫毛抖动起来。

我坐到床边，将脸孔凑到她眼前。

她的眼睛终于奇迹地张开了来。

按着是难以形容的闪亮，樱口剧张，“啊！”一声了出来。

清泪由眼角泻下，华西悲叫道：“兰乍啊！你好狠、！”

找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深情地道：“由今天开始我兰特向天立誓永远再不开你。”

华茜的状态不住澳善，脸上闪着亮、欣喜地道：“你真是回来了吗？这是否只是一个梦境，因想你太多而发的美梦？”

我拉起她纤柔的手，贴在我脸上，柔声道：“梦可以这么真实吗？告诉你！我已杀了大元首，你不为这而欣悦吗？”

华西颤声道：“告诉我！这真的不是一个梦。”

我道：“我可以证明给你看这不是一个梦，但你却须以好好活下去的决心来报答我。”

华西轻呼道：“兰特！兰特！”

我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华茜神智愈来愈清醒，俏脸闪着圣洁的光辉，思索着道：“我的身下放

了什么东西？很暖很舒服，你的手也很热，令人只想睡觉。”

我柔声道：“那就睡吧！醒来后我答应你将给你个最美丽的世界，兰特会令你变成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好好睡吧！”

华茜微嗔道：“不！睡着就见不到你了。”

就在此刻，我忽地感到和华茜的精神连成了一体，感受到她身体的软弱和痛楚，感受到她对我那无有止境的热爱。

我在心中催促道：“睡吧！睡吧！为了我，好好睡一觉吧！”

华西终于闭上美目，甜甜睡去。

我放开了她的手，对自己体内不减反增的异能奇怪不已，难道这样的输出也不会做成损耗吗？同时也发现自己竟能以心灵的呼唤助她进入睡乡。

我揭帐而出，发觉不但帐外站满了人，连远近的山头也全是闪灵、帝国和魔女国的战士，他们在等待华茜的消息。

我微微一笑，同立在帐门前的巨灵、马原等人道：“华贵妃现在刚睡了，她再醒来后将会好好地活下去！”

众人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以为我悲痛得疯了起来。

我大叫道：“华西被我治好了，你们明白没有。”

声音在闪灵谷来回激荡着。

按着是惊天动地的欢呼和喊叫声。

我向巨灵道：“找你们最好的医生来，便知我没有说谎。”

山蛇长老看来就是闪灵谷内那最好的医生，义不容辞兼难以置信地走进帐内。

众人都静下来，等待着。

山蛇几乎是连跑带姚从帐内滚出来，狂叫道：“闪神显灵！华贵妃已经转好了！”

巨灵扑了过来，将我整个人抱起，狂叫道：“感谢闪灵神，因为你知道这世上没有比大剑师更值得你去照顾的好人。”

欢呼声响个不停。

众人纷纷涌来恭贺，早先笼罩着闪灵谷的愁云，一扫而空。

我乘机道：“我还有一件事要向各位宣布，就是大元首已丧身于我刀下。”

全谷数万人倏地静止，只余下犬吠马嘶的声音。

我这两句话比什么也更有力量。

一直以来，大元首代表着的是无敌的邪恶力量，除了魔女百合外，没有人敢向他挑战，没有人不是活在他的阴影笼罩下，他代表的是个任何人也醒不过来的噩梦。

现在我告诉他们，我已杀了他，你说这会带来多大的震撼。

我道：“他的遗体已被运返了日出城，他的死讯很快会传遍大地。”

众人再次狂热喝采欢叫。

“大剑师万岁！”的叫声此起彼落。

我拣在这时刻告诉他们，是要振起他们的意志，华西痊愈后，便是我反攻丽清的时刻了。

我需要的是一支战意高昂的联军。

第六章 闪灵妙舞

我抛开了一切事，留在帐内陪伴华茜，心中充满着对上天的感恩。若非飞雪掉进海裏，使我阴差阳错地及时赶至，救回华茜，现在已是错恨难返的局面。

只不知魔女的地下陵寝是否受到破坏！

那里藏着我一个奢求、一个希望。

胡思乱想间，我终耐不住劳累，在华茜旁沉沉睡去。

“兰特！啊！兰特！我真的不是在做梦。”

我惊醒过来。

柔和的月色由帐顶的小纱窗透射人来，照着华茜娇秀但却精神奕奕的俏脸。

我最少睡了十多小时，吓得坐了起来，将华茜温柔地搂进怀裏，让我们的脸颊紧贴在一起。

华茜不住抖颤着，喜极而泣道：“我多么怕醒来后发觉只是一个梦，兰特！你真狠心，去了那么久。”

华茜今次的复元速度，要比采柔那次快上了很多倍，看来我体内的能量，比魔女刃更有效，又或者是因双管齐下而来的功效，我□惜地道：“我可以发誓别后因怀念你而受的煎熬，已足使我还够了欠下你的债。”

华茜移开了身子，情款深深地看着我幽幽道。“你的情话一点也没有退步，听到你的甜言蜜语，什么怨恨也消了，说真的，有段时间我的确很恨你。”

我苦笑道：“你的伤口还痛不痛？”

华茜呆了一呆，这才记起自己受了重伤，伸手在胸脯上摸索了一下，奇道：“为什么我一点也感不到有伤口。”

我探手到她衣裏，找寻伤口。

华茜抖颤起来，俏脸羞红，显是受不住我这种肆无忌惮的探索。

我爱不释手地抚弄着她嫩滑的胸肌，叹道：“真是神奇，连伤痕也没有了。”

华茜软倒在我怀裏，求饶道：“兰特！求你住手，你愈摸我的肚子便愈饿哩！”天亮前，华茜在我能量的引导下，再睡了过去。

我有种放下了千斤大石的轻松和写意，忍不住走出帐外，借着点月色，走上谷边的斜坡。

巨灵由后面追了上来。

我奇道：“你昨夜没有睡觉吗？”

巨灵摇摇头，道：“我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

我欣然答应。

随着他走往坡顶，来到一个断崖上，刚好把整个闪灵谷收在眼底。

巨灵坐在崖边，有点消沉地道：“自懂事开始，每隔一段时间，我便会来到这里，独自思索，什么东西也会想他一个够的。”

我耳朵虽在听着他的话，但心中却在盘算着应如何开口和他说及采柔的事。

巨灵沉默下去。

我叹了一口气，道：“你为什么不问起采柔的事？”

巨灵神色如常地道：“闪灵人习惯不把别人女人的名字挂在嘴边。”顿了顿，低声道：“她安好无恙吗？”

我点头道：“她留在一个叫净土的美丽地方，等待着我回去，告诉我！你为何要把她让给我？”

巨灵眼中射出一种近乎神□的光辉道：“我将她硬塞给你，是因为我想令她快乐，那晚你将她逐回我那里，只看她哀怨的眼睛，我便知道只有大剑师才能令她再快乐起来。”

我对巨灵肃然起敬道：“但你不怕以后要活在痛苦的思念里吗？”

巨灵断然道：“不！只要她快乐我便快乐，自从她成为我帐内的女人后，我便觉得配不上她，我知道她一直憧憬着远方的净土，现在她终于抵达了心中的□地，我只会代她高兴。”

他似乎不想再在透话题说下去，站了起来道：“好了！我们也要下去了，否则会赶不及日出时向闪灵神感恩的舞祭。”

我想起了采柔的闪灵舞。

我抱着蜷在薄被内的华茜，来到闪灵人大庙前的斜坡上和一众闪灵长老、巨灵等席地而坐。

斜坡下的大空地，也是当日我和巨灵比武的地方，整齐地排列了上千名袒臂露腿的闪灵女子。

她们的姿容体态虽及不上采柔的动人心魄，但都健康活泼，容貌娟秀，美目内像藏着两股灼人的火焰，配上戴在手腕和脚踝处层层相叠、色彩缤纷的饰环，予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而更引人注目是绑在大腿上的贞节卫。

这时她们屏息静气地肃立着，分成了九组，中间的一组最多人，呈圆形，其他八组以中间一组为中心，花瓣般伸延开来，组成一朵鲜花的图案。

我环目四顾，除了上万的闪灵人外，马原、英耀等一个也见不到，怕仍沉湎梦乡之内。华茜好奇地看着，在我耳旁道：“她们在干什么？”

话犹未已，最老的青叶长者站了起来，以他沙哑的声音嘶叫道：“感谢闪灵之神，只有你才能给我们最神□的指示，大剑师一到，你便使华贵妃霍然而愈，有什么比这更清楚表达出你的意旨呢！由今天起，闪灵人的命运，就由沐托付在大剑师手里。”

“咚咚咚……”

在欢呼声中，闪灵人敲响了大鼓，节奏缓而有劲。

千多名闪灵少女随着节奏动了起来，轻提腿、柔挥臂，纤纤十指作着各种整齐但曼妙的美姿，脚踝处的饰环随着动作不住撞击，发出另一种清脆的金属撞击的声音，和着鼓声，翩然起舞。

蹦声由慢而急，由缓而骤。

九组闪灵女熟练巧妙地穿插换移，健美的身体热情有劲地抖动旋舞，千多人像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不住开合飘移。

那种充满了热和力的舞姿，使人连眼睛也舍不得眨上一眨。

华茜也看得目定口呆。

这时所有人都被惊醒过来，马原、白丹、英耀等纷纷赶来，观看名着大地的闪灵舞。

“嗨！”上千名狂舞着的闪灵女娇喝一声，舞姿一变，拔出腿间匕首，作出各种战斗的姿态，将女子柔美和刚烈两种相反的潜藏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这批外来者就像看着一个神迹般目定口呆。

贞节卫又回到了腿上。

蹦声倏止。

掌声震天响起。

众闪灵女向着四方盈盈屈膝施礼。

喝采声更剧烈了。

我暗忖恐怕没有男人会不看到口涎欲滴，不过敢动她们脑筋的人怕也不会占上大多数，因为闪灵人一向不与外族通婚，女人是他们最宝贵的私产。

闪灵女最后齐集在我眼前，盈盈躬身，上千对美目都飘到我身上，然后娇笑散去。

我憋在肺内的空气这时才懂吐出来。

喝采声里，众女无限娇羞地逃回她们的帐幕里去，分外对比出她们刚才那忘情的热舞。我不由地念起采柔。

马原、白丹两人走了过来，重遇后我们没有任何深谈的机会，也应好好谈谈了。

比内弥漫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华茜低声在我耳旁道：“我想站起来，这样给你抱着很羞人的。”

我哑然失笑，扶着让她立起来。

马原和白丹两人恭敬关切地向她问好，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巨灵过来搭着我的肩头道：“大剑师！版诉我们下一步应怎么走？”

我微一定神，先向马原道：“告诉我魔女城被攻陷前后发生的事。”

马原眼中射出悲痛的神色，叹道：“大剑师所料不差，你走后三个月，丽清便出兵来攻，在华贵妃的领导下，我们苦撑了大半年，后来终于守不住……”

我忍着心中的痛楚问道：“多少人逃了出来？”

马原道：“幸好华贵妃见形势不对，早一步将全城的妇孺撤退往各地的城镇，原本那也阻不了丽清的追捕屠杀，幸好你回来了，我想现在她应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松了一口气，道：“你们怎会来到这里？”

巨灵答道：“接到了魔女城快要陷落的消息后，我率了一万闪灵人，赶往援手，恰好遇上了丽清的人追杀着华贵妃他们，我们及时挡住追兵，带了他们回谷。”

我一拍巨灵肩头道：“干得好！不愧我的好兄弟！”英耀这时也睡眼惺忪地走了过来，报告道：“探子回报说，丽清的人撤离了魔女城，返回日出城去了，有我们这个威胁，我保证他们没有人晚上可以睡得好。”

我笑道：“看来你昨晚也睡不安稳。”

英耀道：“是的！我太兴奋了，想起即将和大剑师统一帝国，使所有人安居乐业，怎样也合不起眼睛来。”

众人都笑了起来，到此刻我才知道英耀有着伟大善良的襟怀。

巨灵也激动起来，道：“大剑师！闪灵人会永远追随着你，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淡淡道：“巨灵！你和我到夜狼峡走走好吗？”

闪灵夜狼两族世代为仇，杀戮斗争无休无止，现在我忽然要他和我两人直闯夜狼峡，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

事实上我亦不得不如此，若没有“飞狼”战恨亲口答应不侵犯闪灵谷，我们怎能没有后顾之忧。

巨灵眼中爆起光芒，道：“大剑师今次到夜狼人那里去，为的是什么？”

我断然道：“为的当然是和平！”巨灵冷然道：“但我们被夜狼人杀死的兄弟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众人见我们间的气氛紧张起来，都噤口不言，担心地静观其变。

我按着巨灵的肩头，语重心长地道：“仇恨只带来痛苦，只有相亲相爱才会带来快乐和欢欣，我曾向采柔保证，会以闪灵族世代的安居来回报我好兄弟巨灵的恩赐，信任我吧！”巨灵脸容稍霁，沉声道：“夜狼人凶残成性，怎会接受我们和平的要求？”

我傲然道：“若他们不接受，我便将他们从大地上抹走。”

天鹰长老在我身后大声道：“大剑师！这是否一个承诺？”

我断然应是。

巨灵举手和我相握道：“好！大剑师，我随你去见战恨。”

马原担心道：“只是你们两个人吗？”

华西接口道：“不！是三个人。”向我甜甜一笑，撒娇道：“大剑师勿忘了答应过我要永远将我带在身边的。”

这次轮到我脸红了。

第七章 夜狼之行

三人两骑，乘夜出发，第三天的清晨，我们昂然进入夜狼峡。

华茜蜷伏在我怀内，默默地贴着我给她充满安全感宽阔温暖的胸膛。

巨灵神色凝重，一副随时会拔出剑来的戒备神态。

夜狼峡又长又深，两边高崖看上去一个人也没有，但我的灵觉却告知我上面隐伏了以百计的人。

巨灵也感应到敌人的存在，但见到我悠闲安逸的样子，不好意思表现出自己的紧张，只好和我并肩缓行。

到了长峡的中段，一声暴喝由上面传下来，有人以帝国话道：“来人止步！”我们往上看去，只见两边高崖涌出了无数人来，弯弓搭箭，对准我们。

实不用浪费利箭，只要把推在两旁的大石推几块下来，便足教我们应付不了。

战恨在前方崖壁一块突出的大石现身出来，厉喝道：“大剑师！你这是什么意思？竟带我们的敌人到来？”

巨灵怒喝一声，待要回骂，给我打手势制止了，向战恨微笑道：“老朋友，你好吗？”战恨脸容寒若冰雪，道：“大剑师知否自己陷身险境，只要我声令下，即管以你超卓的剑术，也不能幸免。”

我仰天长笑道：“你不要吓唬我，若我不把战恨当作好兄弟，绝不会这样闯进来。”

战恨暴喝声，指着巨灵道。“若你当我是你的好兄弟，给我立即杀了这闪灵人。”

我再次阻止了勃然色变的巨灵说话，和声道：“就因为我是你的好兄弟，才不可以杀他。”

战恨稍微平静下来，冷冷道：“你这是威胁我吗？你以为我不知道闪灵谷聚集了来自魔女国和帝国的大军吗？只是不知道你也回来吧了！”我和这高傲自负的人不是第一次交手了，那还不知道对付他要软硬兼施，既要使他害怕，也要打动他的心，冷然道：“我为何要威胁我的好兄弟，若我兰特要使我的好兄弟不快乐，今次来的就不仅是我和闪灵人的首领巨灵兄弟了，何况我还带了我的女人来，让她向你问好。”

华茜在我怀里柔声道：“战恨公子！你好！”战恨可能这世人还是首次被尊称“公子”，既有点大出意外，也明显地软化下来，叹道：“但我们夜狼人怎可让闪灵人进入我们神□的土地？”

看来带华茜来也是有用的一着，我乘机大喝道：“蠢材！”弓弦拉紧的声音在上方密集响起。

战恨色变道：“没有人可以这样叫我！”

我佯怒道：“因为我是你的好兄弟，所以可以这样骂你。战恨你给我好好想想，夜狼闪灵两族打打杀杀，谁能奈何得了谁？结果是你们都困在这里动弹不得，但血却永远白流着，仇恨不断燃烧下去，告诉我！这等蠢事何时才可以结束？”战恨呆了起来，脸色不住变化。

我知这是关键时刻，大喝道：“只要你点头，夜狼和闪灵两族便可从战争和仇恨解放出来，成为我兰特左右两条臂膀，争霸天下，当大地回复平时，我会让你们选择和得到安居乐业的美丽土地，再不用缩在这洞穴里，每天也让父母恐惧他们的儿子会被杀死，妻子为丈夫出征而悲泣，明白吗？我的好兄弟！”

华茜在我怀里轻轻道：“想不到兰特除了骗女人的情话外，其他的也说得这么好。”

我为之气结，捏了她柔软的腰肢重重一记，才望向巨灵，得宠的女人爱耍弄她的男人，肯定是宇宙□久长存的真理。

巨灵显然也给我说中了心事，不住点头。这大家伙到这刻才真正将我的话听进耳内去，先前的合作模样只是敷衍。

战恨沉吟不语，这提议对他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太难以接受了，仇恨可以在一刻内建立，但亲爱却需长久的时光培养。

我放软声音道：“我的好兄弟，你信任我吗？”

战恨苦笑道：“若我不把你当做好兄弟，这里没有一枝箭会仍留在弓弦上。”

我大喝道：“那就像个男子汉般告诉我，你要的是战争还是和平？名扬天下还是缩处这里？”

战恨再沉吟片晌，向他的族人叫道：“我给你们发言的权利，告诉战恨应怎么办？”

布满峡上险要位置的夜狼战士鸦雀无声，但箭矢都垂了下来。

战恨一声长叹道：“他们不反对，自是代表了同意，大剑师你知否要夜狼人与闪灵人和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由此可见你慑人的魅力，自上次你一人力战我们五百人后，大剑师已成了我们崇拜的英雄。”

我开怀大笑，策马前行道：“果然是我的好兄弟，让我到你的老巢去睡上一觉吧，昨夜我顾着赶路，只睡了小片刻。”

战恨大笑道：“可惜大剑师自备私伙美人，否则我会教你尝尝夜狼女子的姣和辣。”

到了夜狼人峡内宽广的营地后，我并没有睡觉，因为战恨非常兴奋，立时在他的大帐内摆设盛宴招待我们。

比之闪灵谷，夜狼峡内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像所有连年战争中的国家或民族，夜狼一族亦有着阴盛阳衰的问题，物以罕为贵下，回到家中的夜狼战士，受到的待遇连帝皇也不外如是。

战恨拉开帐门时，吓了我和华茜一跳，原来伏地欢迎他回来的夜狼美女，竟达三十人之众。

巨灵的脸色也有点不自然，因为在妻子数目的竞赛上，一下子将他比了下去。

她们的衣着比之闪灵女更性感暴露，除了在腰下胸前缠着薄薄的布料外，再无他物，肉光致致，动作时更是惊心动魄地教人害怕缠布随时会掉了下来，但又很想看看掉下来后的无限春光。

她们的目光非常大胆和有挑逗性，一点不因战恨在旁而有丝毫顾忌，想尽办法以种种身体的语言来吸引我。

帐内分宾主坐下后，族内的重要人物纷纷到来，对我显得尊敬有加，对巨灵则只是礼貌式的客气，毕竟他们曾长时间处于敌对的位置，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

而对华茜，他们像是根本没有当她存在着，似乎她只是我的附属品，于此亦可见在夜狼族，女人是不受尊重的。我不禁想起战恨的妹子寒山美，那位身材高挑的美女，只不知她作了“沙漠之王”杜变的妻子没有？将来若我干掉了杜变，她岂非会怪我一生。

战恨的女人穿花蝴蝶般在帐内走来插去，递上鲜果和美食，不住斟满我们的酒杯。

不知是否我对她们很有吸引力，又或她们对我特别感到好奇，不断藉故走到我身旁，用她们丰满的肉体摩擦和触碰我，使我大感尴尬。

战恨微笑看着这一切，只有得意之色，而无半分不满的神态，看来在这里男女关系随便得很，若说净土女是浪漫，她们则是放任随便。

酒过三巡后，战恨示威地向巨灵道：“巨灵兄，你有多少位妻子？”

巨灵心知要糟，硬着头皮答道：“只有十二个。”

那即是说，采柔离开他后，这家伙又多纳了新宠，看来我也不用太担心他失去了采柔后会很痛苦。

战恨哈哈一笑道：“我共有三十八个，比巨灵兄多了二十六个，哈哈！”笑声里充满□利的味儿。

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巨灵大不是滋味，可又难以在这问题上发作。

幸好他没有问我，否则他的笑声可能更响亮了。

华茜经过长途跋涉，又因连夜赶路，疲累不堪，喝了两杯酒 after，竟挨着我小睡过去。

这时帐内聚集了十八名夜狼族的领袖，都非常年轻，四十上下的战恨可能是年纪最大的了，在这里似乎没有敬老这回事。

战恨逐一介绍，原来他们全部以“战”为姓。

其中三人我印像最深刻。

一个是年约二十的战士战无双，体格魁梧，一看便知是能以一敌百的壮士。

另一人是战魁，身材适中灵巧，一对眼精神之极，是智勇双全的人物。

最后是战恨的弟弟战仇，生得非常矮小，但却能给人一种内蕴着巨大爆炸力的感觉。

介绍完毕，战恨顾盼自豪道：“大剑师！我们夜狼族共有战将十八人，一级战士五千二百三十人，其他普通战士一万八千人，总兵力超过二万，都是不畏死的勇士，加上大剑师的领导，必能取得大地的控制权。”

巨灵终忍不住心中不满，冷哼一声。

帐内各人一齐色变。

战恨眼中厉芒闪动，瞪着巨灵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大笑道：“还有什么意思？巨灵不满你没有提到闪灵人，由今天开始，夜狼人再不是一支孤军，而是和闪灵人并肩作战的无敌雄师，所以你怎能只提自己的勇士，却忘了闪灵族的好汉们。”

战恨呆了半晌，想想也是自己不对，举杯向巨灵道：“请喝了这杯我向你道歉的酒。”巨灵得回脸子，勉强举杯喝了。

这对冤家看来还会有很多问题。

帐门人影一闪，一个修长的女子走了进来，竟是久远了的美女寒山美。

她一道帐内，眼光立时投到我身上，彩芒亮起，笔直来到我眼前，道：“大剑师！

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吗？”

我心中奇怪为何她还会在这里，点头道：“请坐！”战恨哈哈笑道：“我的美人妹子，你是否爱上了大剑师？”

寒山美冷然道：“不用你理！”就那样挨着我坐下来，亲热地贴靠着我，变成了右华茜左寒山美。

帐内侍候的美女都露出艳羡的神色。

战恨丝毫不因妹子的公然顶撞而不悦，向我眨眼道：“大剑师确是魅力惊人，连我这心高气傲的妹子见到你也情难自禁。”

我不由往寒山美望去，刚好她的美目亦向我飘来，还甜甜一笑，来个直认不讳。

我在男女之事上早积了不少经验，但寒山美这种无畏直接的方式，还是第一次遇上。

我也给夜狼人男女兄妹间的奇怪关系弄得糊涂起来，但又感到别有一番粗犷狂野的亲热感。

战恨在夜狼人里有着无上权威，直到现在仍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他人只有听和点头的份儿。

战恨不知是否因能在不久将来离开夜狼峡出去闯天下而情绪高张，滔滔不绝地道：“自大剑师进入沙漠后，我这妹子便死也不肯嫁给杜变，弄得我左右为难，到现在我才明白个中原因，原来当日你不但成功掳了她的人，还俘虏了她的心。”接着向寒山美嘿然道：“好妹子！我这大哥说错了吗？”

寒山美脸不红地爽快答道：“是的，除了大剑师外，什么人我也不嫁。”

华茜卢醒了过来，在我背后腰际的嫩肉狠狠捏工下，怪我花心。

我心中大叫无辜，但寒山美那种直接坦率的态度，无可否认使我既受宠若惊，又大感其诱人之处。

巨灵向我望来，促狭地笑了笑。

我叹工口气，改变话题问道“告诉我，夜狼族和杜变究竟什么关系？”

战恨敛去脸上的笑意，道：“大剑师为何这样问我？”

我冷哼道：“因为杜变派人在沙漠伏击我们，还杀了我的净土兄弟。”

帐内的夜狼将领一齐色变。

战恨脸色也变得很难看，沉声道：“怎会有这回事？我还特别送信给杜变，着他们沿途照应你们。妈的！这畜生竟敢阳奉阴违？”又骂了一连串不堪入耳的粗话。

我道：“事实就是如此。”

战恨两眼凶光闪闪，狠声道“我一向也不欢喜这畜生，只不过为了对付闪……噢！

巨灵兄不要介意，那时为了对付你们，不得不和他们这群恶贼修好，我妹子这头亲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桩交易，哼！这畜生干了这种事，还敢不住地向我耍人，哼！看我割了他的卵蛋出来。”

我心中一动道：“他怎样向你要人？”

战恨气得连话也不想说，向战魁道：“你来说。”

我先前的观察不错，没有战恨的准许，在外人前谁也没有发言的资格，而这战魁则似是他的军师。

战魁平静地道：“过去一年来，杜变先后三次派人来要接山美小姐回沙漠去，但都给我们婉拒了，最近一次是两个月前，当时杜变的使者道！若我们仍不肯将山美小姐交给他们，杜变便会亲来见我们尊贵的族长，语气充满了威吓的味儿。”这战魁的谈吐比战恨温文而有修养，听来顺耳多了。

战恨咕哝道“这畜生在我们签和约时见过山美一脸，便神魂颠倒，硬要将山美加进和约的条件里，那时我正和闪……嘿……”望向巨灵不好意思地道：“正和你们战得如火如荼，唯有答应他的要求，现在好了！杜变来时，看我将他斩作十截，少一截我便是狗卵子。”

我问道：“他们何时会来？”

战魁答道：“我看也是这几天了！”我欣然一笑道“那真是太好了！”接着向战恨道：“待我杀了他后，你欢喜将他斩成多少截也可以。”

宴会完后，巨灵赶返闪灵谷去，向族人宣布好消息，同时预备反攻丽清的工作，我则留在夜狼峡内，不干掉杜变，怎对得起年加等人。

战恨这人虽自大狂妄，但对我确是全心全意，敬爱有加，带着我四处参观他的夜狼峡，将我介绍给他的族人。

寒山美更是如火热情，在华茜的另一边公然搂着我的臂膀，默默含情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弄得我尴尬非常，但又觉得香艳刺激。

一向大方得体的华茜含着笑容，每看到奇怪的东西，便出言询问，寒山美则负起解答之责，两女出奇地融洽，免去我一项苦恼。华茜的心情好极了，不时对我露出甜甜的笑容。

寒山美似乎跟定了我。

最后我们登上夜狼峡的最高点，名为观沙石的一处高崖之上。

宾滚黄沙在前方远处无尽地扩展着，左方是高入云际的连云峰。

我的心在颤抖着，想起沙漠里的快乐与痛苦、笑容与眼泪，也想起大漠另一端的捕火山脉，和后面美丽的净土，正盼望着我回去的我底深爱的女子们。

以前在净土时，我苦苦念着这边的华茜、公主和不知生死的魔女；而现在这一刻，公主虽仍不知所终、魔女生死未卜、但华茜正紧靠我旁，还多了寒山美，我却又不由地深深念着远在净土的她们。

何时我才能回去？

战恨望着横亘前方的大漠，寒声道：“杜变这人我早便看他不顺眼，最懂趁火打劫，欺我们前有大敌，不得不与他们修好，故需索无度，不时向我们开出清单，诸多要求，我受他的气也受够了，今天让我和他算算旧账。”接着低声道：“大剑师！我真的感激你。”

我道：“何需说这种话，我们是好兄弟嘛！”战恨想起一事，问道。“有一事我怎么也想不透，那些净土人每次由沙漠到这里来，都不用经过夜狼峡，究竟他们是由什么地方穿过连云山脉呢？”

我毫不犹豫答道：“是经由连云峰山脚处的雨林。”

寒山美“啊”一声叫起来道“那怎么可能的，没有人能穿过雨林的，走进去是会迷路的呀。”

战恨也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我不由更佩服惨死了的朋友年加，学着他的语气道：“雨林里没有路，却有河！”战恨一震道：“我明白了！”顿了顿又道：“大剑师真的把我当是兄弟了，否则只凭这秘密的通道，便可前后围攻夜狼峡，我们地理上的优势将彻底失去。”

我记起一事，向身旁的夜狼美女问道：“当日你告诉我，要对付我的人 是巫帝，你们是否曾和巫帝的人接触过？”

寒山美答道：“接触我们的人是丽清郡主派来的，她说自己是巫帝在这里的代表。”

我心中一凛，难道丽清真是巫帝的人，还只是她借巫帝之名来掩饰。假设是前者的话，丽清的来历便大不简单。

我绝不可轻敌，否则可能会一败涂地，甚至连夜狼和闪灵两族也会赔进去。我要给他们的酬礼是和平幸福，而非灭族的厄运。

通过采柔和寒山美，我和这两个各有独特风格的游牧民族，会有亲戚血缘上的关系。

我向呆望着那沙海连天的世界的华茜道：“你上来后便很沉默，想到了什么事物呢？”华巷欣喜地道：“兰特你真的变了，懂得关心我想着的东西，我刚才在想，有一天你会带我到那美丽的净土去的，是吗？”

在来夜狼峡的途中，我将自己在净土的遭遇，一点也没有隐瞒地告诉了华茜和巨灵，所以现在她才有这渴望。

相信我！华茜，你会和采柔她们相处得很愉快的，因为你是个有着最好心肠的美丽女孩子。

我刚要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另一边的寒山美有些微娇羞地道：“大剑师也会带寒山美到那净土去吗？”

我知她在迫我表态，却丝毫不起反感，因为她能予人一种率真自然的感觉，这特质我从未由其他女子身上发现过。

我柔声道：“我当然会带你们去，无论听来是多么遥远，终有一天我们会在那里定居，真正的去品尝生命里的欢娱，而不是悲泣痛苦与离别。请相信我吧！”华茜低声道：“只要能听到你的情话，这世界便变成了可以安居的净土了。”

战恨别过头来道：“只听大剑师轻描淡写的几句情话，我战恨便自问和大剑师的道行尚有段很远的距离，如此看，怕我除了要跟大剑师学击剑之术外，还要跟你学说情话，使更多美女爱上我。”

这是战恨式的幽默，我哈哈大笑起来，忽地发觉寒山美自我答应带她往净土后，一直没有作声，奇怪地往她望去。

这差点和我高度平头的美女燃烧着火焰般热情的美目也正飘往我处，嘴角带着个挑逗性的甜笑，道：“大剑师！我情动了，回帐幕里好吗？”

我全无招架之力，愕然以对。

华茜失笑道：“回帐后，我要好好睡一觉，山美！大剑师便由你一人侍候了。”

战恨大笑道：“大剑师！山美会以她最好的东西来侍候你，因为我从未想像过有男人能降伏她的，包括我这大哥在内，你是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进入她帐幕的男人。”

第八章 沙漠之王

我在夜狼峡过了忘记了忧虑的三天。

如今的我不同了，通过采柔她们，我学晓了如何品尝爱情的甜美滋味，学懂怎样使她们快乐，也使自己快乐起来。

我再非小小的学徒儿，而是一个资深的长老；第三天，沙漠之王终于来了。

以百计的沙盗一队队地由沙海进入连着夜狼峡的浅草原区，一天时间使累集了数千人，到了晚间，沙漠上火把点点，显示沙盗仍在不断由沙漠那边跑过来。

气氛立时紧张起来，谁也想不到杜变如此不顾一切地来索人。

只有我和战恨两人最是若无其事、谈的仍只是有关如何攻打望月城的计画。

那晚我回到寒山美的帐幕后，想起即可手刃杀我朋友年加等的仇人，兴奋得全无睡意，拉着寒山美和华茜摸黑爬上观沙石。

点点来自沙盗帐幕的灯火，萤火蛇般布满了沙漠追原的浅草区，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不规则和美丽。

华茜惊喜地道：“你看沙漠那边的星空是多么美！兰特，大海的星空比得上这里吗？”

我用力搂紧她两人的蛮腰，先每人吻上一口，才道：“当然是现在的星空美，因为有你们在这里。”

华茜横我一眼，风情无限地道：“大剑师！谁可以抵挡你的甜言蜜语呢？”

寒山美笑道：“大哥真应该跟你学习，即使对着他最疼爱的女人，他也只懂呼呼喝喝。”

我们齐齐开怀大笑。

寒山美道：“兰特！我从末试过像现在般快乐，自那次你连续两次俘虏

我后，我一直将你挂在心内，记得你大力打了我一下吗？”

我笑道：“那你恨我吗？”

寒山美咬牙切齿道：“当然恨！恨你为何不立即带我和你那闪灵女一起到净土去，累我守了一年的空帐。”

我一呆道：“你怎知有闪灵女和我同行？”

寒山美道：“怎会不知道，那种大眼睛是闪灵女最大的特色，连大哥也神魂颠倒，摩拳擦掌准备要求巨灵送他一个闪灵女呢。”

我暗忖这或者有助修好他们的关系吧！

华茜向寒山美笑道：“你们夜狼女又有什么特色？”

寒山美骄傲答道：“我们拥有大地上最修长的美腿，是吗？大剑师，”我真诚地道：“一点也不错，尤其在脱掉衣服后，所以我忽然想返回温暖的帐内，你们不觉得沙漠吹来的寒风，使手和脚愈来愈冰冷吗？”

次日午，在五里外的沙漠边缘处的沙盗人数增至一二万多人，还陆续有来。

至此我对杜变大为改观，只从他这一手便可看出此人精于心理战术，故意不断增加压力，来迫使夜狼人就范。

战恨向我笑道：“杜变这小畜生颇有两下子，欺我要分神对付闪灵人，不得不向他这后顾之忧让步，我偏要给他一个惊喜。”

这人不愧是能与巨灵相捋的勇将，一点也不怕对方人数上占的优势。

这时战恨的弟弟，寒山美的二哥战仇回来报告道：“我们已找到大剑师说的年加水道，正使人扎造木筏，以供我们穿越雨林之用。”

我向军师战魁道：“与闪灵谷取得了联系没有？”

战魁以他一贯的温文语调道：“巨灵说会在这两天率一万闪灵战士到来助阵，刚才我接到哨子的消息，闪灵人刚离谷，往我们这里赶来，大剑师请放心。”

我见战恨皱眉思索，奇道：“不是心里有什么烦恼吧？”

战恨道：“我奇怪杜变为什么还不派人来和我谈判？”

我道：“你想怎样对付杜变派来的使者？”

战恨狞笑道：“一矛刺破他的胸膛，再将尸体送回给杜变。”

我失笑道：“这就是夜狼人的谈判方式吗？”

这时战恨帐内那最娇艳的妻子，捧着一盘鲜果来到我身旁盈盈下跪、将菜盘送到我身前、嗔声道：“大剑师，这是刚从峡尾的叶园摘来的。”

战恨笑骂道：“野花！你是否爱上了大剑师，整天来献殷勤，小心我治死你这骚狸子。”

我对夜狼峡内男女随便开放的男女关系早习以为常，闻言拿起一只熟透了兼卖相极佳的不知名黄果，点头道谢。

野花瞅了我一眼，充满了挑逗的味儿，这才用那对长腿扭着那令人神眩目呆的丰满胴体走向帐幕内的一角，坐到战恨的妻子群里，继续制造牛皮战甲。

战恨对野花没有答他显得毫无办法，但却没有半丝不满，似乎帐内的女人去勾搭别的男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到现在也不能明白他这种心态。若华茜和寒山美这样做，我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我待要问他，有人拿了一封信来，报告是杜变遣人投在峡外之物，交给战恨，战恨看也不看，递了给坐在他旁的战魁。

战魁看罢，淡然道：“是杜变的最后通牒，着我们三天内将山美小姐送到他的营地去，否则将会进攻夜狼峡！”

恨不住冷笑，显是心中大怒。

我向战魁问道：“杜变久处荒芜的沙漠，为何可以拥有这样的实力？”

战魁道：“难怪大剑师会有这疑问，大沙海幅员的辽阔，可能比帝国的领土还要大上几倍，里面分怖着大大小小的绿洲和水源，其中以杜变的‘沙中绿境’最大，这些绿洲上居住着以百计的游牧民族，其中最有力量的三个种族就是我们夜狼族、杜变的黄沙族和诡异神秘的沙女族。”

战恨接口道：“自十五年前我们迁到夜狼峡后，杜变的势力更为坐大，除沙女族外，其他较小的种族都被迫臣服于他的淫威下，使这畜生更是狂妄自大，现在竟欺到我头上来，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对沙女族大感好奇，连忙追问。

战魁露出向往的神色，道：“沙女族是个女权至上的奇异民族，虽人人艳若桃李，却是冷若冰霜，不讲男女之情，传宗接代时，便把沙漠中壮健的男子，俘虏到她们的沙穴去，成孕后才将那男人赶走。”

我大奇道：“假设生了个男孩出来，又怎么办？”

战魁道：“这我也不大清楚，但沙女族中没有男丁，确是铁般的事实。”

知道了夜狼族来自沙漠后，我怎肯放过机会，问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沙漠里有一处荒弃了的墟城？”

战魁和战恨对望一眼，都露出惊骇的神色，战恨道：“我想大剑师指的是一个叫‘魔眼’的地方，那是沙漠的中心处，传说中那里有一个‘鬼墟’，时现时隐，甚至连位置也不断变化迁移。”

我深吸了一口气道：“看来就是那地方了！你们懂得去吗？”

战魁呼了一口凉气，骇然道：“大剑师要到那里干什么？那不是人人可以去的地方，充满了幻象、鬼的嚎哭和沙漠威力最大的沙暴，除了奇异的沙女外，没人敢去那地方，也没有人懂得去。”

战恨道：“沙女是不会放过闯进魔眼去的人，连杜变也吃了几次败仗，现在他提也不敢提那地方。”

战无双和另三位将领这时走进战恨的大帐来，报告人马均集合好了，可随时往年加水道进发。

战恨待要发令，想了想，向我道：“大剑师！现在我将指挥权交给你，由你调度我们。”

对于这自负兼自大的人来说，这两句话是多么难说出来，但现在他说了，并如此心甘情愿，一方面是因他对我的友情和崇敬，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能完成他和族人期待已久的梦想，移居到帝国肥沃的土地上去。

他们为何要从沙漠里来到这里，就是要追求更美好的土地和生活，但却给闪灵人硬生生阻着了进路，还要忍受杜变的压诈和强索，包括自己疼爱的妹子在内。

现在我的到来，一举解决了他这两个梗在心头的问题，你说他能不把我当作好兄弟吗？

我伸手按着战恨瘦削但坚定如珍乌钢的肩头，诚挚地道：“你真的是我的好兄弟，可是你不想亲自对付杜变吗？”

战恨的手加搭在我按在他肩头的手背上，用力握紧，道：“想得要命！但我更想大剑师向我的族人展示你的力量，让他们以后再无异心，全心全意

助大剑师统一帝国。”

我想不到战恨思虑如此周详，唯有当仁不让，长身而起，笑道：“那便告诉杜变，三天后，‘飞狼’战恨会亲手将寒山美送给杜变。”

众人为之愕然。

战魁最快省悟过来，道：“杜变会看出这是一个陷阱。”

我微笑道：“他怎会看出来？送山美给他的只有三个人，就是战恨、战无双和我，若杜变连我们三个人也不敢见，再不用在他的孩儿前抬头做人，再不要出来混了。”

战恨怪叫道：“千万别告诉他大剑师在我们里面，否则这畜生宁愿不做人不出来混，也不敢亲来接收。”

战魁皱眉道：“若有错失……”

我淡淡道：“我们杀了杜变后，只需支持一段短时闲，你们由年加河道潜过去的战士，配合着由夜狼峡杀出去的闪灵战士，便可前后夹击，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战恨露出他招牌式的狞笑，道：“群龙无首下，我不信沙盗可玩什么花样出来。”

战魁思虑周详，提出一个问题道：“假设杜变真的龟缩不出，只派人出来迎接山美小姐，那我们怎样应付。”

战恨怒道：“假若他连这样的脸子也不给我『飞狼』战恨，我们立即掉头回峡，让他这胆小鬼难受一下也好。”

我道：“不会的！他仍未知你们和闪灵族已和解了，一点也不担心我们敢对他耍手段，况且在他眼里，四个人能弄出什么花样来。”

再商议了一番攻打沙盗的细节后，我回到寒山美的帐幕，华茜和寒山美在几名衣着性感惹火的夜狼女协助下，正兴高采烈地在帐外的空地生火煎夜狼人的草饼，香气四溢，吸引得附近的孩子都围了过来，等待美食。

我从未见过华茜如此生机勃勃，快乐忘忧。以前我真的对她不起，幸好现在可以作出补偿。

那几名夜狼女见到我来，格外落力，用力将捣烂了的草叶、和着一种白粉状的东西搓成一团团，再由寒山美捏成饼状，递给华茜这大厨放到油镬里煎炸。

热气腾升。

比起上来，寒山美可能是夜狼女中衣物最多的人，我不敢看其他夜狼女诱人的身体，来到华茜背后，关心问道：“你的伤势全好了吗？”

华茜抹掉额上的香汗，回头媚笑道：“你看我像受过伤吗？”

寒山美娇笑传来道：“茜姊不知多么大力啦！罢才我问她今晚会不会和我在帐内一起侍候你，她打了我一拳，现在我还痛着呢！”

华茜俏脸通红，嗔道：“夜狼女子都是这样，偏爱在大庭广众下谈这些事、做这种事。”

那几名夜狼女一起吃吃笑了起来，充满了挑逗的意味，水汪汪的眼睛会集到我身上。

寒山美半分害羞也没有，走到我身旁，搂着我的手臂，丰满的肉体有半边贴到了我身上，向华茜道：“男女相好，天经地义，若没有我们，那些男人征战回来后，如何可以忘掉战场上的伤痛和失去亲友的悲哀，往日在沙漠时，男女随时随地，亲热交欢，谁也不会多看一眼，你可能更不习惯呢。”

华茜不敢和她再说下去，专心作她的厨子。

我重重在寒山美的高臀处打了一记，责道：“你看不到有很多小朋友在等你的草饼吗？快回去工作。”

寒山美给打了竟更开心，吻了我一下重的，才依依不舍回到她的岗位尽忠职守。

我想起这些天来，因为怕华茜的身体未完全康复，不敢和她亲热，但看来今晚应是适当的时候了，我实在怀念和她肉体作最甜蜜接触时的感觉，在她耳后低声道茜！今晚我不会放过你的。”

华茜垂首娇羞地道：“你若放过我，我才不肯哩！”

第九章 手刃仇人

战魁战仇一众将领，率着一万五千夜狼战士从年加水道进发的雨天后，巨灵和一万二千名闪灵战士终于来到夜狼峡，同来的还有白丹和英耀。

战恨破天荒地赶走了他的妻子群，让我们在帐内举行密议。

白丹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丽清郡主和野马族族长“癫马”黑脸结成联盟，准备瓜分帝国广阔的领土。

白丹脸色凝重地道：“丽清这妖妇奸滑非常，竟把老巢望月城和以南包括魔女国的土地拱手让给黑脸，希望由黑脸来抵挡我们的反攻，自己则回师日出城，趁我们和黑脸纠缠不下时，收复日出城和附近的城池乡镇，巩固自己的势力。”

战恨道：“黑脸这狗卵子真是奇蠢如猪，望月城这烫手的热山芋也敢接手。”

巨灵道：“据闻此人骄狂自大，而且可能尚未清楚大剑师的厉害和望月城的形势，不过他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放在心上。”

英耀对望月城自然有深厚的感情，咬牙切齿道：“这妖妇真是狼心狗肺，竟将望月城三十多万子民置于野马族那些凶残成性的盗贼之下，我恨不得撕开她作千百块。”

战恨本身也非善男信女，一点也不为望月城的人担心，道：“野马族愈残暴，望月城的人便愈不服，也更痛恨丽清，渴望我们的解救，我们要攻陷望月城便更容易了。”

我问白丹道：“知否黑脸的兵团何时会到来接收望月城？”

白丹摇头道：“这个不大清楚，但看丽清军队的调动，恐怕会是七、八天内的。”

英耀皱眉道：“丽清这样做，好处是避了腹背受敌和暂时不用和我们正面对仗，但坏处却更多不胜数，首先她的声望会大幅滑落，帝国人定有被她出卖了的感觉，手下大将要没有因此而遂有离心，谁也不会相信。”

巨灵道：“假设她攻不下日出城，岂非变成游魂野鬼，还凭什么争霸天下？”

我沉声道：“她一定可以攻下日出城！”

众人愕然向我望来。

一直没有作声的华茜温柔地问道：“大剑师为何如此肯定，日出城虽没有了黑寡妇，但翼奇亦是帝国名将，凭着日出城的高墙厚壁，守上几个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白丹猜道：“是否因丽清攻陷魔女城后，得到了我们的雷神，但是他们走得这么匆忙，就算能把十多尊雷神运走，也来不及开采黑油，亦缺乏那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我摇头叹了一口气，又开话题问道：“那十二册智慧典仍在你们的手上吗？”

华茜道：“智慧典一真留在地下殿作魔女的陪葬品，你走后便没有人下过去，城破前，我们依魔女生前的指示，启动了封死地下殿入口的开关，现在……现在不知情况如何了！”

白丹道：“地下殿只是有限人知道的秘密，丽清入城后不足十天便退走了，即管知道地下殿的所在，也难以破入。”

战恨和巨灵两人齐声道：“大剑师！”他们见到对方出声，又一齐谦让起来。

我向战根笑道：“你似乎对巨灵兄友善了许多，究竟为何有此转变呢？”

战恨有点尴尬地道：“巨灵兄真是够朋友，答应送我一个闪灵族的美丽处女，我当然感激他，是了！巨灵兄，若你看中我族内任何美女，除了山美外，即管出声。”

寒山美低骂道：“死色鬼！”

这时轮到英耀不耐烦起来，问道：“大剑师还未说出为何丽清可轻易攻下日出城？”

众人疑惑的眼光再次集中到我身上。

我沉声道：“因为她的援兵终于到了。”

众人愕然道：“援兵？”

我也是刚刚想起这可能性，但却知道自己这感觉错不了，丽清既是巫帝的人，而在巫帝控制下除了黑叉人外还有另两个的强大种族，帝国又没有了大元首这障碍，巫帝怎会放过这控制帝国的机会。

虽然其中仍有很多关键处令人费解，但丽清目下奇怪的行为，只有获得援军才可以解得通。

我简略地向各人解释。

众人的心情都沉重起来，知道事情不是如此容易解决了。

事实上他们都不惧怕丽清，因为她下面无论是将领，士兵又或平民，他们的心都是向着我的。

谈到这时，仍没有人提起枕兵峡外的“沙漠之王”杜变。

我站起来道：“时间差不多了，让我将山美送给杜变，让他高兴一会，但只是一会。”

寒山美柔声道：“只要大剑师欢喜，将我送给什么人也可以。但亦只可是一会。”

我穿上夜狼人的甲冑，策着飞雪，和战恨战无双两人，将寒山美拱护在中间，驰出守卫森严的夜狼峡向着沙漠那方的出口。

我的思想却回到了昨晚的帐内，和华茜缠绵时她在耳边对我说！“大剑师，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能感到你心内的东西，很奇妙的感觉。”

当时我心中一动，想到可能因我将大量异能输进了她体内，由于我体内也有同样的异能，所以她和我之间就会生出了神妙的联系，就若传说中的“连心术”那样。

我微笑道：“那你感觉到什么呢？”

华茜道：“感觉到你对我的热恋和痴缠，那是以前我从来感觉不到的。”

我失笑道：“终于肯信我爱你之言非虚了。”

华茜在我肩头重重咬了一口道：“只信现在的你。”

思索间，我们四骑缓缓驰出峡外。

一弯明月下，广阔的草原荒茫神秘，沙漠阵阵寒风，拂脸而至，这才明白为何夜狼人要住在避风的大山峡里。

由此推之，能在沙漠抵御晚上寒风的沙盗，当是非常强悍的人，我定要提高警惕，以免他们三人受到任何伤害。

我有这个信心。

亦有这样的预感。

跑了半里许，前方黑沉沉一片，连半点从营里透出的灯火也没有。

但我却感应到他们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忙勒马停定。

他们随我停了下来。

蓦地前方百多步开外，千百把火炬一齐燃起，照得浅草原一片血红，声势骇人。

这杜变果然喜欢玩这类心理战的游戏。

战恨失笑道：“哼！这小畜生。”

最前一排约二千人的沙盗缓缓策马迫来，两翼速度较快，到了五十步许外，才停了下来，像一只展开大钳的巨蟹，胁制着我们。

二十多骑拍马驰来。

战恨低声道：“那戴着秃鹰形头盔的人就是杜变。我认得他的头盔，身形也错不了。”我留心看去，走在最前方那骑十，身形雄伟，头盔上铸了只威猛若随时要扑食的秃鹰，确是有几分威势。

我的目光扫过那些随行的骑士，虽高矮不一，但都非常精壮，气度沉凝，不用说亦是千中挑一的好手。

其中在最左翼的一个人最吸引我的注意，原因有三。

首先是这人有种顾盼自豪的气概，尤胜那戴着秃鹰盔的人；其次在我连黑夜也影响不了的锐目下，他灼灼的目光只注定在山美身上，而其他人的注意力则集中到战恨身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体形和那戴秃盔的人非常肖似，都是比其他人更高横雄壮。

灵异的直觉告诉我，这人才是杜变。

这家伙真爱玩把戏。

我低声道：“只是听，但不要立即望去，左翼最外档那人才是杜变。”

他们呆了一呆，都依言忍着不立即向那真杜变望过去。

真假杜变和另外二十二名骑士到了我们十多步外停了下来。

战恨向着那假杜变哈哈一笑道：“杜兄必是很喜欢大伙儿一起旅行的了，这么隆重来到我们的夜狼峡，希望回去时莫要遇上沙暴。”

假杜变旁的一名壮汉喝道：“飞狼你最好不要冷言冷语，我们大王这年来被你的反覆无常弄得心情不好，再受不起刺激……”

战恨表现出一派霸主的气势，喝止道：“你算什么东西，我和杜兄说话，

那有你插嘴的余地？”

众沙盗勃然大怒，手都按往兵器上。

只有那真杜变凝坐不动，只冷冷看着战恨。

假杜变迅速地望了那真杜变一眼，见对方毫无动静，伸手止住跃跃欲试的沙盗。

我们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再无怀疑谁才是真正的杜变。

假杜变旁另一名高瘦汉子以较温和的语气道：“战恨族长有所不知，我们大王因族长不守盟约，立誓除非族长交出你妹妹寒山美小姐，否则永不再和族长对话，请族长谅解。”

先头那壮汉喝道：“飞狼你若真有诚意，请放寒山美一人过来，我们收到手后，便又是盟友，大王自会和你说话。”

这杜变真是最爱玩弄心术的人，就像沙漠里变幻莫测的天气，要教人摸他不透，可惜遇上了我。

战恨依我们早先定下的对策，仰天一阵豪笑道：“没有人可以侮辱我飞狼战恨和夜狼族，杜变既连话也舍不得说，走！我们回去。”掉转马头，往回便去。

我们三人同时掉马而行，我故意掉在最后，还靠往真杜变的那一端。

众沙盗想不到战恨有此一着，齐声怒喝道：“止步！”

战恨理也不理，继续往夜狼峡的方向驰去。

我反掉转马头过来向着他们，作出护后的姿态。

只见那真杜变“锵”一声拔出长刀。

这是出手的训号。

丙然众沙盗叱喝连声，取出兵刃，驱马追来。

其中两人针对着我冲杀过来。

一时刀光闪闪，杀气腾腾。

我的目光像没有片刻离开那假杜变，但其实心中注意的却是那略堕在较后方的真杜变。

战恨一声长啸，一夹马腹，加速离去。

山美和战无双紧跟在他两旁，三骑迅速驰走。

那些沙盗发了狂骰追去，那对付我的两名沙盗已由左右攻至。

真杜变留在原处，冷冷看着事态的发展。

一阵蹄声轰隆。

在较后方的沙盗齐声喊叫，扇形般缓缓挟迫过来，气氛紧张之极。

直至刀风割体，我才一声断喝，抽出魔女刃，闪电般左挥右扫。

“当当！”

劈来的两把大刀同时折断。

当真杜变骇然往我望来时，飞雪蓦地发力，劲箭般往二十多步外的他冲去，我乘机反手两剑，攻来的两名沙盗，便在鲜血飞溅里仰身掉下马去。

杜变不愧高手，知道来不及掉头逃走，手中长刀迎脸劈来，竟不避我无坚不摧的魔女刃。

“铿！”

一声清响下，刃刀交击。

杜变的刀显然也是宝刀，竟没有折断，而且力道沉雄，并不比我弱很多。

蹄声震天，最前排的二千多名沙盗全速驰来护驾，眼看在刹那间使赶至。

这时我来到杜变身侧，魔女刃在空中一个小旋，迴剑往杜变右腿刺下去，假设他移腿的话，广女刃将会刺入马腹内。

杜变一声狂喝！“你是谁？”抽马侧移，长刀劈在我的魔女刀尖锋处，可谓刀法如神，不愧大漠之王。

我一声长笑道：“认不得我兰特吗？”魔女刃幻出满天剑影，暴雨狂风般往他洒去。

杜变听到是我，全身一震，才懂得运刀挡格，但已慢了半分，一时间落在守势，全无还击之力。

狂嘶喊杀震天而起，同时来自夜狼峡和沙漠两个方向。夜狼入进攻时例作狼叫，确有先声夺人的神效。

杜变骇然再震，知道陷进了我们前后夹击的陷阱里去。

我乘他心神分散时，刀法由巧变拙，全力劈出几剑。

“当当当！”

“啪！”

杜变的宝刀终于折断，虎口血流。

这时护驾的沙盗赶至，匹周尽是矛光刀影，但已救不了杜变。

我大喝道：“这一剑是年加的！”

刀锋一闪，贯入了杜变胸前的盔甲里，同时迴刃过来，斩杀了由左右两边攻来的两名沙盗。

杜变手捧前胸，露出难以相信的神色，再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后，才仰身掉往马下去。

我大喝道：“杜变已死，谁还敢向我兰特挑战。”

冲来的沙盗竟有大半退了回去，剩下冲来的被我斩瓜切菜般眨眼间便解决了很多，飞雪惊人的高速使他们没法将我围着。

左冲右突间，后方的沙盗乱了起来，战魁等从年加水路绕来的大军终于杀至。

巨灵的喝叫声亦从夜狼峡那方传来，杀声震耳。

称雄大漠的沙盗在杜变已死下，终于溃不成军。

那并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屠杀。

就像当日杜变的人屠杀年加和我的净土朋友那样。

夜狼谷内喜气洋洋，情绪高涨。

正如寒山美所言！在夜狼人世代传下来的习惯下，征战回来的夜狼战士不止是喝酒庆祝，而是找他们的女人发泄战争的死亡和悲痛。

不知是否战恨暗地安排，许多夜狼女摸到闪灵人的帐幕里去求欢，弄得春色满峡。

只有爱才可以消灭仇恨，经过这样的接触，我不信夜狼、闪灵两族还会存在仇恨。

假若夜狼女怀了闪灵人的孩子，两族的关系将会更亲切难分了，不知这是否也是战恨的愿望，在长时间的彼此相持下，仇恨也会化作同等分量的敬意吧！

我做为领袖的地位，亦因这一战确立起来。

战恨除去这一直欺压他的大敌，高兴若狂，在大帐内搂着野花和另一

位同样美铂性感叫草薺的夜狼女，公然调笑，放浪形骸。

巨灵、白丹、英耀等也不寂寞，忙着应付其他夜狼女的投怀送抱，在这男少女多的战争年代，谁不是只顾今朝的风流人物，他们虽不像战恨的肆无忌惮，但也耐不住色香引逗下不住斑张的热情，态度愈来愈放任。

一时帐内俱是男女调笑的声音。

幸我有华茜和寒山美在旁，战恨帐内其他虎视眈眈的女人们，才不敢过来缠我，所以暂时我仍是安全的。

只不知这虚假的安全能保持多久。

愈来愈多的夜狼女子藉递上美食来向我挑逗献媚。

这使我大感尴尬和不自然。

我并不反对这种庆祝的方法，只要男女间两情相悦，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但却须在“与世隔绝”的帐幕里，连无人的荒野我也可不介意。

可是夜狼人并没有这样的顾忌，男女的亲热和调情对他们来说就像喝酒进食一般自然和平常，也像原野里思春时节的狼群，他们使我看到一个游牧文化的内在，就是生存、战斗和爱。

我几次想回到山美的帐幕去，都给兴高采烈的战恨留住了，一边继续和怀内的女人调情，一边口沫横飞地述说他和战无双如何回马大战沙盗，如何牵制着敌人，只差在没有说杜变也是被他杀死的。

华茜看到脸红耳赤，又知我们难以脱身，惟有躲进我怀里，不敢去看，但耳朵却仍避不了调笑声浪的侵袭。

战恨纵情欢笑，忽又询问起巨灵等对他帐内女人的观感和感受，一派洋洋自得。

巨灵等含糊应着，但明显地也非常满意和快乐。女人将他们原本存在的距离彻底粉碎了。

另一旁的寒山美在我耳边道：“大剑师！为何你不和我们亲热？”

华茜吓得抬起头叫道：“天！不要在这里。”

自幼受夜狼族风俗习惯影响的寒山美认真地道：“怕什么？沙漠里的狼那只是随地交配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叹道：“但我们并不是狼。”

寒山美甜甜一笑道：“夜狼女从来不怕给自己心爱的男人公开调笑，因为只有那样才可显示自己的得人宠爱，大剑师你疼我吧！我只会觉得自豪和喜欢。”

她大胆热情的要求使我大感头痛，幸好白丹和英耀体谅我的情况，停止了和身旁女子的亲热，齐道：“这般情况虽够香艳刺激，但我们也实在不大习惯，还是留待回到自己帐内才继续进行吧。”

巨灵见到两人如此，也惟有恋恋不舍地暂停接受左右美女对他的“进攻”。

战恨哈哈一笑，停了下来，道：“我们也很久没有这样了，因为太久没有打过这样痛快的大胜仗。”说完忍不住又在野花和草薺惹火的肉体上捏了几把。

这两位夜狼族一等一的美女，口中娇呼急喘，但放射着情欲之火的大眼都飘到我身来，教我大感吃不消。

战恨大快道：“大剑师！要不要试试这两只骚狐狸？”

两女的眼神更发亮了起来。

华茜重重咬了我胸膛一口。

巨灵大笑解围道：“你当大剑师像我们这些山野之人吗？你自己好好享用吧！不过最好在大剑师走后。”

我乘机拉着华茜和山美站了起来，离开这荒唐的狂欢宴，道：“战恨小子，希望你有能力安慰你帐内的美女群，若我再不回帐，我怕胸口又会再多一排牙齿印出来了。”

华茜尴尬得无地自容，逃命似的当先跑出帐外去。

众男得意的笑声卅然响起。

我拉着寒山美追出帐外，战恨的声音仍从帐内传出来道：“怕什么！应付不了，便找大剑师来帮手。”

唉！夜狼人。

华茜转过身来，纵体入怀道：“说真的！他们这样的胜利狂欢我虽看不惯，但我却感到他们那种没有丝毫做作的真情流露。”

寒山笑道：“你要不要试试，我们是可以随时回去的。”

华茜惊叫道：“不！”

峡内营帐密布，阵阵男欢女爱的声音由帐内传出，也由分布峡内的山林内传出来。

这种集体欢好的夜狼人风俗，确能教人心旌性摇。抛开了一切的夜狼人，更像原野或沙漠里的野狼，原始野性。

狼正是夜狼人崇拜的神物。

我逐渐明白夜狼人在男女关系上的心态，男女之防的礼教，在他们来说是不值一晒的蠢事。只有热烈率性的行为，才可使他们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我若不能了解他们，将来会产出很多意料不到的问题。

况且即管放肆一晚，那又有什么打紧呢？

明天他们便要随我出征帝国，若不把握眼前美妙的时光，胜利后的狂欢，杀戮后的神伤，生命还有何意义可言？

我之所以不能学他们那样，只不过我并不是夜狼人，也不是闪灵人吧了。

我采手搂着两女的蛮腰，轻松地往山美的营帐走去。在那里，我可以保证会发生不逊色于战恨的荒唐。

次日清晨，我和华茜、山美、白丹、英耀、巨灵和闪灵战士离开夜狼峡，踏进圣原，往闪灵谷进发。

战恨会随后赶来，我们只是先走一步。

看着这一望无际的原野，心中泛起了一种“根”的感觉，在将来的战争里，这块土地所生产出来的食粮，会成为我们远征军的后勤补给，在没有战争下，对闪灵夜狼两族来说，这将会使他们生活得日趋丰足。

昨夜能逃回去的沙盗绝不会多个五千人，杜变一死，沙漠内各民族的势力平衡将会彻底被打破，就像没有了大元首的帝国那样，他们再不会对夜狼或闪灵族构成威胁。

烈日当空下，我不由怀念起当日往净土去时，那十八棵巨人树围拱下的小湖，想起采柔动人的胴体在水内载浮载沉的美景，也思起远在沙漠另一方的她们和大黑，那头可爱的家伙。

仇恨使人疯狂，离别使人痛苦，但相思却更使人难以忍受。或者及不上仇恨和离别的强烈冲激，但却似那刀劈不断的长流细水，一点一滴在磨蚀

着人的灵魂和意志。

没有我把她们搂在怀内呵慰怜爱，她们如何度过那一个接一个的漫漫长夜呢？

自离开她们后，我还是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体会到她们的痛苦。

因为我们都受着相思的折磨。

坐在我怀内的华茜柔声道：“是否想起了你的闪灵和净土美女？”

我不隐瞒地点头。

华茜道：“在那边的净土里时，你是否也像现在般痛苦地思念着我？”

情话是永远只怕少，不怕多的，我认真地道：“不是的！是比现在痛苦多了，因为我不用担心她们的安危，而在净土时我却日夜担心你能否抵敌得住丽清。”

这昔日丽清辖下的首席女剑手道：“当日为何你又要走？”

竟翻起我的旧账来。

我苦笑道：“我想是为了快乐吧！若不追踪去杀死大元首，整块大地没有一个人会是快乐的。”

华茜叹道：“对不起嘴来我完全不是你的对手，是了！兰特，为何你一句也没有向我问公主的事？”

我一震道：“是的！为何我没有问？或者我是怕那答案吧。”

华茜道：“当时草原上只有帝国和魔女国的大军，公主极有可能是给丽清的人抓起来。”

我道：“我曾问过英耀，他完全不知道公主的事，看来不像是丽清的人。”

寒山美这时拍马来到我们身旁，艳羡地道：“大剑师，有机会我也要坐到你这神马上去。”

我哂道：“勿忘了那次我掳你坐过来这神马上时，你还像是不太乐意的样子。”

寒山美娇笑道：“你能看穿人家的心吗？怎知人家乐不乐意？”

夜狼女可能是大地上最乐于引诱男人的女人，眼前的玉人就是一个好例子。

回谷后第三天，战恨和他的人陆续赶至。

当晚在闪灵众长老的示意下，全谷两万多个未婚的年轻闪灵女，被解开了闭居帐内的禁令，出来招呼人客和准备食物。

这是闪灵人向别人表示“你是我的兄弟”那独特的方式——用行动来表示，而非空我做梦也想不到夜狼和闪灵这两个大仇家，和好起来的速度是如此惊人，或者是闪灵神显灵也说不定，所以有闪电的效果。

巨灵大力拍了两下手掌，将我们所有席地围坐在闪灵圣庙外主宴席上的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巨灵站了起来，在刚捧着食物走过他身边的闪灵女盛臀上拍了一记，举手叫远近的人停止说话，待整个谷十万以上的人全静下来后，他才道：“自出生后，我……闪灵族的巨灵，从未试过像今晚那么开心，光星从未试过如此明亮，弯月也从没有弯成那美样子。”

我们齐觉感动，因为都听出了话语里深刻恳挚的感情。

巨灵的大眼往我射来，道：“十天前，我最崇敬的兄弟是大剑师。”接着望往战恨，微笑道：“最恨的敌人是飞狼战恨！十天后的今日，我最崇敬

的人仍是大剑师，但我恨的人已变成了我最爱的兄弟。请让我们向这头可爱的飞狼欢呼。”

闪灵人的欢呼立时贯满全谷。

飞狼战恨首当其冲，自是深受感动，不住狂笑点头。

巨灵转向我道：“当日我眉头也不皱一下，便将自己最心爱的美女献上给大剑师，以闪灵人的方式表达我对他的爱敬，现在希望也能做到完全不皱眉头，来人，带采蓉来。”

我忽地发觉巨灵实乃治国的天才，只看他这在万千对眼下，那份从容自在，侃侃而谈的气概，便有使人心仪悦眼的魅力。

在众人期待里，圣庙的门打了开来，一名白衣少女盈盈行出，来到地席前。

我一看下目定口呆，这少女的玉容体态，竟与采柔有七分相像。

她含羞答答，默默含情地立在战恨眼前，夺天地精华的俏丽，只要有眼的人，不论男女都看得目眩神迷。

巨灵来到我身旁，俯头低声苦笑道：“这是采柔唯一的妹妹，你说要不皱眉头是多么困难！”

我衷心道：“巨灵！你真伟大。”

巨灵苦笑而起，到了战恨跟前，大手用力抓着他的肩头，长声道：“多谢那晚你的盛情款待，现在采蓉是你的了。”

我的手探往两旁，分别握着了山美和华茜的手，心头一阵激动，假设世上所有人都能学巨灵和战恨化敌为友，你说会多好。巨灵的牺牲虽大，却赢来夜狼族永世不灭的友情。

战恨吞回了快要滴出口外的垂涎，望向我道：“大剑师，由今晚开始，我要向你学习说好听的情话。”

众人轰然大笑。

天鹰长老喘着气道：“巨灵也是高手，否则也不能在大剑师来前，雄霸了闪灵谷内所有美女的心。”言罢怪笑起来。

采蓉垂着俏脸，既乖又静地坐到战恨身旁，轻轻挨靠着他，全心全意的样子，确有乃姐之风，害得战恨也战战兢兢起来，再没有了一向的惊人“狼行”。

巨灵重新加入我们这个三十多人组成的地席，望着正在圈心烤烧美肉的几位穿着黄麻衣的闪灵少女，道：“女人弄出来的肉是特别香的。”

众人又哄然大笑，为之绝倒，至此都全无异议地同意天鹰对巨灵的评语。

山美笑得扑在我身上。

华茜把小嘴凑过来道：“我要说十万次！我很快乐。”

战恨忽向巨灵道：“巨灵！我将帐内所有女人全送给你，现在有采蓉一个我已够了。”

他身旁的采蓉喜孜孜地望向他，神态有九分像采柔，若这妮子再成熟一点，或者有望追得上她的姐姐，我赞叹道：“战恨小徒！你的情话就在你说了刚才那两句话后毕业了。”

众人不论老幼男女，均笑得几乎气绝，包括战恨在内。

只有巨灵没有笑，火光下他的巨形粗脸在发亮放光，瞪着战恨道：“朋友！你是认真的吗？”

战恨色变道：“我何时说出了口的话会不算数。”接着站起来向着谷内的夜狼人以夜狼话叫嚣了两句，所有夜狼人轰然应诺，颇有点狼群嘶叫的味儿。

寒山美向众人解释道：“大哥问手下们，他说出口的话会否不作数。他们都答说不会。”

战恨气呼呼坐下后，巨灵大笑道：“我只要野花和草蕾，其他的便让我为她们在族内挑选最好的丈夫。”

众人大力鼓掌，有机会入选的闪灵战士更是兴奋至极。

外来货总是比本地货吃香的，尤其是闪灵夜狼两族的美女。

气氛至此和洽若水乳交融。

一个一个的人圈，圈心的红焰、鲜肉烤熟了的香气，在圈内圈外穿花蝴蝶般走动的闪灵女，都使谷内洋溢着一种使人心头暖热的舒服感觉。

但想起这是出征前的离别宴会，不禁又有点神伤魂断的哀愁。

终有一天我会把和平带到这片大地上，那时谁也不用担心有人上了战场后，永远也回不了来。我在净土的女儿将来也不用担心她的情人会因征战而离她而去。

就像我现在离开了采柔、妮雅。红月、龙怡。雁菲菲、凌思，还有连丽君和戴青青、失了踪的公主。

第十章 十大巫神

一万三千名魔女国战士，二万名帝国战士，二万一千名闪灵战士，二万七千名夜狼战士，合共八万多人，浩浩荡荡横过圣原，往横亘在魔女国和圣原间的原始森林进发，士气高昂至极点。

随行的还有由闪灵夜狼两族组成超过十万人的红粉兵，她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勤的补给和军内煮食打点的工作，但在必要时，这批自幼便受军事训练的女子，都可以投进正式的军事任务里。

无论他们穿的是闪灵、夜狼、又或帝国的甲冑，但都在胸前和背后画上了一个悦目的红色魔女刃的标记，非常醒神，使我感到首次真的拥有了自己的军队。

在到夜狼峡前，我派了人以快马赶往日出城去，联络翼奇，要他看形势行事，若丽清来了援军，立即弃城逃走，以免全军覆没的厄运，以翼奇的才智，我相信他能作出最好的决定。

大军移进的速度缓慢之极，我和马原白丹带着华茜、寒山美，率着二千名魔女国的战士，作先头部队快速地循旧路穿过原始森林，六天工夫便踏足在魔女城和魔女河间的大平原之上。

出林时正好是黄昏，为了安全计，我们就在林旁的高地上扎营，必要时可迅速逃进林里去。

晚上我们围着营火进食，谈起魔女生前的种种往事，不胜欷歔。

我不敢告诉他们魔女极可能还未死，怕惹起他们的希望，而最后又不能使希望成马原道：“我们是否要回魔女城去？”

我想起在烈火下变成死墟的魔女城，叹了一口气道：“想得要命，但攻打望月城的事是刻不容缓，若不趁野马族的人阵脚未稳动手，以后攻打起来，便困难多了。何况望月城的三十万居民的安危，正系在我们身上，我们定要尽早将他们从苦难里解救出来。”

他们都在担心魔女的遗体，想尽快回去看看，闻言都露出失望的神色。

我向马原道：“你是否想重建魔女城？”

马原大喜道：“也是想得要命！”

我道：“好！我拨五千人给你，希望你可早日把魔女城重新建起来。”

白丹道：“若能联络上逃难至各乡镇的人，便可以有大量的人手和资源补助。”

我忽地想起一事，向两人问道：“当日魔女进出望月城似乎一点困难也没有，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问题绝非无的放矢，以魔女的绝世妙姿，即管全身包在丝布里，也会惹起注意，怎能来去自如。

马原和白丹齐齐一震。

马原脸上泛起古怪的神色道：“怎么我们会想不起来，当年我们在望月城城北外开凿了一条秘密地道，进城出城都是经由那里，即管魔女国内，知道有这条密道的人也不多，不知有否被人发现呢？”

我喜出望外，道：“若是如此，望月城将指日可破。”

马原皱眉道：“但那条密道非常狭小，只能供一人勉强通过，若太多人挤进去，凭那几个通气孔，会不够呼吸的空气，要运数千人进去，恐怕非要十天半月不可。”

我道：“兵贵精不贵多，何况城内居民都是我们的人，里应外合下，我不信野马族的人可支撑半晚。”

马原点头：“我忘了大剑师能以一敌千，这真是太好了，我立即派人去探查密道的最新情况。”

华茜在旁咬牙道：“兰特！无论你上天入地，我也要跟在你身旁。”

寒山美不甘后人道：“我也是！”

我苦笑道：“何时我说过不把你们带在身旁？”

华茜笑道：“早敲定了总是好的。”

众人失笑。

我知道华茜对我一年前的舍她而去仍耿耿于怀，苦笑摇头道：“早点睡吧！”拉着两女站了起来。

回到帐幕时，我在望月城救回来的侍女美姬正在为我们整理被铺，荒野的寒凉，使人分外感到帐内的温暖。

由魔女城到达闪灵人的圣原，美姬一直尽心尽力侍候我，无微不至，重会华茜后，我的心神全放在华茜身上，反而有点忘记了她，也没有和她说话，而她总是在我回帐前，整理好一切后，便回到她自己的小帐幕内，今晚我早了点回来，撞她一个正着，看着她幽暗的眼神，想起城破后她曾受过的耻辱和苦难，心中不由升起歉意。

美姬需要的是爱怜和抚慰，只有那样才可以医治她受到深创的身体和灵魂。

我既可以有凌思，为何不可以再有她。

采柔说得没有错，我既心软又多情。

华茜惊喜叫道：“美姬！你怎会在这里？”

美姬一声嚎哭，扑进华茜怀内，痛哭道：“小姐！你没事了，真好。美姬很快乐，大剑师回来了，你再不用每晚流泪了。”

我心头一阵疚歉自责，走过去将她两人全搂进怀内，正要出言安慰，一股奇怪的感觉由心内狂涌而起。

那是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感觉，胸口像给什么东西压着那样，连呼吸也有点困难。

我骇然一震。

寒山美在我身旁叫道：“大剑师你怎么了？”

华茜和美姬也愕然抬头，往我望来。

我深吸一口气道：“有敌人！”

三女一齐色变。

外面虫鸣唧唧，一片原野独有的天籁。

寒山美道：“我看着白丹在四周布下了严密的岗哨，敌人怎能潜进来？”

我那种不安的感觉愈来愈强烈了，喝道：“你们三人跟在我身边，一步也不准离开。”

三女骇然点头，事实上她们从未见过我如此紧张。

自我拥有异能后，魔女刃便再不示警，因为我自己也有着那种顶知危险的能力。

就像现在。

我大步走出帐外，白丹、马原和几个魔女国的将领仍围着火堆商议着。

每逢我扎营后都爱在附近草野闲荡的飞雪破例候在帐外，眼中闪着奇异的光芒，定定地看着我，就在那一刻，我感到飞雪心中的惊惧，清楚地感到。

那是人畜间一种心灵的沟通。

什么人或东西能令飞雪感到畏惧？

我怕只有拥有邪异魔力的人才可使飞雪这神马害怕，因为飞雪有着和我同性质的异能，来自废墟内那异物的能量。难道是巫帝来了？

这些念头电光石火般划过心头。

马原等似也感觉到不寻常的气氛，往我望来。

我低声道：“我们给包围了！”

众人骇然色变。

马原挥手命人去查察。

我吩咐道：“最紧要不动声色，让敌人不知道我们已发现了他们。”

去查探的人几乎是立刻回来，脸色苍白地道：“我发出讯号，但放出去的哨兵没有一个有反应，这怎么可能呢？”

美姬娇躯一震，发起抖来，华茜一手将她搂着。

马原等这时没有时间探究我为何会察觉这恶劣的情况，道：“我们应怎么办？”

我道：“将所有人集中到这里来，千万不要弄熄营火，最好弄些假人，放在营地边缘处。”

众人领命而去。

华茜道：“会是什么人？”

我叹了一口气道：“我一直低估了丽清，看来这些人应是巫国来的援兵，守在这里等着我们，逐一歼杀。”

寒山美道：“但我们一直派人侦察这边的情形，怎会毫无发现？”

我淡淡道：“因为敌人都是高手！”

美姬吓得更抖颤起来。

我从华茜怀里将她接收过来，紧搂怀内，藉身体的接触，将少许异能送进她体内，使她立时平静下来。

脚步声由四方八面传至。

这是营地的核心处，又兼在高地之顶，不虞被敌人看见。

愈来愈多的人聚集在我四周，都悄悄蹲下身来，神色紧张。

马原等很快回转来，齐集到我身旁。

白丹道：“敌人在等什么？”

我道：“等我们睡觉！”

华茜道：“我们应否立即突围，只要进入森林，便可分散逃走，和跟着来的大军会合。”

我摇头道：“若我们逃往森林，会正中敌人下怀，因为谁也猜到我们会往那个方向逃去。”

马原苦恼地道：“最糟就是敌方有多少人，来的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便给包围起来。”

我微笑道：“让我来猜猜看！”

闭上眼睛，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强大的斗志充盈胸臆，心灵蓦地往匹外延伸开去，确切地感应到敌人的存在。

心灵像只小鸟般翱翔四方，当我的灵觉来到原始森林那一方时，一个清晰的景象浮现脑际。

林内伏满了人，他们全身黑衣，箭都到了大弓上，严阵以待，怕不有数千之众。

在林外放了一排十多个大圆铁锅，一个穿着和当年大元首的军师巫师一式一样服饰的高大黑衣老者，正将一樽樽奇异的东西倒进大锅内，黄色的烟冒起来，在锅上凝而不散，那老人拿起一个大盖，覆在锅上，使黄烟不能冒出来，又开始向另一大锅动手脚。

我猛地睁眼，感到风正由森林那边刮来，忙下今道：“立即找来湿布，每人一条，听我的命令时，立即将口鼻盖着。”

终于明白敌人为何还不进攻，因为他们有更可怕恶毒的阴谋。

巫国的人终于来了，巫师便是以毒药名闻帝国，当年我和祈北便是以他特制的迷香，迷倒了黑寡妇和她的手下，对付魔女那涂在智慧典的毒素，也是由他而来也说不定。

我沉声道：“当敌人施放毒气后，我们诈作晕倒地上，到他们上来时，再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白丹道：“但假若敌人数量比我们多上数倍，迟早也会抵挡不了他们。”

我冷静地道：“敌人只有五至六千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太多人的话，便难以隐蔽行踪，可怕的是对方有来自帝国的巫师，阴谋诡计防不胜防，但今次我却要教他们先吃一个大亏。”

说到这里，我的心灵忽起感应，低喝道：“伏在地上，掩着口鼻。”

还未说完，所有人全伏在地上。

我仰躺在华茜和美姬之间，保险地接过华茜递过来似乎是撕碎睡袍得来的湿麻布，掩上口鼻。又唤飞雪过来伏在我身旁。

马嘶声起。

营地临时围栏外的马纷纷倒地的声音此起彼落。

接着篝火映照下的营地弥漫着深黄的烟雾。

这黄色毒雾确是霸度极点，更惊人处是凝而下聚，将整个营地全笼罩在内。

飞雪静悄悄地，一点也不受黄雾的影响。

我放下心来，弃掉湿麻布。

夜风徐徐吹来。

黄雾逐渐消散。

再来了一两阵长风，黄雾由浓转薄，由薄转无。

我低呼道：“准备！”

众人纷纷跳了起来，移到营地各战略性的位置。

脚步声由四方八面迫来。

我早想到他们没有骑马来，否则蹄声和马嘶声极难瞒过我们。

我会以飞雪给他们一个惊愕，若能杀死那从巫国来的巫师，将可给丽情一下最狠的打击。

我知道定能办到，因为我的心灵已锁定了他的位置，无论他走到那里，我也会找到喊杀由四方八面响起。

我向华茜等道：“你们留在这里，我要骑飞雪去收拾他们的首领。”

弓弦急响。

伏在最有利位置的魔女国战士千箭齐发，向着毫无戒备的敌人射去。

惨叫声密集响起。

华茜知道这是生死关头，点头道：“放心去吧！”

我跳上飞雪，拍马驰出，往敌人实力最强的森林区冲去。

瞬间我冲出了营地，刺入了正由丘下攻上来的黑衣人里。

敌人连头也罩在黑市里，只露出眼耳口鼻，没有沉重的甲冑，难怪他们如此悄无声息、神出鬼没。

魔女刃离鞘而出，闪电劈出。

惨叫响起。

飞雪背着我箭般冲入敌人阵内去，挡在马前的黑衣人纷纷倒下，他们都是非常强悍的人，可惜我却比他们更强悍百倍。

这批黑衣人清一色使剑，遇上魔女刃更是剑折人翻。

飞雪过处，洒出了一条血路。

微茫的月色，已足以使我视物若白昼。

体内的异能激荡着，使我更是凶猛胜狮虎。

竹笛的声音在森林处传来。

四周的黑衣人状似疯狂，奋不顾身扑来。

但谁能凭脚力追上飞雪？

血肉横飞里，几个呼吸后，我已到达那一排十多个大锅前。

那巫国来的老巫司手持高过人头的权杖，立在大铁锅前，冷冷看着我，目射异光。

飞雪一声惊嘶，跳起前蹄，竟硬生生止住去势，我腿上一痛，给敌剑

划破了护甲，割出一道伤痕。

老巫司后以百计的黑衣人蜂拥过来。

我想挥剑杀敌，蓦地一道冷流由脑际流过，接着是一下剧痛。

迷棚间，我发觉自己竟倒在草地上，四周尽是剑光和敌人凶光闪闪的眼睛。

我大喝一声，跳了起来，身上又多了几个伤口，鲜血汨汨流下。

魔女刃旋舞书，扑上来的黑衣人溅血倒跌。

飞雪来到我旁边。

另一下冰寒冲入脑神经内，不过我今次早有防备，凝累心力，剧痛一起即消。

一把难听的声音操着帝国话夜枭般响起道：“兰特！兰特！兰特！”

当第二声兰特传入耳内时，忽地变成了父亲兰陵的声音，充满着悲哀和失望。

心中一阵模糊。

后背一阵痛楚，反使我清醒过来，原来一把剑刺在我肩膀处，深入逾寸。

飞雪起蹄踢飞另两个黑衣人。

这老巫司的妖法比巫师更厉害，苦再由他继续施法，也不知还有什么花样。

我一声斯喝，将他的叫唤压了下去，再跃上飞雪，往他冲去。

同一时间我将体内的异能送进飞雪体内，以抵挡他能影响人畜神经的巫术。

假设今次我胜了，我将对体内的异能有全新的认识。若老巫司能做到这么可怕的事，我或也有希望做到，因为牵涉的正是人类心灵超自然的异力。

现在那老巫司离我三十步许的距离，身旁身后的人反全涌了过来，变成他一人持杖独立原地。

我心中狂叫道：“飞雪！不要怕！跃过去！”

飞雪神迹地一声长嘶，后腿一伸一弹，竟跳过了十多人，前蹄落地时睁那可怕的老巫司只有十多步的距离。

老巫司两眼再次放光，不过目标却是飞雪，我的感觉错不了，因为我的精神在此刻已和飞雪连成了一体，也分担了飞雪受到的惊恐和痛楚。

飞雪略一止步，便继续前冲。

老巫司终于色变。

魔女刃直取他咽喉而去。

老巫司一声怪叫，权杖迎来。

“当！”

权杖崩了一个缺口，却没有折断，但连人带杖给劈得踉跄跌退。

这时最接近的黑衣人也至少在十步开外。

飞雪何等迅速，眨眼间已来到老巫司身旁。

老巫司骇然横移，但已迟了。

魔女刃一闪，老巫司整个头颅飞上半天。

我冲了过去，勒马回头。

“砰！”

老巫司尸身掉在地上。

那些黑衣人全停了下来，呆望着伏地的无头尸身。

我一声长笑，向他们冲过去。

众黑衣人一声发喊，亡命往四外逃去。

我逐一探看受了伤的战士，将源源不绝的异能送进重伤者体内，使他们的伤势奇迹地稳定下来。

我自己的伤口亦迅速愈合，连包扎也免了。

这一役，我们失去了二百多名战士，伤了五六百人，敌人则留下了二千多具尸体，可知这短暂的一战，是如何激烈，敌人是如何强悍，若非我们将计就计，得了先手和占得高丘的地利，情况更不堪想像。

杀死老巫司的过程表面虽似顺利快捷，但其中的凶险，我却是心知肚明，若巫帝比他厉害，死的便可能是我。

我向美姬道：“怕吗？”

美姬垂首道：“大剑师搂抱过小婢后，小婢便不怕了。”

我自然知道其中原因，却不说破，向华茜和寒山美示威道：“看我的搂抱多么有用。”

马原走来道：“那些毒雾真厉害，所有战马都口鼻流血死去了，幸好大剑师教我们用湿布掩着口鼻，否则这里恐怕没有人能活着。”

我问道：“搜过那老巫司的身没有？”

马原提起拿在手中的一袋东西，道：“这都是从他身上得来的，大多是各式各样的奇怪药物和药液那类东西，你有空可仔细看看。噢！还有一本奇怪的书，但我却看不懂那些文字。”

我道：“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给我保留着吧！查到了这些黑衣人的来历没有。”

马原道：“抓起了百多个受伤逃不动的人，他们虽会说帝国话，但却不是帝国人，白丹正向他们问话，我才不怕他们不招供。”

所谓问话，就是严刑拷打，对纵是想置我们于死地的敌人，我也不忍。

出乎意料外，白丹和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双手被反缚背后的人往我们走来。

这人罩头的黑巾被除了下来，肤色介乎帝国人的黄色和净土人的白间，一对耳突别尖长，一看便知是外陆人。

白丹报告道：“这人自称是黑衣人的领袖，没有受伤却不逃走，躺在死尸堆里扮死，我们搬尸时才跳起来投降，说要见你。”

我凝神往他望去，他昂然和我对规。

我的灵觉感到他的真诚，微笑道：“背转身！”

那人转过身去。

我拔出黄金匕首，割断缚着他双手的索子。。

那人欣喜地转过身来，道：“大剑师果然名不虚传，有王者的气魄和风度。”

我笑道：“你为何不走，不怕我们杀了你吗？”

那人道：“大剑师怎会杀我，何况我会对你有很大的用处。”

这人侃侃而谈，眼中闪烁着智慧。

那人道：“我是巫国十族里的鹰族，别人都唤我们作鹰人。”

华茜冷冷道：“你既是巫国的人，为何留下来和我们说话。”她对失去了二百多名战士感到非常愤怒，所以语气绝不客气。

我不敢出言制止华茜，伸手轻拍她的香肩，插入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道：“我们都没有名字，只在立了战功时，管治我们的巫神才会给我们封号，我的封号是灰鹰。”

马原道：“你们是巫国的人，为何帝国话说得那么好。”

灰鹰道：“来此前的几年，整个巫国的人都在学习帝国话，我已不是说得最好的人了。”

他们都在学帝国话，看来巫帝真个准备大举来攻，这些肛人是否先头部队呢？

寒山美道：“你那老巫司和很多族人都给我们杀了，为何你对我们那么友善合作呢？”

灰鹰若无其事道：“我杀你，你杀我，谁也怪不了谁，我向你们投降，是一个突然涌起的冲动，亲眼目睹大剑师轻轻松松便杀了巫神，又不怕他的毒雾，使我眼界大开，也燃起了希望。”

马原问：“什么希望？”

灰鹰眼中掠过既惧又喜的神色，长叹道：“希望大剑师能杀死巫帝，经过了上千年的征战和仇恨，我们那里大多人都对死亡和战争深感厌倦。”

我着他们坐了下来，使美姬送上美果食物，众人才发觉肚子都饿得要命了。

这时天色渐明，众人虽一夜未睡，但精神都很振奋。

灰鹰续道：“我们居住在巫国南方的一个小岛群上，一向与世无争，但在巫帝的指令下，十族里人数最多最凶悍，也是对巫帝最忠心的红魔人，在二十年前大举来犯，杀了我们很多人，由那时开始，我们便归入了巫国十族内，受到由巫帝指派的巫神统治，不准有自己的历史文字和语言，只能作巫帝忠心的走狗，这些事都是父亲偷偷告诉我的。”

至此我们才明白灰鹰的心意，也对他大为改观。

他对我的确非常有用，甚至是与巫国斗争的重要关键人物。

白丹是侦察的专才，怎会放过机会，一大串问题提出来道：“你们何时抵达帝国？有多少人来？丽清和巫帝是什么关系？巫帝是否还会派人来？”

灰鹰答道：“今次来的是我们鹰族和十族里第三大族阴风族，我们鹰族人数不多，却最擅长伏击和暗袭，今次的失败，对我们是很严重的打击。阴风族今次到帝国有十万人，他们虽及不上红魔族和黑叉族，但亦是非常不好对付的。至于巫帝会否再派人来？丽清和他是什么关系，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事了。”

马原道：“你们来了多久？”

灰鹰道：“只有个多月的时间。”

我问道：“那阴风族是否由另一个巫神率领？”

灰鹰点头道：“是的，那是阴风法师，听说他有一对孪生女儿，随黑叉人到了净土去，这阴风法师是巫帝麾下最得宠的四个巫神之一，比我们的鹰巫法力还要高强，大剑师要小心点才好。”

我心中一动，叫马原拿出从鹰巫身上搜出的那部书来，递给灰鹰。

灰尸接过一看，骇然道：“这是巫国内最神秘的巫神书，只有巫帝指定的巫神才可以拥有。”

我一呆道：“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灰鹰道：“巫帝每隔一段时间，一年或两年，便挑选一批有潜质的人进

宫，加以最可怕严格的训练，若能不死，便能成为巫徒，那时他们便须依循巫神书来学习巫术，这些年来，能熬过这过程的只有十个人，都成了巫神，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四大法师，就是狂雨法师、秀丽法师、阴风法师和随大元首到了帝国的黑巫法师。听说他也是给你杀了的。现在十大巫神只剩下八个人，两个都是给你杀了。”

这时想起能杀死黑巫法师，才知道是因缘巧合下的侥幸，禁不住呼了一口凉气道：“灰鹰！由今天开始，你便是教我巫神书和巫国语的老师了。”

灰鹰愕然道：“我怎懂巫神书？”

我淡淡道：“只要你懂得书上的字便成了。”

尽避我学不会巫神书，但只要我了解到巫帝有什么妖法手段，将来对付他时便有把握多了。

第十一章 温柔窝

我们在森林旁等了五天，随后的大军才陆续抵达。

这五天我也并不闲着，除了和华茜寒山美两女闲逛游玩外，便集中精神跟灰鹰学习巫国话和听他翻译巫神书。

这本书显然深奥难明，灰鹰经常译得辞不达意，但我终于窥到少许巫帝可怕惊人的力量。

简单来说！这本书就是教人如何结合了心灵异力和药物，发挥出惊人力量的著作。

说来容易，但书内对这世界物质的组成，物质与物质相遇时产生的变化，都有闻所未闻的惊人解释，尤其对人脑神经内秘不可测的结构，更有详尽的分析，使得人惊异莫名，难以置信。

例如折磨了人类无数年代肉体难以避免的痛苦，书中便指出其实只是神经内的一种现象，一种纯主观的感觉；若能将神经的灵应度减至零，人将再不会有痛苦，这样的说法我真是想也未想过。

巫帝凭什么能有这么超卓的识见？难怪他敢与废墟内的异物对抗。

书内又述说种种发挥人类体内潜能的锻炼方法，其中一项竟是“忍受痛苦”，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可以释放出体内潜藏的神秘力量。

我对书中种种锻炼精神力量的练习大感兴趣，我有个感觉，这都是我可以轻易掌握的知识。

或者现在还未能体会，但很快我便可以懂得，我有这种直觉和信心。

最后到的是战恨，出奇地没有将采蓉带在身边。

他不好意思地道：“我怕她会耐不住行军的辛劳，也怕她会受到伤害。”

知道了我们赢了一场漂亮的仗，又杀了十巫神之一的重要人物，兼清楚了丽清的实力，全军都士气高昂，振奋不已。

这时马原的人回报说，野马族约八万大军在十五日前进驻望月城，杀了不少反抗的人，在城内实施军法统治，而那条密道则仍安好无事。

另一个好消息是丽清辖下的七色军里，红军统领帅保和青军统领诺守力，都因丽清将望月城拱手送人而和丽清决裂，看来不久也将归到我旗下来。

只要我们能取得望月城，剩下的事便是和丽清与她的巫援决战了。

不知是否上天冥冥的安排，让我成了第一支遇上鹰巫的队伍，才得减少重大伤亡。

巫神书中列载着种种可以杀害整队大军的方法，除了在上风处放毒雾外，还可以使所有战马患上传染病，再把瘟疫扩散到人身上去，又或在水源下毒，手法层出不穷，“听”得我胆战心惊，忽然间我想到出征巫国只是教人去送死，难怪连黑叉王尧敌这么凶狠的人，也唯有对巫帝俯首听命。

在这大地上，只有我一个人有与巫帝对抗的本钱，因为我已拥有了废墟里那异物的力量。

马原领着五千魔女国战士，匆匆往魔女城进发，为重建这美丽的城市奋斗。

其他人则朝着魔女河的方向前进。

四天后，在黄昏时分我们到达了魔女河上游离望月城二十里远处，开始伐木扎造木排，准备渡过广阔的河岸。

我偕同华茜坐在岸旁，看着众战士起劲地伐木作筏，想起当日潜出望月城逃往魔女国的情景，大有感触。

寒山美或有点思乡情绪，回到了随行的夜狼女裹，指挥众女生火造饭，使我们得到了罕有独处的机会。

找搂着她的香肩，柔声道：“为何他们会唤你作华贾妃呢？那岂不是把我奉作皇帝？”

华茜失笑道：“不！不是皇帝，是魔王！没有魔女的国家，只可叫魔王国。事实你也是对女人和你的敌人有着魔王般魅力的人，故当之无愧。”

重会后，这女剑手最欢喜挖苦我，以一点一滴的方式来报我舍她而去的“深仇”。

我叹了一口气道：“华茜，我！...”

华茜打断我道：“不用说了，我知你想对我说，又要掉下我，自己一个人孤身到巫国去，不用担心！今吹我知道你完全是为我着想，所以不会再留难你。”

我泛起红颜知己的感动，香了她的脸蛋一口，奇道：“你不担心吗？”

华茜道：“你是属于整片大地的，只有你才能击败那万恶的巫帝，除去这世上所有战争和悲伤的来源。而且我知道你定能办到，那晚看着你在无穷的敌军里，斩掉那而巫神首级的从容自若，我便知道再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你。”

这时英耀走了过来，坐到我身旁，道：“大剑师！我有个请求，就是希望自己是第二个进城的人。”

我知道他并非计较自己是第二或第三，而只是表示他要随我由密道潜进望月城去。

我道：“不！你是第一个，我是第二个。”

英耀感动地道：“到了遇上大剑师，我才明白什么是心悦诚服，无论随你到了那里？带去的只有爱和快乐，我和手下们的性情都在变化着，再不像往日在帝国时那样自私自利，终日防人算人。”

巨灵和战恨两人并肩而至，边行边谈，极为兴奋，使人感到他们间真挚融洽的感情。

我笑道：“你们说什么说得这么高兴。”

战恨道：“扎起了两支木排，大剑师要不要早点进城去逛逛，听说望月城的窑子里有着帝国内最美最有文化的名妓女。”

我失笑道：“你问问华茜看她对你这提议有什么评议？”

华茜道：“你们进城后到那囊去，只要守口如瓶，没有人会知道。因为我不随你们去，我要留下指挥全部的军队。”

我愕然道：“你真的不去。”

华茜道：“我若去，山美也要去，到时你要分神照顾我们，会严重影响你的灵活性，所以唯有让你们这种真正高手去完成重任。”

我对华茜的明理真的非常感激，点头道：“谢谢你！”

战恨道：“我挑了十八个人，巨灵十二人、白丹七人、英耀十五人，一共五十二人，加上英耀白丹、巨灵大剑师和我，足够了吗？”

巨灵一唱一和道：“我可以保证这五十二人都是真正的好手，每一个人也可以随意对付对方上百的精兵。”

我站了起来，淡然道：“还差一个人，就是灰鹰，通知他们立即起程，我希望日落！”

刊可以看到望月城郡主宫的圆顶。”

黑夜里的望月城灯火通明、繁华依旧，大街小巷人来人往，除了不时有身穿棕色甲胃的野马族战士来往巡逻外，便和往日毫无分别，一点也不似有很多人被杀了。

我们轻易地由密道潜进望月城内，现在分散了混在人群里，向着郡主宫的方向进。

我们并不打算这么快生事动手，因为华茜最少要明天清晨才能发动攻城之战。

换上了平民服装的闪灵人和夜狼入模样可笑，幸好望月城是各种民族的集中地，所以也没有人感到他们特别碍眼，尤其是对望月城并不熟悉的野马人。

我和英耀走在一起，他晒道：“望月城的人适应力真强，野马人看来也有点手段，并没有惹起他们的愤怒和惊惶。”

我失笑起来，道：“黑脸也不全是个被丽清操纵的傻瓜！他手下有什么能人。”

英耀摇头道：“好像有一个叫『双矛』白天，擅使双矛，是智勇双全的人物，其他人就不大清楚了。”

忽停了下来，向对街的巨灵和战恨叫道：“喂！兄弟！”指着身旁一座三层高非常华丽宏伟的建筑物嚷过去道：“这就是望月城最著名的温柔窝了，赌场、妓寨、食店无不俱备，要不要进去逛逛？”

巨灵战恨正把身子缩低了少许，战战兢兢而行，闻叫吓了一跳，才发觉自己太紧张了，被揭穿了最大不了厮杀一场，然后从密道逃去。讪笑着走了过来。

白丹和灰店也由后赶上，其他乔装平民的五十二名精锐战士，纷纷散往大街上的店内。

蹄声起处，一队百多人的野马战士朝着我们驰来，带头者大喝道：“街上不准聚集，违令者斩。”

我们垂着头，唯唯诺诺，弄假成真下，走进了温柔窝巨厦前的花园内。

温柔窝的花园内泊满马车，人声嘈杂，好不热闹。

横竖有时间，我们游兴大增，六个人踏上长石阶，登上正门前的大平台，待要走进，几名大汉拥了过来，拦住了我们，其中一人道：“今天温柔窝不招呼生客。”

战恨是最想入内之人，况且一向只有人要听他的话，那有他听人的，冷哼一声，便要出手打人。

我吓得慌忙打出阻止的手势，转向那带头者微笑道：“你看清楚点，我不是熟客谁是熟客。”

那头儿愕然向我望来，接触到我放着异光的眼睛，露出迷惘的神色。

这是我从巫神书学来的催眠术，第一吹用起上来当然不大理想，唯有以他法补救。

大力一拍那人肩头道：“哈，你终于把我这一掷千金的大豪客认出来了，来人！打赏他。”

那人仍发着呆时，知机的白丹抢了上来，将几块金币塞进他手里，当那人将金子捏紧时，我们早穿越他们，排闥而入。

英耀驾轻就熟，带着我们来到赌场上层阁座的休息席坐下，向女侍叫了食物和酒。

挨着栏杆，好奇地望往下面人头涌涌的赌场。

巨灵向英耀奇道：“为何这里没有人认得你？”

英耀苦笑道：“我一直被丽清派驻城外，最近才调了回来，除了手下外，谁认得我。”

战恨不满道：“到这里面来，除了吃东西外，还有很多好东西吧？”

英耀失笑道：“我带你来，就是要让你看望月城内最好的东西。看你真够运，刚说她就来了。”

我们依着他的手指凭栏下望，齐齐一震。

英耀指着那正缓缓步走入赌场，一身湖水绿长裙，半边香肩垂着勾花丝巾的美女，叹道：“这就是温柔窝的老板娘『狐仙』荣淡如了，我们望月城的第一号大美人。”

我们一齐同意点头，如此风华绝代的美女，确可和采柔妮雅等相比毫不逊色。

她一进场，整个赌场大厅立时静了下来。

她的长腿大概可与寒山美平分秋色，窄腰挺背与妮雅相若，艳色则不逊于采柔，世故精明似花云，偏带着个红月式的纯真笑容，那个男人能不给她引至矢魂落魄。

连那似乎不甚好色的灰鹰也看得膛目结舌、涎欲滴。

英耀低声道：“这是我一直暗恋的女人。”

白丹道：“以你七色统领的权势，也不能一亲芳泽吗？”

英耀苦笑道：“她是丽清的闺中密友，谁敢打她的主意了我奇怪为何她没有随丽清走？”

我听得心中一动。

战恨咬牙切齿道：“谁上？”

众人之为愕然，想不到十多天前他才表示有采蓉一个便心满意足，现在又故态复萌了，这小子真见不得美丽的女人。

我笑道：“当然是『饿狼』战恨。”

战恨不理我的嘲讽，霍地立起，刚要往下叫嚷，下面赌场内已先响起

一把雄壮的声音向荣淡如道：“淡如小姐，野马黑脸已下了今，命你今晚午夜前入宫陪他，使我们非常愤慨，只要你说一句话，全城的男人也可以为你拿起剑来，保护你娇贵的身体，不受沾辱。”

我们在阁座的六名大汉交换了个眼色，暗忖这黑脸倒懂得享受。

荣淡如莲步轻摇，来到厅心最大的一张赌桌，悠闲地坐了庄家的位置上，一阵使人心摇魄荡的娇笑后，柔声道：“各位何须为淡如担心，这世上有一种人我绝不会怕，就是男人，告诉我黑脸是男还是女。”

我们脸脸相觑，这女人也算放荡大胆的了，难怪能成为温柔窝的主持人。

她身后几名保镖模样的武装大汉喝道：“谁来和小姐赌上两手六色鼓，最低注码一千金币。”

众赌客本已争先恐后涌过来，听了最后那句又吓得咋舌退开。一千金币足可起一间大房子了，谁舍得轻易拿出。

战恨的大喝在我们身旁响起，在我们目定口呆下，向下面的荣淡如大声道：“荣小姐！”

荣淡如秀色无伦，能摄魄勾魂的目光讶然往我们望来。

英耀和她相识，吓得急忙背转了身。

战恨理所当然地道：“横竖小姐今晚也要将身体送人，你又不怕男人，我也不怕女人，不若先便宜我，趁现在离午夜还有足够时间，找个地方快活快活吧！”

全楼之人包括我们这几个自以为深知他德行的人，均听得呆在当场。

妈的！

这也算能使女人交心的情话？这初级毕业生。

荣淡如举起纤手拿着的香木扇，一扬下展了开来，轻柔地扇着娇俏的下颌，微笑道：“当然可以！”

我们本以为这世上没有人能说出比“飞狼”战恨的情话更使人槌胸顿足长叹的，岂知荣淡如芳口一开，我们才发觉战恨的话竟有打动芳心的魅力。

战恨的青狼脸发着光，颤声道：“真的可以吗？”

荣淡如柔声道：“但却先要在赌桌上胜过淡如，若你败了，便须将你的命根子割了。”

这女人也算够辣了。

战恨算了算，终觉得不划算，可能也想起会无以对采蓉，颓然坐下，喃喃道：“岂非自白便宜黑脸这狗养的小畜生。”

我心中一动，卓然立起，同时脱去包裹着内中武服长剑的袍，露出一身劲装，长笑道：“我来和你一局定胜负，若你输了，便陪我的朋友直至午夜，若我败了，便任由你动手宰割。”

战恨愕然道：“你真要做我的救世主和大恩人？”

英耀背着厅下射上来的数百对目光，皱眉道：“大剑师小心你的命根子，在望月城没有人可赌赢荣淡如，否则温柔窝也不是她的了。”

荣淡如秀目爆起亮光，盯着我道：“你只能为自己赌，不能替别人赌，不同意便拉倒。”

我从未见过比她更有信心和更厉害的女人，又受到英耀“善意”的警告，暗忖还是不和这无敌赌女交手为妙，乘机下台，坐了下来，向战恨耸肩道：“你也听到的了，恕兄弟帮不了手。”

巨灵等襟若寒蝉，试问这样的条件，那赌得过？我们又不是不要脸爱撒赖的人，她输了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则实在输不起。

荣淡如却不肯放过我们，道：“刚才出言这位公子看来是流浪的武士，不知如何称呼。”

我叹了一口气，刚要编个名字出来，战恨的好朋友巨灵嘻皮笑脸道：“我们公子就是『天下第一号情圣』爱淡如了。”

全厅之人为之一呆，不过看到巨灵擎天巨塔般的气势，连荣淡如身旁那几名大汉也不敢贸然喝骂，更何况我们这六个人，凭谁也可看出不是“善类”。

荣淡如不以为忤浅笑道：“哟！你这个公子的名字有两个字和淡如相同，真是有趣，不过他能否名乎其实当他的情圣，就要看他是否能赌赢我了。”

我们为之愕然。

战恨脸上露出同情的神色道：“情圣公子，看来你想不赌也不行。”

我焉地捧腹大笑起来，豪气狂涌，右手抓着栏干略一借力，往下跃去。

下面的人争相走避。

我扭腰猛用力，凌空翻了个筋斗，两脚点在赌桌的边缘，再弹落地上，傲立桌旁，和桌子另一边悠闲坐着的荣淡如对个正着。

荣淡如表面看去若无其事，但眼中掠过的惊异却瞒不过我。

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微笑道：“掷六色鼓吧，我买三粒方鼓全是红色，那是太阳的颜色，只有太阳才可以形容你的美丽。”

战恨等在阁座上鼓掌怪叫，大赞我果真是名不虚传的情圣。

这几个小子愈玩愈疯狂，不知是否因战恨巨灵两人在山野住得久了，致野性难除。

荣淡如向我露出动人的笑容，接过手下递给她的一个盖圆罐，轻轻摇了几下，道：“你猜猜里面有多少粒六色方鼓？”

我微微一笑道：“你不用故意输给我，因为就算我说错了，你也可以说我是对的。”

这时厅内静至呼吸可闻，不过呼吸都很轻，因为没有人屏息静气，听着我们语锋交击。

荣淡如揪了我一眼，带着大感有趣的神色幽幽一叹道：“既然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我便和你公平赌一局，看看你的运道。”

她这样一说，反有人怀疑她刚才要我猜罐方鼓的数目也可以强说我是错而非对的。

荣淡如将罐放下，刚想把盖打开，我微笑道：“里面共有五粒方鼓。”

荣淡如呆了一呆，道：“你的耳朵非常灵敏。”探手入人去，拿了五粒方鼓出来，用掌心托着，俯身送到我脸前道：“公子！请你挑三颗。”

看着她雪白的手，我这所谓情圣也要咽了咽唾沫，摇头道：“不用挑了，我便买五颗红色。”

荣淡如首吹露出少许的慌张，横了我一眼，将五粒方鼓放回铜罐内，封上盖，一对玉手按着罐旁，美目一瞬不瞬地瞪着我。

我微笑和她对视着，精神全集中到罐内的五粒方鼓上。

一个清晰的图像出现在脑海里！五粒方鼓全是红色向上。

我心中也不由惊异万分，荣淡如看来随便将五粒方鼓掉进去，想不到已施了神妙的手法。

荣淡如举起铜罐，以最优美诱人的姿态摇着铜罐，方鼓撞击罐壁的声音“叮叮当当”响得如下着骤雨。

“蓬！”

铜罐盖向下覆在桌上的大铜盆上。

胜负已定。

没有一线目光不是集中到铜罐上。

我清楚知道罐内只有四粒是红色向上，还有一粒黄色向上。

她还未能控制五粒方鼓那么多，不过四粒已是难得之极，因为从没有赌徒肯赌三粒以上的六色鼓。

在众人注视下，她略略掀起铜罐，到了只有她一人仅可窥见的角度，“蓬”一声又将罐落回桌上的铜盘，叹道：“我输了。”

众人愕然，这岂非故意输给我。

我蓦地探手，将铜罐整个拿起，露出这吹赌赛的真相。

荣淡如第一次色变。

众人赞叹声四起。

五粒方鼓都是红色向上。

我胜了。

我凭从巫神书学来的异力胜了，我以灵力在揭盖前向那粒黄色向上的方鼓做了手脚。

荣淡如不能置信地望着盖底上的五点鲜红。

我长身而起，向战恨他们抱拳道：“幸不辱命！”

战恨叹道：“兄弟！我羡慕你！”

荣淡如轻轻拍了一下手掌，吩咐身旁的人道：“找五位小姐来陪爱公子的五位朋友。”然后向我笑道“公子！请随我来。”

在众人艳羡的目光相送下，风华绝代的荣淡如领着我离开赌厅，走进一个华丽的偏厅去，下人关上了门，剩下我们两人单独相对。

荣淡如走到下了牢慢的大窗旁，掀起少许，望往街上，柔声道：“兰特公子你真大胆，黑脸的人不会卖账给你的。”

我对她看破了我是谁丝毫不以为怪，笑道：“你也很大胆，明知我是兰特，也敢引我到这里来。”

她转过身来，挨着大窗，故意挺起诱人的酥胸，媚笑道“你难道忘记了我不怕男人的吗。”

我直迫而去，直至将她紧压窗上，才道：“不要弄花样了，告诉我，丽清留下你这只重要的棋子，究竟有什么作用？”

荣淡如眼神丝毫不乱，娇躯在我体压下作了两下使人心神摇荡的扭动，甜甜一笑道：“你既可猜知罐内方鼓数，或也可以猜到我的心事，试试猜吧！”

假设我真全掌握了巫神书所教的催眠术便好了，可惜我仍是个初级生，叹了口气道：“猜我便真没兴趣，让你先还赌债吧！”伸手便去解她的长裙。

荣淡如骇然抓着我那不规矩的一对大手，瞪大秀目道：“你不是想靠我混进郡主宫去对付黑脸吗？怎可以这样胡闹？”

我见好就收，作骤然省觉道：“噢！对不起，我差点忘了。”温柔地帮她将衣裙拉好，重新盖在已裸露了出来香滑的肩上。

荣淡如微笑道：“公子仍压着我呢？不是连这也忘了吧！”

我苦笑移开，故意将背向着她，看看她会否拔出绑在腿上的匕首行刺

我。

荣淡如忽然从后面靠上来，纤手抓着我的肩头，肉体毫无保留紧贴着我，小嘴凑到我耳旁道“丽清叫我告诉你，你的孩子明年初便足岁，你想他有母亲还是没有母亲。

我浑身一震，接着静下来，沉声道：“告诉她，我知她没有孩子，否则我必有感应。”是否真能那么肯定的，我不知道！

荣淡如吻了我的耳朵一下，道：“看到了你在赌桌上的表现，我也有点信你，好？你要我怎样帮你。”

我挥开丽清是否有了我孩子的事，淡淡道：“我只想听听你可以怎样帮我把五十七条大汉混进宫里去。”

第一章 擒贼擒王

五十多辆骡车聚集在温柔窝后的广场上。

荣淡如出动了她所有手下，钻到城中各处，搜集名酒珍玩，再运到这里，放在骡车上，以作礼物送到宫内去，献给野马族之王——“癫马”黑脸。

其中最珍贵的礼物当然是望月城的第一号名女人荣淡如。

我们都换上了仆役的服饰，戴上望月城人流行的高帽子，盔甲留了下来，武器则藏到骡车底的暗格下。

任务是捉拿黑脸，迫他退兵。

我、战恨、巨灵、英耀、白丹和灰鹰六人站着围绕荣淡如，低声商议，其他战无双等五十多个勇士，散布在广场上，监视着荣淡如手下们工作。

六个人十二只眼睛，一只不少地落在举手投足，莫不风情万种的荣淡如身上，看着她在轻言浅笑中，说出如何接近黑脸的计划。

战恨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荣淡如娇躯上下巡逡，恨不得一口把她生吞到肚里，踏前一步，差点贴着她的香肩时，嘿然道：“荣小姐要我们藉送礼入宫接近黑脸，这条计真行得通吗？”

白丹道：“黑脸大概不会拒绝礼物，但……”

战恨插入道：“尤其是小姐你。”

荣淡如向白丹媚笑道：“白大将是否想说未进宫门，黑脸早使人把礼物接收了过去嘛？这可能性当然存在。”接着皱眉回头向战恨道“你可以站开点吗？再靠近些的话你会贴着我的身体了。”

战恨强忍着一把将她搂入怀内的冲动，悻悻然退开了半步，只是小半步。正是条不折不扣的饿狼。

荣淡如摄魄勾魂的美目来到我的脸上，耸耸肩膀道：“我只是个弱质女流，除了赌钱外，什么也不懂，至于如何入宫，就要靠兰特公子的策划安排了。”

骡车队才离开后门，我驾策载着荣淡如的领头骡车还未转上通往皇宫的郡主大道时，野马族的军队把我们截停下来。

后面跟着驾车来的战恨、巨灵等齐声吆喝，勒停骡车，排成右弯左曲的车阵，最后的几辆尚未走出温柔窝的后门。

一名矮壮强悍的野马族头目，在数百名战士簇拥下，拦在车前。

那小将领威风凛凛，背插双斧，瞪着我喝道：“你们是否活得不耐烦了，大王早有命不得聚众街头，不准有任何集会，你们现在大队人马想干什么？”

帘幕低垂的车箱内那狡猾美丽的荣淡如全无半点动静，当然是存心给我出难题，要我自己去应付。

我谦卑地道：“这位大将军高姓大名？”

那将领旁的战士齐喝道：“你这土狗那来知道的资格。”

我高声道：“我们是奉你们大王之命，代表望月城向大王送土地最渴想的礼物，你们竟敢留难阻挠，小心项上人头不保。”

那小将领一愕道：“送什么礼？”

早大感不耐烦的战恨跳下骡车，来到我的车侧，一把掀开遮窗的帘布，喝道：“望月城第一号惹火尤物荣淡如姑娘！”只看他的表情，当知道话出自肺腑。

荣淡如先向战恨不屑地瞅了一眼，才向呆望着她馋涎欲滴的野马战士勾魂地一笑，秋波到处，无人不晕其大浪。

战恨又将帘幕放下，遮隔了荣淡如照人的艳光。

那小将领露出色授魂与的神情，在马上恭身道：“小将颜湖，向荣姑娘请安！”

美女的魔力真大！我故作恭敬道：“颜大将军！小人们的车队可以起行了吗？”

颜湖的脸向着我时，立即回复先前的嘴脸道：“我们早备有马车，专责接载荣姑娘，你们立即给我散去。”

战恨来到我旁，冷哼道：“你们似乎一点不明白我们望月城的规矩，荣姑娘今次到皇宫去，是要作大王的宠妃，所以我们必要依足规矩，送上六十车粉奁，若非如此，我们荣姑娘不是什么脸子也没有了，乾脆回家陪别的男人算了。”

想不到这莽撞火爆的人如此有急智，我忙加上一句道。“颜大将军，大王怪罪下来，恐怕没有人能担当得起。”

颜湖愕了一愕，脸色数变后，向左右两旁的人喝道：“先搜车！”他的手下应命，蜂拥而来，逐车检看。

颜湖的眼光落在战恨身上，眼中凶光闪闪道。“你这土狗倒有点胆色！”战恨何曾给人这样当脸唇骂，脸色一变。

我知道不妙，向战恨打个服色，低喝道：“还不回到你的车上去！”战恨强忍下那口鸟气，掉头返回他的车上。

颜湖转向我道：“你们的骡车队可随后慢慢开过来，荣小姐由我们的马车接载，免得大王久候了。”

我哈哈一笑，计上心头，道：“颜大将军太不懂望月城的规矩了，送嫁的队伍必须全是骡车，否则会为大王带来厄运，你也不想有那情况发生的吧！”

颜湖气得脸色发紫，怒道：“不要叫我作大将军，我只是一等领军。你们要用骡车队送嫁也可以，不过你们须给我滚得远远的，由我的人来驾车。”

“噢……”

窗帘扬起，荣淡如探头出来，先瞟了我一眼，才以银铃般的动听声音向那一等领军颜湖道：“颜领军真是谨慎小心，尽忠职守，不过这可不行哪！”

颜湖的凶脸堆上他认为自己最动人的笑容，虚心请教道：“荣小姐怎么说？”

荣淡如秋波流转，美目顾盼，柔声道：“这是送嫁的队伍，这些驾车的人代表我的家人，你将他们赶走，成何礼法呢？我在大王前什么颜脸也没有了。”

颜湖呆了一呆，向身旁的手下吩咐了两句，手下领命去了，大概是请示他的上级去。

荣淡如盈盈一笑，放下帘幕，众人的灵魂才再次归位，包括我在内，此女真不简单，天生出来就是为了勾引和玩弄男人的。

这时搜车的工作完毕，回来向颜湖报告。

颜湖沉吟片晌，发出一连串的命令。

三百多名战士策马来到车队两旁，将我们夹在中间。

颜湖狠狠盯了我一眼，沉声道：“走吧！但不要超越过我。”抽□掉头，和十多名战士带头往郡主宫方向缓驰而去。

我心中大喜，皮鞭挥出，打在拉车的四头骡子股上。

骡车队在野马战士左右挟持下，转上大街，追着颜湖等人的马屁股去了。

另有两队野马骑士驰出，驱赶前面大街上的行人，将他们逐回屋内或模巷去，以免人群聚集。

这总算是个好的开始。

荣淡如甜美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道：“兰特！你爱丽清吗？”

我苦笑道：“不要问我。”

荣淡如道：“但丽清真的爱你。”

我哂道：“她每一个行动只是想把我置诸于死地，这叫爱我吗？”

荣淡如一轮轻笑，叹道：“你太不明白女人的心理了，得不到的东西，情愿亲手毁了，爱愈深恨也愈深，明白吗？兰特公子！”

我不想在这问题缠下去，冷然道：“你为何要帮我们，若给我们成功刺杀了黑脸，你如何向你的好朋友丽清交代？”

荣淡如想也不想道：“谁叫我爱上了你这风流浪子啊！”

我愕然道：“爱我？为何我刚才要占有你时，你却要逃避呢？”

荣淡如一阵娇笑，喘着气道：“容易到手的女人，男人怎懂得珍惜，我都说你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了，若你刚才硬要上马，看看我会怎样？”又是一阵勾魂荡魄的浪笑。

明知她在玩弄我，也忍不任心荡神摇，暗自警惕，这对付男人手段高明的女人，比丽清更狡猾，更莫测高深，若我不小心，可能栽在她手里，一败涂地。

荣淡如掀起隔着我和她间的窗帘，探手过来，抚在我的背上道：“噢！你真强壮！”我给她摸得心中一荡，皱眉道：“快停手，野马人会看到的。”

荣淡如笑道：“怕什么！大不了公子你拔出魔女刃，杀了全城九万多野马人。”

我心中凛然，知道自下确是骑上了虎背，只要荣淡如大叫一声“兰特”，接着就是血流成河的场面。

骡车队这时来到跨湖大桥上，动起手来，想逃回密道也没有可能，若战恨等全战死当场，我就算安然逃去，我们的损失仍是不可弥补，永不可以

再复原过来。

我警告道：“荣小姐若出卖我们，我第一个杀的必是你，莫怪我手下无情。”

荣淡如在我背肌重重扭了一把，才缩手垂帘，柔声道：“我倒想看看你能否狠下心肠杀我，只为了这个原因，我便很想出卖你来瞧瞧。”

我拿她没法，动之以情道：“荣小姐勿要挺身试剑，若你乖乖听话，兰特不会薄待你。”

荣淡如的声音透过窗帘传来道：“男人要女人听话，通常只有一种意思，公子会否是例外的一个。”

我还想说话，前方号角声起。

主殿前的大广场上，以千计的野马战士列出阵势，等候我们大驾光临。

我回头望向后面的战恨等人，众人都露出不安的神色，如此阵容，像打仗更多于像一个欢迎的队伍。

一名野马大将在十多个战士簇拥下，往我们迎上来。

颜湖回头喝道：“停车！”然后向那名大将走去。

我依言勒停骡车，心中暗揣，野马人实在无任何理由让整队车队驶进殿内，若给留在此处，只准荣淡如一人进内，我们主动之势全失，就算要找黑脸晦气，可是郡主宫这么大，即管他手下袖手旁观，也不容易找到他，何况现在只是眼前对方便有过千的精锐部队，教我们如何应付得了。

我兰特纵有来自魔女刃的异能，始终仍是血肉之躯，久战下必有错失，一个淌血的小伤口便会成全军败北的因素。

颜湖策马来到那大将马旁，恭谨地报告着。

我细看那野马大将，长相颇为俊俏，但形貌标悍，虎背熊腰，左右马侧各有一支通体乌黑的长矛，若不是没有闪光，我会以为那是由珍乌打造出来的。

难道这就是“癫马”黑脸的头号大将，智勇双全的“双矛”白天？

心中大感不妥，黑脸不过是要玩玩望月城最动人的女人，为何会出动到最高明的手下来处理一队由五十多人组成的送礼车队？

白天打量着我们，听完颜湖的报告后，策马往我们驰来，到了十多步外，勒马停定，恭身道：“白天向荣小姐问好！”

荣淡如的声音传出道：“白天大将你好，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白天灼灼目光略望了我一眼，移马来到车侧，口中应道：“还差少许才到午夜，荣小姐应邀而来，大王必然非常高兴。”

荣淡如娇笑道：“大王不是躺在床上等我吧？为何见不到他。”

白天哈哈大笑道：“荣小姐真够味道，大王最喜欢你这种女人，荣小姐请下车吧！”

莫让大王久等了。”

危险的感觉更强烈了，以白天的精明，绝不会看不出我们这群人有问题，只是巨灵铁塔般的雄伟躯体，已教人生疑，何况我们无一人不勇猛强横，怎似是荣淡如的手下，偏偏白天这精明的人视若无睹，只顾着请荣淡如下车，这是那门子的道理？

荣淡如掀起窗帘，露出如花俏脸，向白天横了一眼，媚笑道：“白大将何不向大王要求把我赐给你，为此荣淡如会更为快乐。”

白天愣了一愣，眼中射出迷醉的神色，旋又清醒过来，垂头道：“小姐

说笑了！”向左右微一颌首，当下有人跳下马来，要去拉开车门。

我喝道：“白大将且慢！”

白天两眼精光一闪，向我望来，以寒若冰霜的声音道：“你是何人？竟敢向我说话，跪下来！”

荣淡如柔声道：“大将息怒，这是淡如的……的……噢！你凑过耳来，我告诉你他是谁。”

我和最接近的战恨打了个眼色，战恨立时装作漫不经心地举手整理高帽，那是通知后面各人戒备的警告讯号。

白天呆了一呆，忘记了我，从马上侧身下去，把右耳凑往荣淡如的樱唇旁。

荣淡如先斜斜兜了我耐人寻味的一眼，才把小嘴凑到白天耳旁，张口狠狠咬了白天的耳珠一下。

白天痛得叫了出来，挺直身体，手足无措地惊怒道：“你这在干什么？”

到了这刻，我也不由佩服荣淡如玩弄我们这群男人于股掌上的能力。

荣淡如冷冷道：“我恨你！”

白天一听下怒气全消，颓丧地道：“小姐快下车吧！大王等得不耐烦了。”竟忘了要找我晦气。

我插入道：“白大将请听小人一言，照我们的习俗，新娘的骡车只有迎娶的新郎才可开启，否则会给他带来厄运，望大将明察。”用的依然是“厄运”那一招。

白天望向我，冷冷道：“你颇有点胆色，究竟是什么人？”

我知道白天早看出我们不妥，要先把荣淡如请下车来，只是为了方便对付我们。

我信口胡诌道：“我是淡如的大哥，也是温柔窝背后真正的主持人，今次送嫁妆来的都是窝内最佳的好手，希望藉着淡如的关系，能得你们大王重用，好有个光明的将来。”

白天一瞬不瞬地瞪着我，好一会才微微点头，向荣淡如道：“这人有没有说谎？”

荣淡如笑得花枝乱颤，媚眼频抛。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她有何因由笑得这么厉害，但每个人都看得眼也呆了，那还会和她计较原因。

荣淡如喟然叹道：“狠心的白天啊！”言罢放下垂帘，语气转冷道：“黑脸再不来开门，大哥你便给我掉头回去。”

这狡女每一着都出人意表，连我也摸不透她的玄虚。

白天给她耍得晕头转向，可能连平时一半的英明决断也没有了，犹豫片晌后，向我道：“这位……这位荣，噢！荣大哥，请你把骡车驱进殿内，其他人则须留在这里。”

我心想只要能见到黑脸，就有方法制着他，正想依言行事，岂知后面的战恨嚷过来道：“荣老板啊！礼不可废，若骡车队未成送嫁之礼便中断了，新郎会有横死的厄运，大王是我们将来的指望靠山，我们怎可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我知道战恨不想我单身涉险，而事实上他也不怕动手，所以硬撑着不给白天把我们拆散。

白天大怒往战恨望去。

“咕！”清笑从车内传出。

荣淡如又掀帘探首，遥往战恨望去笑骂道：“你这家伙口没遮拦，胡言乱语，快给我重重掌十下嘴，否则连我也护你不住。”

白天的目光回到荣淡如身上，死盯着她因探头俯身以致低胸的礼服敞了开来露出的雪白胸肌，霎时像着了魔似的。

战恨则呆在当场，知道荣淡如是存心作弄，求助地望向我。

心中叹了一口气，硬着头皮道：“淡如不要胡闹，送嫁使者等若你的父母，甚至是爷爷、婆婆，须待你下车后才可打骂，礼规怎可废呢。”

荣淡如故意让白天的眼睛多享受了一会，才坐直娇躯道：“白大将改变了主意没有？”

意带双关，确是极尽诱人的能事。

白天虎躯一震，把目光移上荣淡如的俏脸，尴尬地乾咳两声，才道：“小姐不愧望月城第一美女，唉！”只顾着唉声叹气，竟忘了向战恨算帐。

红颜祸水，果非虚言。

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到白天身上，看他如何处置我们这送嫁使者团。

白天耸肩道：“这事我也不能作主，不若荣大哥随我进殿见大王，解释你们的礼仪，荣大哥意下如何？”

他或者因爱屋及乌而对我特别客气，但我的直觉却告诉我，他已知道我是谁，而且极可能是刚才荣淡如咬他耳珠时说的，所以他要大声叫痛来遮掩荣淡如的语音。

现在他是要先把我的诱走，然后下手救出荣淡如和对付其他人。

荣淡如就是丽清留下来应付我的一着厉害棋子，我们糊里糊涂送上门去，给她玩弄于股掌之上。

帝国人的确比黑叉人狡猾得多了。

我向白天恭敬地道：“这个安排好极了，不过！得让我进行掷帽礼！”白天愣了一愣，我已将帽子抛往天上，同时站了起来，准备跨下骡车。

这是我和战恨等约定的暗号，帽子触地的一刻，立即在车底取出武器，和敌人见个真章。

危险的感觉来自后方，我脑中闪过一个清晰无比的映象。

一把窄长的剑，穿帘而出，无声无息刺向我背心要害。荣淡如确是聪明，看穿了我悉破了他们的把戏，故先下手为强。

“啪！”帽子落在车旁地上，白天的马蹄前。

我一声惊天动地的断喝，响彻全场，接着仰身弹起，一脚踏在由后刺来的剑上，脚尖用力，反身由布帘穿窗入内，刚好落入荣淡如香喷喷、软绵绵的怀内，头靠在她香肩上。

荣淡如给我压得胸肺内的空气挤掉了大半，闷哼一声，但腾空出来的纤手早抓着亮光闪闪的匕首，由外侧迴手刺来，插往我颈侧。

不知是否天生风流，在这等时刻我的注意力仍分了大半到我背脊紧压下她那充满弹力的胸脯上，不由暗骂自己。

怒哼一声，我左手架着了她的拿匕首刺来的手腕，右肘重重反撞在她坚实而没有半分多余脂肪的小肌上。

这绝色美女痛得整个人弯曲收缩，匕首掉往车箱的木板地上。

矛光闪闪。

白天的两枝大铁矛，一穿帘，一破壁，由右侧刺向我的颈侧和腰肾处，力道狂猛，角度位置准确无伦，不愧黑脸手下第一勇将之名。

我搂着荣淡如，一翻身，由座位处掉往地板上，避过敌矛，真希望飞雪能在身旁，我便可以取来大笨矛，以双矛对他的双矛，痛快杀他一场，但现在只有车箱底的魔女刃。

外面骤鸣马嘶，杀声震天，混乱之极。

车轮辘辘，我猜到定是我方的人以利器刺在骡股上，激发了骡子的狂性，使它们拖着车子横冲直撞，制造混乱。

“砰！”车门给踢开了来。

这时荣淡如正脸向着我，秀目紧闭，俏脸表情痛苦之极，冷汗直冒，口角渗出了血丝，可见我刚才那一肘之力是何狂猛，在这生死关头，谁也不能怪我辣手摧花。

“轰！”我右拳直击在地板上，碎木激飞下，硬生生穿破木板，伸手车底下，摸到魔女刃的剑柄。

白天的双矛又至。

刃光闪起。

“叮叮”两声。

铁矛荡开。

他的铁矛极之坚实，只给我劈开了两个小缺口，不过已教白天大惊失色。

我先在荣淡如的俏脸吻了一记，才乘势而起。

外面的混乱比我的想像尤有过之。

骡车东歪西倒，礼物倒满广场上，其中十多辆仍在横冲直撞。

战恨、巨灵等人不愧为第一流的高手，不但没有被敌人冲散，还聚到车旁，以比敌人凶猛十倍的威势，粉碎了敌人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白天这时退了开去，没入他手下的后方处。

久战不利，我回身一脚踢中荣淡如额角处，把她踢晕过去，再捞了她起来，托在肩上，跳下车去，大声道：“随我来！”刃光化出千万道剑影，往正殿杀去。

战恨和巨灵两人分伴两旁，朝着海潮般的野马战士杀去。

英耀、白丹、灰鹰、战无双和其他人亦急忙跟来。

“锵锵锵！”在魔女刃无坚不摧的威力下，敌人械断血溅，人仰马翻，尤其我没有了两翼的顾虑，更能将剑术发挥至极限，迅速破进敌阵内。

敌人人数虽比我们多上百倍，但吃亏在都是骑兵，不宜近身血战，战马与战马又挤在一块儿，徒增混乱，发挥不了半点马战的威力。

巨灵和战恨两人每挥一剑，每刺一矛，必大喝一声，也必有人应声倒地，配合着我，气势如虹，挡者披靡。

刹那间，我们整队人杀至正殿前的空地上。

号角声起，敌人得到指示，纷纷跳下马背，图挽劣势。

四周刀光剑影，有若惊涛骇浪的怒海淹没而来，使人身不由己，完全迷失了方向。

我手中利刃毫不闲着，心神却宁静下来。

每逢愈凶险时刻愈能发挥的潜能，在这刻又再显出奇效。

我感到心灵延伸开去，一幅幅景象在脑海闪现。

我“看”到白天退入正殿内，和一个身材高瘦左脸有婴儿手掌般大黑色胎痣、身穿黄色革冑的汉子由殿后左门退往与智慧宫间的园林里。

他们退出的同时，黑脸近千的亲兵散了开来，弯弓搭箭，对准正殿门，等待我们投进陷阱里去。

我向战恨和巨灵打个招呼，大力拍了荣淡如的粉臀一下重的，以作讯号，舍下正殿，改变方向，攻向殿侧的空地，往殿后的园林杀去。

这一着大出敌人意料之外，立时产生连锁性的纷乱。

当我们踏着敌人尸体，由殿旁的长廊进入殿后的园林时，压力立时一轻，敌人的主力全集中正殿，由殿后涌出的百来人，给我们斩瓜切菜地干掉了。

黑脸和白天早离开了园林，避进了智慧宫内，当日就是在宫下的密室內，我找到了智慧典的六册手抄本，也记起那条通往宫内的密道。

这时我们人数减至四十二人，除我外无人不负了伤，有三人全靠自己人的搀扶才能勉强跟着我们，形势大大不妙。

我扑到密道旁，转动圆环，打开了密道的人口，向战恨等喝道：“黑脸就在密道另一出口的智慧宫内，你们先进去擒人，我来断后。”将肩上的荣淡如卸下，交由一个魔女国的战士享受她肉体压肩的滋味。

战恨等一句多余话也没有说，冲进密道去。

两声惨叫，我方又有两名战士惨死当场，若非灰鹰奋不顾身，接着了大部分攻势，恐怕形势更劣。

想不到灰鹰如此强横，一点不逊色于战恨和巨灵。

战无双的双斧亦是威力无俦，挡者披靡，虽是创伤累累，血染衣衫，但一点没有影响他的战斗力，架着了左翼的攻势，一步也不肯退。

右翼的英耀、白丹等的战线却濒临崩溃的险局。

白丹给人腿上劈了一刀，没有甲冑保护下，整条腿全是血，眼看要命丧当场，我那敢迟疑，扑了过去，魔女刃连环挥劈，血肉溅飞下，敌人惨叫倒地。

我大喝道：“快退进密道去！”我方伤疲之兵，纷纷退入密道里。

左冲右杀下，敌人的攻势终给遏住，到最后只剩下灰鹰、战无双和我三人守住密道口。

灰鹰忽大叫道：“看毒气！”将一件东西掷在地上，黑烟立时由地上冒起。

敌人骇然退后。

我们三人乘机跳下密道，当我关上圆盖时，外面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雾。

当我们由出口进入智慧宫内，大势已定。

巨灵横剑贴在黑脸咽喉处，被战恨等人团团护着，正跟白天和数百名野马战士举戈对峙。

战恨见到我，大笑道：“全靠这条地道，我们窜出来时，他们还懵然不知，只顾看着殿门处，给我们手到擒来。”

我命人守着密道的出口，来到黑脸旁，微笑道：“黑脸你好！”

黑脸昂然而立，看也不看我，向白天大喝道：“白天！我族王之位由你继承，立即下令进攻，为我报仇！”

白天脸色苍白得吓人，额角冒着汗，大叫道：“不！大王！没有了你的领导，我们早晚会给敌人吃了。”接着向手下命令道：“停止所有进攻！”再向我道：“我要谈判！”他的手下肃然领命。

战恨哈哈大笑道：“你有何谈判资格？你的大王在我们手内，我们的大军又把望月城重重围困，你连对我们说话的资格也没有。”

白天俊脸的肌肉一阵跳动，狠狠瞪着战恨，双眼似欲喷火，使人担心他要不顾一切再发动攻势。

好一会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往我再望过来。

我先吩咐人把即将醒来的荣淡如绑了个结实，才慢条斯理向白天道：“先命你手下的人退出殿外，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留下，若说一个『不』字，我们立时杀了你的大王，再看看你们能否在城破前干掉我们？”

白天俊脸阵红阵白，到现在他也不明白为何我们能如此准确地找到他们的大王，看情形他们连这条决定胜败关键的密道也是到此刻才知道，这使他在心理上处于绝对的下风。

白天终于颓然挥手，命手下退出去。

最后只剩下他一人。

我回刀鞘内，往他走去。

来到战恨旁时，这家伙低声道：“不如先干掉他吧！他是个记恨的人。”

我笑着拍了他肩头一下，在他耳旁道：“不若你先去弄醒荣淡如，顺便揩揩油占占便宜，可不要玩真的！”这色鬼立时忘了白天，真的匆匆去了。

我来到白天前，微微一笑，喝道：“巨灵！放了黑脸大王。”

巨灵收剑道：“过去吧！”白天呆了一呆，露出揉合着怀疑和感激的神情。

黑脸走了过来，和白天并排站在一起，眼也不眨一下地瞪着我。

我道：“你们给丽清利用了！”

黑脸沉着气道：“有什么谁利用谁，我们败了，只能怨自己的无能，怪不得谁来。”

我淡淡道：“假设我们两败俱伤，谁是受益者？或者你还不知道，丽清其实是远方侵略者派来的先头部队，现在侵略者的军队已来到帝国，可笑你还懵然不知。”

白天一呆道：“你这话有什么根据？”

巨灵来到我旁，大喝道：“只要是大剑师说出来的话，就是根据，我巨灵以闪灵族武士之首，保证这句话。”

黑脸和白天同时一震，齐道：“你是闪灵族的巨灵。”

战恨在后面大叫道：“他是闪灵族的巨灵，我是夜狼族的战恨，都是大剑师的好兄弟。”

黑脸和白天的脸色要多难看便有多难看，这是他们预计不及的事，他们要对付的再不是魔女国的残部或一些丽清的叛军，而是以凶悍闻名的两个部落。

丽清当然不会告诉他们这些资料。

英耀跛着脚一拐一拐走上来说道：“我是那妖妇以前的黄军统领英耀，我可以告诉你，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帝国的人都会归附到大剑师旗下，包括整个望月城的人。”黑脸和白天交换了一个眼色，也交换了心意。

除非他们是疯子或狂人，否则绝不会硬撑下去，何况谈判破裂，首先遭殃正是他们两人，群龙无首下，这场仗还怎打下去。

其实我们亦只是得个空壳子。

华茜的大军最快要明早才能攻城，现在离天亮还有几小时，杀了这两

人后，以我们区区四十多人，如何抵挡志切复仇的野马战士和将领？

黑脸颓然叹了一口气，待要说话。

荣淡如的尖叫由后面传来，怒吼道：“兰特，叫你这饿狗把他的臭手拿……唔！”看来是给战恨封着了她的小嘴。

巨灵的声音在后面担心道：“战恨！小心你给她咬掉了舌头。”

战恨的声音喘息着道：“放心！我怎会蠢得把舌头伸进去。”

然后是荣淡如哀求的声音颤抖着道：“兰特！”

我心中不忍，回头向把这千娇百媚的美女搂个结实，东吻西嗅，一对手也绝不闲着的战恨道：“把她拿过来！”

战恨满足地哈哈一笑道：“这女人真够劲。”拦腰抱起她，大步走上来，到了我旁边，才将她放下。

我往她望去，乖乖不得了，手足被绑的她，钗横鬓乱，衣衫不整，嗔怒的脸两晕嫣红，诱人至极点。

战恨仍不肯放过她，就那样贴在她背后，伸手探前，搂着她的蛮腰。

还是她应得的惩罚。

我向她微笑道：“告诉大王有关丽清的阴谋，否则你最恨的人会立即当众玩弄你。”

荣淡如在这样的情况下仍能向我飞个媚眼，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最恨的人是大剑师你，若要当众，只能由你来。”

敌我双方为之愕然，想不到她这么快回复万种风情的荡样儿，和使人痒在心里的辞锋。

我也为之语塞。

战恨淫笑道：“大剑师没有空，一切由我代劳。”

巨灵有几个兄弟可说因她而死，对她恨之入骨，冷冷道：“你说还是不说？”

荣淡如毫不惊惧，艰涩地道：“我给背后这臭狗勒得气都吸不进去，如何说话？”

我向战恨打个眼色，后者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手，退后了小半步。

荣淡如双足被绑，背后一松，立时摇摇欲坠。

我伸手过去，搂着她香肩，在她嫩滑的脸蛋香了一口道：“你说不说出来，也没有关系。”

荣淡如“哟！”一声道：“怎么会不说呢？”美目飘往黑脸和白天道：“大王！白天大将！你们都中了丽清的计，她给你们望月城，实在存心不良，她留下我是要对付大剑师。”

白丹晒道：“你有什么能力对付大剑师？”

荣淡如耸耸香肩，微笑不语，整个人往我靠来，紧贴着我。

战恨道：“要不要我把她抱走！”

我爽快应道：“好！”

战恨便要动手，荣淡如狼狈横我一眼，哀求道：“求求你放过我，淡如说了。”

给她这么一闹，蹦紧的气氛松弛下来。

黑脸和白天的敌意明显地减少了。

荣淡如柔声道：“我们原本的计划是趁你们重占望月城后，人心不稳时，在城内进行破坏，例如在水源下毒，放火杀人，削弱大剑师的声威，到

丽清反攻时，望月城不战而溃。”

我心中一寒，知道这奸计确行得通，因为那本巫神书上详细列明了如何行使这类破坏和大规模的谋杀行动。他们弄出来的火，连水也救不熄。

黑脸想到却是另一回事，沉声道：“丽清真的认为兰特可收回望月城？”

荣淡如在我臂弯内娇笑道：“大王将自己估计得太高了，若兰特公子这么易应付，丽清那用将望月城送给你？”

英耀道：“丽清有多少人仍潜在城内？”

荣淡如道：“大约有五百人，我可把他们藏身的地点全部告诉你们，但只有一个要求，若不答应的话，我情愿让背后这臭狗公开操个痛快，都再不吐出半个字来。”众人瞠目结舌，都感到拿这美女没法。

她总能拿到主动权，教人莫奈她何。

英耀在我耳旁低声道：“事关重大，我们不得不依从。”

我也明白他的意思，望月城有三十万人口，我们总不能兵一进城，便逐家逐户闹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何况搜索未完时，怕早给他们污了水源，随处放火，望月城的末日也不远了。

丽清这一着连消带打，确是厉害。

我暂不理她，向黑脸伸出手道：“由今天开始，我们是友非敌，大王意下如何。”

黑脸大概也想通了，爽快伸手和我相握道：“我们太贪心了，明知事有蹊跷，还以为可应付得了，若非大剑师心怀广阔，后果实不堪设想。”

白天道：“一向以来，我们都给大元首压在西北的穷乡僻壤，动弹不得，为了急于争取肥沃的土地，改善生活，所以才有如此冒失的行动。”

假设现在我向他们提出退回以前的地方，大概他们亦不敢拒绝，不过心里定会觉得愤怨不平，异日恢复元气，一遇机会，难免再扩张领土，这对将来的长治久安，会做成很大的威胁。

除非我把整个野马族灭了。

不过我岂会这样做？

我不想荣淡如听去我的计划，搂着她的手一举，道：“荣小姐你先到一旁稍息，我待会才处理你的问题。”

战恨大喜道：“将她交给我便成了。”

荣淡如尖叫一声，花容惨淡道：“你若将我交给他，我就和你拉倒。”

我向战恨道：“你这家伙真本事，连不怕男人的荣小姐也给你弄成这个样子。”

荣淡如咬牙切齿道：“他根本不是人。”

战恨不以为忤，淫笑道：“你试过滋味后才说吧！”

“呀！”

荣淡如给我一把抱起，拿到墙角放了下来。

我走向黑脸和白天两人间，搭着两人肩头道：“我深切相信大地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没有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更有资格占有更多更好的地方，帝国统一后，我会依各民族的需要和人数，重划疆界，帝国这么大，恐怕百代之后仍有空余的土地，所以我绝不会薄待你们。”

黑脸两人喜出望外，感激得差点掉下泪来。

我道：“从今天起，我们结成联盟，先对付外来的侵略者，胜利后立即

分配土地，绝不食言。”

黑脸真诚地道：“我们先退军城外，把望月城交出来，同时静候大剑师的吩咐。”说罢和白天出殿去了。

灰鹰愕然道：“大剑师这么信任他们吗？”

我道：“若连这也不敢放胆一搏，如何赢得他们的尊敬，放心吧！他们已得到想要的东西，不会蠢得冒灭族之险来和我们作对。”接着微微一笑道：“你的剑很厉害！”

灰鹰谦卑地道：“大剑师的剑术才可称得上真正的厉害，我看巫国内也没有人是你对手，包括那秀丽法师在内。”

我道：“是不是女的。”

灰鹰道：“不但是女的，据说还非常美丽诱人，最得巫帝宠爱。”

英耀在旁催促道：“大剑师！”

我明白他对城内居民的关怀，点头道：“好！让我们听听望月城第一美女开出来的条件。”

灰鹰道：“秀丽法师的魔力在于她迷惑男人的手段，只要是男人，便逃不过她的指缝。”

我的心无由一动，想起了荣淡如。

第二章 谁是俘虏

我们围着荣淡如坐在地上，一边歇息，一边细看她仰卧地上诱人的姿态。

她衣服的下摆敞了开来，露出雪白修长丰润的大腿，使我们几个大男人不住咽口水。

战恨这头饿狼更是两眼放光，馋涎欲滴，刚想伸手去摸她的大腿，荣淡如警觉道：“你再碰我一下，我什么也不会说。”

战恨嘻嘻一笑，缩回大手，咕哝道：“又不是处女，这么紧张干什么？”

荣淡如不屑地将脸别向我道：“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兰特你须娶我为妻，异日你成为帝国之王，我荣淡如便是皇后，否则我宁愿自杀，也不会背叛巫帝。”

我心中再动。

想不到她真是巫帝派来的人。

巨灵冷冷道：“我会教你想死也死不了。”

荣淡如娇笑道：“你怎会明白巫国人的手段，你根本不知我如何自杀，有什么方法阻止我。”

灰鹰道：“各位不要以为她是虚言恐吓，若她是巫帝的人，确有这种手段，我曾亲眼见过巫人突然死去，事后亦查不出是如何自杀的。”

荣淡如道：“听你的口音，怕是鹰族的人吧！”我们都感头皮发麻，这妮子果然是如假包换的巫国人。剑使得好？又如此狡辣！荣淡如似极力推销自己道：“娶了我，包保兰特你好处无穷，我不但擅于床第之术，懂讨好男人，而且由于我是巫国高层核心人物之一，对你将来远征巫国，会大有帮助。”

这美女侃侃而谈，说到男女之事时，脸也不红一下，那股骚味儿确教男人心痒难止。

战恨叹道：“若非我有了采蓉，得不到这骚狸子定会使我痛苦得要自杀。”

众人没有笑的心情。

我沉声道：“你为何敢背叛巫帝？你不怕他吗？”

荣淡如笑得花枝乱颤，仰躺的娇躯轻轻扭动，高耸的胸脯急剧起伏着，媚眼如丝，看得我们几人目不转睛、唇焦舌燥。

好一会才停下来，似开似闭的美眸兜我一眼道：“我怕得要命，可是淡如又最爱赌博，最爱刺激，偏要把老本押在你这弱家身上，赌个痛快，大剑师明白了没有？”

我向各人对视苦笑，才向这烟视媚行的美女道：“你不是最恨我吗，秀丽法师！”

荣淡如微仅可察的颤了颤，冷然道：“你和谁在说话？”

众人给我提醒后，都目射奇光，盯着她明艳若朝阳的俏脸。

荣淡如眼内射出寒冰般的冷意，盯着我的眼点不让地瞧着，接着嘴角绽出笑意，把冰封了的冷脸融解，秀眸亦由寒转热，那种由冷若冰霜转为热烈如火的替换，强烈的对比，确能使人骨蚀魂销。

连战恨亦被她动人的神态震慑得激起色心。

荣淡如横我千娇百媚一眼，笑道：“或者我须对你作出全新的估计，你说得没有错，我是巫帝手下四大法师之一的秀丽法师，荣淡如是我的真名字，只不过知者有限吧了，你是否男人来的？快告诉淡如你愿否娶她为妻？”

顿了顿又道：“快点好吗？否则连我也来不及阻止我的手下行事了。”

纵使悉破了她的身分，我的烦恼却是有增无减，并首次泛起不是她对手的感觉，直至这刻，她虽是阶下之囚，仍着着占了先机。

这女人若蓄意以她的媚术作攻势，对我们这支联军的破坏力，会比千军万马更厉害，更难防。

我可以答应她的要求吗？

不可以！

英耀“霍”地站起，来到我身旁，俯头低声道：“我去向黑脸借些人来暂用，守卫城内有可能被破坏的地方。”

我点头同意，英耀一脸忧色地和白丹去了。知道了此女就是秀丽法师，谁还能安枕无忧？

这女人的武器就是她自己。

绑着了也一样没有用！

巨灵沉声道：“只要大剑师一句话，我立即斩下她的首级。”

我的心猛跳一下。

自听到眼前此女就是秀丽法师后，一直脸如死灰的灰鹰道：“若她真是秀丽法师，她的手下就是魔灵族精选出来的十二游女，最擅侦查刺杀与颠覆；防不胜防，一般兵卫，绝阻止不了她们。”

我冷笑道：“荣淡如，你刚才又说有五百人，原来只是十二个，教我怎能相信你的话。”

战恨淡然道：“来！自杀给我们看看！我才不信你这婆娘这么快觉得尝够了男人的滋味。”

巨灵催促道：“大剑师下令吧，只要能杀死她，纵使赔了望月城，仍是划算。”他看出了她的可怕。

她是最厉害的祸水，有着倾国倾城的妖力。

荣淡如俏脸现出哀怨欲绝的表情，柔声道：“兰特我希望你能亲手杀我，这是我对您最后的要求，只要你答应，我立即撤走我那十二个乖女儿。”

我站了起来，向巨灵苦笑道：“若你能狠得下心杀了她，我会非常感激。”

巨灵眼中闪过寒芒，“锵！”一声拔出巨剑，先弹上半空，在最高处定了定，然后一闪而下，疾劈荣淡如修美的粉项。

我们的眼睛齐齐合上，不敢看到即将来临的情景。

听不到惨叫之声，我们忙睁开眼来。

巨灵的剑来至离她咽喉寸许处时，倏地停下。

我们不争气地松了一口气。

荣淡如神色平静，没有欣喜，没有惊惧，脸上亮着神圣的光辉，有凛然不容冒犯之姿，只看这样子，谁也不信她会害人。

巨灵冷冷道：“你不怕死吗？为何我一点也感不到你丝毫的惧意。”

荣淡如淡淡道：“我不是不怕死，但却喜欢死给大剑师看看，这答案你满意吗？”

巨灵一声长叹，回剑鞘内，颓然道：“我下不了手，虽然我知道只要一剑劈下，便等若破了她的妖法，可恨仍办不到。”望向战恨道：“你比我狠心得多，由你来杀她吧！”

战恨忙挥手摇头道：“我比你更不行！”

灰鹰来到我旁边低声道：“大剑师，可否借一步说几句话？”

我向各人招手，一齐走到另一角。

灰鹰道：“大剑师，你想破她的妖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她的心俘虏过来，若是成功，等若有半个巫国落到了你的手里，巫帝至少有一半土地是靠她的媚法兵不血刃赢回来的，所以她才能最得宠于巫帝。”

战恨道：“若大剑师反被她所媚惑，岂不是什么也没有了，不如我们找个人蒙着双眼把她杀掉算了。”

巨灵道：“谁去下这命令？”

战恨哑口无言。

我忽地哑然失笑，觉得整件事荒谬绝伦，又是那么实在，走回荣淡如旁，拔出魔女刃，挑断绑着她手足的绳索，道：“荣小姐请起来！”

荣淡如盈盈起立，搓揉着手腕被绑处，秀目闪着亮光道：“你若不答应娶我，我立时自杀。”

我淡淡道：“我早娶了很多妻子，你若想当其中之一，我绝不介意。”自见荣淡如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想起采柔、华茜她们，可见她的魅媚如何厉害。

荣淡如柔声道：“那有什么关系？由现在开始，你就是荣淡如的夫君了，我什么也听你的。”

我微笑道：“若是如此！我第一个命令就是你不可踏出此宫半步。”

野马族的军队在黎明前成功撤出城外，让华茜的大军进城，到当天黄昏时，望月城在万众腾欢的气氛中被我们控制了整个形势，守卫着所有水源和房屋密集的区域，却搜不到那十二个游女。

我们度过了无风无浪的一天。

假若我估计不错，十二游女因没有被我软禁了的秀丽法师荣淡如的命令，所以没有动手。

又或是她们根本不在这里，只是荣淡如以之恐吓我的虚言。

当我有机会在正殿的郡主座歇下来休息时，忽想到荣淡如已给软禁了近一天。

身旁的华茜低声问道：“你准备怎样处置那个秀丽法师？我怕你会心软累事。”

另一边的寒山美道：“茜姐！你怎可对大剑师这样没有信心，我赌大剑师赢，定可把她收服。”

华茜嗔道：“山美你真不知好歹，你嫌他的妻子不够多吗？”

寒山美吐出舌头，诈作惊惶，道：“我只知道若能把她收服，对付起巫帝来，会有把握得多。”

华茜动容道：“说得是，我们便以妻妾代表的身分，授权兰特去俘虏秀丽法师的芳心，以完成统一大地的霸业。”

寒山美还加了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唯有报之以苦笑。

这是一场全无把握的仗。在她身上我感到了巫帝的存在。

我踏进智慧殿内，挥退所有监视着荣淡如的人。

荣淡如盘膝坐在一张素红的地毯上，神情恬静安详。

我来到她身旁坐下，微微一笑。

荣淡如含笑道：“真好！终待到和你独处的时刻了。”

我奇道：“你不恨我把你软禁在这里吗？”

荣淡如美丽的俏脸掠过一阵慑人神魂的红晕，又回复原先的清白，就像一抹彩霞经过澄明的天空，看得我呆了起来。

她垂下头去，轻轻道：“你若要把我囚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不会怪你，亦不会自杀。”

天呀！她实是太厉害了，我的情话比起她来就若战恨比之于我，距离太远了。

她的体质必是非常特别，经历了一个狂暴的晚上，又闷了一整天，可是她吐出的口气仍是那么健康清新，身体依然那么香气袭人。

这种媚术已超越了妖法的范畴，而是牵涉到人类潜能异力等秘不可测的境界了。荣淡如风情万种地瞅了我一眼，柔声道：“我知你不信任我，但我却有办法证明给你看，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愕然道：“这也可以证明的吗？”

荣淡如撒娇地道：“当然可以，例如我说要嫁你后，直至现在，你仍未吻我，证明了你还不信我，是吗？兰特公子。”

我凑过嘴唇，贪婪狂暴地痛吻她鲜润的红唇，阵阵销魂蚀骨的感觉，洪水般淹过我的神经的大地。

我心中想道：“假设现在她手上尚有匕首，会否行刺我，而我能否及时发觉呢？”

荣淡如喉头发发出“咿咿唔唔”的喘息声，刺激得我欲火倏地高涨起来。

我以无上定力控制自己离开她具有魔鬼般诱惑力的香唇。

荣淡如像无力张开的眼充满了热烈的情焰，连我这见惯美女娇态的人，

也怦然心动，换了是战恨必早发了狂。

我们的脸相距不到三寸之近。

我柔声道：“证明给我看！”由初遇她时的悍辣、狡猾，到现在的情深款款，千依百顺，这美女任何一种娇姿风情，均能令人神魂颠倒，而那种使人对她难以捉摸，疑幻疑真的感觉，更使她倍添神秘和魅力。

当她成功地使我相信她真的爱上了我时，怕亦是我在这场爱的比斗败下阵来的时刻。

纵使我能架得住她的引诱媚惑，其他人恐没有我的定力，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确是难以预料。

荣淡如微微一笑道：“我的夫君！你在想什么？”

我怒道：“暂不要唤我作夫君，先证明给我看你是真的爱我。”我也不知为何如此大动肝火，那是否代表她逐渐控制着我的情绪？

荣淡如眼中爆闪摄人的艳光，平静地道：“你怕我仍是忠于巫帝，是吗？”

我收摄心神，回复冷静道：“勿忘了你在背后给我那一剑，若非本人身手敏捷，现在已不能活着来被你施展媚术了。”

荣淡如幽幽叹道：“你或者还未知道，你撞在人家小肱那一肘，痛得人家死去活来，却也使我爱上了你。自少至大，从没有男人舍得这样辣手对付我的，这使我恨你入骨，但也使我爱你入心，其实我的心情是挺矛盾的，兰特！你定要助我，只有你的真爱，才可使我脱离巫帝。”

她究竟是真是假？

直至此刻，她仍是占尽上风，使我难以捉摸。

我冷冷看着她道：“证明给我看！”

荣淡如怨恨交集地瞅了我一眼，缓缓道：“让我助你杀死阴风法师，那是公然背叛巫帝的行为，那亦间接证明我对你的爱。”

我哂道：“我根本不需你的助力，也有把握把他杀死。”

荣淡如摇头道：“你想得太简单了，或者你真有杀死他的能力，但别忘了他有极厉害的巫术和手下有阴风族的十万大军，他们会对帝国造成庞大的人命伤亡和破坏，你也不想看到那后果吧！”

我被她的话说进了心坎里，沉声道：“你有什么提议？”若没有看过巫神书，我那会将她的话放在心上，现在却知她非是虚言恫吓，只是阴风法师一人，便可以制造一场使整个城的人死去的大瘟疫，所以她若能杀死阴风法师，那十万大军搅不清凶手是谁，只有听她这另一法师指挥，将不足为惧，我怎能不为她的话而心动。

这美女对我的弱点摸得一清二楚。

荣淡如道：“我有办法让你见到阴风法师，再凭你我之力把他杀死，但你却不能带任何其他人随行，因为他们并没有瞒过阴风法师的超能力，而你却有，否则那最后一粒的六色鼓，不会变成以黄色向上。”

我霍地立起，冷然道：“我和你的游戏就此结束，我绝不会踏进你这陷阱里。”

荣淡如甜甜一笑道：“我会以事实来证明给你看这不是一个陷阱。”

我愕然道：“怎样证明！”

荣淡如垂下头去，轻轻道：“很快你会知道的。”

跨出殿外时，战恨、巨灵、白丹、灰鹰四人恭候门外。

我向白丹道：“把所有出路完全封闭，除了一日三餐外，不准任何人进入殿内，也不准任何人和她说话。”

灰鹰道：“这妖女真厉害。”

战恨道：“不若将她交给我，或者我有方法收伏她也说不定。”

我盯着战恨，直看到他大感不自然时，才一字一字地道：“战恨你想也不要这样想，你若试过她的滋味，定会沉溺难返，而且开了先例，谁不想向她分一杯羹，那时恐怕会搅得我们内部乱成一团，明白吗！”

战恨道：“我明白！但是……”

巨灵搭着他的肩头道：“大剑师说的是，刚才我们大伙儿都到了温柔窝，找了最有名的美妓侍寝，但纵使在极尽欢娱的当儿，脑海竟仍不能将这妖女的倩影排出去，可知她的魔力有多大。”

我愕然道：“你们竟到了那里去。”

白丹叹道：“不知如何，那妖女弄得我们欲火焚身，不得不找其他美女发泄欲火，真奇怪，我从未试过这样的。”

战恨叹道：“若非我有采蓉，恐怕早不顾一切闯了进去找她，对着她时还好点，看不到她时，反更想着她的骚媚，这真是害人精。”

我透出了一口凉气，想不到秀丽法师的媚力如此惊人，比起来我是最能抗拒她魅力的人了，至少我不需去我华茜或寒山美来作代替品。

我毅然下了个决定，道：“我们虽狠不下心去杀她，但却可以把她永远囚禁起来，不准任何人看她，或和她说话。”

白丹点头道：“这虽是暴殄天物的可惜做法，恐怕亦是唯一的方法，这事交由我去办，我会为她特制一个囚室，将她送到那里去。”

战恨颓然道：“若不是有大剑师在，恐怕谁也不能阻止我将这妖女弄到手玩玩，巫帝真厉害，竟训练了这么一个女人出来。”

我搭着战恨膊头，往主殿走去。

是的！

这或者是唯一解决的方法，我已失去了夺得她真爱的信心。我怕敌不过她心中的巫帝。

那晚我和华茜山美两人住进了我在宠男宫昔日的屋子里。

不知如何，我脑海不住啊现出荣淡如使人魂伤魄摇的音容，情欲高涨下，我疯狂地和华茜和寒山美抵死缠绵，她们婉转承欢的娇吟似不住变成荣淡如的绵绵轻语。

当华茜和寒山美倦极地睡去时，我仍瞪着眼睛，不能就寝。

看着两女平静的睡姿，我心中感到一阵强烈的歉意。

最后我披上宽袍，离开卧室，走到外厅去。

赫然发觉美姬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这妮子为何不到设在厅旁的小房睡觉呢。

我将她拦腰抱起，往小房走去。

她勉力睁开眼来，一见给我抱在怀里，吓得醒了大半，惊叫道：“大剑师！”

我命令道：“搂紧我！”美姬脸泛红霞，顺从地伸出玉臂，搂着我的脖子。

我用脚挑开房门，坐到床上，让她仍留在我怀里。

美姬羞得埋在我怀里，娇躯轻颤着。

我心中怜意大盛，柔声道：“你为何会睡在厅内？”

嗅着她的香气，看着她娇羞的美态，因荣淡如一直不能静下来的心，忽地平静下来，使我感到莫名的轻松。

美姬低声道：“我怕大剑师还有吩咐，所以不敢回房睡觉，那知却睡着了。”

我微感尴尬，几乎是一进房我便侵犯华茜和山美，确有点急色和疯狂。

这刻平静下来，立时想到很多问题。

即管脸对着鹰巫，对抗着他奇异的精神力量，但那还是有趣可寻的事；秀丽法师荣淡如的力量却是防不胜防的，令人完全不知如何去对抗。

我是否应一剑杀了她呢？

我却知道自己狠不下这心来。

在未能证实她是否真爱我前，我绝下不了手；就算真的证明她在骗我，怕我亦下不了手。

假若我胜不过她，或是不敢和她“正面交锋”，是否代表我及不上巫帝，异日遇上他时，这心中的虚怯会否做成我致败的因素呢？

美姬偷看我一眼，低声问道：“大剑师像有很多心事。”

我心中一阵烦躁，很想找些刺激的事，来转移因荣淡如而生出的烦恼和欲念。

我要把她忘记，再不去想她。

囚禁她亦不是办法，只有杀了她才可一了百了。但她是如此动人的美丽，那样充盈着生命力，不屈的斗志。

我感到强大的痛苦和矛盾，差点想叫起来。

美姬惶恐地叫道：“大剑师！”我将她抱着站起来，狂暴地吻着她嫩滑的玉颈，一对手不客气地脱下她的衣服。

美姬满脸羞红，羊脂白玉般的赤裸娇躯一阵一阵颤抖着，小口不住喘息呻吟，体内澎湃的情欲倏地攀上最高点。

我待要更进一步时。

敲门声传来。

呆了一呆，谁会在这时间来打扰我？难道有急事。

我停止了对美姬的侵犯，将浑身发软的她放倒床上。

美姬气如微丝，勉强吐言道：“让我去开门。”

我道：“你在这里等我，若没有什么事，会立即回来。”

美姬道：“正事要紧，大剑师随时也可以要我。”

我心中感激，拍拍她的俏脸，走出房去。

拉开门时，站在外面的是一脸焦急的白丹。

我愕然道：“是否丽清的军队来了？”

白丹摇头道：“荣淡如自杀了！”他的话像晴天霹雳，轰得我脑海一片空白，一时什么事也想不起来。

第三章 情场战场

荣淡如躺在素红地毡上，脸土一点血色也没有，手足冰冷，连呼吸也停止了。

英耀正探着她的脉博，迟疑道：“还有一点点跳动。”

战恨和巨灵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在她身旁跪下，拿起她两手，掌心贴着掌心。

英耀在旁道：“我忍不住走进来看她，那时她仍有轻微的呼吸，但现在……现在……”

这时谁也知道英耀抵敌不住她的魔力，私下来找她，不过谁也没有责怪他的心情了。

起始时我曾想过她是以某种秘术“假死”过去，当我拿起她的手后，我知道自己错了，她的生命正在飞快的消逝中。

我的灵觉清楚地告知我这事实。

灰鹰低声道：“她死了也好！”我的内心在挣扎着。

是否应任由她死去？

假设如此，在这一场爱情竞赛里我将成为真正输家；她虽然死了，也胜了。

我记起黄昏离开时她曾说过会证明给我看她真的爱我。

她以死来证明这点。

或者这只是她另一诡计，赌的是她宝贵的生命。

我叹了一口气，异能由手心输进她的手心内去。

好吧！荣淡如！

无论你是友是敌，既然你连死亡也不怕，已赢得了我的尊敬，我就好好和你斗一场，看我是败于你裙下，还是你的芳心被我俘虏过来，成为我对付巫帝的一着重要棋子。

我感到异能像一道桥梁般把我和她的身体连接起来，心中一动，想起当日救华茜时，和她建立起心连心的微妙关系，假若我现在把对她的爱，利用异能输进她体内，会否破去巫帝对她的控制和影响呢？

这想法使我看到了一线曙光，连忙集中精神，只想着她种种令人醉心的风情，不一会心中填满了对她的热爱和怜惜，完全不费心力，因为她确是那么诱人，那么使人心动。

蓦地我什么也忘记了，只知将体内的异能和心灵里的爱火，往她体内输去。其他的人在旁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她的血渐渐热起来，在体内缓缓流动着。

蓦地一般邪恶的冰寒由她的脑神经内潮水般涌起。

那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应，与她的肉体没有半分关系。

我不惊反喜，证实我的想法没有错。

巫神书的第一章 说及要修巫术，必须经过一个名为『开灵窍』的仪式，由巫帝亲自主持，若过不了这关，会成为白痴废人，当时我便想到巫帝定是借这仪式把邪恶的灵力送进受法者的精神里，由此而使受法者成为他作恶的工具。

大元首亦是因受了这类妖法，由善良变成了邪魔的化身。

在这巧合的机缘下，我终于碰上了巫帝施诸于荣淡如心灵处的控制邪力了。

在与荣淡如的交手里，我首次感到占了上风。

我全心全灵地投进这心灵的斗争里，将心中的怜惜、爱意、倾慕、欲望涌送过去。

那股冰寒逐渐减退，却没有消失。

荣淡如的娇躯抖颤起来，重新开始呼吸，俏脸现出痛苦挣扎的神色，像要从噩梦里强行醒过来那样。

冰寒萎缩起来，退藏在她神经内的某一深处，只要我找到那邪窝，便有把握把它根除，可恨我全摸不到那关键的位置。

一阵气虚力怯，直觉告诉我只能做到这一地步，这邪恶的异力绝不能以这种方式完全根除，始终还要倚赖她自己的力量，就像大元首在迴光反照时，忽然得回了失去的自己那样。

唯一庆幸的就是那股邪力被压制下来。

终有一天我能凭我的爱为她驱走巫帝对她的控制。

那会是一场奇妙的战争。

战恨惊叫道：“她醒了！”忽然间我的注意力回复了正常，再次听到身旁各人的动静。

荣淡如紧闭的美目张了开来，射出动人的神采，深深地望着我，微笑道：“我知道你会救我的，兰特！”两手抓得我紧紧的。

我微笑道：“你怎知我有救你的能力？”

荣淡如得意地道：“由你以心灵的力量控制那粒六色鼓时开始，我便知道你有救我的能力，所以不怕冒险。”

我道：“你似乎得意得太早了，告诉你，我会把你彻底征服，要你死心塌地的爱我。”

荣淡如呆了一呆，道：“为何你忽然这么有信心和把握？”

我当然不会泄密，这场仗的对手并不是她，而是巫帝。

假设我能成功地在巫帝的控制下把她俘掳了过来，便代表了我有可能战胜真正的巫帝，荣淡如只是牛刀小试吧。

我把她扶了起来，向各人道：“你们各位做证人，我和荣小姐由现在起，全面开战。”

众人愕然，脸脸相觑，不明白为何我胆敢接受挑战。

荣淡如柔顺地投进我怀内，轻轻道：“包括在床上的战事，你绝不可以当逃兵。”

战恨一拍额头道：“不成了！我要立即派人送采蓉来，否则会嫉忌羡慕得发疯了。”

我向英耀道：“为荣小姐找所美丽的房子，让她沐浴包衣，我待会再和她说心事儿。”

众人目定口呆地送着英耀和荣淡如诱人的背影去了。

巨灵道：“当日你是否用同样方法救回华贵妃？”

我失笑道：“你仍以为是闪灵神显灵吗？”

巨灵摇头道：“现在我怀疑你根本就是闪灵神下凡。”

当我在寝室内将整件事详细向华茜禀上后，华西欣悦地抚着我的脸颊道：“兰特你真的变了，不再独断独行，不再什么事都只藏在心底里。”

寒山美皱眉道：“他费了这么多唇舌，只不过是让我们让他和那秀丽法师到日出城去吧了！”

我诚恳地道：“不！若你们不愿意，我绝不会去，我曾答应过华茜永远

把她带在身旁的。”

华茜微笑道：“我那会如此不识大体，只有通过这远程的刺杀行动，你才可以知道是否真能俘获秀丽法师的芳心，这亦是大剑师与巫帝的斗争里关键性的一个环节，若能把秀丽法师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会大增胜算。”

寒山美搂着我狠狠吻了两下，柔情万缕地道：“大剑师有信心吗？”

我叹道：“这是谁也不知道的事，我感到巫帝控制她的邪力大幅地减退，但却仍然存在，我只有利用她本身对我的爱，来助她回复真正的本性。”

寒山美道：“所以胜败的关键，在于你能否令她爱你至乎那地步。不用担心，我对你最有信心，只要你像先前对付我和茜姊的方法对付她，我包保她爱你如狂。”

华茜皱眉责道：“山美，你真的什么话也说得出口。”

野性未驯的寒山美在我耳边轻轻道：“你刚才是否搅过美姬，那妮子给你弄得两眼快要喷出火来，你还不去看看她？”

我有点尴尬，也省觉到自决定要和荣淡如“一决雌雄”后，波荡的欲火才能平息了下来。由是观之，堵塞总不是办法，疏导才是良方。

这样的女人囚也囚她不住，否则英耀不会深夜偷偷去看她。最高明之法莫如将她带离此地，看看能否把她收拾，至不济我也有把握全身而退。

我向两女道了晚安，走出厅去。

美姬低垂着头，羞红着脸，静静地等待着。

我伸手环抱她的腰，尚未用力，她已倒在我怀里，身体火般灼热。

我叹了一口气道：“你乖乖先去睡一会儿，我还有事要出去走一转。”

美姬含羞点头，主动献上香吻道：“大剑师违样痛惜美姬，美姬要一生一世好好侍候你，作你的小婢。”

我来到往日丽清郡主的寝宫时，秀丽法师荣淡如刚沐浴完毕，披上一袭湖水绿色的轻柔丝袍，坐在镜前梳理仍未乾透、闪着水光的乌黑长发。

镜子反映出雪白丰满的胸肌，袍袖跌下露出的玉臂、裙摆敞开下伸出来的修长美腿，确使人目眩神迷。

我因不须像以前般苦苦抗拒她的诱惑，反能松弛下来，尽情去欣赏眼前使人销魂的美景。

无论如何！这女人本身的才情智慧亦是我平生仅见，否则何能安然坐在这里对镜梳妆。

她能摄魄勾魂的妙目通过镜子的反映，对我流波顾盼，既大胆又直接，任何男人这时唯一可以想的事，就是如何把她抱上床去。

那将会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奋身拚搏。

秀丽法师以媚术称雄巫国，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英雄好汉为她亡国倾家。

我以开赴战场的心情，来到她背后。

她自然地把木梳递过来，柔声道：“兰特郎君，给我梳理一下好吗！”我接过梳子，捧起束秀发，梳子拢下。

她的秀发柔软腻滑，但又有惊人的弹力，这是令人陶醉的好差事。

荣淡如淡淡道：“兰特！你爱我吗？”

我爽快应道：“爱！爱得要命。”

荣淡如娇躯微震，好一会才叹道：“我听过太多男人向我说这句话，每一次我都绝不会怀疑他们的真诚，现在却只感到你在骗我，是吗？淡如的好

夫婿。”

我微笑道：“你骗我，我骗你，不是公平得很吗？”

荣淡如横了我一眼，差点令我的灵魂出窍，迷失了路。她才道：“兰特！我曾和很多男人发生过肉体关系，你会贱视我吗？”

我明知她想惹起我的嫉恨、扰乱我的心神，仍忍不住心中抽搐了一下，表面若无其事地道：“人不应该活在过去里的，是吗？秀丽法师。”

荣淡如伸手探后，拉着我的手，示意我侧身坐在她旁边，俏脸转过来，有若点漆的美眸锁着我的眼神，吐气如兰道：“你为何半句也不问我关于巫帝的事，是否仍认为我不会说实话？”

表面看，她仍是那精通媚术的巫师，但我却感到她对我多了以前所欠奉的柔情，使我知道巫帝对她的影响力正在减退中。

这曾周旋于无数男人间，颠倒众生的美女，就算没有被巫帝的邪力控制，也不会轻易倾心于任何男子。

所以若要夺得她的芳心，必须出奇制胜，使她对爱情麻木了的心灵泛起涟漪，这也是我定下的策略。

正如她所说，我是第一个对她施以辣手的男人，故使她又爱又恨，这容或是要骗我而说出来的，但我深信其中至少有五成是真的。

所以我先要使她恨我。

一种微妙感情的恨。

就像我当年对付丽清的手段。

我不由想起了丽清，若她真有了我的孩子，应该怎办？

荣淡如道：“为什么不说话？你的眼神为何变得这么忧郁？”

我伸手抓着她柔若无骨的眉头，阻止了她要投进我怀内的上身，淡淡一笑，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心，道：“秀丽法师！你会否相信，这世上确有能不被你迷倒的男人呢？”

荣淡如呆了一呆，然后吃吃娇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那种美态连我这么有定力的人也吃不消。

一股火热由小肌冒起，遍及全身。

她的厉害处就是全无造作下，不经意地流出使人神魂颠倒，欲火狂升的媚态。

我凝神专志，唤起体内的异能，很快恢复下来，冷冷看着她。

荣淡如眼中首次闪过惊异的神色，哀求道：“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好吗？”

我毫无表情地道：“你刚才笑什么？”

荣淡如伸手轻柔地抚着我的脸颊，低呼道：“不要怪我，因为有很多男人都为了自己的尊严向我说过类似的话，最后给我抛弃时却什么尊严也没有了，想起不禁笑了出来。”

她确是不折不回的妖女，一方面想惹起我的妒忌心，又想激起我男性的雄心，因为愈难到手的女人，愈能使男人感到征服的快感，更易坠入她的爱情陷阱里。

她把小嘴凑了过来，轻轻用牙尖咬了我耳珠几下，纤手移到我颈后用力地爱抚着，柔声道：“上床试过我的滋味后，再决定怎样对付我好吗？”

她的手势内中定是大有学问，给她那样摩挲着，我立即起了男性最原始的反应，欲火熊熊高燃。

我知道这是关键时刻，若忍不住立刻和她上床，必会给她看轻，为此凝起异能，压下狂窜的欲流，在她香唇轻吻一口道：“我定会和你合体交欢，尝尝你的媚术，但地点时间却须由我决定。”

言罢站起身来，往房门走去。

荣淡如不能相信地呆在当场，看着我这可能是破天荒第一个能拒绝和她立即上床的男人，说不出话来。

风声响起。

我反手接着她怒掷过来的梳子，回头微笑道：“好好睡一觉，明早我将和你到日出城去，看看可否干掉那阴风法师，别忘了那是证明你真的爱我的唯一方法。”

回到宠男宫我的故居时，美姬早熟睡在那小房内。

我脱掉衣服爬了上床，钻进火热的被窝里，一刻也不等待地向美姬展开全面的侵犯，让压下的欲火得到发泄的机会。

美姬醒了过来，婉转而热烈地逢迎着。

第四章 香艳旅程

第二天清晨，我们接到了“肥军师”马原送来的消息，他们正开始重建魔女城的艰巨工作。

还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地下陵寝内的魔女遗体和智慧典都不见了，陵寝的人口却没有开启过的痕迹。

我现在已可肯定魔女百合没有死去，只有她才能如此飘然不见，但为何她仍不来会我？

难道还未把我折磨够吗？

黑脸遵从我的命令，率军返回原地，静候我下一步的指示。

其他人都奉令来到正殿。

我开腔道：“望月城已落进我们的手内，只要再攻陷日出城，帝国将全是我们的了。”

众人都露出振奋之极的神色。

巨灵道：“事情比我们想像的容易多了，使我直到此刻也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各人纷纷表示大有同感。

我明白他们的感觉，微笑道：“假若我真能除掉阴风法师，那种不真实的感觉会更强烈。”

战恨道：“眼睁睁看着大剑师和那妖女深入虎穴，我们却坐享其成，真不是味儿。”

我淡淡道：“采蓉何时到达此处。”

战恨罕见的有点不好意思道：“希望是十天内的事情吧！”

白丹在旁道：“兄弟！这几晚可要玩过痛快哪。”

我向英耀道：“你负责联络背叛了丽清的帝国将领，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要小心行事，否则若中了丽清的奸计才冤枉。”

英耀道：“我太熟悉他们了，想骗我不是那么容易。”

我望向华茜道：“我离去后，你便是最高统帅，全权处理一切事务。”

华西道：“放心吧！每一件事我都会征询你各位好兄弟的意见，作他们沟通的联络人。大剑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

我这心爱的人儿真是善解人意，知道战恨巨灵等无不是桀傲难驯之辈，怎甘心听一妇人的命令，但若只是执行我的指示，则谁也不敢吭一声。

我道：“先巩固我们占领了的土地，再逐步扩展至附近城乡，建立庞大的侦察网，防止敌人的渗透，修筑道路桥梁，确保补给能源源不绝供应我们部署在各战略据点的军队，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决战。”

巨灵道：“大剑师放心，我们一定会遵从华贵妃的领导。”

我向灰鹰道：“你叛变的事除了荣淡如外无人知晓，所以我想你潜返日出城，联络旧部，可能对我刺杀阴风法师大有帮助。”

灰鹰喜道：“多谢大剑师，我一直在担心我的族人，能回去见他们实在太好了。”

英耀道：“我会派人护送灰鹰到最接近日出城的地方，以免途中节外生枝。”

战恨皱眉道：“我们真的就是呆在这里等消息吗？”

我笑道：“当然不是！只要弄清楚丽清方面的形势，你们再难有到温柔窝胡混的好日子了。”

战恨巨灵精神大振，齐齐追问。

我道：“若我估计得没有错，丽清绝不会抢先攻击我们，而是藉阴风法师之助，着手布下死亡陷阱，等我们去上钩。正惟如此，你们得设法制造假局，让丽清以为我亲率大军，向日出城推进，那我行起事来会更为方便。”

战恨摩拳擦掌道：“最好丽清派人来惹我们，那可杀个痛快了。”

我向英耀道：“联络翼奇的人回来了吗？”

英耀担心地摇头道：“恐怕凶多吉少了！”

我沉吟片晌后，向寒山美柔声道：“山美！你要听茜姊的话，知道吗？”

寒山美两眼一红，点头答应。

我道：“事情就如此决定，假设我不能征服秀丽法师，便将她杀了，若有违此诺，教我天诛地灭。”

当天正午时分，我扮作卖山草药材的商人，带着女扮男装，变成我的小学徒的荣淡如，驾着骡车，载运了一包一包的草药，勿勿离城，望着分隔两城的大平原进发。

进入帝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是经疏玉林直抵天河，由诸神谷进入大平原之东；另一条是由南山，绕过食人沼泽，由凤鸣山径进入大平原之南。前者被称为东路，后者是南路。

两路中以东路较长，却较易走；南路短了三日路程，却是危险多了，沿路随时会碰上盗贼或其他凶险，所以一般商旅，都情愿走东路。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们挑了东路来走。

时值寒冬之始，我和荣淡如都在身上加上御寒的棉革，也掩藏了她动人的体态。出城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荣淡如显是对昨晚的事耿耿于怀。

我心中暗喜，知道她身上出了变化。在我以热爱压下存在于她心灵间巫帝那股邪恶的控制力量之前，她对自己的情绪是控制自如的，但先有昨晚她情绪的波动，用木梳掷我，现在又余怒未消，当然是大大的“好征象”。

假设我能再破去她床上的功夫，更戏剧化的转变或会出现；否则我将被她控制，那就是败于她的媚术。

可恨我却不知道怎样才可在这方面胜过她这精于男女之道的专家。

这是关乎胜败的重要关口。

所以我无法不在找到致胜方法前，强压下对她的欲火。

在我认识的女人里，只有魔女百合和采柔才能与她相比而毫不逊色。

妮雅的美丽是可与她相匹敌，却欠了她千变万化的风情。

其他各女则及不上她照人的明艳。

她不用倚赖媚术就足可颠倒众生，更何况她是以媚术成为巫帝第一宠臣的秀丽法师。

荣淡如冷冷道：“你偷看我干吗？”

我哂道：“你大概忘了我是你的夫君，也忘了说过要全听我的话，不要说看看你的脸，连你的身体我欢喜怎么看便怎么看。”

荣淡如娇躯微颤，显是惊觉自己的“失常”。

好半晌后她才道：“出城前，那土狗对你向我指指点点，在说什么坏话？”

土狗自然是指战恨。

她开始着急别人在我脸前怎么说她。

这是个好的开始。

我笑道：“你想听原装粗话，还是美化了的转述。”

荣淡如『噗哧』一笑，玉容解冻，露出比寒冬里的阳光更温暖的笑意，别过脸来横了我风情万种的一眼道：“什么粗话我未曾听过？”

我的心不争气地急跃了几下，才道：“战恨问我上过了你没有，你的功夫如何？”

荣淡如俏脸一寒道：“我要把你两人都杀了。”

我故作惊奇道：“你又说什么粗话也不怕听，可这么未到家的粗话你也受不了吗？”

荣淡如明显地吃了一惊，为自己的“反常”感到讶异，好一会后才幽幽道：“兰特！”

你昨晚伤害了我，累得人家整夜睡不着。”

我呆了呆，想不到她这么快回复“正常”，又说出这类令人难辨真假的柔言软语。

荣淡如在溪水里轻松地濯着双足，发出轻柔的水响，半喜半嗔道：“哑了吗！为何说不出话来呢？”

我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淡然道：“我正在内心责备着自己。”

荣淡如娇笑起来，以带着浓重喉音的诱人声线道：“不用内疚，只要你今晚好好补偿我昨夜的损失不就成了吗。”

一股火热立时在小肱处酝酿蔓延，天！只是她的说话即可造成这种后果。

我收摄心神，紧守方寸，若无其事一笑道：“我一定会，不过秀丽法师你必须记着，时间地点由我决定。”

荣淡如望向我，一脸迷人的笑意和挑逗的神情，红唇轻吐道：“假设我不给你呢？”

我以无比强大的信心冷然道：“那我唯有用强的。”

荣淡如嫣然失笑道：“四大法师之一的我居然会给人强诱，那岂非天下奇闻吗？我保证有办法令你这采花淫棍弃甲曳兵而逃，不信的话马上来看看。”

我又一阵火热，全身涌起强烈的烧灼，差点就要扑过去，把她掀翻地上试试。

当然不可以这么快投降，急忙唤起体内异能，澄心息虑，悠然道：“秀丽法师！我们走着瞧吧！希望你到时不是情不自禁地按捺不住，那就丢尽你的威名了。”

荣淡如挨了过来，倒入我怀里，纤手搂着我的腰，脸贴着我小肌处，双脚则仍没在水里，喘着气道：“噢！我的天字第一号情圣，我倒想看看你爱淡如的本事。”

我的欲火倏地不受控制窜升至新高点。

表面的原因自是因软玉温香抱满怀，更主要的是她对我施展了挑情的手法。

一股热气由她的檀口透进我的小肌里，激起最原始的欲望，而她那对纤手，不经意地上下爱抚摩擦着我的脊骨，玉指按下处，传入一束束的热流，进入体内后，四处乱窜，不片刻我感到欲火焚身的难过。

我有了任何男人最应有的反应。

这当然瞒不过枕在我小肌的“妖女”。

荣淡如松开了左手，只以右手继续在我背后施展独门催情手法，仰身向着我，帽子掉了下来，露出如云秀发，竟移枕到我两腿间处，媚笑道：“到现在我才相信你是个有强诱女人本钱的男人。”

我暗呼厉害，忙要激发异能出手助拳，岂知心神竟全无方法凝聚集中，反弄得全身血脉愤张，欲减得加。

荣淡如在我怀内有计画地扭动着，不住喘息，媚眼如丝，摩擦着我最禁不起挑逗刺激的地方。

这确是绝世尤物，一代妖姬。

在我快要崩溃投降时，我忽地想起一法，由被动抢回主动，探手入她厚厚的棉革内，用尽我从采柔等身上学回来的本领，肆无忌惮地对她加以爱抚和摧情，只要她一动情，我便有反击的空间和力量。

她扭动得更厉害了，口中咿唔作声，使我魄荡魂摇。

她的身体柔若无骨，偏又丰满之极，充满着生命感和弹跳力，教人难以释手，更使人动魄心颤是她的风情，似是娇娇怯怯，又似是来者不拒。

在我逐渐要失去最后的自制力时，我忽地发觉她那咪成了一线的媚眼内，神色清明，半丝欲火也没有。

我骤如醍醐灌顶，想到了她媚术的一个关键性窍门——就是不动真情。

假设能令她情动，就等若破了她的媚功。

也不由一阵气苦，难道以我兰特的魅力，也不能令她情动吗？否则以我这早能把采柔华茜等挑逗得死去活来的调情妙手，为何她仍能无动于中呢？

虽是如此想看，体内快要爆炸的欲火，却使我再无自控的能力，心中一叹，待要向她纵体投怀，幸好目光又及时看到一个景象，使我悬崖勒马。

我看到她濯在溪水里的双足，正有节奏地轻轻踢着。

灵光一闪，我省悟到她对我并非无情，所以才要借双足浸在冰水内的

寒意，保持清明，对抗我的挑逗。她并非不在乎我。

由浸足水内开始，她布下了对付我的色局。

我信心大增，一把将她整个抱了起来。

她连抗议也来不及，给我硬压在树根上。

我解开她的棉革，探手进内狂暴贪婪地探索揉捏，不一会她全身抖颤起来，浑体发软，清明的美眸充满了情欲，一对手忘记了向我施展手法，只知不住用力将我搂紧。

我松了一口气，放胆地痛吻她的红唇，享受那销魂蚀骨的滋味。

心神逐渐宁静下来，异能又在我体内澎湃着。

我忙将含蕴着我对她真心痴恋的热爱传入她体内。

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很快在一个精神的层面上感觉到巫帝留在她身上那萎缩了的邪力。

那只是一种感应，却没法找到邪力潜藏的正确位置。

找不到它的所在，我实在不知怎样才可把这邪力根除，只知愈多我的爱涌过去，此消彼长下，邪力会不住被削弱，被迫退守在某一窍穴处。

秀丽法师霞烧双颊，婉转娇吟，秀目内喷着欲焰，就像个最淫荡的妓女，那情景诱人之处，实非任何妙笔能形容其万一。

我忽地停止了进侵，离开了她，只以手按着她的香肩，防止她滑倒到地上。

她高耸的酥胸不住起伏着，小嘴张合下，只懂喘息着，在这样的寒冷天气中，额角竟渗出了晶莹的汗珠。

她呻吟着道：“兰特！求求你，占有我吧！”

我强压下焚心的欲火，冷然道：“你好像很欢迎我的样子。”

荣淡如一震醒来，眼中回复清明之色，但却不再是以往那种充满着玩弄男人股掌上的眼神，而是含着幽怨、惊异、热切的复杂神色。

我以无上定力为她扣上棉革，淡淡道：“晚餐的时间到了！”我们围着篝火默默吃着乾粮。

她吃了两口后停下来，两手环抱着曲起的双膝，下巴枕在膝上，平静地在沉思。她的媚术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把她的美丽发挥至极致，例如利用不同的表情，表现出她不同的美态。

像现在她这个表情，实有种空灵秀逸的美态，直投到你心坎里最探的渊底。

和她一起时，你根本不会想到其他女人。

由她的厉害，可稚知巫帝这魔鬼实在大不简单，他的邪力正是她媚术的核心和本源。

假若媚术是一种病，那邪力就是病谤。

荣淡如凝视着闪跳着的篝火，柔声道：“兰特！我真的向你投降好吗？”

我抓起两条干枝，抛到火里去，撞起了点默火屑，在疏林里的黑夜里分外夺目好看。

这是个与外世隔绝了的天地。

溪水流动的淙淙声，在我后方响叫着，刚才我差点因这清溪栽了个大筋斗。

我微微一笑道：“你对我的爱仍未够斤两，待你多加输点后，我才考虑这问题。”

荣淡如失去了清冷自若的从容，忽道：“死兰特！死兰特！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我淡淡道：“你愈恨我！即是愈爱我。这句是你教我的。”

荣淡如大笑起来，放浪娇痴，看得我魄散魂飞。

荣淡如站了起来，潇洒地右脚触地，有力的脚尖撑起了身体，左脚曲起，一扭身连转了十多圈，表现了高度平衡的美态。两只手穿花蝴蝶般摆出各种美若天仙的姿势，然后缓缓停下，正脸对着我，向我盈盈施礼道：“多谢大剑师，秀丽从未试过这么快乐。”

我给她那比起闪灵舞尤有过之的天魔妙舞，震撼得完全无法控制得住自己对她的倾慕，惊叹道：“此舞实不应见于人间俗世。”

荣淡如欣然道：“到这刻我才真正感受到大剑师对淡如的爱恋，以前则只有色欲。”

她的坦白使我老脸一红，苦笑道：“和你谈情说爱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你那一句是真，那一句是假；那一句是你自己说的，那一句是代巫帝说的。”

荣淡如坐了下来，愤怨地道：“大剑师不要迫我，给我点时间好吗？”

我淡然道：“是否应等到给你的媚术控制了我的心智，又或被你夺命于迷惘销魂之际？”

泪水在她眼眶内转动着，不一会化成两颗泪珠，滴到草地上。

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她竟扑进了我怀里，搂着我嚎啕大哭起来，两肩强烈抽搐着。

我手足无措，劝她不是，不劝又不是，差点没陪着她抱头痛哭。

她逐渐平净下来，可怜我胸前湿了一大片，这才明白什么叫泪流成河。

荣淡如沙哑着声音低语道：“兰特！我很害怕，我怕巫帝会用最残忍的方法来对付我，因为我想背叛他。”

我心中一阵感动，正好言安慰，脑中忽地浮出一个景象，就是此女放在我身后的右手，正以指尖玩弄着一条小草，若非我有灵觉，绝不会感到这景象。

好险！

这妖女真是厉害，差点骗得了我的信任，当我防备之心尽去时，她将乘虚而入，说不定会无情地把我杀了。

我把她由我怀里扶起来，要她脸对着我，先吻她一口，才正容道：“你何须害怕，因为根本你没有背叛巫帝。”

荣淡如哭红了的眼绽出一丝笑意，欣悦地道：“和你角力情海真是有味道之极，担心会输的感觉使我很兴奋。我很需要男人，时间地点任君选择，好吗？兰特公子？”

我苦笑道：“你似乎很想在今晚分出胜负，是吗？秀丽法师？”

荣淡如掩嘴笑道：“这么担心干吗？我根本杀不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身怀废墟那怪物的异力吗？”

我的心剧跳了一下，不知她是否也看穿了我偷偷把充满了善和爱的异能送进了她体内，不过又放下心来，知道了有何大不了的，难道她可以归还我吗？

荣淡如认真地道：“我刚才静静想了一回，想到我其实已输了给你，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受不起男人的挑逗而情动，兰特你感到自豪吗？”

她每一句诘均充满了催情的意味，都令我头痛得要命，因为摸不清她

的真假虚实，看来只有见个真章，才知胜负。但看她诸般挑逗，都是在引我交欢，当知道她媚术最厉害的杀着，定在那上面。

现在我还没有信心。

因为她仍未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爱，去背叛巫帝。

我以最诚恳的语气道：“淡如！就当是我兰特求你，给我三天时间，不要引诱我，我或者真能使你背叛巫帝也说不定。”

荣淡如全身剧震，垂下臻首，幽幽一叹道：“兰特啊！我不住迫你，就是怕和你相处久了，会败在你的手上。”

我愕然道：“败了给我又有何不好？我以后也会疼惜你、呵护你！连巫帝也不能伤害你，因为他注定了不是废墟那异物的敌手，否则他为何不亲自来一趟？”

荣淡如横我媚态横生的一眼道：“若我真的想败给你，不如立刻投降，死心塌地跟着你。你兰特若真是男子汉，应趁我尚有少许顽抗之力时，以强制强，让我输得口服心服，心甘情愿做这世上最听话的妻子，秀丽定会比任何女人都要胜任，因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是个智慧才情一点不比我逊色的女人，直至这刻，在我用尽法宝，软硬兼施后，仍能和我斗个平分春色。假设我真能胜过她，夺得她的芳心，在与巫帝的斗争里可是如虎添翼。

而若我能找到化解巫帝强加于她心灵内那控制她的邪力的方法，整个巫国的霸权也会因此土崩瓦解。因为巫帝是通过这十大巫神，统治他遍及两大洲的领土，有了这奇妙的方法来策反这些巫神，巫帝将变成孤军。

所以这个险值得去冒，我实在太厌倦战场上的屠杀了。

为了大地的和平，我誓要找到破解那邪力的法门，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身相试存在于秀丽法师荣淡如心灵里那邪力。

直觉告诉我，当我和荣淡如合体时，那邪力将会侵进我的心灵内，试图控制我，胜败就决定于那一刻。

我抓紧荣淡如的香肩，深深看进她清澈通灵的秀目里去，想诚恳地说几句真心话。

荣淡如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竟不能移开眼光。

我首次感到异能借我的眼光，送入她眸子里，将她的心灵紧紧锁着，就像巫神书内所教的迷魂大法那样。

我竟无意中一下子做到了。

我按捺下心中的狂喜，柔声道：“秀丽！秀丽！”荣淡如俏目露出迷惘的神色，缓缓道：“谁在唤我！”我究竟要怎样利用这忽然而来的机会，据巫神书说，若对方被控制了魂魄，你吩咐任何事，他也会照做，若你说他会冷死，他将会活生生冷死。应该说什么呢？

荣淡如一阵剧震，眼神由茫然渐转清明。

我吓了一跳，连忙运起心力，加强对她的控制，她的眼神又转茫然。

我灵机一触，道：“你听着！只要兰特的手碰上你的身体，你会立时欲火高涨，情动至极，压也压不下去，知道吗！”

荣淡如茫然念着：“我会情动……我会情动……”

我松开手，停止了对她的控制。

荣淡如眼神逐渐回复清明，然后变得像剑般锐利，玉容一寒道：“你刚才对我做过什么事？”

我若无其事站了起来，走到溪旁，仰望疏林上星星密布的夜空，找到了天梦和飘香两星的所在，心中流过在净土无数甜蜜的回忆，想起了花云。

那管她是守身如玉的祭司，回到净土后，我誓要把她弄上手，做我的女人。对她对我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局。

荣淡如来到我身旁，和我并肩立着，轻叹道：“大剑师！你是第一个令我感到心乱如麻的男人，不若我和你来个赌赛，只要你在黎明前能忍着不占有我，便算我输了，好吗？”

我脱下棉革，一边解开衣服，摇头道：“我拒绝接受这赌约，因为我要占有你，收伏你，地点是疏玉林，时间是现在。”

荣淡如愕然以对，终于给我这着奇兵控制了她的情绪。

当我完全赤裸时，我开始为她宽衣解带。

荣淡如在寒风里颤震着，软语求道：“天气这么冷，我们回帐幕里去好吗？”

我微笑道：“不要骗我，你的体质根本可抵受这寒冷，何况还有我火热的身体偎着你。”

篝火掩映下，秀丽法师身无寸缕，含羞答答玉立眼前，完美的肉体，就若净土那样，是只有神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真是多一分嫌肥，减一分嫌瘦。雪白腻嫩的肌肤，没有半点瑕疵。

一种润泽的光华，若有若无地在她嫩肤里流动着。

我看得忘记了她心内的巫帝。

她虽是春光尽露，竟然没有丝毫淫猥的味道。

鲜艳红唇张开了少许，虽没有说话，但我却感到那无声的野性召唤。

整个疏林变得宽广深邃，我俩就若齐立于永□的尽头处。

四周像忽然亮了起来，又若是幽暗无比。

天！

她正图以含蕴着强大精神力量的媚术，操控着我的情绪和心神。

武器就是有若天地至美神物的胴体。

到这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她真正的魅力。

秀丽法师荣淡如眼睛散发着诱人的光芒，牵引着我的目光。

一种难以言传的兴奋感觉充塞着我脑内的神经，然后蔓延全身。

我忘记了要征服她，只想把她拥入怀里，向她献上我全部的爱。

荣淡如嘴角绽出一丝胜利的笑意，往我贴过来，当她的肉体毫无阻隔地贴住我时，我脑际轰然一震，完全迷醉在与她肉体的接触里。

我从未试过亢奋至如此程度，她的肉体等若最厉害的春药，使我只想宣泄出所有欲望，否则就会爆炸开来。

我以最粗暴狂野的方式，予以最激烈的侵犯。

当我的手摸上她幼滑的肌肤时，她全身剧震，眼中奇异的神采被欲焰掩盖，娇喘低吟。

我全身一松，回复了清醒。

心中暗叫好险，若非我对她施了迷魂法，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早先的估计没有错，她施展媚术时绝不能动情，一动情媚术会大幅减弱。

胜券在握下，我那敢怠慢，两手施尽所有调情手法。

不片刻她已给我挑逗得进入了半疯狂的状态。

眼看成功在望。

岂知她一声娇吟，接着我用力侧倒。

我大叫不妙中，“蓬！”的一声两人一齐栽进冰寒的溪水里。

以媚术著称巫国的秀丽法师回复过来，在水中八爪鱼般缠着我，檀口封着我的嘴，丁香舌送，一对纤手展开反攻，施出她对付男人的独门手法。

我全身发软，想推开她亦办不到。

忽然间，我惊觉已和她结成了一体，再也分不开来，也绝不想分开来。

极乐的快感注入我每一寸的肌肤，每一条的神经线。

我感到灵魂离开了身体，飘飘荡荡。

她在我怀里剧烈地扭动着，冰冷的溪水对我的欲火一点压制的作用也没有，反而更增加了欲仙欲死的快感。

意志不住地减弱，渐渐地，我完全沉醉在肉体全面和深入的交接里，心神开始模糊起来。

她媚术的威力不住攀升着。

一股冰寒由我们接合处缓缓但肯定地送入我体内。

快要丧失的神志奇迹地醒了一醒。

我感到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要这刻我稍微放松，我的灵魂会像大元首般被巫帝控制，变成他的走狗。

时间不容我多想，我一把将她拖进水底里去，由被动变回主动，向她展开排山倒海的攻势。

两个赤裸的身体在水底里翻腾狂舞，做着所有爱的动作。

她清亮的眼神逐渐涌上热烈的情火，那股冰寒的邪力又由强转弱。

毕竟她的本心是爱着我的，纵使溪水也不能消减她对我的爱意。

此消彼长，我的精神渐次凝聚，体内的异能又再澎湃荡漾。

“哗啦！”一声，我们浮上了水面。

深夜的清新空气，使我精神一振。

就在此刻，我清楚无误地捕捉到巫帝邪力所在的位置，正潜藏在她眉心的一个奇异窍穴内。

就是藏在这方寸之地的邪力，控制了荣淡如的心神，她的灵魂。

有了这最宝贵的发现后，我再无顾忌，一边疯狂地动作着，将这千娇百媚的美女送上快乐的顶点，一边凝聚全心全灵的异能在唇上，往她眉心吻去。

我的心神静若止水，身体却在极度的冲激里。

身体积聚着的欲火，亦同时藉着男女最深入的接触，山洪暴发般舒泄进她肉体的至深处。

“轰！”就在我的唇吻上她眉心的刹那，一股强大的力量爆炸开来，将我们两人推得各自仰跌开去，沉进了水底里。

我挣扎着浮上水面，见到荣淡如双手攀着溪旁一块大石的边缘，不住颤抖和喘息。

我知道我胜利了，异能在刚才那下短兵相接里，把邪恶的灵力驱散得一乾二净，也打破了巫帝施于这美女心灵的禁制。

我游到她身旁。

她两手一松，无力地滑入水里，给我抱个正着。

我吻上她冰冷的小嘴，异能源源不绝送入她体内，还有我对她的爱。

破去了巫帝的邪力，也等于破去了她媚术的根源。若非她体内早存在我的异能，可能会立即死去。

她的媚术会仍然存在，只不过由我的异能代替了巫帝的邪力。

巫帝使她失去了本性。

我却使她的本性回复过来。

由这刻开始，我可以放心地享受给她迷得神魂颠倒的滋味了。

第五章 比翼双飞

我驾着骡车，继续穿过疏玉林之旅。

荣淡如紧靠着我，头枕到我的宽肩上，默默思索着。

初阳洒入林里，造成一个幻象般不真实的美丽世界。

我柔声道：“你在想什么？”

荣淡如以她甜美诱人的声音半嘶哑着道：“恨你！恨你在收伏了人家后，不理人家身软力竭，还将人抱进帐幕里恣意蹂躏，弄得人现在半点精力也没有了。”

往日这些诱人话儿会令人心惊胆颤，现在则是最高享受，我哈哈大笑道：“你的妖法把我弄得惨了，不如忍得多么辛苦，怎可不连本带利取得我的补偿。”

荣淡如狠狠道：“取吧！取吧！由今天开始，我的媚术只用来对付你，我们的战争永远也没完没了。”

我道：“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不能代表巫帝。”

荣淡如道：“假若我还有半分力气，使用那半分力气狠狠咬你一口，到现在你仍不相信秀丽吗。”

我道：“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荣淡如忽地惊喜地道：“看！那边有只小白兔儿，雪白的毛多么可爱，唉！我有很久没有留心大自然里各种有趣的事物了，在接受『开灵窍大典』前，我最爱各种小动物。”

我道：“你还没有答我。”

荣淡如娇嗔道：“不要这么咄咄迫人好吗？昨夜你破去邪灵时，我的心神回到了巫帝座前，再次经验到由巫帝眉心肘出来那电火刺在脸上的痛苦，然后一切都解脱了。成为巫神后，我执行巫帝的命令时，毫不怀疑那是否理所当然的事，直至遇上你，才感到情绪不稳，内心充满矛盾和挣扎，媚术发挥不出平日的五成，否则还有你好受呢。”

我道：“那你现在仍留下几成功力？”

荣淡如发出摄魄勾魂银铃般的娇笑道：“好像比以前更好了一点，往后有你消受的了。”

我心中一荡道：“不要那么有自信，我一碰你便情动，那还记得什么媚术。”

荣淡如吃吃笑道：“我才不肯克制自己的春情哩我的媚术是靠那春情催动的。”

这次轮到我大感吃不消，威吓道：“若你再以媚术引诱我，莫怪我停下车来，再对你不起。”

荣淡如叹道：“唉！男人！”

我们静默下来，享受着互相热烈的爱恋，那无声胜有声的温馨感觉。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走出了疏玉林。

我以心灵的力量召来了飞雪，让它和我们一起度过漫漫的长夜。

这家伙感应到荣淡如体内的异能，对她亲热得不得了。使我完全放下心来，巫帝再不存在于她心里，现在她心里只有我。

我们谨守行军的法则，在一高丘上扎营休息，那处寒风刮得特别起劲，但却影响不了我们。

天河在前方远处轰流着，河的另一方丘峦起伏，诸神谷便是在其中一座大山里。荣淡如的精神气力回复了大半，协助我竖营生火，不知多么起劲。

我策着飞雪，在附近打了头黄獐回来，去掉皮脏后，用铁枝串了起来，放在树枝扎成的架上，以慢火烧烤，浓烈的肉香，随风飘荡。

荣淡如忽地沉默下来，呆看着火焰上渐转赤红，不住冒出油液香喷喷的烤肉。我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荣淡如两眼一红，掉下泪来道：“我想起过往被我害惨了的人，觉得自己满身罪孽，怎样也补偿不了。”

我将她搂入怀里，一对大手爱抚着她的粉背，解慰道：“罪不在你，而在于巫帝，将来你若能助我杀了巫帝，带来三大洲的和平幸福，不是作出了最好的补偿吗？”这美女稍微振作了点，坐直娇躯，俏脸竟红了起来。

我续道：“在某一个情况上，你反是帮了对方一个大忙，只有你的媚术才可免去人民战争之苦，你应感到自豪才对。”

荣淡如低声道：“兰特！你是否也懂媚术，为何你的手摸来，我像着了魔似的兴奋起来。”

我知道这是向她施展迷魂大法催眠后的效果，到现在仍有效，心中大乐，却不点破，拔出黄金匕首，割下了一截獐腿，递过去给她。

荣淡如娇嗔道：“这么热！教人家怎样拿。”

我说了声“对不起”，撕下腿肉，送进她小嘴里，这艳女乘机嗨了我指尖一下重的，才眉开眼笑地吃了我的贡品。

她又开始以媚术挑逗我。

我道“告诉我！怎样才能接近阴风法师？”

荣淡如道：“本来我是不安好心的现在当然不同了，路上我想出了好几种方法，最后拣了最好的一种，可以告诉你，但却是有条件的。”

我呆道“什么条件？”

荣淡如抿嘴一笑道：“不准把我抛弃。”

我仰天长笑道：“荣小姐请放心，没有男人肯做这种傻事。”心中大乐，这美女现在真的着紧我了，但回心一想，又怀疑这只是她媚惑讨好我的高明手段。

荣淡如看穿了我，嗔道：“莫要疑神疑鬼了，我真的担心你只是在利用我和骗我，因为大剑师是第一个使我半点信心和把握也没有的男人，所以我要你亲口的保证。”

我正容道：“那你现在得到了。”

荣淡如惊喜道：“那我安心点了。”

我道：“可以说出你的妙计了吧！”

荣淡如俏脸魔术般升起两朵使人心摇魄荡的红晕，两眼春色盈盈，低声求道：“我们到帐里一边享受一边说好吗！”

我的欲火轰然狂升，才了解到始终敌不过她控制我上床去的媚术。

九天后，我们穿过了诸神谷，进入大平原，凭着超人的灵觉，避开了几队日出城来的侦察骑兵，无惊无险地向日出城推进。

也过了九个荒唐透顶、春色无边的晚上。

我对她的迷魂法逐渐失去了效用，她对我的热恋却与日俱增。

她像个纵清狂恋的女孩，把自己一点也没有保留地献出来，配合着她天下无双的媚术，使我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

放恣一下也可以吧！

这日出城之旅，比之与采柔的净土之旅实毫不逊色。

有时连白天也会停下车来，就在荒野溪边觅地欢好，若她要害我，真是十条命也不够断送呢。

秀丽法师荣淡如有一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习惯，就是喜欢在男欢女爱的当儿才谈正事，筹谋定计，那时她想出来的既是疯狂大胆，但又实际可行奇谋，连我也要拍案叫绝，使我首次感到如虎添翼的助力。

我也得到很多宝贵之极的资料。

在不知多遥远的岁月前，大元首远赴巫国，想刺杀巫帝。

当时巫国共有十三个巫神，竟给他干掉了八个。他们虽有万马千军，仍拦他不住，给他闯进巫宫里去，与巫帝展开决战。

结果不用说也猜到。

大元首被巫帝的邪力控制了，反派他回来对付废墟的异物。

于是异物创造出魔女百合，阻止了大元首的扩张。

大元首始终是有超能力的人，离开了巫国后不肯再回去，也不肯接受巫帝的遥控，只想建立自己的霸业。

于是巫帝在五年前，另外派了三个人来，那就是巫师、黑寡妇连丽君和丽清，专门对付魔女百合，利用智慧典布下陷阱，弄至目前的局面。

丽清和连丽君的地位仅次于十大巫神，被称为巫帝八妃。

看来当她们踏入帝国这片异物所在的土地后，都生出了微妙的变化，使他们逐渐叛离巫帝，这是否因为受到废墟里那异物灵力笼罩范围所影响呢？

看来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不得已下，巫帝终于派出了最受他宠爱的秀丽法师，和稍后的阴风法师及鹰巫到帝国来对付我及废墟内的异物。

现在鹰巫死了，秀丽法师在我的爱情攻势下成为情俘，黑叉人又大败而遁，只要再收拾阴风法师和他的阴风大军，巫帝怕在短期内再难以挥军来侵，那时便是我依循大元首的方式，到巫国和巫帝一决雌雄的时刻了。

在离日出城二十多里外的一个山头处，我们不敢生火，吃饱乾粮后，在明月映照里，爬到高处，并肩而坐，远眺前方日出城辉煌的灯火。

在这片大地上，没有比日出城更伟大和具规模的城□。

我遥想着童年时在城内度过的岁月，不胜歎□。

也想起初见公主时那惊艳的感觉。

寒风呼呼里，我伸手过去搂着秀丽法师荣淡如，问道：“大元首的女儿

是否落到了你们手里？”

荣淡如娇躯微颤，有点惶恐地道：“说出来你可不要怪我！”

我心中一寒，道：“我早说过不怪你以前做过的事。”

她噤声道：“公主是给我的游女掳走的，一年前被送到巫国去了。”

我一震抓着她的香肩骇然道：“什么？”

她垂头道：“你抓得我很痛！”

我松开了手，沉声道：“为何要抓她？”

荣淡如惶恐地道：“年半前我奉命潜来帝国，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将公主掳到巫国去，只因大元首虎视眈眈使我下不了手，才到望月城开了温柔窝，等待良机，最后终给我等到了。”

我愕然道：“公主对巫帝这么重要吗？”

荣淡如瞪着我好一会后，才奇道：“原来你并不知道公主是魔女百合的女儿。”

我剧震道：“什么？”

荣淡如惊慌地伸手按着我的肩膀，叫道：“兰特！不要激动！”

我喘着气道：“那大元首是否真是公主的父亲。”

荣淡如反松了一口气，摇头道：“不！原来你爱上了魔女百合。”

我并不想否认这事实，胸头像给一块千斤重石压着那样，连呼吸也感困难，追问道：“谁是父亲？”

荣淡如玲珑剔透的慧眼看穿了我的心事，微笑道：“放心吧！我的好夫君，魔女百合并非常人，她体内有着奇异的种子，不需任何男人，也可以在体内自动成孕。当年你的父亲和祈北往魔女国意图刺杀她，她刚诞下一对女婴，当时正值她暂时失去了异力，故给两人乘虚而入，抱走了两个女婴，一个成了大元首的公主，另一个则随祈北不知所踪。”

我的脑袋轰然一震。

西琪竟是魔女的女儿，公主的姊□！

荣淡如的说话继续传进我的耳朵里道：“公主体内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假若巫帝得到了她，可以制造出一个远胜我们四大法师的可怕邪魔出来，所以巫帝才特别派我来把她擒回去。”

我的手足冰冷起来，一时间什么也想不到。

荣淡如受惊小鸟般投进我怀里，凄然道：“兰特啊！你若要怪我的话，不要藏在心内，尽避骂我打我。以前我是着了巫帝的魔，现在则完全着了你的魔，再也不能自拔，更不可忍受丝毫你的讨厌，就算藏在心里都不可以。”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惶然和震骇，紧紧搂着她道：“你反对我在这里占有你吗？”

荣淡如一阵颤栗，拚命点头表示她的心甘情愿，但懊悔的热泪却溪流般滑下她粉嫩的脸蛋。

她一直不敢主动告诉我这件事，就是怕我怪她。

我的确在怪她。

怪以前的她。

第六章 恍如隔世

我驾着骡车，走上通往日出城的大道，沿途关卡林立，车上的货物给搜了多次后，日出城的主城门才出现跟前。

今早我和荣淡如依依不舍分了手，照着定下的计画，由她先一步进城去了，以她的身分，自然受到隆重的欢迎。

在她魔术般的妙手下，我摇身一变，化装成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叟，差点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

飞雪给留在域外的山林里，只要我送出心灵的讯息，它便可立即赶来与我相会。魔女刃和黄金匕首则交给了淡如，由她给我带进宫内。

入城大道上载货的车络绎不绝，若非巡逻的兵队此来彼往，一点看不出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

日出城的高墙完整无缺，没有任何战争的遗痕，使我大感奇怪，难道阴风族和丽清的大军不用攻城，便击败了翼奇吗？又或翼奇趁早逃跑了，我当然期望是后一个可能性。

守在城外的全是黑盔武士，不见半个阴风族的人，城两旁的旷野和山头上，军营密布，飘扬着的旗帜，清一色是丽清的凤凰旗，使我弄不清楚那是否伪装下的阴风族大军。

日出城背后是高耸的山峦，所以若要攻城，唯有由前方发动攻势，城内的守军凭着墙高壁厚，可轻易抵挡比他们多上几倍的敌人兵力。

骡车愈接近城门，愈缓下来，随着进城的车队，等候着守城军的查询。

不住有人和车过不了城门那一关，给勒令立即掉头离城。

我一点不奇怪有这样的措施，因为若让我方的人进入城内，说不定可以把城内的人策反，丽清怎会有这样的疏忽。

最后终轮到我了。

一名小队长走到我身旁，喝道：“你叫什么名字？那条乡来的人！到来干什么！知不知道进了城后，没有守城官的批准，是不可以离开的。”他这一大串问话，可能早被重复了千百次，说来滚瓜烂熟，又急又快，兼又模糊不清，一不留神保证会听漏了。

我扮作听不清楚，侧下头去。

那小队长反放心下来看来他心肠也不是太差，见我“年纪大”，以较慢的语调，重说了一次。

我乾咳了一声，沙哑着声音道：“我乃神医方壶，到处济世救人，后面的车全是山草药物，年纪大了，什么也没有所谓了，只希望能医好多几个人，于心已足。”我心中笃定之极，在战争里，医生永远是最缺乏的人材，不愁日出城的军方不欢迎我。

后面搜车的黑盔武士道：“队长！都是上等好药。”小队长脸容和悦起来，犹豫了片刻，道：“你真的是神医？”

我充满信心地道：“谎言只有年轻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才会说的，没有病症可把我难倒。”

小队长道：“若我发觉你说谎，我会将你的舌头割下来。”向他其中一个手下道：“我军命在身，不能离开，你给我带他回家，看看他能否治好我父亲的病。”我想不到这么快有生意找上来，心中暗喜。

那小兵坐了到我旁边，冷冷道：“神医！入城吧！”在那小队长莫言家

内男女老少十多对眼睛的虎视眈眈下，我伸出手来，为躺在床上病得两眼深陷，出气多入气少的老翁诊症。

看着自己经过化了装，看上去能令人有瘦骨露筋错觉的手，不禁暗服荣淡如出神入化的化装技巧，也不由想着她嫩滑丰满的娇体，没有了她的晚上，实在不易消磨。

自得到了魔女刃内的异能后，我的性格起了微妙的变化，对事物开始积极起来，好像什么也有信心去解决，去争取。连面对命运都没有丝毫害怕。亦不逃避爱情的来临，有种潇洒享受生命的快意。

我确比以前快乐多了。

“神医！”我吓得从沉思里惊醒过来。

有人问道：“是否……是否……”我知道对方想问是否没得救了，当然，见到我这痴想的模样，自然会朝坏的一方面去猜，岂知我的心神却完全分到了另外的地方。

那小队长秀丽娟好的妻子道：“神医！我家老爷是什么病？”我楞了半晌，胡诌道：“是肝脏受了阴寒吧。”

小队长的□子皱眉道：“其他医生都说他腿上生了毒瘤啊！不信你翻起被子看看。”暗叫不妙，各人均现出不善之色，那带我来的小兵更是两目凶光闪闪。

我微微一笑，道：“那是寒气的现象，并非毒瘤，而是肝寒瘤，我服药即可治好他。”说到这里，异能由我手中源源施进去，同时另一手探进怀里，胡乱掏出一片小乾肉，塞进老人嘴里，让他吞进去。

老人抗议道：“这是什么药，为何这么像羊肉。”他话才完，全体人立时爆出欢呼声，更有人叫道“可以说话了！可以说话了！”我暗叫惭愧，原来他病到连话也说不出我亦不知道。

有人掀起被子，露出他的右腿，看来是生毒瘤的地方，现在只余下一小片红色。众人目定口呆。

我不禁暗怪异能治效太速了，快得使人不敢相信。

小队长的妻子喜得泪流满脸，感谢道：“神医！你的药真灵光！”“咳吐！”整片乾羊肉从老人家口中吐了出来。

众人瞠目结舌。

我强颜一笑道：“附在乾肉上的神奇药液给他吸收了，吐出来并不要紧。”接着而来是贵宾式的盛情款待，我想离去也不被接受，那晚小队长莫言所有患病的亲戚朋友全来了，直忙到午夜才将那些千恩万谢的人送走。

其间自是错断连番，不过那些人什么难愈的绝症也给治好，对我荒谬绝伦的病情分析自也深信不疑。

那晚莫言的不知那个家人让出房子来让我这老人家休息，一觉睡醒后，乖乖不得了，莫言家的大门排了一条不见尾巴的长人龙，都是来求我治病的人。

我将车上的山草药全搬了下来，有时叫病人□下一片乾叶就算数，快刀斩乱麻下，昏天黑地般忙了数天，门外的人龙才消失不见。

这天快至黄昏，治好了百来个病人后，我游兴大发，要出外走走，莫言容貌娟好的妻子素善可能基于“敬老”，自告奋勇硬要陪我，推辞不得下唯有和她一道走出府门。

左弯右转，经过了几条横街窄巷后，我们踏足一条热闹的大街上。

我可能是日出城今天最受欢迎的名人，走到那里均有人恭敬地高呼神医，弄得我难以仔细欣赏这出生大城市的近貌。

素善挺着酥胸，昂然走在我身旁，不住为我劝开沿途拦路感恩的人们，一派舆有荣焉的模样。

大街上不时驰过一队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见到我来，都放缓速度，举手向我致敬。

可能是想到若将来受了伤，我将会是他们的救星。

将来和平后，看来我最好的职业，就是当个医生。

素善在旁兴奋雀跃，黄莺儿般口吐银铃之音，向我介绍日出城著名的建筑物和名胜，最后索性亲热地挽着我这老人家的臂弯，欢天喜地带着我到处□□。

她的酥胸不时碰上我的手臂，使我大感尴尬，又不能告诉她我并非那么老，不知是否一路来的荒唐，使我很易色心大动，所以她全无他意的亲热，使我颇消受不了。

这时刚好来到市中心的元首大道，高起三重的日出院矗立跟前。

这是日出城著名的食店，著名处除了美食外，主要还是卖唱的歌女和陪酒的名妓。

我急于脱离素善亲热的挽扶，灵光一现道：“老夫肚子饿了，进去吃他一顿如何？”素善点头答应，拉着我走上石阶，进入下层去。

广阔的大堂摆了近百张大圆桌，数百人正各自围桌大嚼，穿上贴身露脐小衣和短红裙的美丽侍女，蝴蝶飘飞般为客人奉上美食。

素善正要拉着我到其中一张空桌坐下，我道：“到三楼去好吗？那处可以望远一点。”

素善犹豫道：“三楼嘛！那……那……”我当然知道她犹豫的原因，二楼是歌厅，三楼则是可召美女陪酒的贵宾厅，没有身分地位的人，都会被拒诸门外，素善的丈夫莫言这类小角色，最多只可以到二楼去，三楼是什么样子，只能听别人说说。

一把雄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道：“神医光临，是我们日出院的荣幸——”一个胖子由我们背后闪出，恭敬地向我们施礼。

素善道：“这位是……”

胖子道：“我是这里的副总管邦那，神医昨天治好了我儿子的跛脚，又不要任何报酬，我的五位妻子今早便在家中立了神医的牌位来敬拜了。”我暗骂一声，本人又未死，何用立牌敬拜。

素善喜道：“方老要到三楼去，副总管帮帮忙吧！”

邦那连声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神医请随我来。”

这时楼内的食客人有人认出了我，纷纷起立施礼。

素善吻了我的光，能上三楼，更是热情，踏上楼梯时整边身挨扶着我，使我既感不好意思，又有大占便宜的快感，经过了闪灵净土和夜狼的经验后，我已没有了往日谨守人妻防的心态。

我当然不会对莫言这妻子起了染指之心，但她既送上门来，我唯有放开胸怀，暗享和她亲热的接触。

三楼的布置美轮美奂，华丽有若宫殿，软厚红毯上摆的不是圆桌，而是一组一组舒适华丽的家□，四面皆窗，宽敞开扬，鲜花处处。

除了守门的大汉外，侍客的全是精桃的美女，低胸开衩的露腿长裙，

性感美艳。这时十多组坐位只有三组坐了人。

邦那引我们到一组靠窗的座子坐下后，道：“神医让我为你点菜，今天我们请客，请神医赏脸。”说罢去了。

美丽的侍女知道我这神医驾临，闻风而至，送上鲜果美酒小食，甚至热情的香吻，累得我担心给她们吻掉荣淡如为我涂在脸上的神奇胶液。

扰攘一番后，静了下来。

素善对我盈盈一笑，靠了过来，在我脸上轻吻一口道：“真令人心生不忿，给她们先吻了你，你是个最可敬和可爱的老人家。”我含糊应了。

素善道：“你也是个很慈祥好看的老人家，心肠既好。医道又精通，什么病都给你一眼看透。”

我心笑道：“若非淡如在我眼眶内加上了奇异的晶片，你才知道什么是神眼。”

素善道：“我从未见过像你那样辞锋风趣的老人家，这几天我充当你的助手，真是如沐春风，告诉我，年轻时你是否迷倒过很多女人。”虽然我尚未老，但大概已可以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

素善又道：“不用告诉我，我也知道答案，莫言昨晚便说我给你迷倒了，叫我不若以后跟着你做助手。”言罢娇痴地笑起来，神态真诚可爱。

副总管邦那亲自捧了一盘精美的点心，放在桌上，然后在我们对面坐下道：“这是本院出名的美点万花饼，神医请□□看。”我这土生土长的人那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刚想探手，素善早拿起一个，温柔地送进我口里。

邦那两眼一亮道：“我们的首席红人西小姐刚好回来，要不要她过来侍酒唱歌。”

我刚要出言婉拒，素善两眼放光，拍手欢叫道：“副总管说的必是日出城歌唱得最好、剑舞得最美、人长得最漂亮、城中每个男人也想一亲芳泽却难以如愿的美蝶儿西小姐了。”

我大奇道：“要亲她芳泽这么困难吗？”这美蝶儿必是这年许内才在这里当姑娘的，否则为何我会不知道。

邦那道：“美蝶儿出了名冷傲，有人暗叫她作冰花蝴蝶，任何人的脸也不卖。”

原来如此，帝国人男女关系虽随便，但有个良好的习惯，就是绝不强来，所以美蝶儿若是这样的人，没有人曾碰过她自是毫不出奇。

这时连我也大生好奇之心。

素善又挨了过来，亲热地靠贴着我道：“原来方老人老心未老，不若看看美蝶儿会否给你一亲芳泽吧！”她明知我人老心不老，还这样挨挨碰碰，教我又是另一番滋味。

心怀大慰，异日老了，我可能仍有吸引女人的魅力。

邦那跳了起来道：“我去试试看，瞧瞧她今天有没有心情。”这时楼外夜色迷茫，点点灯火。

一阵蹄声在街下响起，转瞬远去。

我乘机道：“为何这么多骑兵走来走去？”

素善笑意敛去，道：“听说南方的蛮族快要来攻打日出城，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强徒，城内的人都很担心。”

我问道：“现在谁是日出城的统治者。”

素善道：“原本是连丽君统帅，但她出海去了便没有消息，现在是丽清

郡主。”

我暗自沉吟，难道翼奇在那次暴风雨出了事？

素善道：“丽清郡王不知由那里召了大批奇怪的人回来，幸好大部分都驻守城外，我们才安心了点。”这时陆续有客至，十八组坐位全满了，灯火通明下，气氛热闹起来。

盛装的侍酒女纷纷由内堂步出，坐到人客里去，调清笑谑，响个不绝。

邦那一脸喜笑走了过来，道：“神医的脸子真大，今晚有七台客想召她唱歌，她只答应到这里来。”

我笑道：“看来你说了不少好话。”

邦那当仁不让道：“当然！当然！我告诉她你是我的大恩人，不过她似乎不是为这原因而来，因为她问我你是否到过很多地方，我答『是』，她便肯来了。”我心中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她是否想知道一些发生在日出城以外的事呢？

厅内忽然静了下来，所有目光全集中在一个由内堂盈盈步出的俏佳人身上。

我垂下目光，故意不去看她，对我这尝过无数绝色美女的人来说，这点定力当然有，坦白说，我才不信她能美过淡如和采柔，更不用说魔女百合。

美蝶儿玉步轻移，来到我们那里，我不用看就知道其他人艳羡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这幸运“老”儿身上。

邦那谦卑地站了起来。

素善也受宠若惊地站立起来。

只有我仍垂着头，泰然自若地坐着。

她骄傲吗？

我这老人家比她更傲慢。

美蝶儿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抬头往她望去，一看下轰然一震，不能置信地直瞪着她。

西琪！

她是如假包换的西琪，我死也不会忘记她的样子。

她不是死去了吗？连尸体亦给我火化了。

素善的声音在旁提醒道：“方老！方老！”

邦那也道：“你认识西小姐吗？”西琪成熟了，比以前更动人心魄，清丽得惊世绝俗，但神情冰冷，见我直瞪着她，脸上现出不悦之色，眼看就要拂袖离我这“好色的老人”而去。

我压下心中的激动和震骇，及时道：“西小姐很像我一位老朋友的孙女。”西琪呆了一呆，往我望来。

邦那愕然道：“神医弄错了吧！西小姐自幼与家人失散了，怎会有爷爷。”

我心念一转，想到了偷偷和她说话的妙计，道：“或者我弄错了，西小姐的脸色有点苍白，不若让我给你把把脉看。”

西琪漠然道：“有病最好，这位老人家不用费神了。”正是西琪的甜美娇声。

她显然认为我想藉看病占她便宜，否则也不用特别强调我是老人家。

我差点扑了过去，搂着她告诉我是何人，可恨却不能这样做。

邦那向我连打眼色，要我莫怪西琪的不客气。

素善好心地道：“西小姐，方老的医术确是天下无双，药到病除，这几天我……”

西琪不耐烦地站起来，向邦那道：“我并非来看病的。”转身便去。

邦那愕在当场，无计可施。

我失去了镇定，霍地站起来，叫道：“西琪小姐留步！”急切间我忘了沙哑着声音扮老人家。

西琪全身剧震，倏地止步。

幸好邦那和累善都没有发觉我变了声。

邦那愕然向我道：“神医你弄错了，西小姐名西兰，并不是西琪。”西是西琪，兰是兰特，我高兴得差点要伏地哭他妈的七七四十九夜。

西琪的香肩剧烈地上下起伏着，缓缓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我知道她认出了我的声音来。

现在她又从身形气度依稀看出是我。

泪花在她眼眶内滚动着。

我暗呼不好，她已扑了过来，冲入我这老人家怀里。

全场为之触目。

我人急智生，大声道：“不用哭了，我会治好你的病，立刻治，明天早上你会好了。”

接着向邦那道：“西小姐的家在那里？她的病非常棘手，必须有一晚工夫才行。”

邦那喃喃道：“原来真的有病，方老真不愧天下第一神医，断症的方式也超人一等。”

素善道：“为何不回我家中，药都放在那儿哪！”

我胡诌道：“这病有特别疗法，不需药物，你先回家去，明早才来找我。”上了马车后，西琪仍在哭，似要把所有悲苦全泄出来。

我的手掌按在她背心处，缓缓输入异能。

和别人的情况不同，异能一送进她体内，立时形成奔走的热流，循着一些奇异的路线走动着，使我知道她奇异的体质能直接吸收和运用我的能量。

她为何能死而复生？

是否因为她是百合的女儿，是否因她是来自废墟的奇异种子。

马车停在城西一座精致的小楼前。

我抱着她下了马车，两名婢女迎了出来。

西琪停止了啜泣，遣走了邦那，又支使婢女们去做事，拉着我进入她的香闺里。才关上门，她扑了过来，死命搂紧我，悲呼道：“兰特呵兰特！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痛吻她的小嘴，直至差点气绝，才喘息着放开她。

西琪道：“我没有死！你也没有死！这是多么奇妙。”

我道：“你怎会没有死？我明明将你火化了的。”

西琪道：“我不知道，模模糊糊间，我发觉自己醒了过来，就在那荒野里，但却不能动，看不见东西，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我的身体长了出来，又看见东西了。”顿了顿道：“爷爷呢！”我愕然不知如何答她，当然不能告诉她祈北丧命于她的毒针下。

我摇头叹道：“他中了巫师的诡计死了。”西琪的泪凄然落下。

我将她抱起坐在床缘，一番轻怜蜜爱后，她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下来。

西琪道：“最后我回复了气力，爬了起来，想去找你，迷迷糊糊间遇上一队往日出城的商旅，那些人对我好极了，把我带到日出城，我隐去了真名字，到日出院工作，就是希望从那里能打听到你的消息。”

我奇道：“我的事这么轰动，你为何会听不到？”

西琪道：“城内没有人敢提你的名字，我曾问过几个人，他们都骇然制止我问你的事，所以今晚我听到你是来自远方的游医，才肯出来见你，老天终于可怜我，实现了我每天向他的祷告，噢！为何你会变成个老人呀！我不依！我要你变回以前的样子。”我见她回复昔日可爱的娇痴，心中大乐，连忙解释了一番。

西琪这才明白，忽地俏脸飞起两朵鲜艳的霞采，小嘴凑到我耳旁道：“我的老神医，快给我治病。”

我奇道：“你患了什么病！”

西琪的小手捶了我几下，轻轻道：“单思病！”

我大笑道：“别的病不行，医这单思或相思病我却最是拿手。”

西琪柔声道：“我自备了最好的灵药，你这神医可知那是什么药吗？”

这次我给难倒了，呆问道：“什么药？”

西琪娇羞不胜道：“那是很难才得到的药，叫做『初夜』。”

我心中一阵感动，叹道：“这是世间上最美最妙的灵药，由它可配出其他药来，就叫做第二夜、第三夜或第一万夜、第二万夜。”

西琪微嗔道：“你还等什么，人家早备有灵药，你还不给我治病吗？”

我扶着她站起来，一边为她宽衣解带，一边保证道：“我这老人家最有医德，定为你治足一晚病。”次晨一早小婢来拍门，说有人找我。

我一边诅咒一边爬起床来。

西琪跳了起来，服侍我穿衣，一边怜惜地道：“你现在这块假脸，定令你很难受。”

我叹道：“没有了它，我会更难受，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连洗脸也可免了。”

西琪抱怨道：“最不欢喜你把头发染成灰色，异日若变不回原来的样子，我可要和你算帐。”我推门而出，立时大感尴尬。

那两个小婢偷偷在看我，眼中现出鄙夷之色，又带着无限的惊奇，显然心中都在想为何她们小姐会把一个老人家留在房中过夜。

我乾咳两声，走出厅去。

素善在厅中等着，一见到我，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般迎了过来，接着我道：“方老！”

治好西小姐没有，她患的是什么病！”

我当然不能告诉她西琪患上了单思症，但匆忙间却编不出一种要关在房中医上一夜的怪病，唯有顾左右而言他道：“你这么早来找我干吗？”

素善怀疑地看了我几眼，道：“早吗？我家门前早有十多人在等候你看病了。”

西琪走了出来，一身男装，又戴了小帽子，盖着秀发，笑道：“那我们快去吧！不要让人等急了，我先去唤车子来。”

素善见到她如此打扮，态度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趁西琪往门外走去时，在我身边道：“看来现在的她才是患了病。”

第七章 吾儿兰飞

正午时分。

一队骑兵来到莫府，带队的副领军走了进来。

副领军属高级军官，比莫言高了最少三级，莫家的人慌忙出来见礼。

我知道淡如成功地施行了她第一步的计画，就是把我弄进宫里去。

那副领军待我看完最后的两个病人后，礼貌地道：“这位老医师请随，走上一趟，为一个病人治病。”

我摇头道：“有病请他来一趟吧，我老了，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四处奔波。”

素善在我旁低声道：“他们是宫中的禁卫军……”

副领军出奇地好脾气道：“我们备有马车，老医师只要坐上去，便可忙安安稳稳到达目的地，半点操劳也不用。”

我望了他一眼，点头道：“看来你们真有点诚意，我勉强走一趟吧，小琪！”

西琪应道：“师傅！什么事？”

我伸了个懒腰道：“到药仓执些上好药材，放进药囊，和我一齐到宫里去。”

素善急道：“还有我这助手！”

我向她微笑道：“你家务繁重，下次再带你去吧！”

我和西琪这娇俏的小徒弟，被侍卫带到宫殿后的内院去。

在沿途，我发现了几个阴风族的军营，他们都换上了黑盔武士的装束，插着丽清的凤凰旗，但对我这熟悉帝国军队的人来说，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伪装。

内院换上清一色的女亲兵，对我们展开礼貌的搜查后，才准我们进入院内。

经过了三进的殿堂，穿过一个花园，我们在前后共二十匹女亲兵的拱卫下，来到以往大元首居住的怡情院。

踏进大厅，久违了的丽清郡主负手厅中，不安地来回踱着方步。

西琪第一次见到这种威势，显得惶惑不安，在我眼中却是恰到好处，教人不会怀疑我们另有企图。

才跨过门槛，有人大叫道：“来人跪下，参见女皇陛下！”

我暗咒一声，唯有跪拜下去。西琪自然有样学样，每看她一眼，甜蜜的感觉都会流过我的心。

丽清转过身来，冷然道：“先生请起，听说你乃天下第一回春妙手，药到病除，希望今次不要令我失望。”眼光转到西琪脸上，上下打量着，对她的美丽大感惊异。西琪给她看得颇不自然。

丽清道：“你是他的徒儿吗？”

西琪点点头，神情害羞不安。

丽清的锐目在她身上再打了几个转，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才移

回我脸上，沉声道：“你若给我治好这孩子，重重有赏，否则你再也离不开这里，若他死了，你要给他陪葬。”

她依然是那么美艳，那么专横霸道。

我神色如常地微微一笑，沙哑着声音道：“要治病的孩子在那里？”

丽清见我毫不惊惶，盯了我两眼后才道：“跟我来吧！”当先领路往内堂走去。最后到了一间宽大的寝室，几名女侍正小心翼翼侍候着躺在床上一个才七、八个月大的小孩儿，脸上罩着令人怵目惊心的青气。

我心中剧震。

这就是丽清所说和我生的孩儿了。

我吩咐西琪待在一旁，走到床边，装模作样地替他检查。

当我指尖刚接触到他的身体时，一种奇异的感应流了过来，使我差点惊呼起来。我终于凭直觉肯定了这是我的孩子。

天呀！

我应怎样处置他的生母——恶毒的丽清呢？

我的神色定是很难看。

丽清来到我旁边，低声道：“先生，你诊断出什么来？”

我嗅到她身体熟悉的香气，想起当日在两军对峙间的帐幕内，和她抵死短绵的情景，而跟前就是那刻的结晶品，不禁百感交集。

我长长吁出一口气道：“陛下！请借一步说话。”

丽清玉脸一寒道：“不要告诉我你束手无策。”

我冷冷回敬她一眼道：“天下间没有病症能把我方壶难倒。”

丽清道：“先生你非常自负，也很有胆色，若你真能治好我儿兰飞，以后便跟着我吧，我保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享尽荣华富贵，甚至诸般珍馐美食和美女。”

我知她见我带着西琪这么绝顶动人的小徒弟，所以猜想我为老不尊，贪花恋色。这真是不是误会的误会。

丽清道：“随我来吧！”我向捧着药囊的西琪打个手势，着她乖乖留在此处等我，尾随丽清进房去了。

那是一间放满机密文件的阅读室，丽清先在正中的大椅坐下，才着我坐在她对面。

我乾咳一声道：“若我没有断错症，小王子是今早零时才起事的，对吗？”

丽清点头讶道：“方老先生确有本领，说得一点不错。”

我故意露出凝重的神色，道：“幸好小王子的体质非常特别，否则绝不能捱到这一刻。”

我每一句话都说进丽清的心里去，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己的儿子，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怪病，因为把他弄成这样子的人正是荣淡如，这是条连环的狡计，也唯有淡如才能想出这样的妙计来。

丽清焦急地站起来道：“我们还在这里谈什么，快去给我把他治好。”

她对兰飞的关心绝对是真诚的，使我更感为难。

我多么想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里呵护，把父亲的爱全献给他。

我叹了一口气道：“我要到今晚零时才可给他治病。”

丽清露出怀疑之色，寒声道：“治病也要等时间的吗？若我儿有何不测，你应该知道那后果。”

我淡淡道：“你的儿子并非患了病，是中巫术。”

丽清浑身一震，呆了一呆，才坐回椅里，凌厉的眼神紧盯着我。

我为了取信于她，将淡如早前告诉我的症状，例如初则呕吐、后而痉挛，接着不醒人事，频说梦呓等一一数说出来。

丽清不住点头，脸色愈趋阴沉，问道：“我儿中了巫术有多久？”

我肯定地道：“最少有一个月了。”

这时间非常重要，若说是昨天，丽清会把淡如也算在里面，但若是一个月，淡如仍未到来，唯一的疑凶自是阴风法师。

事实上这计画确是天衣无缝，因为我是由丽清自己请回来的，故此她绝难联想到我和淡如是串通好了的。

丽清沉吟片晌道：“先生怎会懂得巫术？你有把握治好我儿的病吗？”

我道：“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只有五成把握。”

丽清道：“你还未答我第一个问题。”

我道：“这牵涉到我族人的秘密，所以我不想说出来。”

丽清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道：“你是否海民口中说的天医族的人。”

天医族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这人口不过百的种族的祖先来自大海里的一个小岛，精擅医术和巫术，丽清将我当作他们的人，是很合理的推想。

我微一点头道：“请你不要把这事告诉其他人。”

丽清道：“好！版诉我！在什么情况下你才可以有十成把握。”

我淡然道：“假设我能把施术的人找出来并加以禁制，那怕是半刻钟，我便可使小王子霍然而愈。”

这连环计最厉害就是这点，没有丽清的帮助，要杀死阴风法师这种高手实是难比登天，事后也很难逃得出去。

丽清的俏脸阴晴不定，好一会才道：“是否须杀了施术的人。”

我道：“不用！我只要取得他最具法力的一件东西就可以了。”

丽清听到不用杀人，松了一口气，皱眉苦思了一会儿，才道：“你可否肯定谁是施术者？”

我道：“只要那人在宫内，我定可把他找出来，也会知道他最具法力的东西是什么？”

丽清苦思片刻后，有点犹豫地道：“若那人的道行比你高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道：“我只是要救人，并非和他斗法，而且我刚才检查小王子时，也大概知道那人的功力达到什么程度，只要让我有机会接近他，攻其无备下，我保证他醒来后亦不知道曾发生过什么事。”

丽清半信半疑地望着我，最后叹了一口气道：“你可以在宫内自由活动，我让你见两个人，施术者或会是其中之一。”

我站起来道：“就这么决定，现在让我去将小王子的状况稳定下来，使他直至今晚零时也不会被人伤害。”

我转身走了两步，丽清在后叫道：“先生！”

我回头道：“陛下有何吩咐？”

丽清眼中掠过忧伤的神色道：“先生的神态很像我认识的一个负心人，所以我很愿意信任你。”

我心中凛然，故作惊奇道：“他既是负心人，为何你反因我像他而信任我？”

丽清叹了一口气道：“没事了，先生请行吧！”

我依着巫神书学来的一招半式，装模作样地在我的爱儿身上施展了一些特别的手法，最后照淡如教的方法，由他脚心输进少许异能。

小兰飞脸色回复了红润，只余下胸膛处仍有一小片青黑的气色，呼吸亦畅顺起来。

丽清喜得差点流下热泪，至此对我的道行怀疑尽去。

我强调道：“今夜零时前若不能依计行事，小王子的病情会突然转坏，恐怕活不过今天晚上。”

丽清咬牙道：“好！你现在要我怎么办？”

我怜爱地伸手抚上宝贝儿子的小脸，暗暗请求他原谅我这父亲利用了他，使他吃了点苦头。

丽清道：“先生是否很喜欢这孩子？”

我点头道：“我对这孩子特别投缘。”

丽清柔声道：“我看得出来，这孩子真可怜，出世就没有了父亲，假设先生真治好了他，我让他认你作爷爷吧。”

这女人真厉害，看出我的利用价值，看出我对自己儿子的爱惜，又看出我是淡泊名利的人，立时以感情对我加以笼络。

我道谢后道：“我们先到外厅再说，让小王子好好休息一会。”

丽清吩咐了婢女几句后，领着我和西琪走到外厅去。

挥退了所有人后，丽清望向西琪，出其不意道：“小泵娘，你穿回女装会更漂亮！”

版诉我，你的处子之身献给了那个人？”

西琪的经验始终嫩了点，猝不及防下，俏脸一红，往我望来。

我暗叫糟糕，这时否认反着了痕迹，迎着丽清向我射来的眼光道：“我们天医族的人有『处子保寿』的秘方，否则我的身体如何能如此强壮。”丽清瞅着我道：“先生今年贵庚？”

我微笑道：“我早忘记了，怕不会少于九十岁吧。”丽清眼中闪过惊异的神色，望向西琪，点头道：“你倒懂得挑选，这是万不一见天生丽质的美女。”

我道：“陛下也非常美丽动人。”

丽清风情万种横我一眼道：“我有年多没有男人了，你给我好好办事，说不定我一时高兴，会让你为所欲为。”

我心中暗怒，这淫妇做了我孩子的母亲后，竟还敢去勾引别的男人，连一个长得好看点的老人家都不放过。

表面却装出怦然心动的样子，眼光放肆地在她的身体上下游弋着。

西琪狠狠盯了我一眼。

丽清吃吃荡笑道：“你还未告诉我跟着要怎么办？”

我向西琪招手道：“小徒儿，取药囊来！”

西琪小女孩儿家脾气，不喜见我和丽清打情骂俏，气鼓鼓地把药囊掷过来。

我背着丽清向她打个眼色，探手药囊胡乱拿了枝香桂条出来，递给丽清道：“陛下请拿在手上点燃，心中想着小王子，灰烬跌向的一方，应指着施术者现在的位置。”

丽清接过香桂枝，深信不疑地拿着，反是西琪大感惊异，滴溜溜的黑

眸在我脸上转来转去。

我童心大动，将西琪拉到我身前，背对着我，脸向着丽清，三个人刚好成一直线。

丽清道：“我点火了！”

我道：“可以了！但你的眼睛要望着火头，心要想着小王子，不要往后望过来。”

丽清应诺后，取出火种，燃着了竖起的桂枝头，香桂的气味立时弥漫厅内。

我手往前伸，搂着西琪的蛮腰，手按在她的小肱处，略一用力，西琪全身发软，一声“嚶哼”，靠入我怀里。

我找到她的红唇，狠狠吻上去。

西琪昨夜刚由少女变了小熬人，那堪如此挑逗，何况前面还有丽清在，分外增加刺激和危机感，身子立时滚热起来，热烈反应着。

我整个人松弛下来，身心舒畅无比，异能送进西琪体内，又由她的身体反送回来，不片刻我的精神前所未有的凝聚，往四野延伸开去，搜索拥有邪恶灵力的阴风法师。

第一个找到的是秀丽法师荣淡如，她正在西面一个花园的亭子里，思念着我。

我不敢骚扰她，精神移往别处。

想不到无意中竟发现西琪对我有这么大的帮助。

很快我找到了阴风法师的位置。

我和西琪联手的灵力来到桂枝燃得仍呈暗红色的灰烬处，运起心力。

“啪！”

桂枝折断，往地上掉下去，指处刚好是正南阴风法师的方向。

我放开了脸红耳赤的西琪。

丽清转过身来望了我们一眼后，一言不发匆匆去了，显是要查证谁人在正南的位置。

西琪嗔道：“你真胡闹！人家以后再也不睬你了！”

我知她仍在恼我向丽清调情，赔笑道：“我的乖宝贝、心肝儿，原谅我吧！”

西琪道：“你变得坏了很多，昨天晚上更是坏得透顶。快快招供，离开我后，你搅了多少女人？”

我摊手道：“你最少也要给我三天三夜的时间，才可全部供出来。”

西琪气苦下重重打了我一拳，旋又“噗哧”笑道：“我的大情人，三天三夜的时间真的够了吗？”

脚步声起。

我们分了开来。

丽清沉着脸回来，道：“果然是他，哼！竟敢暗算我的儿子，我要教他有命前来没有命回去。”

我问道：“那是谁人？”

丽清道：“这人叫阴风法师，巫术武功均非常高明，他现正在刑室内施法，要控制一名叛徒的灵魂，再指示他去行刺我们一个共同的敌人。”

我心狂跳了几下道：“你知否他施法的情况？”

我不敢直接问那被施法的人是谁，惟有旁敲侧击。

丽清没有答我，苦思一会后道：“你有没有把握杀死这样的人？”

至此我不禁诚心佩服淡如的智慧，她早估计到最后必会迫丽清走上这一步棋。因为阴风法师既然对我和我的儿子下得毒手，自亦不会把她放在眼内，说不定正是巫帝在背后下的命令，而阴风法师只是执行者。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为巫帝八妃的丽清，本就是阴风族后之女，杀了阴风法师，阴风族的大军将被控制在她手里。

然后她才全力来应付我兰特和属下的大军，至不济便返回巫国去，只要她做得乾净利落，甚至把我这老人家也干掉，便可将责任全推卸到真正的我——兰特身上。

又或者她可以和我展开谈判。

凭着她是我儿子生母的身分，我不得不让她三分。那这充满野心的狠毒女人就可以等待第二次统一帝国的机会。

若我远征巫国，那她的机会便来了。

丽清见我默然不谕，还以为我力有不逮，道：“我可以在旁助你，我曾受过训练，可以对抗巫术。”

我摇头道：“我习的是白巫术，曾立过誓不以巫术杀人。”

我如此一说，丽清反而更信任我，觑准她以为我人老心不老的弱点，移了过来，直至差点要碰上我的身体，媚笑道：“你只须制住他，杀人的事由我做，这人竟对小孩子下毒手，算是死有应得吧！”

第八章 刺杀行动

据淡如所说，阴风法师是个天性邪恶的人，纵使没有巫帝在背后的控制，本身亦是魔鬼的化身。

况且因为两个女儿均死在我手底下，所以对帝国人和我充满了仇恨，绝没有和解的可能，所以我必须杀死他，再无第二个选择。

在四大法师里，若以巫术的功力论，当以狂雨法师居首，阴风法师为次，接着是淡如和死去了的巫师。

只是居于末位的巫师，其法力便足以害死了祈北这种高手，若非我趁他功力减退时，又分心于西琪处女诱人的赤裸身体上，我定杀不了他，由此可推知四大法师的厉害。

和淡如的斗争，我也只是险胜，关键处全因她想不到在自杀后，我会把大量的爱借异能输进她体内，削弱了巫帝赋与她的邪力，增强了她对爱的爱，加强了她的本性。

所以阴风法师绝不容易对付。

以淡如对他的熟悉，仍摸不清楚他的功力底细，这种莫测高深，正是他厉害的地方，教人无从对付。

阴风法师本身亦是可怕的武功高手，武器是两条经过制炼的“风蛇”，皮坚若钢，即管宝刀也斩它们不断，但若给它们咬上一口，必命丧当场。

何况他还有四名形影不离的阴风奴，这四人曾受他以药物和特别的训练方式，激发出身体的潜能，力大无穷，悍不畏死，剑术出众，非常难以对

付。

所以若不把丽清拖入设下的陷阱谋算里，要明着杀他确是难比登天。

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在暗他在明。阴风法师造梦都想不到淡如会背叛巫帝，成为我的女人和帮手。

丽清安排了我和西琪在一所清幽独立的房子里歇息后，依着我的指示，去了探查有关阴风法师的情报。

我更知道丽清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对付淡如。

淡如乃四大法师之一，身分和阴风法师相等，可以指挥阴风法师的军队，若不除了她，就算成功杀死了阴风法师，仍会功亏一篑。

这正是淡如这条连环计的其中一着妙棋。

她会把护着她的十二游女调走，制造丽清对付她的良机。

我们虽在呆等着，却是毫不寂寞，西琪盼了整天的我俩独处的机会，终于来临，对我痴缠得不得了，且问个不停，什么东西也变成趣味盎然的事。

我说起当日为了避开上校等人，躲进在地穴内的香艳往事，西琪娇羞地道：“兰特你坦白告诉我，那天你是否蓄意触碰我的身体，我还是第一次给男人这样侵犯占便宜。”

我大呼冤枉道：“是你自己贴上来吧了！怎能怪我？”

西琪坐在我腿上，搂着我脖子撒娇道：“人家是迫不得已才挤到你怀里去，但你却是故意移动身体去碰人家，大占便宜也不肯承认，那时认识了你还不到三天时间呢。”

我的目光落在她高挺的胸脯上，晒道：“别忘了你的身体有些部分非常突出，除非大家都停止了呼吸，否则总会有你碰我，我碰你的感觉。”

西琪招架不住，大发娇嗔道：“谁碰你了！”

我乐得灵魂儿出了窍，失而复得是世上最美妙的东西，何况是我心爱的可人儿。希望能尽快找公主回来，那我兰特再无憾事了。

我想起一事，担心地间道：“刚才你是妒忌吗？你不喜欢我有其他的女人？”

西琪摇头道：“我只是不喜欢丽清这女人，至于其他嘛！我才不管，只要能和你一起便行了。告诉我！丽清的孩子是不是和你生的？”

我吓了一跳道：“你怎想到这上面来的？”

西琪道：“他生得很像你，而且我有种感觉他是你的骨肉。”

我还想说去下，丽清的足音传来。

西琪吻了我一口，依依不舍离开我的大腿，坐到对面的椅里。

丽清推门入屋，锐利的眼神在我们身上打了个转，媚笑道：“你们可以继续亲热，不需避忌。”接着向我横了一眼道：“看来你在床上必有一套特别功夫，否则这小泵娘不会对你如此痴缠。”再向西琪道：“我有说错吗？”

西琪何曾遇过如此荡娃，羞得耳根也红了，却硬着微点点头，看得我心中一荡，差点老骨头都骚软了。

丽清在西琪旁坐下来，回复清冷的神情，正容道：“告诉我，若对方是拥有心灵异力的巫道高手，你有没有把握在出其不意下，使对方心灵受制片刻？”

我微笑道：“你也应看出我是这方面的高手吧？”

丽清点头道：“是的！由第一眼看到你，我就感到你有可怕的精神力量，否则也不会倚靠你去对付这两个人。”

我故意一呆道：“两个人？”

丽清道：“是的！是两个人，现在我们先对付的是一个深□媚术的女人，她长得千娇百媚，你最好垂着头不要看她……”

我截断她道：“放心吧！我自幼至老都受着最严格的心灵训练，纵使对方是媚术高手，也影响不了我。”

丽清眼中射出凌厉的神色，盯着我道：“先生为何忽然变得乐意合作起来。当然不会只为了我的身体吧。”

我心中一凛，这淫妇确是精明厉害，幸好这也早在我和淡如的意料中，所以我连眉头也不需皱一下，即计上心头，应道：“你的身体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最重要是你的儿子，他是个得天独厚的奇材，唉！老夫已是天医族最后一个有道行的人，其他人都不成气候，为了使天医道统不致失传，兰飞是我最后的希望，这样说你明白了没有？”

丽清脸上泛起来自心里的笑意道：“我的儿子有着大地最优秀的血统，必不会令先生失望。”

我出其不意道：“他的父亲是谁？”

丽清呆了一呆，眼中掠过怀念仇恨和痛苦的复杂神色，淡淡道：“事成后我再告诉你，本来我已打算永远不再让别的男人进入我的身体，但你使我改变了主意，因为你和他都有着某一种难以形容的相同特质。”

我心中一阵感动，对她恨意大减，点头道：“好！怎样去杀那懂媚术的女人。”

丽清道：“现在是千载一时的机会，这妖女的护卫都被她遣往城外侦查敌人迫来的大军，我会把她请来看飞儿，当我向你打出手势时，你要立即行事，杀人的事则由我执行，这世上没有男人可以狠起心向她下手的。”

千娇百媚的秀丽法师来到兰飞歇卧的床缘时，室内只有我、西琪和丽清。

荣淡如深情地望我一眼后，眼光落到西琪身上，闪起惊异的神色，显是感应到西琪的独特气质、也惊叹她的美丽。

西琪亦呆瞪着她，想不到世上竟有比诸她毫不逊色的美女。

丽清道：“淡如！我请你来是想你看看飞儿。”

荣淡如瞅了我一眼，嘴角浮起诱人的笑意道：“这个满好看的老先生和美丽的小泵娘是何方高人？”

丽清想不到荣淡如眼光如此“锐利”，泄了点气道：“那算高人，只是我的御医和他的小徒儿吧？”

荣淡如嗔怪地瞪我一眼，娇笑道：“师徒！我看这美丽的小泵娘才刚刚破身，所以现在眉黛含春，老先生请问是否由你经手呢。”西琪羞得不知要往那里钻进去才好。

我微微一笑道：“荣小姐的眼光真锐利，想来在这方面的经验亦是非常丰富。”

荣淡如“哟”一声道：“淡如不跟你说了，让我看看飞儿！”

丽清向我打个手势，要我进入战略位置。

我装模作样，领着西琪到了床的另一边，和淡如正脸对着。

丽清移到淡如身侧。

荣淡如望向丽清道：“我想和你私下谈谈。”

这一着大出丽清意料之外，迅速答道：“说吧！这两师徒是我心腹，可

以绝对信任。”

荣淡如沉声道：“不知你信或不信，有人想背叛巫帝。”

丽清愕然道：“你说什么。”丽清自然知道淡如最得巫帝宠信，只会和她同一阵线，又怎会无端地存心对付她呢？荣淡如翻开了我乖儿子的眼帘，仔细审规了一回，道：“你的爱儿不是病了，而是中了一种歹毒之极的巫术，叫『阴尸蛊』，经过四十九天的酝酿期后，施术者只要连续两天在零时施法，受害者会突然病发，除非将施术者杀死，否则神仙也难以救治。”

丽清吸了一口凉气道：“这和背叛巫帝有何关系。”

荣淡如道：“这种巫术的厉害处，不在于杀死一个人，而是藉被害者的身体养出一种歹毒之极的细菌，在被害者死时狂喷出来，由空气以惊人速度扩散传播，制造出一场可怕瘟疫，除非服了解药的人，否则百里内人畜不留，厉害无比。”

丽清打了个寒颤道：“阴风法师！”

荣淡如望向我道：“想不到你是巫道高手，竟懂得暂时禁制阴尸蛊的方法，你究竟是谁？”

丽清道：“阴风法师有背叛巫帝的胆子吗？”

荣淡如道：“在巫国他没有这样的胆量，来到这里他便有了，只要他找到废墟，取得那怪物的异能，以后再也不用看巫帝的脸色行事，同时变成永生不死的神人，你说这诱惑多大，不过巫帝早看出他的野心，所以曾特别吩咐我小心监视他。”

丽清见到荣淡如和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她的敌意大消，更想把她拉拢过来，加强对付阴风法师的实力，为此顿改主意道：“所以他要除去所有与巫国有关的人，包括我的族人，哼！我要教他死无葬身之地，希望秀丽法师能给我一臂助力。”

荣淡如道：“这事我当竭尽绵薄，其实这死鬼是见到我也来了，所以才催发阴尸蛊，想把我一并除去，我才不会教他如愿。”

丽清尚有一点疑惑，问道：“他不怕你像现在般看破他的阴谋吗？”

荣淡如早准备了答案，立即奉上道：“因为他以为我看不穿他的手段，岂知巫帝早把他的伎俩透露我知道，但有点我也不明白，他施法时我会生出感应，你也该会发觉的呀！”

丽清恍然道：“我明白了，他美其名到刑室内施法对付翼奇那叛徒，其实目标却是我的飞儿。”

我心中一震，终证实了我的猜想，翼奇落到他们的手中了。

荣淡如道：“这是个一石二鸟的毒计，兰特的大军已来到城外五十哩处，这两天即要攻城，这阴尸蛊刚好把他们一起收拾，帝国还不是阴风这死鬼的囊中之物了吗？”

丽清担心地道：“杀了阴风，飞儿是否会完全康复过来？”

荣淡如道：“放心吧！没有了阴风施术催发，我举手便可破去这种利用人体变壤散播瘟疫的手法，保证绝无后遗症。”

至此丽清完全坠入我们精心设下的骗局里去。

淡如最厉害的一着就是时间的急迫性，使她没有余暇去详细考虑，没有时间调查或再想到加害我们，甚至为了保密关系，不敢把这事告诉其他人，以免泄漏了风声。我真庆幸能在巫帝手上将淡如抢了过来，做她的敌人真不是好受的一回事。

荣淡如瞅了我一眼，道：“本来我并没有对付阴风死鬼的把握，但有了你这巫术高手，事情完全不同了，你懂用剑吗？”

丽清在旁道：“天医族的天医，都是用剑的高手。”

我点头道：“请陛下赐两把锋利的剑给我们师徒吧！”

丽清待要答应，荣淡如切入道：“我有把宝剑送给你，随我来吧！让我们好好计画应如何对付我们共同的大敌。”

为了使整个骗局天衣无缝，我还有一句说话，必须说出来，皱眉道：“荣小姐！阴风要达到你所说的奸谋，为何不随便找个人来施术，那时谁也不会注意，不是更轻而易举吗？”

丽清娇躯一震，知道自己是关心者乱，竟看不到这明显的漏洞，不由感激地望我一眼，对我的信任加深了一重。

她不知整个计画，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说话，都是我和淡如在床上构思出来的，淡如早有了答案，道：“你有这疑问，是因为不知这阴尸蛊是巫帝传授杀伤力最强的三种巫术之一，除了要施术者功力深厚外，最难得就是『药引』，小飞儿有着非常独特的体质，只有他才能作药引，其他人都不行。”

我扮作恍然大悟道：“小王子就是传说的巫种，我一时没有想到这条线上去，竟看漏了眼。”

丽清刚起的疑心又消去，死心塌地般相信我们编出来的谎言。

她既曾骗过我，我骗她一次也公平得很吧。

第九章 偷天换日

淡如随便找了个藉口，把丽清和西琪留在厅里，拉着我进入她的房里，关上门后，立时扑了上来，送上香唇，如火的热清，差点把我融化了。

唇分后，她娇嗔道：“你好哇！不见十多天便勾上这么漂亮的少女，看来你的魅力连你这块老脸也盖不住。”

我大呼冤枉，匆匆作了简单的解释，她才歉然表示错怪了我。

取得魔女刃和黄金匕首后，我们走出房去，丽清和西琪灼灼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打转。

我大感尴尬时，淡如若无其事道：“现在离零时还有个许时辰，足够我们布局对付阴风。”

丽清没有时间计较我们在房内做过什么事，道：“下一步应怎样做？”

荣淡如道：“你稍后只需把阴风法师请到你的正殿来，设法把他拖着，其他一切事交给我们去办。”

丽清亦是精明厉害的人，皱眉道：“我是否应向他提起飞儿的事，否则他岂非会怀疑我别有居心吗？”

这是整个布局另一关键，我们怎会遗漏，淡如道：“你可向他提起飞儿患了病，但告诉他医生说没有大碍，千万莫要让他看飞儿，否则他会看出有巫术高人插手其中，那就糟了。”

丽清看了我一眼，低声道：“你们得要小心点！”转身去了。

她前脚才走，淡如已走到西琪身旁，搂着她亲热地说话，我知道她的

媚术连女人也抗拒不了，迳自走到屋外的亭园里，呼吸两口新鲜空气。

夜空上星光点点，看得我心旷神怡，心内有着无限的满足感。只要杀了阴风法师，帝国将会回复和平，我会重划各民族的疆界，使所有人乐业安居。

然后我会和淡如与西琪到巫国去，和巫帝一决雌雄，救回公主。

西琪乃来自废墟的奇异种子，若我能把她内蕴的力量发挥出来，对付起巫帝来将更有把握了。

想到这里，淡如和西琪走了出来。

她们两人腰间都挂着长剑，英气逼人。

我伸手搂着两人纤柔的腰肢，笑道：“你们商量好谁作大谁做小没有。”

荣淡如嗔道：“不要来离间我们姊妹的感清。”

西琪道：“原来你们早串通好了，连我也骗得信了你们。”

我道：“时间不多了，我们先去把翼奇救出来。”

囚室位于正殿的地底处，入口则在正殿后像一个盒般的方石室。

石室的四周都是空地。

室的四壁均开有一排的小窗，所以只要每个窗后有一个守卫，石室外的一动一静都逃不出他们的眼睛。

室的外壁挂满风灯，照得方圆四十步内之地亮若白昼。

我们神气安闲地往方百室走去。

淡如道：“我联络了灰鹰，你猜他第一句话说些什么？”

我好奇心大起道：“说了些什么能令你也要念念不忘的说话？”

荣淡如失笑道：“你真看得透我，灰鹰说的是！假若战恨要求大剑师将你的—一晚送他，大剑师会怎样做呢？”接着跺脚娇嗔道：“你说吧！这么使人惊怕的话，你说我怎能不没齿难忘，兰特你快点表态，你会否答应那土狗的卑鄙要求。”

我招架不住，道：“到了！”

在刑室门前十步许处，她一把拉住了我，楚楚可怜垂下臻首，幽幽道：“你不清楚表明立场，我不会放你进去。”

西琪扯扯淡如的衣袖，提醒道：“室内的守卫都在看着我们。”

荣淡如爱怜地道：“琪琪你给我乖一会儿，让我对付了这不肯表态的人，才带你进入地下的刑室。”

我怕给室内的人听去我们的说话，压低声音道：“除非有你首肯，否则我绝不将你送人，半晚也不会。”

荣淡如轻轻道：“这些话太危险了，以你甜言蜜语的道行，定有方法说到我首肯的。”

我只想快点进去看看翼奇的情况，惟有投降道：“我绝不游说你，那你满意了吧！”

荣淡如小女孩般雀跃起来，向我甜甜一笑道：“随着你又乖又美的妻子走吧！”往石室的正门走过去。

我始终招架她的媚术不住。

我们由有十多名黑盔武士把守石室内的地道，拾级而下，到了下面长廊的入口处，两旁各有九间刑室。室门两旁都挂着风灯，灯映下自有一股阴森可怖的感觉。

我对这拥有十八间刑室的可怕地方绝不陌生，当年我尊敬的父亲兰陵，

是在其中一间受尽折磨死去。

这里虽是地底，但通气设备良好，绝不会气闷。

负责的刑官跟着走过来，向淡如恭敬施礼道：“陛下刚才通知了我们，要全听荣小姐的吩咐。”一边说，一边忍不住不时偷看淡如，露出色授魂与的迷醉神色。

荣淡如秋波飘送，道：“这里有多少犯人？”

刑官道：“只有一个，其他人都送到了监狱去。”

荣淡如道：“带我们去看他。”

刑官很困难才把目光移离她的俏脸，引领着我们来到长廊尽处左边刑室的铁栅门前。

我心中一震，这不正是父亲惨死其内的那间刑室吗？

在我旁的西琪俏脸发白，显示被广阔刑室分列两旁的各种折磨犯人的刑具吓得胆战心惊。

在四角风灯的映照下，翼奇给缚在正中一个十字形的大铁架上，头垂了下来，上穿着一件以鲜红色笔触写满了各式奇怪符号的白袍，不省人事。

刑官依从吩咐打开了铁栅。

荣淡如道：“你到出口处等我们，任何人也不可以进来，知道吗！噢！锁匙交给我。”

刑官交出锁匙，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急不及待扑了过去，抓着手足全被铁环扣紧呈大字形翼奇两肩，叫道“翼奇！”

荣淡如道：“不用担心，他只是给阴风法师喂服了减弱他意志和使他产生幻觉的迷药，仍未施展迷魂大法。”

西琪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施法？”

我搂着心寒胆颤的她安慰道：“有我在这里乖琪琪不用怕。”

荣淡如道：“放心吧！阴风法师最佳的施法时刻是零时，不到那时间，绝不会出现。”

我赞赏道：“淡如你确是算无遗策，每当零时阴风必来施法，会使丽清更相信我们所说无讹。”

荣淡如道：“现在我们应怎办？”

我看着翼奇，忽发奇想决稍改原来定好的计画，毅然道：“若我能变了翼奇，当阴风来施法时，可出其不意给他来上一剑。”

荣淡如道：“没有人能暗算阴风的，见到他你便明白我的话，但我却真有方法把你变成翼奇。”

我大喜道：“什么方法？”

荣淡如道：“在这么昏暗的灯光下，只要我给你少许化装，除非阴风托起你的脸来看，绝不会发觉你们掉了包。”

我心中一动道：“你有没有方法弄醒翼奇，把他变成我这老人样，那便可由他扮我，离开这里。”

荣淡如皱眉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倒了八粒小药丸出来，喂给翼奇吃了，然后道：“你可把异能输进他体内，助他快点苏醒过来。”

我忙凝聚精神，异能立即源源不绝由我手心，透过他双肩送入他体内。

好半晌后，翼奇一声呻吟，抬头张目，茫然往我望来。

我大喜道：“翼奇！是我，我是兰特！”

翼奇一震惊醒，不能置信地叫道：“大剑师！我……”

我道：“不要说话！让我先解开你四肢的锁环。”

荣淡如早已动手。

锁环解开后，若非我和西琪一左一右扶着他，保证他扑倒地上。

荣淡如搬来椅子，让他坐下，取出当日给我易容改装的小布袋，为他的脸动手脚。

我则掏出黄金匕首，破坏了那四个锁环，使它们只能作个样子。

在淡如的妙手下，不一会翼奇已大约变成了我的样子。

我取饼淡如递过来的药液，在西琪的协助下，洗去脸上和头发的伪装，还我本来面目。

西琪一声欢呼，搂着我唇如雨下，喜叫道：“兰特呵！我多么怀念你这张害人苦思的俊脸！”

翼奇气力逐渐恢复，向我道：“天！你们怎能到这里来救我？”

我道：“没有解释的时间了。”向淡如和西琪两人道：“你们把翼奇带走，交给灰鹰，着灰鹰送他至安全地点。”

淡如来到我面前，再次施展她的妙术，照着翼奇早先头发披散没有半点人色的脸那模样，施展她神妙的化□术。

西琪在旁看得目定口呆。

我感受着她纤手把一种白色粉末搽抹脸上那舒服温馨的感觉，吩咐道：“当阴风和他的人进来后，你们立即把入口的大铁板降下来，封死入口，我自会教阴风出不了去。”

西琪色变道：“不！我要留在你身旁。”

荣淡如也一呆道：“你或者仍不了解阴风和他那四个阴风奴的可怕，我定要尾随下来，和你联手对付他们。”

我摇头道：“若是那样，我们可能全军覆没，你也不是不清楚丽清的反覆无常，若我们全到了地下来，丽清只要关上了入口，再由各通气孔灌水，我们会死在一堆，谁也救不了我们，所以你们定要留在外面，监视和制住丽清，那才是万全之着。”

西琪倔强地道：“有如姊在外面便够了，我可以找间刑室躲起来，到时再出来助你。”

淡如摇头道：“你瞒不过阴风的，他是有灵觉的人，何况他那两条恶蛇的听觉非常灵敏，细微呼气的声响，也瞒不过它们。”

我道：“你要通知灰鹰，着他精选一批好手出来，埋伏在附近，假若丽清……”

淡如笑道：“那只会打草惊蛇，放心吧！我有十二游女助阵，不会怕丽清的，何况丽清还不想背叛巫帝，怎会在没有把握下向我动手，她还要我去帮着救你的宝贝儿子呢。”

我一想也是，伸手爱怜地抚着两女嫩滑的脸蛋道：“你们两人要相机行事，互相照顾，不要损了一根汗毛，那会令我心痛死了。”

两女柔顺地点头答应。

我站了起来，和翼奇交换了衣服，由他们动手把我虚扣在锁环处。

西琪忧容满脸，凄然道：“若你有什么事，我定不会活下去。”

淡如紧接道：“我也是！”

我心头一阵激动，肯定地道：“放心吧！一个阴风我怎会对付不了。”

淡如道：“魔女刃藏在那里好呢？”

我道：“你把它拔出来，绑在我身后，那把匕首就给我扎在大腿处。”

西琪道：“我们怎知你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望着她，凝聚心神，心中道：“知道了吗？”

西琪吓了一跳道：“为什么我像听到你在我心里说话的呢？”

我心中大喜，知道自己没有猜错，西琪和飞雪都有着同一的灵质，可以和我生出心灵的感应。

荣淡如道：“你们既有心灵相通的本领，那就更好办了。”接着向我正容道：“我的大英雄，若形势不妙，你不可逞强，要尽快通知我们呀！”

我微笑道：“放心吧！我会将阴风的死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但望你们在上面也能把事情搅得完满妥当。”

第十章 刑室之战

零时前一刻钟。

脚步声由远而近，不一会锁着的铁栅打了开来。

我不敢抬起头看他们，只看到五道长长的暗影，被灯火映照地上，逼近过来。

一把雄壮但带点苍老的声音冷冷说了两个字。

我虽跟灰鹰学了几天巫国话，早晨晚安等或可听得懂，但却非这两个字，到刑室四角的风灯全给弄熄了后，我才明白那听来是阴风的人下的是“熄灯”一类的命令。有人走出刑室外，把长廊的灯火全弄熄了，四周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一些嘶嘶的怪响，当是阴风那两条风蛇毒舌吞吐时发出的嘶响。

我还未应付过这类活的兵器，定要小心一点。

“当！”

一声清响，震荡迴响整个刑室虚寂的空间里。

我吓得差点跳了起来，心中叫道！这家伙要对我施展离魂大法了，连忙苦记巫神书内灰鹰译给我听的法门。

巫神书上说，离魂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控制被施术者的心灵，最高境界，当然是像巫帝般把邪力输入对方心灵里，使被施术者变成对自己绝对忠诚的工具。

较下焉者就是植入简单的指令，使对方去执行，或在某种情形下发出某种施术者要求的反应。

当日我对淡如香艳的指令，就是这类形式。阴风或者因在这种巫术上浸淫了一段比我长得多的日子，怕亦远未能达到巫帝的境界，否则他已是另一个巫帝了，极其量是不像我般几日后指令的效力便消失了。

巫神书上指出，施法的第一步，是要制造一个梦幻般不真实的环境，减弱被施术者对现实彼我的执着。

所以阴风先以药物迷住翼奇的神经，现在又把灯光全弄熄了。

第二步是要吸引对方心神，使对方除了施术者外，不再注意其他事物。

这下金属的脆响，正是要惊起我的注意力。

我是真的给吓得全身一震，装作茫然的抬起头来。

在这样的黑暗里，纵使我的夜眼也看不见东西，故也不信阴风可看出我是假货。我暗运心力，敛起眼内的光芒，往前望去，一看下差点失声叫了起来。

我看到了五大两小七对眼睛。

这确是惊人之极的事，那两对小眼是血红色的，不用说也是风蛇恶毒的小眼睛。另外五对，正面对着我的双目闪着幽深的青光，就像黑夜里亮起的两盏微型小风灯。另外四对幽暗多了，打横排在阴风身后，有种邪异凶残的味道。

我暗呼一口凉气。

对方果是有着邪异灵力的凶人，换了以前的我，定逃不出他们的毒手，幸好今天的我拥有了同样的异能，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阴风的邪眼亮起两点精芒，紧攥着我的眼神。

一时间我的脑什么也不能去想，整个天地仿似只存在阴风邪恶的眼神。

“你是谁？”

阴风的声音在前面响起，又若来自遥不可测的另一世界里。

我暗呼厉害，任由他控制着自己的心神，只留下一点灵光，保持神智不灭，依着巫桺书上所描述被施术者的情况，张开口来，不住喘气，硬迫冷汗由额上流下来。

凭着异能，我可以轻而易举控制着身体的状况，瞒过对方。

阴风再次道：“你是谁？”

我的喘息更急了，辛苦地道：“你是谁？”

阴风的眼神更凌厉了，喝道：“我是谁？”

为了满足他，我跟着道“我是谁？”

一点火光在阴风腰间亮起。

我定睛一看，一点蓝色的光焰在阴风曲起的中指尖处魔火般跳动闪舞着，情景怪异无伦。

这是没有列在巫神书的事项，我不知应作如何反应，惟有瞪着茫然的眼看着。

那点附在阴风指尖上的蓝焰逐渐上移，最后来到阴风的颌下寸许的位置。

我终于看到阴风的脸。

那简直是个奇迹。

若不是灰鹰告诉了我阴风是阴女师姊妹的父亲，真是打死我也不肯相信。

他实在太年轻了，只应作阴女师的兄弟。

那是张英俊至没有瑕疵的脸，和他苍老阴沉的声音绝不匹配，难道他戴着面具？他肩上盘着两条粗若儿臂、浑体纯蓝的怪蛇，头作三角形，两对蛇目像两点血焰，紧盯着我。

到此刻我才明白淡如的话，就算阴风睡着了，也没有人能暗算他而不被这对形状可怖的蛇发觉。

我更是小心翼翼，将心神退隐至心灵的秘处内，任由他控制着我心灵

的表层。

阴风嘴角掠过一丝诡异的笑意道：“你觉得很疲倦了，睡吧睡吧！”

我装作倦极而眠，发出均匀的鼾声。

“当！”

又一下清响。

我惊醒过来，看到他另一手上吊着一对用线连着的金属圆球，声音发自两球相撞的刹那间。

我刚张眼往他望去，阴风双目邪光大盛，目光像两枝箭般射来，直刺进我眼内，再潜入我的心灵去。

我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我再不能被动地任他为所欲为，因为只要让他控制了我的心灵，我便真的成了他的奴隶，那可不是说笑的一回事。

我依着巫神书的教导！就是以意导灵的法则。

只有意志才能控制灵力。

意志力是不受物质限制的，因为它是心灵的产品。

我立时收摄心神，凝聚所有心志之力，把体内的异能集中到双目内，再像两条巨龙怒吼般借眼神送出，往阴风那两枝“箭”迎去。

目光相触。

阴风浑体一震。

猝不及防下，我的灵能破入了他的邪力内，反攫他的心神。

阴风像陷在一个不能醒来的噩梦里那样，双目现出要挣扎醒来的神色。

我心中大喜，正要拔出背后魔刃斩掉他的头，淡如说那是破去巫师死前咒语的方法，不料异变突起。

红光骤闪，那两条风蛇以比风还快的速度，把我连着身后的铁柱缠个正着，一往我下阴咬去，一往我咽喉噬来。

这么懂拣地方咬的蛇真是闻所未闻。

我大喝一声，两手由环扣脱下，刚好收在身前，捏着张口咬来的两条蛇颈处。

“呀！”

阴风眼耳口鼻喷出血雾，两目一睁醒了过来，往后退去。

他指尖的蓝焰消去。

刑室回复伸手不见五指的绝对黑暗。

就在他七孔喷血的同时，我的胸膛如受雷击，口中一甜，也吐出一口血来。

这是什么可怕的巫术。

但我却知道他虽成功反击，脱出了我的离魂术，但已受了伤，比我重得多的伤。我手一颤下，知道拿不住这两条力大无穷的恶蛇，顺势将两蛇往室顶全力掷上去。

它们坚硬的蛇身拖得我皮开肉绽，鲜血淌下。

风声扑面，那四名阴风奴无声无息挥剑扑来，保护他们的主人。

“啪！”“啪！”

两条风蛇猛撞顶壁后，迅速坠下。

我反手抽出魔女刃，完全凭听觉捕捉风蛇跌下的速度和位置，魔女刃以最高的快速横劈而出。

去死吧！我才不信魔女刃会劈不断这两条大毒蛇。

魔女刃划过两条蛇颈。

蛇血激溅。

阴风生出感应，惨叫一声，听步声又再往后退了两步。

同一时间我往横闪开，凭记忆退到一件像个圆筒的怪刑具后。

“叮叮当当！”

阴风奴的四把剑全劈在原先“锁”着我的铁架上，砍了个空。

室内倏地静止下来。

这刻谁也看不到谁。

“僻啪！”

一团耀人眼目的光焰在室中的上空亮起，烟花般狂闪着，照得整个刑室亮若白昼。

这时无瑕计较谁掷出这照明魔弹，站在室心的四名狰狞巨汉持剑扑来。

几乎是才见他们移动高达七□的巨躯时，四把大剑已分四个刁钻的角度劈来，封死了我所有退路。

倘若退后，我就会被逼在墙角，连剑势也难以施展开来。

我还未试过遇上这么高明的好手，证明了人类的潜能确是可怕，尤其在以之为恶时。

我一咬牙龈，左手掣出腿上的黄金匕首，往旁移去，避开了右侧两人，往左侧两人迎上去，魔女刃亦全力挑出。

“锵！”

黄金匕首先架在最左那人侧劈而来的长剑上，再一扭匕首的角度，把反映其上的金光照在另一人的眼上。

那人受强光蔽目，滞了一滞。

我窜到他长剑不及的右侧，魔女刃准确无误地刺入了他的心脏。

那阴风奴惊天动地一声狂吼，长剑坠地，两手内收，抓着魔女刃的剑身，竟没有气绝当场。

我大力一抽，竟抽之不动，就是这片刻间，最左那名阴风奴，巨体前冲，长剑借身体之力压过来，我的黄金匕首差点反刺在自己身上。

另两名阴风奴由右攻至，寒锋扑脸。

我见形势危急，狂喝一声，运腕一绞，那被刺穿心脏的阴风奴十指似枯枝般断下。

“铿铿锵锵！”

刀剑交击。

我由那垂死的阴风奴旁闪出包围圈，同时左股中了一剑，左臂被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而我却破天荒第一次不能把伤我的人刺上半剑。

忽地由光转暗。

那怪弹终燃尽它照明的力量。

我心中一动，一把捞着那摇摇欲坠的阴风奴身体，趁转回全黑的刹那，把他往我刚才窜出的方向推去。

垂死的阴风奴往那方向跌步而去，就像一个受了伤的我。

剩下的三名阴风奴同往那假的我扑去。

这些奴才可能因阴风喂药太多，本能发挥得很好，偏是脑筋不大灵光。

我暗笑一声，无声无息先往右移，凭感觉追在两人身后，魔女刃挥出。

“啊呀！”

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嘶，来自那个假的我。

三把剑把他劈作了三截，这次我才不信他还死不透。

同一时间，魔女刃横过其中两名阴风奴的粗脖子，把他们的头颅送上了室内的上空。

两把剑坠在地上。

更想不到的可怕事发生了。

地动山摇的步声响起，接着是两声惨叫。其中一把是阴风的，狂喝道：“蠢材，把我放下来！”

我吓得往后退去，直至背脊撞上墙壁。

我眼虽看不到东西，但却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那两个无头的阴风奴死后竟比生前更厉害，无体的尸身竟疯狂地袭击身旁的人。第一个遭殃的是那另一个阴风奴，接着是那想上来偷袭我的阴风法师了。

接着是搂打挣扎，痛苦呻吟和野兽般的嚎叫声。

最后只剩下微弱的喘息。

我想不到事情会如此了局，头皮发麻，忙点亮了火种。

眼中情景惨不忍睹，找连看多一眼也不愿，来到被无头阴风奴曳倒地上，身体变了形，眼耳口鼻全是鲜血的阴风法师面前，叹道：“自作孽，不可活！”

我蹲了下来，伸指点在他眉心处，输入异能，我当然不是救他，况且这种伤势什么异能亦派不上用场，只是想他说出遗言。

他虚弱的道：“你是兰特。”我点头道：“是的！我就是兰特！”

阴风法师回复了点精神，狞笑道：“你逃不了，废墟的怪物亦活不长，当主人得到新的身体后，就是你们末日的来临了。”

新的身体。那是否指公主。

我的心抽搐着。

阴风法师双目一闭，断了气。

他或者是可怕的高手，可惜却连出招的机会也没有。

第十一章 称雄帝疆

我回到地面时，淡如和灰鹰控制了大局。

淡如的剑横架在丽清的粉颈上。

我抹掉了化□，搂着扑入怀里的西琪，满身血污地来到丽清眼前，苦笑道：“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纵使你得到了天下，睡的不过亦是那方圆的数□地方，那及得在我的怀内那么写意舒服！”

丽清低声道：“兰特！我确不如你，求你亲手杀了我吧！”

我叹道：“你明知我下不了手，也不会下手，你想我做自己孩子的杀母仇人吗？”

丽清道：“你好狠心，竟利用自己的儿子来害他母亲。”

荣淡如娇笑道：“丽清你弄错了，兰特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救你，跟着巫帝干尽伤天害理的事，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道：“放开她！”

荣淡如收起长剑，笑道：“现在你和我们合谋杀了阴风法师，巫帝定不会饶你，你想想应怎么办吧！”

我教西琪走到一旁，来到丽清身前，用手托起她花容惨淡的俏脸，凝视着她藏着复杂之极感情的凤目，道：“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不和你计较，但你须由今日起，好好作我儿子的母亲，肯答应吗？”

丽清低声道：“除非你答应肯和我再做爱，否则我情愿自杀。”

妈的！

始终是淫妇本色。

我望向西琪。

西琪热泪盈眶，暗暗点了一下头，表示不反对。

我望向秀丽法师荣淡如，她向丽清耍笑道：“丽清啊！到今天你才明白世上最快乐的是什么事。”

翼奇这时走了人来，报告道：“城内的所有将领均在外面等候大剑师的召见。”

我凑过嘴去，在丽清娇艳的红唇吻了一口，道：“我们出去吧！”

跨出门槛时，万岁的声音轰天响起。

旷地内围满了帝国的将领和武士。

我望往天上明月，知道自己的功业，就若天上皎洁的圆月，照亮了帝国每一寸的土地。

战争终因我而结束。

和平亦将由我而开始。

我伸手过去，搂着西琪的小蛮腰，凑到她耳旁道：“小西琪，那天在地洞里，我确是蓄意占你便宜的，若非那时我受了伤，你的初夜不会留至昨晚才给我。”

淡如由身后把我搂个死紧，以最注感的语音道：“兰特！我已忍了十多天，你要好好地作出补偿。”

我想起山美说的话，只有男女最炽烈的爱火欲焰，才能洗去战争仇杀带来的悲伤和失落，至此才明白其中那永□的真义。

丽清向众将高声道：“大剑师陛下着我宣布，全城今晚狂欢庆祝，迎接南方来的大军进城！”

欢呼声再次潮水般响起。

第一章 君临帝土

阴风法师被除去后的第三天，魔女国、闪灵族、夜狼族和直属我的帝国军抵达域外，在华茜的率领下，一众领军大将，欢天喜地开到日出城来。

我坐在一辆由翼奇特制，用十六匹骏马拖拉的华丽马车上，沿着日出大道，离开皇宫，出城迎迓。

走在车前是胜比天马的飞雪。

丽清郡主、西琪、荣淡如三人喜气洋洋，陪坐我身旁。

郡主手上抱着我的宝贝儿子，有了他，这荡妇不愁我不迁就她。

不知她是迫于形势，向我屈服，还是真的从此洗心革脸，好好爱我。这始终是个要彻底了解的问题，否则可能会变成损害和平的祸根。她并非一个普通安分的女人。

在未来这段时间里，将是帝国最关键的日子。

我必须决定国家的模式、分配土地，使和平继续下去。

大道两旁家家张灯结彩，日出城的人民拥到街上，夹道欢呼，鲜花雨点般往我们撒来，兰特大帝的叫声波浪般起伏着。

阴风族的大军遵从丽清的命令，撤往临海的朝阳港，等待我下一步的指示，丽清这做法使我生出好感，表明她不会利用阴风大军来威胁我，影响我的决定。

是否只是一个假的姿态，以之来套取包大的利益，我却不知道。

荣淡如看着日出城人民前所未有的热情，向我感慨道：“兰特！你现在是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了，你要这些人生，这些人便可愉快地安居乐业；要他们死，大地将充满悲泣和苦难！”

马车到处，欢呼的人纷纷下跪致敬。

我变成了他们心中的神，幸好是善神而非恶神。

我会好好利用这身分，他们的崇敬，绝非为了权力，而是为了和平。

马车在众卫拱护下，昂然向城门前进。

西琪把头枕在我肩膀上，热泪盈眶道：“兰特，我感到非常幸福，不再和你算帐了，你是属于他们的，你是该拥有无数美女的大英雄和帝皇。”

我伸手过去搂着她的小蛮腰，在她耳旁低声道：“只有在进入你们的身体时，我才感到拥有任何东西，其他都是虚假的过眼云烟。”

西琪娇躯一震，热泪终于掉下来。

这妮子受到我的爱情滋润后，散发着惊人的美态。

那种美丽是震慑人心的，愈来愈像她的母亲魔女百合，连淡如超众出群的美色都不能将她比下去。

唉！

魔女是她的母亲这回事把我困扰得很苦，若魔女真的未死，我可以把她们母女兼收并蓄吗？在帝国这也是有乖常情的事。

我向坐在身后抱着我儿子的丽清道：“郡主在想着什么？”

丽清冷冷道：“在恨你！”

西琪和荣淡如齐齐愕然，扭头往她望去。

丽清瞪着我道：“兰特你明知我年多来都没有男人的慰藉，过去这三天来人家分分秒秒都渴望着你的宠爱，你则连指头也没有碰过我，言而无信，你说我应否恨你？”

荣淡如嫣然一笑，道：“丽情不若你向兰特申请，由我来侍候你，保证你的享受绝不会比兰特给予你的失色多少，无论男人女人，我都可以令他们快乐无边。”

西琪听得“啊！”一声叫了起来，想起什么似的俏脸赤红。我心中一动，知道荣淡如定是向西琪做了一些事，否则这些天来西琪不会和她要好得尤胜亲爱的姊妹。

以丽清这么老练和有城府的人，也不由粉脸一红，横了她一眼道：“你最好检点些，若搅得兰特讨厌我们两人，我绝不放过你。”

荣淡如纤手搭上我的肩膀，媚态横生地“啊哟”一声道：“丽清，若没有了兰特，你更舍不得杀我了。”

丽清惊惶地看我一眼，垂下头去，使我知道两女定有不寻常的肉体关系。

荣淡如的媚术，本就是不分男女对象的。

说实在的，我并不计较她们两人以前是否搞过特别的性爱玩意，她们始终都是我的人，又是过去了的事，却关心西琪这经验尚浅的纯真少女，转向西琪道：“琪琪！淡如是否碰过你了？”

荣淡如笑得花枝乱颤，半边身挨了过来，俯前探头向西琪道：“乖琪琪！版诉我们的夫君吧！”

西琪手足无措，扭身倒入我怀里，小嘴凑到我耳旁道：“如姊昨晚搂我抱我，弄得人家，嗯！模模糊糊间给她吻了，就像给你吻那样，西琪以后不敢了。”

我柔声道：“还有别的吗？她有没有用手爱抚你的身体？”

西琪含羞摇头，道：“没有摸我，但和她接吻是否不对呢？如姊吻得很好，不过当时我只想到你。”

荣淡如公然咬嚼着我的耳珠道：“兰特！对不起，乖琪琪长得太美了，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而咀她是你的人，就等若是你，不过没有你点头，即使我胆大包天，淡如还是不敢真正和她好的。”

我为之气结，知她确有媚惑同性的魅力和手段，有了她这个娇妻，或会平添乐趣，亦会在我的妻妾群里造成另一种难以预估的局面，必须小心处理。

我伸手过去，用力一捏她的蛮腰，恨恨道：“迟些再和你算帐。”

然后转身过去，伸手轻抚我儿子嫩滑的小脸蛋，俯身吻在丽清阔别久矣的红唇上，不理自己是千万道目光的目标。

丽清开始时故作冷淡，不旋踵热情如火地反应着，娇躯抖颤。这久旷的怨妇情动了。

终于出城了。

华茜、寒山美两人在巨灵、战恨、白丹、英耀等人簇拥下，驰马过来。

双方的人纷纷跳下马或马车。

最先奔过来的是寒山美，哭着投进我怀里，想不到以她的开朗坚强，仍免不了这小女儿情态，拥着她，不由爱怜大生。

两方的人围拢起来。

我正奇怪战恨见到淡如，为何仍能忍着不去向她讨点便宜，他身后走了位俏佳人，怯生生向我叫道：“采蓉见过大剑师。”

原来如此。

华茜见到丽清，眼中闪过复杂之极的神色，低叫道：“郡主你好！”

丽清乃有谋略的英雌，知道若不能和这既曾是最宠爱的下属，也是情敌兼对头的美女打好关系，以后休想有好日子过，走去搂着华茜的腰，把她带往一旁说私话。我知道以华茜这么重感情的人，定会原谅她的。

寒山美这时才有闲情打量我身边的人，见到西琪一呆道：“你生得真美。”

西琪含羞道：“你也很美。”

我心中大乐，顺着夜狼族的族风，拍拍寒山美的隆臀，吩咐道：“你们到一旁亲热亲热，各自向对方介绍如何被我兰特收伏的经过。”

两女一齐白了我一眼，然后手牵手走到一旁去了。

荣淡如在我耳旁轻快地道：“刚才其中的一句话，千万不可和我说，否则淡如会误会的。因为我爱上了西琪。”

话毕不容我有说话的机会，缓缓往战恨走过去。

众人都瞪大眼睛，想看她要干什么。

战恨呆头乌般看着她的接近。

荣淡如和战恨擦肩而过，一手拖起采蓉便去，娇笑道：“美丽的小妹妹，让我收你为徒，教你怎样管束你那头饿狼。”

众人不禁莞尔。

巨灵走过来和我紧紧拥抱了一下，才分开来，喜叹道：“大剑师！我们的梦想成真了，大地是我们的了。”

战恨走了过来，颓然道：“真泄气，仗都没打过一场，就大获全胜了。”

众人开怀大笑。

我向各人道：“待黑脸来后，我们立即举行会议，决定帝国的统治形式和土地的分配。”

众人轰然应诺。

那天举城欢腾，狂热庆祝。

战争和仇恨终成了过去的事。

通宵达旦地狂欢了半天一夜后，到近天明时，所有人都支持不住，离开主殿举行盛宴的场所，各自回去休息。

我带着众女，返回寝宫。

淡如不愧是以媚术著称的秀丽法师，不到一天就和华茜、山美、美姬等混得亲如姊妹，屈服在她慑人的魅力下。

这秀丽法师确是我的劲敌，幸好她对我着了迷，就若我对她的迷恋。

淡如再不能没有了我。

我感觉得到。

唯一的难题是丽清，她对权力的野心并不是爱情所能替代的，她曾以事实证明了这点，不过我将会对症下药，把她制个帖服，乖乖的做我儿子的好母亲。

刚才席间淡如和西琪成了众人闹酒的目标。

淡如特别疼爱西琪，给她挡着了大部份的攻势，纵使如此，西琪未离席已醉得不省人事，反而淡如谈笑自若，战恨等逐一败倒她杯下时，她仍只是脚步飘浮，那种美人带醉的风姿，配合着她举手投足都毫不经意挥发出的风情，谁能不深为倾倒。

郡主是众人第三个目标，他们既不能在战场上和她见个真章，惟有在酒量上较一高下。

丽清的酒量非常好，可终招架不住这么多如狼似虎的酒鬼，成为继西琪后第二个倒下的美女。

山美倒没有被人灌酒，只是她自己兴高采烈多喝了几杯，刚过午夜便倒在华茜怀里酣睡过去。

现在只剩下我和华茜比较清醒。

我抱着西琪，华茜扶着山美，美姬扶着丽清，淡如借按着我的肩头那点助力，七个人兴尽而返。

我有种非常满足的感觉，比当日收复净土更感快乐，因为我很快可以回到净土去，我曾答应过采柔她们，到巫国前我必先回净土，这是一个承诺。我亦想目睹我女儿神圣的诞生。

踏进寝宫内，立时呆若木鸡。

这是我一生人里最大最豪华的睡室，足可容百人之众，地上铺满厚软得像净土绿茵原野般的碧绿色带暗蓝图案的羊毛厚地毯，一几一椅，莫不精美绝伦，这还不是我最吃惊的地方，最出意外是并排放着五张大床。

淡如吻了我一口道：“兰特大帝，这是你五位贵妃的床，你爱睡那一张就那一张吧。”

我愕然道：“谁的主意？”

美姬这时扶着丽清让她躺到床上，向我拖了个礼，俏脸红红的逃了出去。

华茜把寒山美放在其中一张床上，回头嫣然一笑道：“这是我们五人商量后决定的，本来想设多一张给美姬，可是这妮子怎也不肯接受，惟有让她睡在外室，你若想宠幸她，麻烦大帝你多跑两步。”

我泛起一种荒淫无道的昏君感觉，苦笑道：“请勿再叫我作什么大帝小帝。”

淡如道：“你想不当大帝别人肯吗？于版诉你吧！们本有三个安排，就是一张特大的床，或是五个分开的寝室，和现在的五床联排，最后仍是选了现在这样子，你想知道背后的原因吗？”

我将怀内的西琪放在其中一张空床上，牵被盖着她，坐了下来道：“说吧！”

淡如和华茜亲热坐到我两旁，后者笑道：“若只是一张床，怕你每晚都要把我们全相好过了才肯罢休。分房的话，我们又怕那种没有你在旁边的感觉。现在好了，你爱那一个就和那一个睡，又或一晚内睡遍所有的床，全部的妻子。”

我向淡如道：“若我和华茜相好时，你在旁听着岂非很难过吗？”

华茜听得一拳打在我胸膛上。

荣淡如自我一眼道：“你知道就好，不过以你的超人体能，就算连净土的姊妹都集中在这里，怕也可以每晚让我们雨露分沾，应付裕余。对吗？”

我失声道：“那和一张大床有何分别。”

华茜嗔道：“当然有！最后你只能睡在一张床上，那么等得最久的女人将可获得搂着你来睡到天明的赔偿了。”

荣淡如促狭地低声道：“不过我怕那时天都亮了。”

说罢两女伏在我肩头花枝乱颤地娇笑起来。

我伸手搂着她们香肩叹道：“我以后再不用睡觉了！”

荣淡如站了起来，一边宽衣解带，一边媚笑道：“为了给你节省时间，我们几姊妹定下了规矩，不理是否获你宠幸，上床前都会脱个精光，那你满意了吧？”

她脱衣的每一动作都曼妙无边，看得我和华茜目不转睛，当她娇挺如春花盛开的绝美胴体呈现跟前时，华茜都忍不住赞叹道：“如姊！你真美。难怪兰特差点败在你手里。”

荣淡如温柔地坐入我怀里道：“事实上败的是我，到现在淡如情根深种，难以自拔。

若兰特抛弃我，我定会自杀的。茜妹！你还不脱衣，让我欣赏你的身体。”

华茜虽感羞涩，仍乖乖站了起来，为我们宽衣解带。

怀里的秀丽法师此时早开始了对我的挑情，在情焰高涨下，我逐一把她们占有，连醉卧床上的山美和西琪都不放过；当最后我压在丽清赤裸的娇躯上时，这为我生了一个孩子的美女娇吟道：“兰特啊兰特！你是这世上最可恨，又是最可爱的男人！”

我粗暴地进入她，还自然而然地以最狂猛的方式恣意将她挞伐，以泄对她那爱恨难分的感情。丽清久旱逢甘露，那种热烈的反应，差点把我融化了。想起众女都在旁看书听着，我竟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直至日上三竿才放过了这在满足和快乐中求饶的女人。

我知道自己再一次征服了她的肉体，至于她的心嘛，将也会落入我爱情的魔掌里。

第二章 胡天胡地

我坐在台前，专心地翻阅丽清送来给我那六册藏在宫内的智慧典真本。

我翻到了有关政制的那一章，愈看愈要拍案叫绝，想不到那毁灭了的文明，竟试验过这么多不同的政制！由以女人为中心的原始社会，神权为上的部落统治、君主集权、联邦制，以至乎全大地议会制。

可是他们始终失败了。

那似乎并非与政制本身有关，因为一个政制的诞生，都有着当时客观的因素和背景，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人。

任何一个制度建立时，都有着某一种精神，当这精神萎谢时，制度便蜕化而衰落。

我应该为跟前这辽阔的土地定立什么制度呢？

真是伤透了脑筋。

丽清不知何时走了进来，坐到我腿上，搂着我的颈，以从未有过的深情看着我。柔声道：“丽清愿为兰特抛弃一切，专心做个好母亲。”

我微笑道：“这是否今早在床上被我宠幸时才决定的？那我是可恨还是可爱？”

丽清伸手抚着我脸颊，轻轻道：“我才不信和你做爱时会有女人能分神去想别的事情，丽清是事后立即决定的。你故意报仇般弄得人死去活来，你自己说吧！兰特是可爱还是可恨？”

我大笑道：“当然是可爱！何况我还有一样定情的礼物送给你，女皇陛下！”

丽清一颤道：“你在说什么？”

我用手托起她纤巧合度的俏下巴，吻在她的香唇上，同时留心观看她的反应。

两唇刚接，丽清美丽的大眼睛立时泛上一层迷醉的神色，眯成两线，并送出小舌，热烈地反应着。那微张的眼，却什么东西也看不见的情况，使我知道她像淡如那样，对我情难自禁，不能自拔。

藉着两唇的交接，我把一道藏着爱的异能，送进她的神经里去。

丽清“啊！”的一声，娇躯抖颤起来。

这巫帝八妃之一的美女把自己的心灵全部开放，任我的精神随着异能，窥探她秘不可测的心意。

我缓缓离开她的香唇。

丽清拚命搂紧我，纤手插进我脑后的头发内，不让我离开，让热吻继续进行着，肉体水蛇般向我扭动摩擦。

我的心稳定下来，一对手把她的肉体从衣服里解放出来，一时间书房内春色无边。

良久之后，赤裸的丽清在我怀内娇喘着道：“兰特你满意了没有，丽清无论身心都彻底给你征服了。唉！这年来每次看到我们的儿子，我都要想起你，只是那思念就可以把我折磨死了，但我仍蠢得以为可以抗拒你，直至昨晚和你相好时，才明白只有和你一起，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和快乐，现在只想向你跪地投降，你真是我命中的克星。”

我微笑道：“我爱你！看到飞儿后，我才知道一直是爱着你的。”

丽清以前所未有的软弱语气怀疑地道：“你真的爱我这曾人尽可夫的淫荡女人吗？”

我摇头道：“你并不淫荡，否则不会整年都没有让其他男人碰你。”

丽清欢喜地搂紧我道：“纵便是骗我开心，我也感激你肯这么说。”

我想起一个问题道：“你是八妃之一，告诉我，和巫帝上床的情况是怎样的，他是个怎么样的怪物。”

丽清摇头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没有见过他。”

我愕然道：“什么？”

丽清道：“每次我进巫宫，只是躺到指定的寝室里，然后他便来了，那只是一种感觉，忽然间我会春情勃发，然后变成个最淫最贱的荡女人，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

我记起了阴风曾说过巫帝很快会得到新的身体，如此说来，岂非他是一直没有身体，那他还算是人吗？但为何淡如对他的描述，似乎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我想起了落到他手上的公主。

丽清惊惶地道：“你的脸色为何变得这么难看？不要怪我淫荡，原本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是巫帝把我弄成那样子的。”

我安慰地拍着她的裸背，道：“我不是怪你，只是想起另一个问题。”

丽清这时记起了我适才对她的称呼，问道：“你为何仍叫我作女皇？”

我收摄心神道：“你先告诉我，为何会起了背叛巫帝的心呢？”

丽清在经过一番细想后答道：“我也不明白，我奉巫帝之命，到来协助大元首，可是当我踏足帝国后，思想慢慢起了变化，常想抓着一一些像失去了很久的东西似的。遇上你时，那感觉更强烈了，使我憎厌一切和巫帝有关的人和事。”

我道：“不但是你，连大元首、巫师、淡如等莫不如是，可见巫帝的精神控制，在这片藏着那异物的土地上是行不通的。”

丽清柔声道：“或者真是那样，你还未答我的问题呢？”

我笑道：“为何如此紧张？”坦白说，我对她仍非那么信任。

丽清横我一眼道：“因为我害怕你藉口要我留在这里管治国家，撇下不带我到净土去。”

我感到她无可怀疑的真诚，一呆道：“你真的变了！”

丽清幽幽一叹道：“到了此刻，我才知道什么权位都及不上你的爱宠重要，丽清现在连一刻也离不开你，每晚都要你像昨晚般和我相好。”

我笑骂道：“你这淫妇！”

丽清柔声修正道：“我只会在你眼前才变成淫妇。”

我正容道：“我真的需要你留在这里照管一切……”

丽清剧震道：“不！”

我愕然看着她。

她似乎是认真的。

丽清道：“够了！这一年来我给折磨够了，什么权力地位，都及不上兰特的一个吻，求求你，把我带在身旁吧！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我才能回到过去当上八妃前的快乐无忧里。”

我终于明白到丽清的转变，除了对我的爱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体内的异能，能助她完全脱离巫帝的影响。

假设我离开了她，说不定又会回复以前的样子，变成可怕的祸根，除非我可以把巫帝杀了。

我点头道：“好！我们迟些再谈这个问题。”

我和丽清走到寝宫后的大花园，淡如、山美、西琪和华茜四人正兴致勃勃地在亭内聊天。

见到我们，山美向丽清怨道：“我们要你找兰特出来陪我们，你一去就是半天，等死人了。”喜孜孜过来挽紧我，像怕我会突然消失的样子。

丽清吻了山美的俏脸，低声道：“兰特要和我算旧帐嘛！”走了过去，坐在抱着我儿兰飞的华茜旁，一齐逗弄这乖宝贝，两女的母性表露无遗。

荣淡如白了我一眼道：“兰特！你也要和我算帐吗？只要你欢喜，在什么地方都不打紧。”

我知道没有任何不轨行为能瞒过这深懂妖术的大法师，点头道：“迟早会和你算帐，来，让我们谈谈我们的将来。”

众女都向我望来，露出紧张的神色。

华茜道：“不理怎样，你亦要把我们带在身旁。”

西琪认真的道：“我怎也不肯让你再离开我。”

我举手投降道：“没有你们的准许，我保证不会只身私逃。”

挽着我的寒山美疑惧道：“那即是说你真的想抛下我们到巫国去？”

我以守为攻道：“淡如！你最熟悉巫国的情况，由你来说吧。”

荣淡如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一块奇怪的东西，向我道：“若是你尽起精兵，远征巫国，凭着你的雄才伟略，最后或可攻至巫宫所在的‘地渊’，但那或者需要十年，又或二十年，不过凭着阴风这块假脸皮，你半年内即可见到巫帝，和他一决雌雄。”

我接过那东西，一看下头皮发麻，果是阴风法师那张英俊邪异的脸庞，当初我见到他时，早奇怪他为何如此年轻，原来真的戴上了这鬼东西。

丽清皱眉道：“他没有那两条恶蛇，巫国话又不行，很易会给人揭穿身分的。”

荣淡如道：“话可以学，那两条蛇吗？可诿为和大剑师决战时给砍了，有你和我给他掩饰，除了狂雨外谁能揭破我们。”

淡如的才智比我只高不低，有她在旁，我的信心增强了很多。

华茜道：“慢一点！我们是否有份到巫国去呢？”

我道：“不用担心，我也不想见不到你们，让我们先赴净土，到了那里，再决定何时到巫国去。”

众女齐声欢呼，雀跃不已。

淡如拉着丽清到了一旁，喁喁细语。

西琪蹦蹦跳跳，走到我空着的另一旁。我心怀大开，拉着山美和我的小西琪，坐到亭缘的栏干处，搭着两女香肩，大感畅意。

向华茜道：“何时你会给我生个孩子？”

华茜俏脸一红，白我一眼道：“你事事精明，惟有这事糊涂透顶。”

我大喜道：“你有了孩子吗？”

华茜含羞点头，瞟了我一眼低声道：“我和山美都怀孕了。”

寒山美在我耳旁道：“大剑师真行，我和茜姊都快乐得要命。”

西琪在我耳旁轻轻道：“兰特！我也要有孩子。”

我呆了一呆，暗忖西琪非是一般人，不知能否像常人般生孩子，安慰她道：“暂时你不可以有孩子，因为有了你，我可能会败给巫帝。”

华茜两女早知她奇异的来历，所以并没有为我这些话惊奇。

西琪讶道：“我那么重要吗？”

我点头道：“你有着惊人的潜质，所以你不但我的美娇妻，亦是我的好徒儿，我会在床上和床外训练你，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寒山美向西琪笑道：“乖琪琪啊！记着除了在床上外，其他时间你要唤他作师傅，叫我们作师母。”

西琪气得乱拳打来，不依道：“死兰特！坏兰特！最爱作弄人家，欺负人家。由地洞里开始，你一直是那样可恨。”

我心中大乐，向华茜、山美下令道：“到了净土后，你们两人留在那里，乖乖的给我生孩子，不准胡思乱想。”

华茜再白我一眼道：“我早知你会这样说。少了两个人看管你，看看谁家小姐要遭殃了。”

荣淡如的声音接着道：“茜妹真有先见之明，巫国将会有很多妞儿遭殃了。”

原来她和丽清商量完毕，返回亭内。

我们听出她话中有话，不解地往她望去。

这姻视媚行，颠倒众生的美女毫不客气，坐入我怀里，乘势在山美的脸蛋摸了一把，又探手过去促狭地在西琪酥胸最敏感的位置捏了一记，羞得西琪逃到华茜身旁。

丽清“噗哧”一声笑骂道：“你这头女色狼！”

荣淡如向西琪笑道：“小妹妹！请参加我和大剑师开的床上训练班。”

“啪！”接着是淡如的惨叫。

我老实不客气在她的隆臀上打了重重的一记。

西琪拍手笑道：“好啊！傍我报了仇。”

华茜忍着笑道：“如姊！”告诉我们你刚才说的话，为何巫国的美女会遭殃了？”

丽清道：“因为著名奸淫好色的阴风法师将往巫国去，你说那处的美女是否要遭殃了。”

山美奇道：“他不是从巫国来的吗？为何你说得他像是第一次要到那里去？”

淡如重重吻了我一口，向各人道：“阴风法师几年前曾到过巫宫，沿途奸淫了上百美女，你说现在他再回去，不至少糟蹋十来个美女，怎能骗得人相信他是阴风法师。”

丽清接着解释道：“巫国所在的地方，叫大洋洲，只比帝国洲陆小上一点，两片大陆外还有一片只及大洋洲一半大的洲陆，就是阴风法师和我的阴风族所在的小洋洲，这三大洲占了圆球土地的五分之四，其他的是无数的大小岛屿。”

众女这才明白。

我眉头大皱道：“我扮阴风法师没有问题，但怎可模仿他的淫行。”

淡如嘻嘻笑道：“你若想兵不血刃见到巫帝，这是唯一的方法，狂雨法师无论才智妖术，均胜过阴风，若要骗倒他，你惟有学足阴风的一言一行，又不是叫你去杀人，为了千万人的命运，百来个美女失身于你算得什么一回事，她们或者会感激你也不定呢？”

丽清道：“我和淡如商量好了，我会率领这里的阴风人返回小洋洲，整肃巫帝在那里的残余势力，等待你消灭巫帝的好消息。这也算是对我往日罪孽的一种补赎吧！”

我感激地拉起她的手，在她手心吻了一下。

丽清眼内射出无限柔情，扭头向华茜道：“华茜！飞儿交给你照顾了。”

华茜点头道：“华茜领命！”

这时亲兵来报，战恨和巨灵要找我去喝酒作乐。

华茜点头道：“你去吧！若午夜前不见你回来，我们全体出动来追缉你。我会看紧如姊，不让她偷了你的美女。”

我苦笑道：“希望你不是自身难保吧！”

我和战恨巨灵三人，解下武器，换上便服，用帽子遮了半边脸，溜出皇宫，满怀欢畅地混进街上的人群里去。

和这两名出色的战士和领袖一起，我有种无拘无束的亲切感。

街上仍充满着节日庆典的欢乐气氛，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在街上玩闹嬉乐，陌生的人们互相打着热诚的招呼，醉了酒的人相扶而行，引吭高歌。

我们三人走了百来步，最少给十多个少女吻过。

每次战恨这小子都乘机大恣手足，揩点油水，热情的美女给他弄得脸红耳赤后才能逃去，乐翻了我們。

“兰特万岁”的欢呼声随处可闻。

日出城从未试过陷进如此的狂热里。

我们三人找了间洁净的店子，在门外的露天座位拣了张台子坐下，要了一盘水果两瓶美酒，放怀大嚼大喝起来，一边观赏着街上来回激荡的欢乐人潮，分享着升平盛世的乐趋。

巨灵把杯里的酒喝个一滴不剩后道：“我很想再见到采柔。”

我一震道：“什么？”

巨灵大力拍我的肩头，大笑道：“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用心，只是想看看她变得如何美丽，难道大剑师不知道受到你润泽的女人，都会愈来愈有神采，

愈来愈美丽吗？”他豪迈奔放的笑声，立时把附近几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其空桌的几名美丽少女，看到我们一身健硕的体型，俏目均发出亮光，媚眼不住抛过来，低声隔帘声笑，极尽诱惑的能事，弄得战恨心痒难熬，不时和对方眉目传情。

我心中却想到！和我合体交欢的美女，可能都受到异能的润泽，所以都会更添美态风姿。

巨灵怕那些少女认出了我来，向战恨警告道：“你再那样和她们眉来眼去，我们就撇下你不管了。”

战恨无奈收回目光，点头道：“巨灵说得不错，寒山美漂亮丰满多了，连美得不能再美的柴妖女竟也更好看、更诱人了，天！希望我忍得住。”我和巨灵脸脸相衬，他懂得“忍”吗？

战恨人虽粗豪，思想却非常慎密，见到我们的表情，苦笑道：“荣妖女警告我，若我敢向你要求她， she 会把采蓉弄上手，并保证采蓉以后再不欢喜男人。唉！我确信荣妖女有此本领，为了获得她的一晚而失去了采蓉，你说我应否要忍。”

我和巨灵捧腹狂笑，宜至发觉街上的人往我们望过来后，才立即乖乖收声。

战恨忽喜叫道：“有美女来了！不关我事，莫要怪我。”

我们这才发觉那桌的少女派出了她们中最美丽最高的一个做代表，过来向我们搭讪。

“这三位是否兰特大帝手下的战士？”少女笑脸如花，教人不忍拒绝她善意的兜搭。

我把帽子拉低，垂下了头，怕她认出我是谁。

战恨抢着道：“你若肯坐到我腿上，给我吻个够，我会给你一个是否的答案。”

少女粉脸飞红，白了战恨一眼道：“人家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么快就要把人吻个够吗？”我们三人听得多乐，因为她并没有表示不愿意，而她的确既青春又漂亮。当然，比起西棋、山美等仍有段很远的距离。

巨灵哈哈一笑道：“名字价值昂贵，要陪我们三人上过床后，才可以奉告。”美少女抵敌不住，跺脚掩脸奔了回去。

我们三人都为之大笑来，差点窒息致命。

战恨道：“又来了！”

来的不是那些丕女，而是独坐另一张格一位武士装束的艳女，脸寒如霜。直来到我们抬旁，淡淡地道：“人家姑娘降尊降贵，大方过来和你们交朋友，你们这三个外乡人尽口出污言，若非看在今天是大喜庆的日子，我定不会放过你们。”

战恨冷冷道：“小姐，你的口气很大，唉！不过你确生得很美。”接着一肘挫在巨灵肋下道：“这个让给你。”

我也很想看看她生得如何标致，可恨却不敢抬起头来。

女子忽道：“竟敢拿我来开玩笑！”巨灵笑道：“小姐息怒，我们二个都是粗人，心中想到什么，口中就说什么，若你不想听真话，例如我很想抱你上床之类；就请坐回你的抬子去，而我们则减低声音，免得污了小姐爱听虚话的一对美丽小耳朵。”

我和战恨拍案叫绝，暗忖巨灵确是情场里的顶尖高手。

女子听得脸色数变，最后回复原来娇艳的红色，出人意表他一屁股坐到巨灵旁的空椅处，低声向巨灵道：“若真话像你说得那么动听，我当然爱听真话。”

我们三人脸脸相觑，想不到她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这时那位美少女又在其他六女怂恿下，往我们走过来怨道：“不公平！她可以坐下来，为何我却不可以。”

那坐下了的美女道：“你们若不肯陪他们三人上床，就莫要坐下来。”

美少女瞪大眼睛望着她愕然道：“姐姐一个人应付得了违橡三座崇山般的壮汉吗？”

我们亦膛目结舌，想听听答案。

直至今刻，仍没有人认出我来，心下稍安，立时轻松自然，分外有心情欣赏这突然降临的香艳闹剧。

其他的人对这类事见怪不怪，各自沉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再没有心情理会我们。

那坐下了的艳女耸肩道：“事前怎能知道，这才打算试试嘛。”我乘机打量了她，确是生得颇有姿色，带点采柔式的野性和诱惑。

正在楞住的美少女猛一咬牙，向她的同伴招手叫道：“敢和他们上床的人就过来。”那少女似略还喜，却没有过来的胆量。

我和巨灵的眼光自然落到那早坐下来的美女身上。

那美女色变道：“求求你们不要在这里，到我家去吧！”“噢！”——一声女子的失惊声呼由大街另一边传来。

竟是莫言的妻子，曾作过我助手的素善。

我目定口呆看着她坐到我身旁。

只要她叫一声，我就立即完了。

素善愕然，指着我的道：“只陪他一个上床可以吗？”我失声叫道：“你是有丈夫的呀！”那美女望了正和偎中少女闹得如火如荼的战恨一眼，哂道：“有什么大不了，我也是有丈夫的。”这回轮到巨灵失声道：“你既有丈夫，又带我们回家，想害我们吗？”

女子笑道：“他刚给我打工顿，十天半月不会回来，到我家怕什么，就算他回来都不怕，他敢去拈花惹草，我为何不可仗然偷汉。”连战恨也骇然口停手停，和我们两人脸脸相觑。

巨灵拍胸道：“好有味道的美女，你敢上床偷汉，我一定奉陪。”女子站了起来道：“来，到我家去。”拉起巨灵，迳自去了。战恨一把抱起那娇美可人的少女，急不及待追着去。

我苦室半起，素善亲热地挨了过来，像当日般挽着我，喜孜孜举步而行。

我道：“你怎知我是神医。”

素善雀跃道：“莫言回来告诉我的，你大破日出城的神妙智谋，现在城内谁人不晓。”

我把她拉停道：“不若四处逛逛，看看灯色好吗？”素善半推着我跟在战恨后面，横过人潮涌涌的大街，咬牙道：“不！我们到那偷汉的地方去。”

我呆若木鸡道：“别忘记我认识你的丈夫和家人，怎可做这种事？”

素善垂头咬牙坚决地道：“谁会知道？这只是你我两人的秘密，为了和你坠次爱，我什么也不顾了。我的生命里若缺少这段美丽的回忆，以后再也

不会快乐起来。当日你仍是神医时，我便偷偷想着怎样把你诱到床上去，可惜给西小姐捷足先登吧了。”

第三章 妻儿之乐

午夜前回到皇宫时，五女全在内厅等候着。

美姬忙为我准备热水浴。

年纪最少的西琪和寒山美，喜得跳起迎我，拉着我两只手，不依地撒娇，怪我不到最后时限不肯回家。

荣淡如向抱在怀内的小兰飞劝戒道：“儿啊！长大后千万莫要学你父亲兰特的纵清滥爱呀！”

我为之气结，走过去腾出手来，由淡如手内抱起飞儿，一阵感触。

这就是和我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了。

华茜娇笑道：“放心吧！我们绝不问你到了什么地方去，有没有和野女人上床。”

丽清淡淡接着道：“除非大剑师心甘情愿招供出来。”

荣淡如站了起来，伸手隔着飞儿紧紧搂着我的颈项，秋波飘送道：“若你不说出来，我们会大刑侍候，你这聪明人应知道怎么做吧！”

西琪苦忍着笑道：“师傅！众贵妃派了徒儿出来服侍你沐浴，顺便检查二下你身体有没有留下像女人头发那类作奸犯科的证据。”

我愕然道：“你们这班清闲女人，由黄昏坐到现在，想出来的就是这类鬼主意。”

众女大笑起来。

荣淡如喘笑着接过小飞儿，深情地望我一眼道：“除了美姬和西琪外，你还可选多一人陪浴，这是我们开了半天家庭会议定下来的十大家法之一。”

寒山美母狼般狠狠在我肩头咬了一口，道：“看你以后还敢缺席吗？”

我向山美微笑道：“你再敢咬多我一口，我就不选你陪浴。”

寒山美陪笑道：“山美不敢了！”

荣淡如凑过来吻了我一口，道：“不要以为我会失望，家法第二条是你只能在丽清、茜妹和我之间拣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陪你睡的人。”

我给这群贵妃搅得神魂颠倒，谦虚问道：“那第三条家法又怎么说？”

华茜忍不住笑，伏倒丽清背上，浑身柔软无力，真是我见犹怜。

荣淡如深情地和我亲了个嘴道：“拣剩的最后那一个，明天可整天坐到你的大腿上。”

这样的家法竟可以给她们想出来，我为之拍案叫绝，拉着西琪和山美，往浴池走去，至此才明白偎红倚翠之乐。

到了净土后，当两股美女恶势力结合起来时，恐怕我兰特有难了。

浴室出来后，给我弄得娇慵无力的美姬抱走了兰飞，让他和奶娘睡。

第一个是华茜。

她含羞道：“在遇见你前，我从没有想过会心甘情愿地脱个精光在众目睽睽下躺到床上等男人。”

第二个是丽清，因为我想她明天能坐在我腿上，安抚她要和我暂别一些时日的百结愁肠。

最后是淡如，当我钻入被内，让两个身体贴在一起时，不由暗叹一声天生尤物。她难得处是能令我每次也有新鲜感。

淡如欣悦而又轻松地道：“快爬上我的身体，让我们谈谈正事。”

我知道她的习惯，忙依芳命行事。

淡如全身剧震，水蛇般缠上来，凑到我耳边轻轻咬道：“由今晚开始，荣淡如便是西琪的师公和你的师傅……”

我大力动作着，将她送上快乐的极峰。

秀丽法师喘着气叫道：“我会教你变成真的阴风法师，因为我们要和你做爱直至老死，方肯罢休！”

次日午前时分，众女才陆续爬起床来，吃着美姬领导下的婢女团为我们准备的早点。

席间各人心情愉快，两旁的西琪和山美争着来喂我吃可口的美点，那种享尽人间艳福的感觉，比起当日离开魔女国追击大元首时的悲伤狼狈，仿若再世为人。

由那时到现在，是多么遥远的一条长路。

奶娘这时抱着小飞儿进来，交给丽清。

丽清看到儿子，美目立时闪闪发亮，抱在怀里呵护备致。

我向丽清道：“以你的体质，肯定奶水充足，为何不自己喂他。”

丽清自“从良”后，比以前容易脸红多了，此时更不例外，横我一眼道：“你怎知我没有？”

华茜嗔责道：“郡主你这就不对，喂小飞儿都吝啬不给我们看，这样算是好姊妹吗？”

淡如站了起来，由椅后抓紧丽清，熟练地解开她的上衣，露出她饱满耸挺的乳房。

丽清惊怒道：“你干什么？噢！”浑身一软，原来我的好儿子扑在她胸脯上，小口把她粉红的乳头啜个正着。

我一阵激动，感到成家立室的欢乐和幸福。

丽清慵倚椅上，俏目射出无比深情，往我望来。

世事真的难以逆料，丽清为我生儿子的本意，主要是用来对付我，岂知作茧自缚，连自己亦脱身不了，就像现在的情形那样。

亲兵来报！巨灵、战恨两人求见。

着人请他们进来后，我向淡如笑道：“荣小姐最怕的人来了，要不要回避片刻？”

荣淡如白我一眼道：“我最怕的不是那头野狼，而是大剑师你，怕你太过慷慨大方，连娇妻也肯送人，只要你遵守诺言，面对一头狼有何可怕？”

美姬在我对面加了两张空椅子。

两人走了进来，战恨见到淡如，两眼放光，抢着坐到她身旁。

两人坐定后，眼光不约而同落到丽清裸露了出来喂奶的乳房上。

战恨以一向的口不择言赞叹道：“郡主的奶子生得真饱满！”

丽清露出罕见的女儿娇羞之态，垂头无语，却神情欣悦。

荣淡如向战恨俯身过去，在他脸颊香了一口，媚笑道：“你若肯做个乖孩子，以后每次见脸，我都赏你一个香吻。”

战恨色授魂与，不断点头。

众人笑了起来。

西琪向巨灵道：“昨晚你们到了那里去？”

巨灵一呆后，看了看我的表情，干咳一声道：“昨夜嘛！昨夜，噢！我们微服出巡，探访了一些民居，听听人民代表们的心声。”

山美道：“是否躺在床上听呢？”

战恨向乃妹道：“当然！那是最舒服的地方，听得最清楚。不过放心吧！你们的好夫婿只是负责在门外把风守卫，以防不法之徒，乘着我和巨灵各忙各时，进来偷东西吃。”

众女半信半疑，又拿这两人没法，只能乾瞪着眼。

巨灵正容道：“有新的消息传来，黑脸和白天两人正兼程赶来，看来最迟明天，将抵达这里了。”

战恨道：“分配土地后，大剑师是否出兵远征巫国？”

我道：“远征巫国是势在必行，不过却不用出兵。”接着将淡如的计画扼要地告诉他巨灵道：“不理大剑师怎样想，我们定要在远征巫国一事上尽点力。”

我微笑道：“我当然明白你们的心情，但建立闪灵国和夜狼国的艰巨伟业，怎能没有你们？”

战恨道：“大剑师不用担心，我和巨灵下面有的是人才，何况我们可以找帝国或魔女国的人来帮助我们。消灭巫帝是最重要的事，这一仗若赢不了，可能老本也赔进去。”又叹道：“若不能陪你一起去玩个痛快，会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荣淡如举手认真地道：“我反对战恨去，除非他公开立誓永不碰我。”

众人哑然失笑。

战恨向她苦着脸道：“我最多答应不会强来，不过有时略微亲热一下也可以吧！大剑师将会体谅我这好兄弟！”

荣淡如娇笑道：“和我稍微亲热是可以的，却须由我作主动，并只限于刚才那种吻，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战恨摊手无奈地道：“我承认斗不过你，好吧！答应你。”

荣淡如欢天喜地，站了起来，走到战恨跟前，搂着他脖子，在他左右脸颊各吻一下，甜笑道：“这才是乖孩子。”

战恨刚要把她搂个结实。

荣淡如警告道：“噢！记着只可我动手，你是不能动一个指头的。”婷婷坐回椅里，又给战恨送了一个秋波。

众人轰然大笑起来。

华茜道：“你两人最好跟灰鹰学习巫国话，否则到了巫国后，空有满腔情话，只怕没法在床上向美女倾诉。”

战恨摇头道：“我先要学净土语，听翼奇说，净土美女既多情又大方，让我搜罗一批净土娇娃，放在后宫好好享用。”

丽清低骂道：“又多了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

我失声道：“郡主话要说清楚点，这岂非连我都骂进去吗？”

丽清横我一眼道：“那告诉我们，昨晚你是在屋外把风，还是在床上听民女心声呢？”

我一时哑口无言。

幸好丽清发觉战恨色迷迷的眼再落在她胸脯上，又舍不得小飞儿半途而废，藉机站了起来，抱着飞儿进内去了。

华茜和山美嘻笑声中追着进去。

这不知应算是早餐还是午餐的小宴在愉快气氛里继续进行着。

我和两人谈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土地，加深在这方面的沟通和了解，连迁徙的方式和时间表也定了下来，直至日过中天，两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向淡如道：“师傅！徒儿预备好了，何时开始学习巫国话和学做奸淫霸道的阴风法师？”

荣淡如淡然道：“你不用出去逛街私访民居，顺道采听民情吗？”

我微笑道：“民情怎及你的叫床声好听，兰特天生就不是治国的料子，却肯定是最好的情人和丈夫。”

荣淡如柔声道：“只要你喜欢，我什么时候都可乖乖叫给你听。”

西琪伏到我身上道：“我受不了如姊的媚态，你可要救我。”

荣淡如吃吃笑道：“小丫头尝过男人的滋味后，想尝女人的滋味了。”

在这战争的年代里，男比女少得多，拥有十多个妻子的男人随处可见，又非人人身具异能，所以群妻间假凤虚凰的游戏并非罕有，丈夫们都是只眼开只眼闭，想不到我也会遇上这场面。

我无可奈何地望向荣淡如道：“秀丽你不要再勾引挑逗乖乖琪琪好吗？”

荣淡如笑道：“冤枉啊！我只是在挑引你吧！怎知小琪琪自己受不了。”接着嫣然一笑道：“不过说实在的，你是唯一能令我心动的男子，而乖乖琪琪则是使我唯一心动的美女。”

我摇头苦笑道：“家贼难防！”

荣淡如正容道：“兰特我郎啊！小琪的体质非常特别，使我总想去亲近她，搂着她时我有很微妙的感觉，绝没有丝毫淫褻的邪念，你放心吧！”

西琪从我身上撑起上身，扭头向她道：“真的吗！那就好了，我也欢喜给如姊搂抱，那感觉很舒服的。”

我心中升起一股奇怪的感觉，像是捕捉到点什么，又仍是茫无头绪。

是否因为她们体内都拥有我的异能呢？

第四章 均分疆土

快活不知时日过，次日黄昏，黑脸和白天到达日出城。

他们故意把随行的两万野马人留在城外，只和几个随员进城，表示出对我们绝对的信任。

我在寝宫的外厅设了个小宴，食物全由我的娇妻美妾负责，我要在一个亲切和洽的气氛里，决定帝国将来的命运。

离宴会开始前的半小时，一切都准备就绪，唯一的事就是静待贵宾的来临。

众女都围着美姬，逗玩着被她抱在怀内的小飞儿，那家伙挺会笑的，笑得又甜，众女都当他如珠如宝，间接帮助了丽清和众女修好关系。

山美见我冷落一旁，走过来搂着我道：“在夜狼峡时，山美从未想过

有今天的幸福日子，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立即出世。男的须长得像你，女的须像我。”

我微笑道：“真高兴看到你这么快乐。”

丽清摇头道：“我的族人开始表现出不安的情绪，若不把他们带回小洋洲，可能会闹出乱子。”顿了顿道：“昨晚有十多人偷偷离营，潜进了民居去，强奸了一群女子，打伤了十多人，他们失去耐性了。”

我点头表示明白。

对任何战士来说，战争就代表土地和女人，赢了胜仗，敌人的财富、土地、女人即归他们所有，这是战争的原动力。强把十万名壮健的男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困在营地里，是绝无可能的。

他们需要渲泄。

丽清道：“放心吧！暂时他们仍牢牢在我的控制下，不过明天必须走，告诉我，兰特真的爱丽清吗？”

我肯定地道：“我爱你！”

丽清道：“我想求你一件事。”

我道：“说吧！无论是什么事我也答应。”

丽清呜咽着道：“我想和你独处一晚，就像那夜在帐幕里那样。”

我用舌尖舐去她脸上的热泪，道：“完全同意。”

西琪这时进来道：“黑脸大王和白天到了。”

我放开丽清，搭着西琪的香肩往外走去，并着她告诉她姊妹们丽清要离去的事和今夜的安排。

西琪点头去了。

我张开手和迎上来的黑脸白天两人进行了代表兄弟的拥抱礼，笑道：“你们精神都很好，一点不似日夜兼程赶远路。”

黑脸笑道：“刚才翼奇战恨巨灵等招呼了我们到妓院里的浴池去浸泡浴，由这里最著名的妓女侍浴按摩，疲累不翼而飞，听说大剑师有意将南方包括野马原都划给我们，那真是太理想了。”

白天兴奋地道：“有了野马原，我们拥有了一块有十多条大小河流的肥沃土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粮食和木材不够用了，只是我们若能再得到奔马山脉内丰富的矿藏，就一切都能自给自足了。”

我微笑道：“好兄弟！本人自有安排，保君满意。噢！看是谁来了。”

在翼奇和英耀带领下，丽清旗下其他七名大将，拥前跪倒地上，高呼大帝。

我忙逐一扶起，亲切地和他们交谈。

这时战恨和巨灵各率着几名最得手的手下进来，战恨身旁跟着的是成熟了很多的采蓉。

华茜等笑迎上去，送上美酒食物。

气氛轻松愉快。

我向把采蓉带往一旁的荣淡如警告道：“不要教坏人家的好妻子。”

荣淡如自我一眼道：“你们男人不是需要一个只懂对你坏的妻子吗？”不理而去。

战恨搭着我肩头叹道：“大帝！对着这妖女，看来你是明赢暗败，讨不了半点便宜的。”

众人大笑起来。

我提高声音道：“来！让我告诉大家我对未来的构思。”

众人本以为这次只是会议前的欢迎宴会，怎知忽变成了帝国史上最关键性的一个集会，紧张起来。

我从容道：“整个构思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和平快乐，有没有反对这个大前提？”

众人轰然应道：“赞成！”

我道：“野马族将拥有南方包括野马原在内的土地；闪灵族除保持他们的闪灵谷和圣原外，领地会向两面扩展，一是往西向夜狼峡连云山和沙漠延伸，另一方面是往东来，把整幅原始森林纳入版图，还包括了森林外魔女河以西的沃土。”

众人屏息静气，听着这决定每个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布。我向战恨笑道：“你得到的是西面广阔的土地，那是否你最想的地方？”

战恨感激道：“多谢大剑师完成夜狼族数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实在太厌倦沙漠了，只想躲到大地上离沙漠最远的地方去，再听不到沙漠吹来的风声。”

我向白丹道：“魔女国保留原状，但不设任何军队，占着大地的核心，四边都和别的国家接壤，真正管治大地的‘元首会’每三年一次在那里举行。而魔女国的元首就是‘肥军师’马原。保护魔女国，将是所有人的责任。”

众人还是第一次听到元首会这名词，纷纷追问。

我先卖个关子，道：“为了使实力平均，互相制衡，我会把帝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各以日出城和望月城为首都，冀奇和英耀分任元首，有没有人反对？”

冀奇和英耀两人一呆道：“你才是我们的领袖呀！”

我大喝道：“这是我的命令！”

两人吓得跪倒谢恩。

战恨直言道：“那你干什么？我们服膺的只有你一个人，希望你能管治我们。”

我微笑道：“把所有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是很危险的事，而且会出现继承的问题。”

巨灵皱眉道：“若有起什么事来，谁有能力平息纷争。”

我道：“所以我才想了个元首会出来，由每个国家的元首出席，各国都有自己的内政，若牵涉到国与国的问题，全由这元首会解决。第一届的元首会就在明天举行，你们要决定疆界的划分、兵力的平衡、国与国间的交往方式、继承的方法，逐步把国与国连接起来，让人民自由贸易通婚，当有一天连国界都消失了时，真正的和平亦将降临了。”

黑脸道：“大剑师难道什么也不要吗？”

我笑道：“我已拥有了一切，就是你们这班好兄弟。你们的国，就是我的国；你们的家，不就是我的家吗？”

战恨大喝道：“不管你怎么说，你都是兰特大帝，只要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我低声道：“那我们找个时间溜到浴池快乐快乐吧！”

众人先呆了一呆，才捧腹狂笑起来。

我拍着黑脸的肩头道：“只要有粮有货，连巨灵那沙漠里珍贵的水井也可换来喝喝，还担心什么呢？生存之道，在于互相倚赖互相信任。”

黑脸感动地道：“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伟人是什么样子的。”

我振臂高呼道：“伟人的工作完毕了，其他事全由你们协商解决，不要来烦我。”

众人欢天喜地应承了。

翼奇走到我身旁，有点难以启齿地道：“大帝！我要随你回净土去，这日出国的元首我不想当了。”

我笑道：“你担心什么？我会使人把你的净土情人送来给你，好好干吧！当一切安定下来时，可选有能有德之人接替你，那时你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了。”

翼奇给我点醒，开心地加入其他人群里，接受祝贺。

战恨和巨灵围了过来，表示他们的满意和感激。

众女见我闲下了来，一拥而上，纷纷送上香吻祝贺。

淡如道：“我早知你是这么一个人，幸好你没有把我们连土地送了出去。”

我笑道：“我怎舍得。”

白丹来到我身旁道：“没有比大剑师的安排更好的了，最使我有信心的是现在六国的元首都是好兄弟，只要相互不断通婚和贸易，谁还蠢得有打仗的兴趣。”

我点头道：“没有了战争，人口会疯狂地增加，出现新的问题，所以明天你代表马原去参加元首会时，必须想出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接着大叫道：“丽清在那里？”

西琪和山美挟着丽清走了过来。

我提起丽清的手，微笑道：“有没有兴趣和我共乘飞雪，夜探扎在城外的小帐？”

丽清惊喜道：“真的有个帐幕吗？”

华茜过来吻了她一口道：“郡主的吩咐，华茜当然照办。”

我拦腰抱起丽清，往大门走去，所到处，没有人不跪下敬礼，即管我没有一兵一卒，但我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仍是至高无上，没有人敢质疑的。

第五章 改变计画

次日依依不舍下，丽清领着阴风族的大军，坐原船返回小洋洲。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在淡如这美丽师傅的“循循善诱”、悉心教导下，学习巫语。

模仿阴风法师的一切，包括他巫神书上的妖术。

另一个学生是西琪。

在我的严格训练下，她的剑术突飞猛进，很快和淡如斗个势均力敌。

她像在蜕变中的蝶虫，在我的滋润下，一日比一日标致，风姿绰约，气质慑人，直迫魔女百合。不但外貌如此，她的智慧亦不住增长，一言一语，都有种令人甘心服从的魅力，除了对着我时还间中流露出小女儿的情态，对着其他人自有种高不可攀的圣洁风范。

淡如对她更迷恋了，也只有她仍敢对西琪搂搂抱抱，间中亲个嘴。

另一方面，第一届的元首会不住举行着，详细讨论着每一项细节，各国的谋臣将领不住往返各地，准备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最后肥军师马原来了，使我知道魔女城重建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亦使我更记挂着魔女百合的去向。

我命人把六册智慧典抄写多份，赠给各国的元首，同时还强调这只能作个引导，真正的治国方法，应是在实地体察民情下定出来的，欲速不达。

经过了长期的暴力统治和战争，人民需要的不是掠夺，而是休养生息，以恢复元气。

这两个月的另一收获，就是六名元首和他们的属下与部门间培养出真挚的友情，这使得很多本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各方的军队逐渐折回原处，日出城的气氛由绚烂归于平淡，人民过着平静丰足的生活。

返回净土的时候终于到了。

这天晚餐后，我和四位娇妻坐在后园的凉亭内闲聊。

西琪一身白缎，俏脸闪耀着动人心魄的圣光，悠然挨在椅里，看得我们全呆了。

西琪终发觉到我们的异样，微嗔道：“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人家？”

小肮微隆的山美吁出一口气道：“小琪愈来愈美了，美得教人不敢迫视，我现在才明白如姊为何这么爱抱你。”

华茜赞道：“琪琪的身体会发亮，皮肤光润得透明似的，难怪战恨巨灵等全看呆了眼。幸好这世上还有兰特在，否则谁可配得起你，谁有资格拥有你？”

淡如娇笑道：“有！那就是我，来！痹琪琪，坐到我腿上来，让我像夫君般疼疼你。”

西琪微微一笑，摇了摇头道：“你还未有得到兰特的同意。”

淡如向我皱皱可爱的小鼻子道：“我妒忌你，又爱你！”

我心中却在想，若西琪如此不断发展下去，能否有一天在魅力上超越百合，那会是什么样的美态呢？

山美向我奇道：“为何你今晚特别沉默？”

西琪道：“他在想着魔女百合。”

我一震道：“你怎会知道？”

西琪深情地看着我，清澈的眼神不含半点杂质，淡然道：“我和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自然能感到你想的东西，但有件事我可不依，就是你对我的欲念减少了很多，若再如此，我会停止再跟你学剑和修练那些心灵力量的练习了。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我深吸一口气，点头道：“你这样一说，我才觉得自己确是如此，这原因是双方面的，你不觉得对我的痴缠减少了吗？所以不能全怪我，迟些我为你建座圣殿，让你这圣女住进去。”

西琪圣洁的芙蓉绽出一丝笑意，走了过来，坐入我怀里，平静地道：“不要多心，而是我觉得只要和你在一起，好好看着你，听着你说话，就心满意足。不过，你也知道吧！只要你碰我，你的乖琪琪怎抵得住不情动，只想你要我，主动操在你手上啊！”

淡如笑道：“大剑师快碰她吧！让我们看看圣女变成荡女的可爱样子。”

西琪横了淡如一眼，微嗔道：“如姊你整天都想着这类东西，大家谈谈笑笑不好吗？”

荣淡如露出一个具有高度诱惑力的微笑，两眼闪过能摄魄勾魂的采芒，柔声道：“西琪！如姊美吗？”

西琪读叹道：“如姊当然美！”

我知淡如在向西琪施展媚术，西琪倒没有什么，我却给挑起了情欲，西琪立时感受到我的反应，“啊！”一声往我望来，俏脸一红，伏到我身上，嗔道：“兰特你很坏，帮如姊挑逗人家。”

冰雪聪明的淡如先是不解，旋即明白了个中微妙的连锁情挑，花枝乱颤般娇笑起来，那媚样儿真的教我心动极点。

西琪的身子发起热来。

没有说错，她对情欲虽愈来愈冷淡，不会主动想到男女之事上，却绝抵受不了我的挑情，是因为她爱我爱得太深了。还是有更玄妙的原因在内呢？

我一把抱起她，往寝宫走去，向三女道：“来！让我这荒淫大帝好好对付你们这四个可爱的小妃子。”

淡如追上来道：“大帝，今晚让我们四名小妃同床侍寝好吗？”

西琪看穿她的意图，娇嗔道：“如姊！”

淡如淡淡道：“你敢不听兰特的话吗？”

是夜我情欲高涨之极，当四女全睡过去后，我仍有点意犹未尽，像有个声音呼唤我般，到内厅侧的小房去找美姬。

月色透窗而入，照着床上的美姬，搂着一堆被子酣睡着。

我坐到床缘，刚摸上美姬的俏脸，突感有异。

美姬不是睡着了，而是昏了过去。

忽尔里，我感到她身旁被内还睡了另一个人。

没有任何妙笔可形容我心内的震撼，自从我得到由魔女刃传入体内的异能后，从没有人在近处而不给我发觉。

为何直至这一刻我才感到被内还有人。

可是心中没有一丝危险的感觉。

那会是谁。

我拿着被角，手心冒着汗，缓缓掀起被子。

全身剧震。

在月照的金黄色光里，一副令我魂牵梦萦，有绝世之姿的清丽玉容现在眼前。

天呀，竟是魔女百合！

我一震下将整张被子掀掉，露出她冰肌玉骨的赤裸胴体。

百合美得像天上的艳阳般令人不敢迫视，她那使我舍不得移开目光的明媚眸子更射出无尽的深情，牢牢摄着我，像这世上最强力的磁石般把我吸着。

百合伸手爱怜地抚着我的脸颊，玉唇轻吐道：“兰特！你没有令我失望，做得很好！

比我预期的还要好。”

我泪水夺眶而出，颤声道：“百合！”

一滴晶莹的泪珠也由她眼角泻下，流往她完美无瑕的粉脸上。

百合安闲地躺着，拥有光泽摄人的肌肤和美至全无瑕疵的右腿屈曲了

起来，贴着我的胁侧，以她仙乐般温柔优雅的声音轻轻道：“傻孩子，不要哭，否则我会跟着哭起来，因为我们的灵魂，由你接过魔女刃的那一刻，早连接起来，你所有悲苦哀乐，欲焰狂情，每一个对我的思念，百合都感受得到，所以你从不孤独，永远不会。”

我终忍不住岩溶爆发的激情，伏倒她怀里，忘情地痛哭起来。

所有我对她的爱念幽思，全在这一刻得到补偿。

无论平日我兰特是多么的坚强，在她已不知活了多少岁月，洞悉世情的慧眼下，我只是个脆弱的小孩子。

百合用她那对美得不应见诸于尘世的玉手，搂着我的头，轻柔地插进我的头发内，摩挲抚慰着我翻起了滔天巨浪的心湖。

我颤声道：“百合！我不敢，因为我不配。”但我的手却与说话毫不配合，正肆无忌惮，爱不释手，她的胴体实在美得无以复加，比淡如柔尤有过之。

魔女百合坐了起来，在我的手下抖震着，纤手轻抚着我的脸颊，深情地道：“我的体质不同于西琪或公主，只能够和你欢拥一次，以后无论怎样，也不可以和我亲热，否则我会因受不住情欲的爆发而死去，所以我要你好好珍惜百合唯一的这一次。以后亦全靠你克制自己，你是百合唯一难以抗拒的人，因为你体内有我给你的爱。”

我一震道：“我们这么快就要用这珍贵无比的一次吗？”

百合娇慵无奈，搂紧我呻吟着道：“你忍得住吗？”

我苦笑摇头。

百合以罕有的羞涩神情道：“百合也忍不住。”

我心中一阵激动，一把将她搂个结实，享受着与她肉体厮磨的醉人感觉。

我感到我们的灵魂像肉体般交缠纠结在一起，升往高无尽极的虚空中。

整个宇宙在扩展伸延着。

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化作了天上的神仙。

假设我们真是天上下凡的星宿，现在就是由凡世跑了出来，重归天位。

我们抵死缠绵地互拥着。

能量海潮般由她的身体涌向我体内，又由我的身体倒流回她那里。在生命和心灵上，我们都紧密地连合起来。

时间像电光石火般飞快流逝。

最后我伏在她的身体上狂喘着气。

她拚命搂紧我，似防我突然离开她而去。

我们甜蜜地互吻着，有种狂风暴雨稍竭时的松弛和宁洽。

百合娇吟着道：“兰特你真好，只有你才能令我尝到真正做女人的滋味，我会永远记着。”

我这时才含糊地想起她是西琪的母亲。

百合含笑道：“这时想起不太迟吗？”

我一呆道：“你真的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百合点点头，然后道：“不能做爱也不打紧，给你这样抱着百合已感满足了。”

想不到她真的如此痴恋我，我满足地道：“以后每晚都要抱你。”

百合轻轻摇首道：“可爱的兰特，你还有很重要事去做，因为你要到

巫国去，阻止最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我沉声道：“你是说公主的事。”

百合点头道：“是的！巫帝是这世上最邪恶最可怕的力量，若让他借了公主的身体，把力量凝聚于一个身体里，再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作恶，当他摧毁了废墟内我的父神时，整个圆球会陷进黑暗世纪里，永远沉沦，永远无助。”

我剧震道：“公主给送到那里足有一年了，现在还来得及吗？”

百合道：“转移能量是宇宙里的奇迹，一不小心会带来彻底的毁灭。魔女刃内所藏的庞大能量，能成功转移到你体内，又不曾伤害你，不知费了我多大心力精神，巫帝若要据公主的超体质为己用，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所以你应该赶得及去制止他。”

我道：“那你和我一起去。”

百合幽幽一叹道：“你道百合不想吗？但我要返废墟去，找寻父神，弄清楚一些至关重要的事，否则我们将永无可能击败巫帝。噢！天快亮了。”

我摇头道：“你认为我肯放你走吗？”

百合甜丝丝一笑道：“傻孩子！趁你的娇妻起床前，继续我们还未完成的爱业吧！”

“砰砰！”

敲门声把我惊醒过来。

第一个走进脑内的念头就是：“魔女走了。”

我爬了起来，床上空无一人，连美姬也不见了。

“咿啊！”门推了开来，出乎意外的是美姬走进来道：“你终于起床了，贵妃她们见不到你，都没精打采呢。”

我心内一片茫然，道：“你醒来时看到什么？”

美姬一愣道：“当然看到你，为何昨夜你不叫醒我，让美姬侍候你？”

“醒了，醒了！”

山美嚷着走进来，背后跟着的是淡如、华茜和西琪。

我望向她们沉声道：“计画改变了，我要立即到巫国去。”

华茜和山美花容失色，因为那代表了我即将离开她们。

我搂着她们道：“我是迫不得已的，甚至连回净土的时间也没有。”

荣淡如皱眉道：“这是什么香气？”

西琪淡淡道：“是母亲的体香。”

三女色变道：“魔女百合，她还未死吗？”

我恍然大悟道：“百合什么时候找上你的？”

西琪坐到我怀内，搂着我道：“兰特，我以后再不会有任何事瞒着你，原谅我这唯一的一次吧，母亲她只能和你亲热一次，所以须待到我真能协助你对付巫帝时，才和你见脸，而那亦是你应赶赴巫国的时刻了。”

淡如如梦初醒道：“难怪这两个月来你转变得那么厉害，原来魔女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

华茜坐到我身旁，垂头道：“你什么时候走？”

我伸手过去搂着她香肩道：“明天清早。”接着向美姬道：“给我立即找战恨、巨灵和灰鹰三人来。”

美姬应命去了。

我站了起来，伸手抹掉山美俏脸上的情泪，柔声道：“为了我们的孩子，我要你和华茜安心的等着我回来。”

第六章 远征巫国

我们乘着飘扬着阴风法师双蛇标志旗帜的坚固巨舰，向茫茫大海进发着。

经过了风平浪静的三天后，终于起风了。

开始时，风从东南方悄悄吹来，不久越吹越大，三桅船帆涨满了，鼓得满满的，极有威势，好不神气。

灰鹰和他那二百名精选出来的航海好手，按班值勤掌舵，淡如的十二游女则负起我们起居饮食之责，各人都起劲地干着。

我和战恨、巨灵及西琪由朝到晚都在恶补着巫语，连交谈亦只限用巫语，不知多么辛苦。

阴风号钝而宽，实而重，在波涛汹涌的水面稳重前行，并没有翼奇那两艘帝国舰稍遇风浪即左倾右摆的情况。

在茫茫大海里，我们有着孤独无助的深刻感觉。

一半已不错了。哈！印象最深的自是那些浅红色，入水即溶，无色无味的催情春药，真想每人喂你们一粒，看看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西琪笑道：“不要白费心机了，我和如姊都不怕春药，独怕你的催情手段。”

淡如讶道：“乖琪琪的词锋锐利起来了，兰特！恐怕将来有得你消受。”

我叹道：“枉我这么疼爱你，一有机会就立即不肯饶人。”

两女笑了起来，乖乖送上香吻。

我闲着无事，向淡如问起巫国的情势来。

淡如详述道：“大洋洲是黑叉人和红魔人的天下，两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直至黑叉王尧敌给我收伏后，战争才结束。”

我愕然道：“原来你是管治黑叉人的巫神。”

淡如道：“若非我另有任务，早在净土就和你交上手了。”

我透出一口凉气道：“幸好如此，否则以黑叉人的军力，配上你的才智，可能是个完全不同的局面。”

淡如道：“狂雨法师是红魔人至高无上的领袖，才智不下于我，所以你一定要抛开一切，变成真正的阴风法师，若惹起他的怀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西琪问道：“如姊！我们现在的目的地是那里？”

淡如道：“为了安全着想，我们会在黑叉人势力下的‘海龙港’上岸，那是黑叉人十大城市之一，夫君啊，我很怕你狠不下心来扮演阴风，那就糟了。”

我叹了一口气道：“放心吧！我会依足你的话去做，幸好黑叉人里有位我很愿意强奸的美女，就是戴青青。”

淡如横我一眼道：“原来青青亦逃不过你的魔爪，那就好了，只要再加上几名美女，或可含混过去，不过离开了黑叉人的势力范围后，就是其他人的地方，那时你定要显出阴风的邪恶行径，否则谁都会知道你是个冒牌货。”

吃惯肉的恶兽是不会改吃草的。”

西琪担心道：“阴风五年前才到过巫国，他们会否从声音体型认出兰特来？”

荣淡如道：“这我倒不担心，一来他们体型相近，夫君的模仿力又强，声音嘛，阴风一向说话不多，夫君经过这些日子来的练习，语调声线把握得惟肖惟妙，唯一会露出破绽的，仍是阴风今人发指的淫行。”

我不想再谈这问题，改变话题道：“巫国除了这两大族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种族和巫神？”

荣淡如道：“巫国内有超过百个的大小种族，多散居山林原野，只有‘白女’‘色耳’‘长腿’‘铁鬼’四个种族拥有城市，把黑叉和红魔两大族分隔开来，这四族本归‘唤天巫神’管治，不过唤天四年前因练巫术出了岔子惨死，其位由女儿‘小风后’宁素真继承，唤天一向与阴风不和，因为阴风曾数次向唤天要求得到他的女儿，所以今次若遇上小风后，你这阴风定须有点表现才行。”

西琪道：“宁素真懂巫术吗？”

荣淡如道：“宁素真出名憎恨巫术，也因此得到人民爱戴，所以狂雨特别不喜欢她，只是巫帝属意于她当黑叉人和红魔人间的缓冲，所以狂雨才动不了她。我和她的关系很不好呢！唉！若要到巫帝宫去，她的领土则是必经之路，避也避不了，因为我们要从那里坐船到红魔人的首都去。”

我大感头痛，道：“红魔人是三大族里最强大的种族，有些什么人才呢？”

荣淡如道：“红魔人之王屠龙是狂雨的徒弟，对巫帝忠心耿耿，他的女儿屠姣姣，与宁素真、戴青青和我，并称巫国四大美人，但屠姣姣你绝对动她不得，因为她是深得狂雨宠爱的人。屠龙手下有两名超卓剑手，人称红魔双剑，一叫柳客、一叫机锋，两人均是智勇双全的猛将，正争着做屠姣姣的夫婿，这事巫国无人不知，若你插手进去，局面将不可想像。”

西琪皱眉道：“我们可否藉口急于晋见巫帝，每处地方只停上一天半日，那是否可省却很多烦恼呢？”

荣淡如叹道：“我很想这么办，不过恐怕很难做到，黑叉人是我的下属，如姊很难全不理他们的事，匆匆过门而去。到了红魔人的地方后，更要依狂雨的方式办事，若他蓄意不让我们见到巫帝，又或巫帝不想那么快召见我们，问题便大了。”

这时十二游女之首倩儿到来说晚餐准备妥当，淡如吩咐道：“给我把灰鹰叫来！”

倩儿领命去了。

这十二游女因要接受媚术的训练，千挑万拣下，都是万不一见的美女，擅化装伪型之术，兼之武功高强，对淡如又忠心，实是很大的助力。

淡如笑着向我道：“既知你对戴青青有这种向往，我们就改变航线，从另一港口登岸，教戴青青避不开你这邪人的淫辱。”

我为之啼笑皆非，想起一事，问道：“战恨和巨灵躲到哪里去了？”

荣淡如道：“物似类聚，你这两位好兄弟闲来无事，终日和我的乖女儿们鬼混，在我的首肯下，有四名游女不堪情挑，失了身给他们，恋情热，你说他们还有空闲的时间吗？”

我听得心头宽慰，特别是巨灵，这总可算作对他失去采柔的补偿吧，

更何况游女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郎情妾意，何乐不为？

荣淡如瞅我一眼道：“我的乖女儿里以倩儿和穗儿两人资质最美，不若你将她们收作近身侍婢，和美姬及你在净土的凌思，一起侍候你好吗？”

我笑道：“你自己舍不得她们吧？”

荣淡如眯了我一眼，送上香吻道：“当然舍不得，最好由我及早安排一下，否则稍迟说不定会给饿狼衔走了。”

无可否认，战恨和巨灵都是很有男性魅力的男人，对女性有强大的吸引力。我绝不会和他们争风吃醋的，因为他们都是好兄弟。

而且我得到这么多美女，更存有容让之心，笑道：“这事迟些再说吧。”

接着下来的二十多天，一点陆地的影子也看不到，波涛却汹涌起来。

我们都到了舱顶的望台上，遥望前方。

战恨和巨灵都是一点航海的经验也没有，奇道：“为什么风势不急，海浪却这么大呢？”

荣淡如答道：“前面五十哩许外是航海的人最惧怕的‘鬼礁’，一不小心，便会舟覆人亡。”

巨灵色变道：“海洋这么大，难道不可以绕过它吗？”

灰鹰叹道：“可以的话，谁喜欢到那处去，只是这礁脉连绵百里，海面看去则无踪无影，我们被海流带到这里时，才从暗涌的加剧知道正逐渐向它接近，想逃也逃不了。”

战恨呼出一口凉气道：“那怎么办？”

灰鹰道：“现在吹的是南风，所以唯一的希望是由北端绕过暗礁，但若风向忽转，刮起西风来，我们就完蛋了。”

这时水手们开始依风向转帆，扳过舵，随着背后吹来变幻难测的南风继续着令人胆颤心惊的航行。

战恨和巨灵都很喜欢西琪，拉着她谈天说地，以减轻心中的不安。

我和淡如来到船缘旁，大家心情都有点沉重。

淡如偎入我怀里，轻轻道：“我从来没有害怕的感觉，可是自嫁与你后，常有患得患失的恐惧，怕快乐的日子不能长久。”

我搂着她香肩道：“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你夺走，包括命运在内。”

淡如软弱地道：“真可以这样吗？”

我微笑道：“若掉进海里，我会把你救起来。”

接下来的十多个小时，水手们预备了一切应变的措施，把食水和粮食放在十多艘逃生用的小艇里，将船上所有东西绑得牢牢的，以应付突起的浪头和暗涌。

午后天降细雨，前方迷茫不可辨，更添惊险之情。

我们不敢躲进舱内去，怕船翻时逃不出来，全体集中到甲板上去，准备随时坐艇逃生。

入黑后形势更险恶，阴风号前进的运动方式似乎有点异样。

灰鹰使人登上桅杆，远眺黑沉沉的海面，幸好雨停了下来，在微弱的星光里，仍勉强可看到前方海面突出了一排黑压压的礁石群。

当水手的呼叫由高桅上传下来时，灰鹰脸如死灰高叫着他们鹰族的土语，水手奔来奔去，抢着把帆降下来，就像世界末日刚在这一刻降临了。

灰鹰扑过来气急败坏道：“南风停了，现在我们被卷进了向东去的急

流，若依此方向移动，会朝着暗礁驶过去。”

战恨骇然道：“那怎么办？”

灰鹰道：“现在改由人力操控，由舱底运奖行舟，希望能逃离这急流。”

我道：“让我们去帮手。”

灰鹰道：“不！我的手下合作惯了，让他们操奖比较妥当点。”说罢匆匆去了。

阴风号一下一下地颠簸着，海面波浪的汹涌情状肯定是暗礁造成的。

急激的浪涌此推彼撞，阴风号像块小木头般高起低落，各人失去了说话的兴趣。

我搂紧西琪和淡如，和战恨、巨灵、十二游女在船头焦心地苦候着即将来临的命运。

这时前方尽是暗礁可怕的魔影，近得像触手可及。

阴风号半倾斜着往暗礁靠拢过去。

暗礁在水中半掩半露，海面上水花飞溅，泛着泡沫。

这时若掉进水里去，将不会是淹死而是丧命于连续的撞击下。

灰鹰又扑了过来，叫道：“登上救生艇，我们绝无可能绕过暗礁了，现在唯一方法是弃舰逃生，或者尚有一线生机。”

我伸手去握着西琪的小手，灵觉往只在两哩许外的暗礁探过去，摇头道：“小艇更抵受不住急流的牵扯，我们不若往暗礁直驶过去。”

灰鹰骇然道：“这怎么行？”

我喝道：“我没有解释的时间，把其中一张帆升起一半，依我的指令缓速前进。”

淡如娇叱道：“照大剑师的吩咐办！”

巨浪滔天里，在船上微弱的风灯照耀下，阴风号朝着可把任何船只吞噬的暗礁笔直驶西琪伏在我怀内，一对铁手紧握着我的左手，而我则举起右手，手指撮聚，平举胸前指示着船应走的角度和方向，灰鹰目不转睛看着我那微摆着的手掌，喝出船行的角度，让舵手调整船向。

西琪的心灵和我连成一体，使我的灵觉以倍数增强，清楚无误地探测着黑漆海里突出来或没在水面下的危险。

我集中全部灵力，应付即将来临的艰苦旅程。

这是个全生或全死的游戏，若让船体撞到锋利的珊瑚礁去，会把整艘船破开来，陡峭的浪波将把阴风号无情地掀翻，那时所有人都变成任由急流摆布的牺牲品，没有一个人能活命。

“隆隆”声中，阴风号颤震着驶进珊瑚礁里。

我反而轻松下来，突出水面的礁与礁间实在有很大的空间，真正的危险是在低于水面的暗礁。

灵觉不住伸延，刹那间整个形势给我了然于胸。

也看到横亘在正前方无路可通的礁石群。

我的手忙倾往左方四十五度角，大叫道：“危险，左转！”

灰鹰大声传令。

激起的浪花打上望台，没有一个人不是浑身湿透。

更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激浪急涌撞上礁石闷雷般的轰鸣声，仿似恶魔在海底里惨号悲呼，响彻黑沉沉的夜空。

在水手死命运桨，半帆调动下，阴风号倾侧着往左方弯去，险险避过

眼前的厄运。

破碎的巨浪呼号起伏，拍打着四周的礁石，波涛滚涌，我们仿似置身鬼域，再感不到丝毫人间的平静和温暖。

西琪的娇体贴靠着我，不住抖颤。

阴风号在两座大山般的巨礁间穿行而过，航线依着我的指示左弯右曲，避过水底的礁石，巨浪给两边巨礁一夹，愈掀愈高，浪与浪间深深的波谷，使我们不得不抓紧船上的桅杆绳索等一类东西，以防堕进海里去。

这时我们再听不到礁脉传来的怒吼，耳里只有两旁巨礁的砰砰拍打声。

淡如腰上紧着绳子，由后面把我拦腰搂着，战恨巨灵则从左右扶着我，令我能保持直立的姿势。

忽然间，一个巨浪不知由那处涌来，虚飘无力下阴风号被涌上了半空，以惊人的高速冲上浪脊，整艘船发出吱吱响叫，我们五个人立足不住，一齐滚倒望台上。

阴风号落了下来，随着由后涌来的狂涛奔马般往前冲去。

这一刻连我也无所作为，只能听天由命。

命运再不是掌握在我手里。

又一座浪山崛起后方，当阴风号跌落下去时，海浪由后面狠狠撞过来，整船连人全浸到洪水里去。

强大的吸扯力把我们冲得在甲板上翻滚不休。

蓦地压力减少，浪山在震耳欲裂的吼声及撞击声中像个最不受欢迎的恶客般过去了。

阴风号的帆桅奇迹地完整出现在头上，连风灯竟也没有熄灭。

忽尔平静下来。

阴风号隐定地往前飘去。

我们不能置信地爬起来。

不知由那里钻出来的灰鹰狂叫道：“过去了！饼去了！我们穿过了。”

全船上下人等欢声雷动，欣喜如狂，互相拥抱庆贺，连荣淡如也给战恨乘机抱了。

天明时，海面回复浪静风平。

我和淡如西琪回到船尾，享受劫后的欢娱和宁洽。

西琪向我微笑道：“兰特，刚才我和你的灵力连结起来时，感到很兴奋，有点和你在做爱的感觉。”

我呆了一呆，道：“真的吗？我可能分心到暗礁上，所以没有这种感觉，惟有待会多和你做几次爱，好好补偿这损失。”

西琪美得令人目眩的俏脸露出个不知好气还是好笑的表情，横我一眼，别过俏脸去看落在远后方的礁脉。

淡如轻叹道：“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你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没有船敢通过这可怕的礁石群的。”

战恨、巨灵和灰鹰三人齐往船尾来，报告了船上的大概情况后，灰鹰道：“船的毁坏不算严重，很快可修好，最大问题是粮仓给水冲了进去，所有食物都流失了，放在艇内的食物又一点不剩，余下尚有四十多天航程，食物会成为最大的难题。”

我微笑着从白杨木座旁的箭筒拔出一枝利箭，站起来找了条绳子绑在箭尾处，另一端绑在木座的扶手处，拿起“射日”大弓，来到船尾处。

众人好奇地走到船缘旁，看看我怎样从海中获取食物。
“飏！”
劲箭射进海里。
绳子扯得笔直，接着颤动起来。
灰鹰叫道：“天！你怎能看到水底下的东西？”
我大笑道：“这条鱼最少有个人那么重，助手们，给我扯它上来。”
众人兴奋起来，争着来扯绳子。
我微笑道：“若我们给饿死了，谁去告诉人我们曾成功穿越那鬼礁石？”

第七章 迎浪之城

“锵锵锵！”
西琪把战恨狠辣的三矛完完全全挡开，剑势一展，杀得对方不断退后，怪叫连声。
巨灵叹道：“小琪琪的剑真厉害。每次和她交手都像进步了一点，说出来都没有人相信。”
荣淡如娇叱一声，扑了出去，接过西琪的攻势，斗在一起。
战恨抹着汗走回来，苦笑道：“由她身上可以想像为何大元首怕了魔女百合。西琪是天生的剑手，怕除了大剑师外，没有人可以胜过她。”
我含笑看着两女此进彼退，斗个旗鼓相当，连战三人后，西琪仍没力竭之象。
“叮叮！”
荣淡如娇笑道：“我不打了！”
西琪回剑鞘内，淡如借势上前，把她拥入怀里，在她唇上吻了一口。
战根两眼放光，叫道：“秀丽法师，来！我和你练剑，练完后记得来这一套。”
两女笑着走过来。
荣淡如向战恨道：“不是定要比剑才可以亲热！”靠往战恨，送上香唇，让这饿狼首次嘴对嘴轻吻一下，才娇笑着回到我身旁。
战恨神魂颠倒地叹道：“确是最懂迷惑男人的妖精！”
众人笑了起来。
巨灵羡慕地道：“不公平！我对淡如规行矩步，应更得奖赏才对。”
我伸手在西琪的香肩拍了一记，作出示意。
西琪嫣然一笑，走过去搂紧巨灵，送上香吻。
巨灵浑身一震，慌忙吻下去。
他比战恨君子得多，轻轻一吻，放开西琪，赞叹道：“我想即管吻上魔女百合，也不外如是。”
西琪还是第一次吻我之外的男人，俏脸微红，回到我的身旁。
我感受着各人间真挚的友情，这近百天的旅程，使我们变成了一个亲切的家庭，再无分彼此。

战恨道：“我忽然感到就算得不到秀丽的身体，都心满意足了，现在这种关系更美妙。”

荣淡如瞅他一眼道：“这才是好孩子。”

巨灵点头道：“淡如的乖女儿都得她真传，在床上那种娇媚真可使男人发狂，将坐船这么难过的日子，变成了人间的天堂。”

高桅上传来兴奋的喊叫。

荣淡如喜道：“看见陆地了！”

迎浪城是大洋洲东南端靠海的大城市，是巫国沿海最重要的海港，海湾深阔，泊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

当阴风号驶进港口时，四艘战船迎了上来，两艘护在船侧，两艘在前领航，带着我们往最大的码头泊去。

我换上阴风的衣袍，戴上那精致的假脸，和淡如并排卓立船头。

战恨和巨灵则换上阴风将领的服饰，权充护卫。

西琪穿着男装，稍掩艳容，背着我的魔女刃，成为我的女徒儿。

阴风生前有一习惯，就是每晚必须有女人侍寝，所以有个随身女徒，实是必然的事。

接着就是淡如的十二个乖女儿和灰鹰。

“隆隆”声中，阴风号泊往岸旁。

号角声起，一队鲜衣华服的黑叉仪仗队，在码头上奏乐欢迎，一辜迎浪城的重要人物，在岸上列队恭候，我一眼把立在最前头的戴青青找出来，我定要找个机会，告诉她我是谁，以免生出不必要的误会，利用她演出一场好戏。

阴风号终于停定。

互相礼让一番后，黑叉人的领袖秀丽法师荣淡如带头由跳板走下船去，我跟在她身后，来到码头上。

踏足稳定的实地时，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听到战恨和巨灵两人在身后轻微的叹息。码头上所有人一齐跪倒以巫国话高呼了三声“秀丽法师”。

荣淡如笑道：“各位请起，我带来了一位贵宾，就是尊贵的阴风法师。”

众人站了起来，惊惧的眼神往我望来，只从他们的神态，可看出阴风是如何不受欢迎。

我强迫自己涌起邪恶之念，由眼射出，扫过众人，到了戴青青身上时，上下打量了一戴青青秀目闪过怒色，强忍着不发作，转向淡如道：“属下在东宫安排好了，以作阴风法师和随员歇宿之所。”

荣淡如道：“让他们和我住到主宫去，我们还有要事商讨。”

戴青青俏脸微变，不敢拂逆淡如的指令，垂头道：“我们还要向法师报告净土的战情。”

荣淡如冷冷道：“我刚由帝国回来，大致知道情况，今次的战败，每一个人也难逃罪责。”

众黑叉将领齐露出恐惧神色。

戴青青道：“我们愿担当责任，现在尧敌死了，法师须为我们另立新王，否则群龙无首，可能会出现分裂的局面。”

荣淡如点头道：“我自会有所安排。”转头向我道：“阴风法师！请随秀丽登上马车。”

我模仿阴风，发出一串他招牌式的邪笑，压低声音，变得略带粗哑道：

“秀丽你还是找个年轻小伙子陪你吧！我想和戴神将共乘一车，问问有关他们和兰特交手的经过。”

荣淡如发出银铃般的娇笑声，白我一眼道：“由得你吧！小心青青会给你来一剑。”

我狂笑道：“没有女人试过滋味后还舍得杀我的，包括你秀丽法师在内。”

戴青青气得粉脸通红，仍强忍着没有发作，低声道：“法师请起行。”

其他黑叉将领愤慨的眼神往我射来。

我冷哼一声，运起森冷的邪芒，往他们扫去。

众黑叉人抵敌不住，纷纷避开眼光。

这是个好的开始。

我和戴青青并排坐在车厢里，往主宫进发。

迎浪城的建筑远及不上日出城的高大宏伟，但胜在实用朴拙，别有一番规模。

沿途看到很多神庙，显出黑叉人对宗教的狂热。

道上没有欢迎的人群，疏落的行人看到秀丽的马车时，眼中都射出惶恐之色，看来对巫帝的统治，他们实是无可奈何。尤其尧敌已死，国势大弱，可能会给红魔人把整个黑叉国吞掉也说不定。

身旁的戴青青在高度的戒备状态下，怕我会向她施展防不胜防的巫术。

我那辆马车两旁随行的黑叉将领特多，不时望往车内，怕我会对戴青青下手。

青青见我出奇地沉默，莫测高深，更是惴惴不安。

我低声道：“青青！”

戴青青尖叫道：“不要向我施展妖术！”

两旁将领纷纷靠过来，喝道：“戴神将，没事吧？”

我心中大窘，知道青青听到是兰特在叫她，反误以为是一种巫术，致有此反应。

两眼一瞪，往车外的将领扫去，冷哼道：“你们想背叛巫帝吗？”

戴青青一惊道：“法师误会了！”向手下喝道：“没事了！”

众黑叉将领无奈下继续护车而行。

想起一法，往她望去，眼神回复平日的清明，柔声道：“戴神将！我……”

戴青青骇然别过头去，怒道：“我知法师你精擅迷魂大法，若你敢对我施法，我拚着不要性命，也不肯和你罢休。”

这回真是大感头痛，我低声道：“记得我曾看过你的裸背吗？”

戴青青全身剧震，往我望来。

车外的黑叉将发觉异样，又向戴青青询问。

戴青青挥手示意他们退下后，难以置信地往我望来，口唇颤震着，既怕我是在施展巫术，又怀疑我真的是兰特。

我柔声道：“不要害怕，不要有强烈的反应，我是兰特，阴风给我杀了，现在只是戴着他的假面具。”

戴青青娇躯再颤道：“兰特！啊！兰特！你终于来了。”接着一震道：“你怎能瞒过秀丽妖女？”

我道：“何须瞒她，她是我的的人了，记着！我现在扮的是邪淫无比的阴风，你神色间千万不要露出破绽，明早我会起程往小风后的风城去。”接着

露出个阴风的招牌式邪笑道：“今晚我会把你玩弄个够，反对吗？”

戴青青羞喜道：“不反对！”

我心中一热道：“你要放出消息，把我的淫行夸大，如此一来，没有人会怀疑我的身分了。”

马车恰于此时停下。

原来抵达了主宫的门前。

戴青青藉口和秀丽有要事商讨，取消所有宴会。

我们则留在后宫里，享受一下百日海上艰苦旅程后的轻松。

到了傍晚时分，淡如和青青两人回到后宫，我们全体躲进会议厅去，外面则由十二游女和灰鹰的人把守着。

我脱掉假面具，看得青青秀目发亮，不顾众人眼光，扑入我怀内，不肯离开。

战恨见戴青青如此娇俏，异国风情，看得眨眼都忘记了。

荣淡如嗔骂他道：“找你这饿狼来扮阴风才对，只要演回自己，包保没有人发觉。”顿了顿：“黑叉国现在形势非常恶劣，青青由你来说吧。”

戴青青依依不舍地离开我的怀抱，含羞向各人打招呼，我乘机逐一介绍。

青青这时才发觉换回女装的西琪，一呆道：“你比仙女还美！”

西琪亲切笑道：“以后我们是姊妹了！”

戴青青心情大佳，道：“整个黑叉国都布满狂雨的间谍，所以我们兵败回来后，立时漏出风声，说我们私下和净上人和解，背叛了尧敌，现在红魔人正调动大军，作出威凌之势，而狂雨则送来最后通牒，命我们余下的神将到红都解释，那其实和不战而降没有什么分别。”

荣淡如冷笑道：“那即是趁我不在时，乘机侵犯我的地盘。”

我给他们的关系弄得有点胡涂，道：“淡如，你先要让我弄清楚你们的关系。”

荣淡如歉然道：“对不起-事实上这笔胡涂帐是由巫帝一手造成的，他训练了我们这批巫神出来，征服了大小洋洲的所有民族，至于如何征战、如何管治则一概不理，也不关心，他最重视的只是如何征服帝国，所以才有出兵净土和帝国的事，他许下诺言，谁能控制了‘帝国’，他便会立之为三洲之王，所以我们这些巫神都把征服帝洲视为最高目标。”

戴青青道：“秀丽法师最得巫帝宠爱，所以也最招狂雨和红魔人的嫉恨，一有机会，便来欺压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藉口，秀丽法师又刚好不在，所以怎肯放过我们。”

我道：“巫帝真的不理你们间的斗争吗？”

荣淡如道：“他说只有斗争才可培养出强者，不过巫神间的斗争却是他禁止的，就算狂雨把黑叉人杀得一个不留，他都不会理，可是若狂雨把我杀掉，就会招来巫帝的惩治。”

戴青青道：“现在怎么办才好？”

我轻松地道：“万事都有淡如顶着，由她亲自去向狂雨周旋，只要拖到干掉巫帝，红魔人再不足惧。”

荣淡如摇头道：“兰特你太低估狂雨的手段了，若他设法把我软禁一段时间，黑叉人肯定完了，就算将来我向巫帝投诉，巫帝绝不会理会。”

西琪淡淡道：“只是你一人，或会斗不过狂雨，若加上阴风，情况便不

同了。”

荣淡如皱眉道：“真正的阴风怎会和我合作，只是这点，已会惹起狂雨的怀疑。”

西琪一对眸子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徐徐道：“假设你们两人真的合作，狂雨必然会设法找出你们合作的原因，那时我们可编排出扑朔迷离的障局，让狂雨自己去猜想，又不致怀疑夫君的身分。”

荣淡如俏目亮了起来，走过去同时搂着西琪和戴青青的腰肢，向我娇笑道：“我们三人谁美一点？”

我们为之愕然，想不到她竟然还有这等心情。

我道：“在我心中，你们三个都是那样美。”

荣淡如道：“就让我们三人与你做出一段扑朔迷离的关系吧！”接着在青青脸蛋上香了一口，道：“由今天起，青青继承尧敌的位置，成为黑叉之王。”又在西琪脸蛋上香了一口，道：“你则是另一粒来自废墟的种子，被阴风控制了心神，而我则和阴风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这应够狂雨的脑袋消受的了。”

巨灵拍案叫绝道：“我明白了，当青青被阴风强暴了的消息传出后，狂雨既会怀疑是阴风想控制黑叉族，而又弄不清楚秀丽和阴风间是谁控制着谁，在这种情况下，他必不敢轻举妄动，以免招来你两人联手攻击。”

战恨也恍然道：“他甚至可能不敢阻挠我们去见巫帝，因为怕误了送这美丽种子的大事。”

荣淡如笑道：“只要我们每件事都含含糊糊，真假莫测，似是而非，定要教狂雨头痛至死。”香了西琪一口赞道：“妹子你的脑袋真了不起。”

我站起来伸个懒腰道：“所以最关键处，就是我要演好阴风这个角色，好了！青青，我怕也可以开始向你施暴吧！”

戴青青羞得垂下了嫣红的俏脸，轻轻点了点头，先自走了。

战恨叹道：“好兄弟！不若由我扮阴风吧，免得你的良心惴惴不安了！”

我带着战恨和巨灵两人，昂然穿房过舍，直往青青居住的寝宫闯去。

四名侍卫拦在大门处，喝道：“神将有令，谁也不可以进去。”

我两眼射出邪光，罩着四人。

四名守卫呆了一呆，手上武器全掉往地上去，人也昏倒地上。

我这迷魂大法，恐怕比阴风自己施展更厉害。

我们排闼直入，将沿途拦阻的女亲兵逐一制伏，闯进内宫去。

几名侍女迎了过来，转眼给战恨巨灵两人绑了起来，动弹不得，我要她们做我“恶行”的见证人。

戴青青在两名美丽的女亲兵护持下，走了出来，怒喝道：“阴风法师，你想干什么？”

我仰天长笑道：“我要的女人，从来飞不出我的五指山，你戴青青何能例外。”

两名女亲兵怒喝一声，拔出长剑，往我劈来。

战恨巨灵左右抢出，和对方斗在一起，战事转瞬结束，两女兵落进战恨和巨灵手内。

我冷笑道：“这两个给你两人享用，记着，要温柔一点。”

哭叫声中，战恨巨灵两人抱起两女，往内堂走去。

那些哭叫声当然是假的，两女都是戴青青的亲信，但“强奸”嘛？却

是真的，否则怎能入信于人。不过可不是我想出来，而是他们要求，青青首肯的。

戴青青铁青着脸，手握到剑柄去，喝道：“叫你的臭手下放开我的人。”我往她迫过去。

“锵！”

青青拔出长剑。

“蓬！”

一股红烟由我指头射出，正中青青脸上。

青青长剑堕地，被我一把抱住，往内进走去。

在青青的香闺里，我把她放回地上。

青青欢天喜地反搂着我道：“怕不怕我的手下会来救我？”

我摇头道：“灰鹰和他的手下持着淡如的法令守在宫外，谁敢闯进来，而且也不知我在这里。你可以安心。”

青青摇头娇笑道：“若你不脱下这可怖的脸具，我宁愿死也不肯被你这奸徒淫辱。”

我笑着脱掉阴风那块假脸，小心翼翼放在茶几上，坐在床缘轻喝道：“背转身！”

戴青青俏脸微红，横了我一眼后，转过身去，不用我吩咐，轻柔地宽衣解带，直至以全裸的背向着我，傲然挺立着道：“满意了吧！大剑师。”

我看着她动人的玉背，吞了一口馋涎，叹道：“当日我看到你的裸背时，只想到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在前面看看，否则将是人生里的大缺陷。”

戴青青仍背着我道：“大剑师有记挂着青青吗？”

我想起她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这时却不能给她正确的答案，道：“当然挂着你！”

戴青青轻轻道：“自败于你的剑下，又给你羞辱一番后，每天晚上我都想着你、梦到你。”

我奇道：“那你白天想什么？”

戴青青跺脚娇嗔道：“兰特！你像你的剑一样，太霸道了，迫得人透不过气来。”顿了顿轻叹道：“白天时我拚命工作，尽量不去想你，否则我会因思念你以致心力交瘁而死的，满意了吗？”

我心中大为感动，想不到她对我用情如此之深。

戴青青微嗔道：“你看够了没有？”

我笑道：“来！让我看你的另一面。”

戴青青缓缓转过身来，把她骄傲美丽的胴体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贪婪的目光下，柔声道：“你只是看看吗？”

我再忍不住熊熊升起的欲火，张开手来，搂接着她那扑入我怀里的娇躯。

我们在大床上疯狂做爱。

在其中一次的歇息里，青青柔声问道：“你会把我带回净土去吗？”

我肯定地道：“当然会。”

青青紧搂着我，喘息着道：“假设你真是阴风，我就惨了，我知道你们来后，那时还不知是你，已准备自杀来为你保存贞节，但又不甘心，因为死了便再没有机会见你，心里矛盾极了。现在真好，虽给人凌辱了，但既不用死，又可见到你。兰特，我可以随你到巫宫去吗？就当我是被人控制了灵魂

好了，不过那也是真的。”

我叹道：“我也舍不得和你暂别，但正经事要紧，乖乖留在这里吧！我一定会回来接走你。”

戴青青眼珠滴溜溜一转，毫不失望地道：“我相信你，正如我相信你一定会来见我，只是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又这么快和我像现在那样。兰特！你是第一个让我看第一眼时想到和你上床的男人。”

我大感兴趣问道：“这倒奇怪，对男人来说，只要对方有点吸引力，便可以第一时间上床。可是通常女人都会慢热一点的，为何戴神将如此恩宠兰特呢？”心中却想着，这妮子心中必是另有计画，教我撇不下她。

戴青青深情地道：“或者是因为你的英雄气概吧！又或者是因为你的眼睛，像你的剑那么锋利，把人家所有矜持和防御都破开了。”

我叹道：“很多时我只感到自己是个贪花恋色之徒，见一个爱一个，好色如命！”

戴青青献上香唇，道：“不是那样的，只是你多情心软吧！你为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是应该有回报的，为何不可以让我们献上身心来报答你，那不是挺美吗？难道你忍心不理苦恋着你的女子吗？何况贪花恋色，乃人之常情，我所知有条件的男人，谁不是妻妾成群呢？”

我感动地道：“是的！我不能够、也舍不得抛下你们不理。”

戴青青道：“兰特啊！快天明了，在你离开前，好好疼爱青青吧，可怜我明天还要装出被施暴后的凄凉样儿，你现在怎能不预作补偿呢？”

我微笑道：“你不用扮出凄凉样儿的，因为你已给我勾了魂。”

第八章 风城艳后

翌日清晨，在淡如的安排下，我们悄悄踏上征途。

灰鹰在他的族人里精挑出三十人来，都是真正的好手。

我们虽只得四十八人，不过即管万马千军，亦未必可困得住我们。

大洋洲是块荷叶形的大陆，我们登岸处是这片荷叶的东南端，而巫宫的所在却是遥远的北端，若毫不停留的话，也需三至四个月的时间，才可抵达目的地。

这片大陆近大半地方仍是未开发的旷野和山脉，城市与城市间的距离极远，信息传递的工作都靠受过训练的鹞鹰负起来，所以当我们到达风城时，有关我们的消息将会传遍整块大地，他们会怎样反应呢？

日夜兼程下，我们几经艰苦，来到横亘在迎浪城和风城间的卧龙山脉下，那是离开了迎浪城后的第二十七天。

到风城去只有一条捷径，就是穿过卧龙山脉的唯一峡道龙口峡。

这时人马都需要休息，于是扎营生火，准备膳食。

由于入冬已深，天气寒冷，各人都穿起厚厚的棉革，围着火堆取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我心中忽感烦躁，找了个藉口，独自走到旷野，找了块石头坐下，遥望起伏连绵有若卧龙的山脉。

我不能控制地想起无数的人和事，想起了采柔妮雅，想起华茜山美，想起和她们一起时的温馨日子。

想起美绝人寰的魔女百合，她的垂青令我感激不已，只感到自己不配她的恩宠，我实在太幸运了。

最后只念着公主。

假若凄惨的命运真降临到她身上，大地是否真的如百合所说会永远沉沦呢。

巫帝究竟是什么怪物，为何会以人面蛛身的雕像来代表自己。他和异物的斗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

这样的邪魔，是否人力所能对抗？

尽避我拥有了奇异的能力，毕竟仍是一个人，而巫帝则是没有身体也可存在的邪恶力量。假若他真的变成了公主。我能否下手杀死“他”，因为那也代表要把公主杀死。

这还不是问题，若他变成了公主，那代表了他亦拥有了类似西琪能死而重活的体质，谁还可以真正杀死他。

想到这里，我心焦如焚，恨不得立时飞到巫宫去。

西琪来到我身旁，靠着我坐下来，轻柔地道：“兰特，你心内充满了焦虑和痛苦。”

我叹了一口气，举手轻抚着她粉嫩雪滑的脸蛋，道：“未来的道路会比以往任何一条路更难走，使人泛起有心无力的可怕感觉。”

西琪倒入我怀内，搂紧我的腰，舒适地透了一口气道：“兰特！我爱你，乖琪琪爱你爱得发了狂。”

我稍感安慰道：“我也爱你！”

西琪仰起俏脸道：“放心吧！通过了我，废墟里的父神等若在你的身旁，助你应付危难，否则母亲百合不会让我们来向巫帝挑战。”

我一震道：“你说什么？”

西琪热烈地吻着我，娇喘着道：“我说父神可以通过我，在危急的时刻超越辽阔的距离输来他的能量，把巫帝彻底毁灭，但若给巫帝占据了公主的身体，即管父神也没有把握把他除掉，因为他已同时拥有自己和父神的力量，父神是完全无法毁掉自己制造出的东西的，那时只有靠你了，若你不能胜过他，人类再没有半点希望了。”

我沉声道：“巫帝究竟是什么怪物？”

西琪道：“我是直至母亲唤起我深藏在生命因子里的记忆后，才约略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她坐直娇躯，望往晚空下的卧龙山脉，脸上掠过惊怯的神色，低声道：“他是那次把全球文明毁掉时意外出现的生命变体，对人类有着最深刻的仇恨，也拥有人类所没有的邪恶力量 and 智能，若非你的出现，连父神对他也无可奈何。”

我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只有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道：“你的父神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西琪道：“父神是人类所能制造出来最伟大的东西，他既是人，也不是人，他有着别于人类的感情和思考方式，当大毁灭发生时，他正在孤寂的虚空里作着永无休止的探索 and 寻找，但他的能力使他感知到故土上的变异，于是他回来了。”

我听得目定口呆，西琪说的事实在太深奥难明，完全超出我想像力的范围之外。

“当父神由遥远外空回到这圆球时，大灾难后剩余的人类和所有生物都被这种以千万计的变异物体残酷地屠杀掉，这变异物体成为大地的霸主。”

我的呼吸急速起来，抓着西琪的肩头，不住喘息着。

早想到在以前的一段岁月里，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灾难，想不到可怕至此。

“父神基于神经内保卫圆球的神圣指令，与这些恐怖邪恶的变异物体展开最激烈的斗争，最后两败俱伤，父神的身体化成了废墟，再没有来回时空的能力，那变异物体具有形质的所有身体，也全被毁掉，潜藏到现在巫帝宫殿的地下，藉着该处的磁能勉强保留着能量，等待再生的机会，那就是巫帝。”

我全身一震，倒入西琪怀里，呻吟道：“我明白了，于是父神释放出各种生命的种子，引导着整个昔日文明的延续和重建，而巫帝则利用人性丑恶的一面，制造出巫神，为他建立巫国，让我们这些蠢人互相屠戮。是吗？”

西琪点头道：“是的！巫帝要制造的是仇恨，他要利用愚昧的人来对付父神，父神无奈下造出大元首，对付巫帝，接着的事你都知道了，我可爱的夫郎。”

脸上一凉，一球白茫茫的东西掉在我脸上，使我精神略振。

西琪望往天空，叫道：“下雪了！”

我神思恍惚地往上望去，广阔的天空里，白蒙蒙拳头般大的雪花飘下来。

战恨和巨灵的欢叫声从远方传来，这两个家伙还是第一次看到雪景。

不片晌，整个天地变得一片纯白，地上铺满了白皑皑的软雪。

淡如兴奋地奔来，叫道：“下雪了！让我们掷雪球呀！”

当她奔至近前，才发觉我异样的表情，骇然搂着我，心痛地道：“好夫君，你怎么了。”

我苦笑道：“我刚知道巫帝是什么东西，你说我应该有一副怎么样的表情呢？”

战恨巨灵和十二游女在外面玩雪玩得花样百出，兴高烈，我们三人却躲在帐内缠绵欢好。

只有她们充满了爱的胴体，才能使我忘掉那可怕的事实，人类的愚昧和无知。

只有爱才可以振起我的意志，继续这持续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斗争。

这在异物和巫帝间的斗争终到达最后的阶段。

若巫帝胜了，人类的存在将走到尽头。

若有人知道这真实情况，怕再也不能睡得安宁。

两女在我怀里熟睡过去后，我仍瞪大眼睛，难以入寐。

我痛苦得想对着空山旷野狂叫，只有那样才可泄出心中的恐惧和痛苦。

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小心推开两女，为她们像外面的雪那么不染半点俗尘的娇体盖好被子，爬出帐外。

大多数人都睡了，醒着的只有轮班当值的游女和鹰族的战士。

我向它们打个招呼，在月照下的雪地上缓步走着，思索着异物和巫帝间当年那惊天动地的斗争。

这刻飞雪在就好了，我可以骑着它在雪地驰骋，像会飞的雪那样。

大雪早停了，剩下飘飞的雪粉，撒在我的斗篷上。

我顺步往龙口峡踱过去，半个小时后来到峡口外积满了雪的疏林处。

心中警兆一现，躲到一棵树后，才往外望去。

长靴踏在积雪上的声音密集响起。

我心中一凛，这么多人，深夜时分鬼鬼祟祟来到这里，那会是什么好事。

往外望去。

只见三十多人由龙口峡那边闪缩地走过来。

这些人中有十多人穿着灰白相间的轻革胄，另外十多人则是绛红色的甲胄，显然是两方面不同派属的人，合在一起办事。最令我注目是其中一个全身连头部裹在白毛裘的女子，体态轻盈，移动时姿态动人至极。

陪在她旁是个绛红轻甲，肌肤略呈红色的男子，相当英武，肩上多了其他人所没有的红条，身分明显在其他人之上。

众人到了雪林外围处伏了下来，往我们两哩外的营地窥视着。

白裘女子狠狠道：“阴风老妖、秀丽妖女，我看你们今次怎样逃过劫难。”

她的语气虽狠，仍非常悦耳动听。

她身旁的绛革男子道：“小风后放心吧，任他们有通天妖术，始终是血肉之躯，只要踏进峡内，我们发动布置，包保他们粉身碎骨，连渣滓也不会剩下来。”

我的心剧跳一下，原来跟前的白裘美女，竟是巫国四大美女之一的小风后宁素真，想不到她和秀丽及阴风有这么大的仇怨。

心中又感奇怪，若秀丽和阴风这么容易解决掉，他们早死了千百次，不会活至今时今日了。

宁素真凭什么这般的把握呢？

宁素真低声道：“狂雨法师的巫药真的可克制他们两人吗？术由神将！”

术由答道：“当然！大法师乃诸巫之首，法力最高强，他保证的事绝错了。”

两人又谈了一会，术由站起身来道：“我们回去吧！”

宁素真眼望前方，站了起来，忽地娇躯一震道：“你……”

惨哼响起，宁素真的手下纷纷倒往地上，他们都是给对方捂着口鼻，再以锋利匕首由后背刺入，穿透心脏，当场毕命。

宁素真给对方由后面制着，猛挣几下，斗篷落了下来，露出如云秀发。

术由的两名手下扑了过来，分左右挟持着她。

宁素真刚想叫，术由一拳打在她小肌处，痛得她弯下身体，口中给塞进了一团布。

我看得目定口呆，想不到好好合作的两帮人，为何会变成如此局面。

术由用手捏着她的下颌，将她的俏脸托起来，狞笑道：“宁素真，你太天真了，阴风和秀丽岂是如此容易杀死，未进峡口他们已可发现我们的存在了，哈！”

我这才看清楚小风后的俏脸，心中赞叹，确是不可多得的美女，她的皮肤白异常，宛如无瑕的白玉雕成。眉侵入鬓，一对凤目神采照人，若非在这等恶劣环境裹，必是风情万种、绰约多姿，足以迷倒所有男人。

术由淫笑道：“脱掉她的衣服，想不到我术由如此艳福齐天，竟能得到不屑一顾天下男子的小风后。”

手下脱掉宁素真的毛裘，露出里面紧身的黄色武服，把她纤美丰满的身体表露无遗，确是男人恩物，人间极品。

术由狞笑道：“这些由我来为她脱。”伸手为她解开胸前的钮子，众红魔入围了过来，嘿嘿淫笑。

术由一边解钮，一边淫笑道：“念在你如此动人，让你死也不须作糊涂鬼，今次的事是大法师和我们大王构想出来，我们让你求死不得，然后回去通知你的手下，说你给阴风掳了去，你的手下必拚死来救，当他们发觉你被施暴后赤裸的尸体时，定会找阴风拚命，后果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是怎样，然后大法师会以此为藉口，对付阴风和秀丽两人，噢！真美！”

宁素真的衣服敞往两旁，露出比花蕾更娇美，像凝脂白玉般的酥胸。

宁素真羞惭得无地自容，秀目泻出热泪。

我乘着众人目光全集中到她胸脯的时刻，掩到他们背后，大笑道：“真的很美！”

众人一呆，往我望来。

我并没有携带兵刃，顺势抽出在我身前那人的配剑，刃光一闪，两个人头飞上了半空。

众红魔人纷纷拔剑时，又给我杀了三人。我趁势撞入他们阵里，挑点刺劈，红魔人溅血倒地，猝不及防下，这些人更不是我敌手。

术由转到宁素真身后，横剑在她咽喉处，喝道：“不要过来，否则我把她杀死！”

这时除了他外，所有人都给我了结。莫要怪我辣手，我没有戴着阴风的面具，绝不容许有活口回去报告给狂雨知道。

宁素真瞪大眼看着我，神情复杂之极。

术由喝道：“你是谁？”

我微微一笑道：“你有何资格知道？”

术由怒道：“抛下你手中的剑，否则我立即杀了她。”

我轻松笑道：“这有何不可！”手一挥，长剑闪电飞出，插进远在五十步外一颗大树上。

术由看得心惊肉跳，忽地一把推开宁素真往我扑来，长剑当头下劈。

我凝聚心力，两眼神光一现，刺进他眼内。

术由全身一震，滞了一滞，我乘势冲前，来到他右侧，膝头挺撞在他下阴处。

术由长剑脱手掉下。

同一时间，我的拳头重重击到他胸膛去。

骨折肉裂的声音响起。

术由全身肌肉失去力量，往地上倒下去。

我再在他的额侧补了一脚，肯定他活命无望，才拿起白裘，往正爬起来的宁素真走去。

宁素真非常坚强，站了起来道：“壮士是谁，素真定要报答你。”

我将白裘盖在她身上，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雪白高挺的美乳上。宁素真俏脸一红，想遮掩不是，不遮掩更不是。

我伸出手来，温柔地为她逐粒扣上钮子，同时道：“你独自一人回去，

会否遇上危险？”

宁素真看着我为她扣钮子，却小心地不去碰触她胸脯的大手，安心了点，低声道：“不怕的，红魔人只来了这么多人，都给你杀了，峡内都是我的手下。”

我给她整理好衣服，又助她穿上毛裘，拍拍她的脸蛋道：“回去后，告诉人你的手下和红魔人都给阴风的手下杀了，记着！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你曾见过我这样的一个人，否则我便危险了。”

宁素真道：“你不随我回去吗？我定会报答你的，我会答应你提出的任何要求。”

我微笑道：“只要你将我的存在保密，就是最好的报答。”

她的俏目闪着亮光，道：“你再没有别的要求吗？”

我俯首在她唇上轻吻一下，道：“快回去。”

她回吻了我一下，低声道：“你究竟是谁，我不想连得到我初吻的男子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狠下心肠，转头往营地走回去，叫道：“现在仍未是适当时机，我要走了。”

脚步声响起，她亦走了。

半途里遇上西琪和淡如。

我约略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

淡如笑道：“狂雨害怕了，怕我和你这假阴风会联手对付他。不过他算够狠的了，若我们背上了奸杀小风后的罪名，爱戴她的族人会不顾一切来报仇，狂雨便有藉口公然给我们最严重的罪名，因为小风后毕竟是巫神的女儿，有着不容侵犯的尊贵身分。”

西琪在另一边笑道：“巫国四大美人又多一人要失陷在兰特手里，努力啊！”

我气得重重打了她一记，道：“不要乱说。”

可是心湖里却升起了宁素真清美的玉容，和她因我不告诉她名字那今人心软的失望表情。

第九章 心有灵犀

第二天清晨，我们无惊无险通过了龙口峡，踏足风城所在的高原。

雪林内的尸体都给清理了，不留下半点痕迹，宁素真自有她一套处理手法，不劳我操心。

我亦信任她不会泄露我的存在。

我们在一个白色的世界里缓缓走着，留下了长长的蹄印。风城高高的城墙横亘前方，像一个毫不真实的世界。白雪纷飞下，一队战士迎了上来。我这时回复了阴风的脸孔和服饰，和淡如并骑冷冷看着来人的接近。

带头的骑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将军，到了我们马前十来步处勒马停定，冷漠地施礼后道：“在下马波神将，奉小风后之命，特来迎迓。”

我冷冷盯着他，两眼射出邪光。

马波和我眼神一触下，机伶伶打了个寒颤，移开目光。

秀丽法师荣淡如一阵娇笑道：“辛苦马神将了，素真会怎样招待我们。”

马波眼光落在淡如脸上，着了魔地移不开眼光，好一会才一震垂头道：“小风后今晚设宴款待两位法师，请随在下先到城内的宾馆歇息。”

淡如大送秋波笑道：“请马神将带路。”

众风城战士和马波齐露出颠倒迷醉的神色，好一会才掉转马头在前领路。

直走到午后时分，我们才进入风城。

由城门开始，直至风后宫，沿途都有侍卫把守，却不见半个风城的居民，若我猜想不错，小风后定是下有严令，不准人民上街，以免我这邪人勾引良家妇女，这也不失一个好办法，但若我是真阴风，不会溜出去猎艳吗？

风城的面积只及日出城的四分之一，人口在十二万间，规模完整，分外城。中城和内城。

风后宫在内城的核心处，宾馆位于风后宫的东翼，是座独立的建筑物。

小风后故示冷淡，除了马波这迎宾队外，再没有其他的人迎接我们，当我们在宾馆安顿下来后，淡如脸色不善，暗怒宁素真对她的不敬。

宾馆内的侍役清一色是男子，看不到一个女人的影子。

我们又好气又好笑，不过回心一想，有我这邪人在，亦难怪他们有此预防措施。

这也好，省却我要作恶的做作。

在宾馆的内厅里化作男装的西琪坐到我怀里道：“兰特，刚才我们往这里走过来时，你有没有感到有人在一座小楼里窥视我们。”

坐在一旁的淡如笑道：“当然是小风后在找她的意中人啦！”

我心里也觉她说得对，表面上却道：“不准胡猜，正事要紧，若泄了我的底细出去，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能活着回去，我那还有谈情说爱的心情。”

淡如笑道：“你知道正事要紧就好了，若你明天离去时，全城的处女仍能保存贞节的话，你这阴风法师完蛋了，我们也完蛋了。”

我摊手道：“连个女人的影子也看不到，外面又守卫重重，教我如何下手？”

淡如气道：“告诉我，假若你是真正的阴风，会否给这小儿科的局面镇住，以致一筹莫展。”

我无奈地道：“当然不会。”

淡如狠狠道：“那还不赶快行动？”

我叹了一口气，领着战恨巨灵，昂然往外走去。

心中凝起邪恶之念，浑身立时挥发出令人战的邪气。

守在外厅的灰鹰道：“法师要不要属下陪同护卫？”

我鼻孔喷出声音道：“不！你留在这里和十二游女鬼混吧。”

灰鹰大喜道：“遵旨！”

守门的八名卫士见我们三人出来，脸色一变，打个手势，示意手下去通知其他人，走上前来向我敬礼问道：“法师要到那里去？”

我并不理他，向那正偷偷离开的卫士冷喝一声，道：“到那里去？”

那卫士全身一震，转过身来，脸若死灰。

这并非此人天生胆怯，事实上能入选到这里监视我的人，绝非无能之辈，而是我这一喝大有名堂，在巫神书上称为“勾魂声法”，原来人的感官

接受的任何外来讯号，最终都牵涉到人类神经内某一区域的反应，这勾魂声法其实是藉声音把精神邪力由人的耳膜送进对方的神经去，令对方产生胆颤心惊的效果，又能使对方生出幻觉，仿似最亲近的人在呼唤着，当日刑室之战，阴风以此术对付我，使我差点以为父亲在唤我，着了他的道儿。

我两眼邪光再现，紧锁着他目光。

那侍卫全身抖颤起来，眼中神色茫然。

同一时间我掌心爆起强光，照在其他七名卫士脸上。

卫士东歪西倒掉往地上。

我向那给我制住心神的卫士喝道：“城中最美的女人是谁？”

卫士梦呓般道：“是小风后。”

战恨巨灵见我大展邪威，看得啧啧称奇。他两人的心志坚强之极，若向他们施术，便很难成功，冀奇亦是心志坚强的人，所以当日阴风要配以药物，始有成功之望。

战恨道：“我问他可不可以？”

我点头道：“可以！”

战恨大感有趣，问道：“除了小风后外，宫内谁是最美的女人？”

卫士应道：“是‘火凤’叶凤。”

巨灵问道：“她是谁？在那里？”

卫士答道：“她是宫内的侍卫长。”

我心中一动道：“你现在是否去找她？”

卫士应道：“是！”

我心中大感为难，以前想想倒可以，现在真的要我以卑鄙手段去坏人家女儿的贞操，则怎样也难以办得到。

踌躇间，战恨道：“快带我们去！”

卫士应声往围着宾馆高墙的大门走去。

巨灵和战恨半架着我，追着去了。

我硬着头皮跟着卫士背后走着，低声道：“门一关，立即闭上眼睛，我会发出一道强光，令门外的卫兵暂时失去视力，看不见我们的离去。”

两人童心大起，兴奋应诺。

卫士有点像个木头人般，笨拙地走到往外的大门处，在门上有节奏地敲了一长三短，显然是个通知外面开门的暗号。

中门大开。

我低喝道：“闭目！”手一扬，掷出一颗阴风特制的照明弹。

“蓬！”

一道强光在门外亮起。

惨哼声起，十多名守在门外各处的侍卫纷纷掩目跌倒，只有那受了我催眠的卫士不受影响，仍自踏上通往风后宫的路上。

我们三人大模大样，随着去了。

刚随着那卫士进入风后宫的范围，一名女将在十多名女兵的簇拥下，拦着去路，喝道：“法师要往那里去？”

我送出讯息，那名带路的卫士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这批女兵的皮肤都嫩白如雪，那女将尤其生得很美丽，凤目红唇，长得有三分肖似小风后，可能是由于同属“白女”族的关系。

我眼中邪光大盛，罩着众女，向那女将道：“叶凤小姐？”

女将眼神清澈，一点不受我的影响，使我知道她是曾受过精神训练的，可以对抗巫术，这反使我心头一松。

我的目的只是要表现邪行，即管阴风亦不是战无不胜的，否则巫国的美女岂非尽是他囊中之物。

叶凤点头道：“法师来得好，小风后想和你见面，有要事商讨。”

即管明知自己扮演着喜怒不形于色的阴风老贼，仍禁不住呆了一呆，暗叫不妙。幸好有假面具遮掩，否则恐怕很难瞒得过叶凤。

巨灵和战恨两人则是脸脸相觑，想不通小风后为何肯见我这“老淫虫”。当然！

唯一的原因是她猜想到或看破我是假扮的。

我心中暗暗后悔，那天若不和她说话，扭头就走，可能会好一点。

我冷然道：“叶凤小姐请引路。”

我们齐往后宫走去，沿途的侍女远远见到我们，都吓得躲了起来，想不到我也有如此不受女人欢迎的一天。

在一个密封无窗的偏厅里，绰约动人的小风后一身素黄女装，半挨在一张卧椅上等待着我和战恨巨灵对视苦笑，知道被揭破了身分。

女卫都留在门外，只有叶凤带着我们三人来到小风后身前。

小风后宁素真秀目一亮道：“素真可否和法师单独说几句话？”

叶凤一呆道：“风后！”

我向巨灵战恨道：“你们守在门外。”

两人正在饱餐秀色，闻言只好怅怅然离去。

叶凤仍站在原地。

宁素真请我坐在她身旁的椅里，再向叶凤喝道：“你还不肯出去吗？是否想违抗我的命令？”

叶凤警告地盯了我一眼，无可奈何下离开密室。

门关了起来。

宁素真美目深深地往我望来，道：“你瞒不了我的，脱下你那假面具吧！”

我苦笑道：“我扮得不像吗？”

宁素真道：“你扮得天衣无缝，尤其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邪气，可怕的眼神。但百密”你还不肯出去吗。是否想违抗我的命总有一疏，却不知阴风的左脚曾被风蛇咬过，医好后缩了半寸，走起路来，左脚有少许不自然。当然，除非特别留意，否则是不会觉察到。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我才知破绽出在这里，落在她这有心人眼中，自是原形毕露，何况她刚见过我的“真我”，更容易发觉我的原形。

我叹了一口气，脱下面具。

宁素真凤目闪过迫人的神采，道：“我从未见过比你更好看更有神采的男人，你是否名震三大洲的大剑师兰特？”

我一震道：“你怎能猜到？”

宁素真微笑道：“这只是简单的推理，你刚由帝国来，剑又使得这么好，而且若非是你，谁可以收伏秀丽法师，这么多巧合，不是出名的美男子兰特还有谁？”

我怕有人会闯进来“救”她，把面具戴回脸上，道：“你知否我们是站在对立的位置上的？”

宁素真摇头道：“你错了，我一直等着像你那样的一个人出现。”说到这里，想起其中带着的语病，粉脸一红，垂头解释道：“我父亲是个很低调的巫神，其实他的法力绝不逊于狂雨，甚至在某方面超越了他很多，所以才能抗拒巫帝的控制，并发现了巫帝是一种很可怕的精神生物，于是给巫帝害死了，你说吧！我是否在期待着你呢？当我知道你在净土创出近乎奇迹的胜利后，我立即想到你是那能消灭巫帝的人。‘大剑师’兰特，多么帅的外号名字。你是我心中的救世英雄，更是我的救命恩人，亦是我等了多年才终于等候到的好男人。素真怎也要成为你的女人。”

我想不到她如此直言无隐，明刀明枪来找我作情场的对手，一时招架无力，张口结舌地道：“似乎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宁素真横我一眼道：“当然，我看准你会像对戴青青般对我。青青是否在净土时早给你俘虏了她的心呢？我才不信大剑师肯随便去坏人家妇女的贞节，无论基于什么理由。”

她的天生媚态半点不逊于淡如，我投降道：“是了，本小剑师绝不会始乱终弃，满意了吧！小风后宁素真。”

她站了起来，像做着天地间最自然的事般，坐到我腿上，搂着我的脖子甜甜一笑道：“这还差不多。”然后把小嘴凑到我耳边道：“你温柔点好吗？这是你的小风后的第一次呀！”

我听得欲火狂升。

这小风后要爱起人来不顾一切的样子，确是诱人至极，使我忍不住侵犯她、爱她！

横竖我要定她了。当这个消息传开后，整个巫国的人都应知道我这阴风成了最有法力的法师，因为我已征服了巫国四大美女之三，包括秀丽法师荣淡如在内。

跟着的目标自然是红魔族的龙女屠姣姣，只要我再征服此女，狂雨也要让位。

这将是场非常诡异的斗争。

我必须征服屠姣姣，再没有别的选择。

就像我必须占有腿上的小风后那样。

我将以巫国四大美女来证明无人能抗拒我勾魂摄魄的力量，证明我才是众巫之首。

若狂雨能阻止我征服“龙女”屠姣姣那表示我的巫术仍莫奈他何，攻不进他的保护罩内。

巫神与巫桉间虽不能公开决战，却可藉这样的一种形式暗中比拚，而整个巫国的贵族阶层，亦心知肚明这是什么一回事。

假若狂雨败了，他拥有的一切权力将落到我手里，巫国亦被我控制了。

当那时刻出现时，就是我和巫帝决一生死的时刻。

“砰！砰！砰！”

拍门声响起。

战恨高声道：“法师！下属无能，你再不开门，小风后的人会杀进来了。”

小风后宁素真“啊”一声后在高涨的情欲里勉强冷静过来，吻了我一口后，站到地上，捡起被乱抛到地上的衣物穿上，风情万种横了我一眼道：“我要出去安抚他们，唉！”

只要被他们看到我现在那样子，谁也知道你曾对我干过什么事，你的

目的也达到了。”

兵刃声起。

“砰！”

门给撞了开来。

两人退了进来，巨灵还搂着叶凤。

他们直退到我身旁。

小风后的手下潮水般涌进了十多人来，人人双目喷火。

宁素真张开双手，把他们全部拦着。

战恨在我旁边低声道：“你也怪不得他们，你们关在这里足有好半晌了，嘿！你真行。”

巨灵怀内的叶凤挣扎道：“放开你的臭手。”

巨灵嘻嘻一笑，放开了她。

叶凤转身一巴掌向巨灵拍去。

“啪！”

脆响声令全场侧目。

叶凤一呆道：“你为何不避？”

巨灵捂着大脸苦笑道：“只要能给叶小姐泄愤，一巴掌有什么大不了。”

叶凤呆了一呆，退到小风后身旁，低问道：“风后没事吧？”

这是个全场所有人最渴望知道的答案。

众风城将士的目光齐集在小风后宁素真的俏脸上。

我没有再发出邪气，扑朔迷离，正是今次战胜狂雨的手段。

宁素真眉目含春，摇头道：“阴风法师再不是以前的阴风法师，他的法力超越了历代最伟大的巫神，绝不会伤害我，从今天开始，我正式宣布，小风后是他的人了，永远地属于他的了。”

众将士先愕了一愕，接着悲愤填膺，就要冲过来和我拚命。他们的小风后若非给我勾了魂魄，怎会说出这般的话来。

宁素真怒道：“给我住手！”

众人呆在当场，进又不是，退也不是。

我闷哼一声，长身而起，来到宁素真之旁，凝聚神光，逐一往众将士望去。

我送出爱与和平的讯息。

凡与我目光相触者，都忽然愤慨全消，心境祥和。

我伸手搂着宁素真的纤腰，柔声道：“来，素真你陪我回宾馆去。”

在巨灵和战恨开路下，我们悠闲地穿过塞满了门内门外的人，往宾馆走回去。

几天之内，藉着空中的传讯，狂雨将会知道我要征服的目标，就只剩下他爱宠的屠姣姣了。

第十章 心灵笔记

宾馆内。

众人听过我的计画后，都点黹头称善。

西琪欣喜地道：“那就好了！兰特不用四出奸淫妇女，我也不用心中不安了。”

荣淡如对小风后笑道：“想不到他不用邪术就轻易把你收伏了。”

小风后宁素真道：“你又抵抗得了多少天？”

荣淡如苦笑道：“怕都有三、四天吧！”

众人笑了起来。

宁素真道：“法师！我要随你同往巫宫去，还想带叶凤一齐去，她是绝对信赖的。”

我向淡如打个眼色，想由她出口拒绝，岂知巨灵插入道：“我赞成！”

我们愕然望向他。

战恨呵呵一笑，搂着他的大肩道：“我支持我们的大情人，只要叶凤小姐听他说上半天情话，我保证会向这好兄弟投怀送抱。”

我们哑然失笑，原来如此。

西琪提议道：“不若把戴青青召来，法师索性带着巫国三大美人，招摇饼市，如此会更使狂雨弄不清楚我们在搅什么，这对戴青青亦公平一点。”

我一方面信任她的智慧，另一方面觉得如此惊人之举，甚对脾胃，可是仍有一点犹豫，皱眉道：“我们那有耽搁的时间呢？”

宁素真娇笑道：“不用担心，若我没有猜错，最迟明早戴青青会到达这里，因为前天我接到她的传讯，着我把你们多留上两天，那时我还以为她想找你算帐，现在才知道是耐不住相思之苦。”

众人无不莞尔。

那晚风后宫内举行了盛宴，我抛开阴风的邪功异行，巧妙地向宁素真的手下传出讯息就是表示我这阴风的巫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转化了气质，再不会作奸淫之行，宁素真是真的爱上了我，而不是被我控制了。

当这消息传到狂雨耳里时，必会使他满怀猜疑，莫测高深。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设法阻止我进见巫帝，另一方面他亦必须首先战胜我，不让我征服屠姣姣。

我会令他失望的。

没有女人可抗拒懂得巫术的兰特的。

我有这信心。

次日戴青青在一大队黑叉军的护送下，抵达风城，其中自有一番欣喜之情。

为了争取时间，午后我们立即起程，由水路乘中型风帆往红魔人的首都“红京”进发。

船上全是我们的的人，所以气氛和洽，轻松愉快。

我们会很快进入红魔人的势力范围，事实上反而安全起来。

红魔人纵使胆比天大，亦不敢冒大不韪攻击一艘载着两大法师的船，尤其是还有小风后和戴青青，所以斗争已转移成为我和狂雨法师两人之间的事。

关键人物就是“龙女”屠姣姣。

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美人呢？

正舱里。

我们围坐餐桌，共进晚膳。

我和战恨两人各坐长台的一端，巨灵和叶凤坐到一起，态度亲热，看来这个家伙已得了我左右两边坐着戴青青和西琪、宁素真和荣淡如。

灰鹰则在舱外忘情工作，负起防务和航行的重任，他确是个很积极投入工作的人。

席间各人谈笑风生，因有青青和素真随在左右，使我心情大佳，宁素真更是万种风情，媚态横生，娇嗲到不得了。

话题很快转移到屠姣姣身上。

宁素真道：“姣姣是个相当骄横任性的女孩子，人却冰雪聪明，很不易应付。”

战恨道：“不理她如何骄傲，我都不信她能逃，大剑师撒出的情网，只怕狂雨将她送到别处，使我们连见她的机会也没有。”

荣淡如道：“这你就无须担心，若狂雨这么做，这殇巫术之战应算狂雨早已输了，因为谁也可由此看出他是胆怯，胆怯的巫神何能服众，何况他亦会因胆怯而使法力退减。”

戴青青皱眉道：“这点我始终不太明白，为何屠姣姣失身于阴风，会代表输家是狂雨呢？”

荣淡如道：“道理很简单，这是狂雨通过屠姣姣和阴风作的一个斗争。面具后的阴风又老又丑，绝吸引不到女人，他倚仗的只有是巫法，若屠姣姣真的被阴风勾引了，正代表狂雨没有破解阴风巫法的能力，保护不了一个女人。”顿了顿续道：“而且嘛，情势是对狂雨有利无害，因为屠姣姣是受过狂雨训练的人，应能对抗最厉害的巫术，她本身对阴风又恶感甚深，在一般情况下，阴风根本无所施其技。所以狂雨甚至会制造机会让我们这个阴风施法，因为狂雨若能一举破了我们这阴风大法师的妖法，他不但胜利了，还可将阴风变成他听话的奴才，永远受他控制。”

巨灵失笑道：“可是事实上大剑师向屠姣姣施展的并非巫术，而是情术，屠姣姣如何抵挡？狂雨又如何去破？”

西琪冷静分析道：“不要这么快洋洋得意，就算大剑师向屠姣姣显露真面目，说尽甜言蜜语！由于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屠姣姣会以为这正是巫术一种最高的境界，到时说不定会弄巧反拙。”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高涨的情绪立时萎退。

我道：“其实我们真正的目的，只是要进入巫宫，找巫帝算帐……”

荣淡如打断我道：“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你并不明白巫宫守卫森严的情况。守卫巫宫的人叫巫奴，这批人只有十多个，但都像阴风奴那样，被狂雨以药物激发起体内的潜能，力大无穷，悍不畏死，耳目灵敏，要闯过他们实是难比登天，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先胜过狂雨，最好能真的把他制伏，我们才可安然入宫。”

战恨道：“假若我们一抵红京，狂雨立即接受我们的要求，让我们进宫，岂非所有难题迎刃而解，我们今次来，是要把圣女西琪献给巫帝啊！”

荣淡如叹道：“狂雨岂是如此易与的人，以前我们每次往见巫帝，都因为巫帝要召见我们；今次我们这样去见巫帝，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狂雨怎能不怀疑我们的动机，所以若我们提出要献人，他会先要人，然后推说让巫帝自行决定是否肯见我们，你说大剑师舍不得把我们的乖琪琪送进险境里去？”

战恨哑口无言。

宁素真道：“要过狂雨这关，定要把他制伏，不过要征服屠蛟蛟，还有另一项难题，就是屠蛟蛟和她父亲两名年轻大将柳客和机锋正陷进三角恋爱的苦局里，即使在正常的清况下，大剑师想插上一脚也不容易，所以事清并不乐观，大剑师虽有狂雨破不了清法，可是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屠蛟蛟的芳心，却殊不容易哩。”

说到这里，众人都感到前路一片黑暗，况且若露了底，在红魔人的强大势力下，逃命已不容易，何况深不可测巫帝就在那里呢？谁能测到他有怎样的惊人法力？

巫神河是巫境内最大河流，起点是风城之南，往北流去，经过十多个红魔人的城市。

红魔人的首都红京是这片陆地北端临海的大城市，也是巫境内最宏伟的都会。红京南郊有个奇异的天然地窟，岩壁布满美丽的钟乳石，令人闻名丧胆的巫宫，就是建在地窟内最广阔的主洞内。

这地窟又名巫渊。

到巫国来就是要到那里去。

我能否及时把公主营救出来呢？

事了后，我将什么也不管，带着我心爱的女人和骨肉，在净土找处环境优美的人间胜景，和她们享受毕生恋爱的甜蜜滋味，让利剑积尘好了。

我在船尾凭栏眺望月照下盖着白雪的两岸，和闪烁着灯光的宽广河道。

巫神在巫国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他代表着巫帝，所以我们要到红京去，沿途的红魔人绝不敢阻拦，只要一天我的身分不被揭穿，我是大致安全的。

那天若非有狂雨在背后撑腰，术由亦不敢向我们施诡计。

西琪来到我旁，靠着我柔声道：“兰特！我从未感觉到你像现在般那么心绪不宁，是否失去了信心呢？”

我点头道：“自从知道巫帝并不是人类，我连一点把握和信心都没有了。”

西琪道：“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否则我们必败无疑。”

我叹了一口气道：“放心吧！当一个好剑手出剑后，他的心神会与剑合为一体，只知要取胜，其他一切都忘却了。”

西琪欣喜地道：“我相信你！”

宁素真来到我另一边道：“可以加入你们吗？”

我笑道：“若我现正和琪琪在床上做爱，你绝不须说这句话，脱精光爬上来加入就行了。”

宁素真顿足嗔道：“你真坏！”

我想起一事，问道：“你父亲是怎样给巫帝害死的？”

宁素真神情一黯，默然片晌道：“父亲自从成功除去巫帝对他的心灵禁制后，一直找寻种种藉口，拒绝巫帝十年一次的召见，巫帝因而动了疑心，指使阴风来杀害父亲，他催眠了父亲的一个宠婢，在她体内藏了一条极毒的小蛇，当父亲和那宠婢欢好时，他在别处施法，使毒蛇由宠婢体内钻出来，咬着父亲的咽喉，那宠婢则发了狂般缠着父亲，使他不能及时取药解毒，就那样惨死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这样的巫术实在太恐怖了。

宁素真低声道：“我还未多谢你给我报了大仇呢！”

我伸手过去搂着她，爱怜地道：“你已以身相许我了，还有什么比这谢礼更珍贵呢？”

宁素真道：“父亲由巫帝的作恶工具，变成与巫帝完全对立，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他把这过程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你要不要看看？”

我大喜道：“那会是至关紧要的一件事，我要立即细心读读。”

宁素真道：“待会到睡舱时，我拿来给你吧。”

我点头道：“由今晚起，除了和你们欢好外，床上的另一节目就是读这日记。”

荣淡如和戴青青刚好走了进来，淡如伸手搂着我和宁素真的肩头，笑着向宁素真道：“小风后你惯不惯和另三个女人，同时在一张床上与一个男人欢好？”

宁素真俏脸一红道：“我也不惯和一个男人在一张椅子上做爱，昨天还不是那样做了嘛？”

我听得心中一酥，向站在我身后的戴青青道：“你又怎么说？”

戴青青轻轻道：“我早给你以巫法勾了魂魄，你要我做什么便做什么吧。”

我大笑道：“如此良宵，岂能虚度，我们立即打道回舱，免得误了看书的时间。”

“开窍成为巫神后至今三十年了，这些年来，我从没有一天怀疑自己所做的事是错的，直至那天晚上，在巫帝的神像前，当他与我心灵接触时，不知基于何种原因，我看到了他的真面目，此后每晚我都在噩梦中度过。那是否只是一幻象？不是的！我的深知知道那是一个事实，多年的灵修使我有超越常人的直觉。我感到绝对的悲观。我知道巫帝在怀疑我洞悉了他的真相。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被杀害。巫帝是不会容许任何人知道他的真面目的。这是没有人曾经历过的可怕经验。巫帝并不是人，而是藏在地底里的一种可怕生物，或者尚欠缺某些条件，终有一天他会走出来的，人类悲惨的命运早注定了。

有机会读到写下这些事的，切勿以为我是疯言病语，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千思万虑后得出来的结论。在巫术的领域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类秘异莫测的心灵……”

接着下来的十多页，都是记述他如何锻链自己的心灵，也是在这修练的过程里，他发现了巫帝加诸在他心灵里的禁制。

纵使在温暖的被窝里，又有青青和素真火热的赤裸胴体紧缠着我，西琪和淡如的相伴，我仍看得手足发冷，却没法停下来不看，因为我急切想知道巫帝的一切，愈多愈好。

这笔记对我的用处之大，将有难以估计的价值，使我对人类广阔无边的心灵，有着跨前了一大步的认识。

笔记继续写道：“巫帝加诸我灵魂的邪力，充满了冷酷和仇恨，那是一种我全然不了解的邪恶感觉，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人类的爱，只有爱才能助我化解这禁制，让灵魂重获自由。”

我心中一动，想到我助淡如脱离巫帝的控制时，用的不正是我对她的热爱。

笔记至此完结。

我禁不住大为失望。

素真的巫神父亲为何没有写出巫帝的真身分究竟是什么来的，也没有具体写出他解除禁制的方法。

我禁不住苦恼地叹了一口气。

西琪爬了起来，露出美丽的赤裸上身，满脸通红地向我道：“兰特！睡吧！”

我再叹一口气道：“我需要多一点的爱，否则定会发噩梦。”

西琪两眼燃烧着情欲的火焰，甜甜一笑道：“让你的乖琪琪给你好吗？”

我心中一动，似乎掌握到某一重要的关键。

西琪吹熄油灯，跨过戴青青，在黑暗里伏到我身上轻轻道：“你不要动，让琪琪服侍你，莫要吵醒她们。”

翌晨餐桌旁的四女特别娇柔可爱，出奇地愈来愈冷然自若，超脱于肉欲的西琪尤其娇媚横生，不时俏脸红红地偷看我，使我心痒难熬，忍不住凑到她的小耳旁低问道：“为何我的乖琪琪今早变得如此可人，发生了什么事在你身上。”

西琪羞不可仰，做了个只有淡如才会做的动作，从台下伸手过来按着我的大腿道：“昨夜你在看笔记时，我把自己的心灵和你的连在一起，陪你一齐细心去读，忽然间你的心涌起强烈的爱火，把我整个人燃烧起来，完全不由自主地向你求爱，那感觉直到现在仍留在身体的至深处，自母亲引发我的潜能后，我还是第一次这样，那感觉很好！真的很好！兰特我爱你。”

我一呆道：“是的，这些天来你是第一次这么热情奔放。”

西琪半喜半嗔地横我一眼，台下的纤手大力捏了我一下。

淡如奇怪地地望向西琪。

我灵机一动，向西琪问道：“当日百合告诉我她把爱输进魔女刃去，使刃内的庞大能量能转移到我体内，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西琪把小嘴也凑往我耳旁道：“魔女刃内藏着父神输进去庞大无匹的能量，那是一种能与人类肉体精神结合的灵能，玄妙无比，但如何与脆弱的人结合，却是不可逾越的大难题，即管母亲的体质亦受不了。”

“于是母亲想出了一个妙想天开的方法，就是首先要爱上一个男子，然后她再以心灵的力量把自己的爱输进刃内，与那庞大得可以使万物重生的灵能结合，以爱为引导，使灵能名副其实地‘爱上了你’，所以也不会伤害你，就像男女的结合那样，这也是没有女人能抗拒你的原因之一。”

我一震道：“昨晚你定是受到这灵能的刺激，所以情不自禁向我求爱，是吗？”

西琪甜笑地点头，台下的玉手抓得更紧了。

战恨刚在捧餐上来十二游女最美的两女之一穗儿的臀上轻摸了一记，向我咕哝道：“大剑师大清早便和你的小情人喁喁私语，弄得琪琪脸孔耳赤，看得我妒忌得要命，是否在示威了那是我们夜狼人的方式。”

淡如白了战恨一眼道：“你自己不满足吗，昨夜把我的穗儿弄上床去了，我还未和你算帐呢。”

巨灵拖着叶凤的手踏进舱内，闻言笑道：“这艘船让我们名之为爱之舟，我今天是一生人来第一次没有在日出前起来练剑，那感觉真的很好。”

青青和素真想起夜来的荒唐，俏脸红了起来，心下则对巨灵的话大大认同，起了共鸣。

淡如向西琪取笑道：“乖琪琪何时懂得主动向男人挑情的，不是起床还不到半刻，又想和你的男人回到床上去吧？”

西琪立时脸红耳赤，台下的手仍不肯放过我，垂头来个默认。

众人不论男女，都被她前所未有的风情荡态惹得怦然心动，楞在当场。

我心中再动，知道她因感受到我体内结合着爱的灵能，牵动了心内对我的热爱，竟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同时想到淡如和她之间微妙的情意，也是因为两人身上同时拥有我的“爱能”，所以才互相吸引着。

也明白到为何以她圣洁的心灵，仍然一点受不起我的挑逗。

更明白了为何异能既会有衰竭之时，可是当我为华茜治伤时，灵能不减反增。

因为那是一种爱的交换。

在争夺淡如之战里，巫帝败于我手下并非偶然，因为我拥有克制巫帝的爱。

唤天巫神笔记中所指的“爱”，是否就是这样？

巫帝是一种只有仇恨没有爱的邪恶生物，若给爱侵入他的精神里去，他将完了。爱对他就像无比厉害的剧毒。

因为他受不起。

我的心狂跳起来，知道自己掌握了与巫帝斗争的一个重要关键，掌握了征服屠蛟的必胜秘诀。

西琪在我耳旁低呼道：“兰特，求你立即和我回到床上去，你挑起了人家最原始最狂野的情焰。”

我对她微笑道：“我指头也没有碰过你呵！”

西琪低声道：“是琪琪不好，由昨晚到现在，我的心灵都舍不得离开你，所以才弄到现在这样子，不过你要负上责任的。”

我心中大乐，凝聚起体内的灵能，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心中激起了强烈的爱，往淡如望去。

淡如正笑着往我望来，看样子是要嘲笑我几句，但一接触到我的眼神时，娇躯剧震，俏目被我牢牢吸着，艳丽如花的俏脸胀红起来。

我柔声道：“淡如，你有什么感觉？”

淡如破天荒第一次羞不自胜地道：“你这坏蛋，这样挑逗人家。”接着呆道：“为何你竟懂得媚术？”

当她动情时，我发觉成功地紧锁着她的心灵，不让她有丝毫逃遁的机会，忽然间我掌握了巫术的精粹，就是如何去控制别人的心灵，不过巫术要控制别人的灵魂是恶意的，我却是善意的。

巫帝以邪恶的力量控制人，我却是以爱的力量。

淡如俏脸更红了，呼吸急速起来，这是因为我的爱里含着情欲。

我感到完全地掌握了异物输进魔女刃内那庞大无匹的灵能。

我放过淡如，往战恨望去，洋溢着热烈的友情。

战恨和我眼神相触，呆了一呆，目光透出真挚的感情。

我明白了。

这灵能不但可驾驭物质的世界，也可以驾驭精神的世界。

全因为魔女的爱。

战恨奇道：“你的眼光很怪，好像把无限的生机送进了我体内，使我感

到整个天地都可可爱了起来。什么妒忌都没有了。”

巨灵好奇心大起道：“你也望望我。”

我往他微笑望去，送出心中的感激。

巨灵一震道：“果然厉害，我感到所有事物都活了过来，充满着超越于人欲的爱意。”

宁素真拉着我的衫角，低声求道：“大剑师不要偏心，我也要你像逗如姊般逗我。”

我畅快无比，往她望去，故意加强肉欲的成分。

这小妮子本身对我迷恋至深，那受得住这灵能冲击，娇躯发颤，小嘴张了开来，脸上情思难禁，剪水双瞳闪着欲望的火花。

我为了公平起见，将爱欲由眼神往戴青青送去，这黑美人更是不济，捧着胸口，耳根都红透了。

如此挑情引起强烈反应的滋味，我还是首次尝到。

淡如站了起来，一把挽起了我，狠狠道：“阴风法师，你吃早餐的权利因你邪劣的淫行已被剥夺了。快和我们上床去。”

第十一章 狂雨法师

接下来十多天的航程里，我抛开一切，专志去掌握和操控与我的精神浑融为一体的异能。

这是一条遥远的路。

得到魔女刃内的异能是第一个起点，此后逐渐地懂得了以意念来运用异能。

然后是鹰巫的巫神书，带来了突破，使我进入以精神力量去驾驭物质和其他人思想意志的天地里，也学懂灵能可以藉不同的方式送出，像由眼光送出异能，使成为催眠术或迷魂法。

第二个突破是和淡如的斗争，我学懂把爱注入我所爱女子的心灵里，使她成为我爱的俘虏。

第三次的突破来自唤天的笔记和西琪，他们使我明白到自己拥有什么，也顿悟到如何去发挥。

我隐隐觉得那晚和魔女百合的接触亦是其中很关键性的一环，只是现在我还不太了解。

四女成为了我反覆练习的对象，弄得连淡如这样精通媚术，西琪拥有如此超然灵觉的人亦不得不终日神魂颠倒，慵懶不胜，既怕我找她们来做对象，又爱得我要命。

青青和素真更不用说，不分昼夜地沐浴在那爱的长河里，享尽最甜蜜动人的爱的滋味，也备感爱的折腾和疲累。

当还有三天就要到达红京时，我停止了对她们施展这心灵的异术。她们虽仍对我痴迷得不得了，亦已逐渐开始回复自我。

之前她们常怨我玩弄得她们疲不能兴，现在则反怨我不恣意“玩弄”她们。

女人的心就是这么奇怪。

这天黄昏后，我和四女坐在船尾欣赏着漫天遍地飘着壮人观止的雪景。

跟前尽是白茫茫一片。

我感到精神和体能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淡如叹道：“我一生人从未试过像过去十多天这么开心快乐，原来给兰特若情俘般押着去旅行是这么好玩的。”

青青怨怪地往我望来道：“幸好我追着来了，你这狠心的大剑师开始时还想撒下我不理呢。”

我呼冤道：“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好吗？”

素真道：“我不管！只要我爱上一个男人，就要跟在他身旁，就算打我赶我，我亦绝不肯离开半步的。”

西琪回复了她那独特的冷艳，微笑道：“我在想像着屠姣姣在兰特的挑情大法下的风骚样儿。”

众女吃吃娇笑起来，显是推己及人，想起自己不堪情挑时的放浪样子。

我感到无比的满足。

想起将来重会采柔、妮雅。华茜等，又或是花云时，向她们施出如此惊人手段的动人情景。

淡如喝道：“兰特！你在想什么？笑得这么奸诈的。”

我阴阴一笑道：“我在想！女人真是善变，昨天你们四个还为了坐我的大腿吃醋争风，今天却任我空着只腿，只影形单，你们说这是什么的一回事。”

四女齐白了我一眼，看神情似想好好揍我一顿，以泄心头之爱。

素真道：“你这十多天挑弄得人还不够吗？连人家仅有的矜持和羞耻心都给你的巫法毁掉了。”

我大笑道：“我的兴趣又到了。”

四女一齐求饶，连西琪也不免。

稍后淡如却起身投入我怀里，坐到我腿上道：“让我为众姊妹牺牲自己吧！不过你可不准施展妖法，只可以普通的风流解数对付我。”

我大笑道：“你何需这般害怕，你的媚术到那里去了？”

淡如道：“我的媚术仍在，不过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以免遭你反噬。满意了吗？我们的夫君大人。”

我微笑道：“你的夫君订立出第十一条家法，秀丽法师你想不想听听？”

荣淡如谦卑地道：“秀丽怎敢不听？”

我正容道：“那就是凡坐到我腿上的妻子，都要受我施法。”

荣淡如慢条斯理地“哦！”了一声，然后以最高的速度由我怀里弹开，带起一阵香风，坐到离我最远的椅子去，别过脸去得意笑道：“我不看你眼睛，看你还怎样施法？”

青青捧腹笑道：“如姊舍得不看你的男人吗？”

我向她叫道：“你！”

青青望左望右，才骇然指着自已可爱的小鼻子，愕然道：“我？”

我冷冷道：“就是你戴青青，快坐到我腿上来，这是第十二条家法，我要谁坐就谁坐，不得有违。”

青青苦着脸站起来，坐到我腿上去，将脸埋在我颈后。

素真笑得纤腰亦直不起来，娇喘着道：“青青天真得可以，以为不看你

的眼睛就不会接受施法，不知你靠身体的接触已可施术。”

我心中一动。

是的！

灵力可由眼光送出，也可由身体传往另一身体，为何不可以通过物体送出，像广女刃那样。

念头一起，异能由体内送进甲板里，沿着船板而去，来到淡如脚下，再由她的脚心送上去。

荣淡如全身一颤，缩起双脚，粉脸通红，惊怒道：“兰特！你弄什么鬼。”

我知她比常人有着强上十倍的对抗力，特别多加异能，把爱念千川百河般送进她体内。

荣淡如娇躯颤抖，一对美目半张半闭，内中充满了渴望和欲火，求饶道：“淡如知错了，放过我吧！”

我为这突破喜出望外，收回对她的挑引，把灵力藉舱板往四外送，刹那间船上的一动一静全收进我的心灵内。

我“看”到战恨正搂着穗儿在房内胡地胡天，“看”到巨灵和叶凤坐在望台处，“听”着巨霞绵绵说着的情话，感知到每一个人的举动和位置。

我的灵觉再扩展，进入河水里，以惊人的速度爬上岸去，往岸旁的荒野延伸开去，感知到草丛里的生物，“看”到树丫间跳跃的鸟儿。

知感不住延伸，然后是一阵心疲力竭，到了能力所达的极限。

我“醒”了过来。

四女目不转睛看着我。

西琪道：“兰特你是怎样做到的，不用看不用触摸，也可把如姊逗个半死？”

我向仍是春情荡漾，脸红耳赤，眉黛含春的淡如道：“知道厉害了没有！”

秀丽法师荣淡如楚楚可怜地道：“人家早就投降了。”

我微笑道：“那为何刚才故意不望我，岂非公然和我作对，我要爱你不可以吗？”

荣淡如“噗哧”一笑道：“你要欺负人家尽避欺负个够吧！何须装出凶巴巴的贼样？”

唉！

她的媚术仍是宝刀未老。

怀内戴青青的身体滚热起来，抚着我的脸道：“向青青施法吧！我的大法师。”

宁素真羞涩地道：“我也要！”

我豪情大发，向西琪喝道：“只有琪琪你仍未表态，快明示立场！”

西琪微微一笑，从容道：“若你们都躲到房内去寻欢作乐，琪琪肯一个人冷清地留在这里空寂寞吗？大剑师兰特公子，家法如山的好夫郎。”

红京在望。

那是座宏伟的城市，建筑物色彩缤纷，最高的几座尖顶建筑物，突出于城墙之上，在雪后露出鲜明对比的红色来，分外耀目，其中一座特高的圆形建筑，就是皇宫内最著名的圆红殿了。

巫神河绕城而过。

城墙外的码头上是军容鼎盛的红魔人，似要向我们展示强大的实力。

我和淡如并排走下船去，后面跟着的是小风后宁京真和戴青青。西琪则由战恨巨灵一左一右护持下，跟在最后。

灰鹰和十二游女留在船上，待我们掌握清楚形势后才决定他们的去向。

一群人迎了上来，最前头的两个人一看便知是四大法师之首的狂雨和红魔人之王屠龙。

狂雨身形雄伟如山，长披肩，相貌樗和，嘴角似是永远带着点含蓄的笑意，使人很易误信他是位善良的长者，只有当你细察他的眼睛时，才会发现内里深邃难测，有种不战屈人之兵的慑服力。

这是个难惹之极的对手。

屠龙则是出奇地容貌俊伟，像其他红魔人般，肤色白里透红，双目灼灼有神，身躯高挺秀拔，难怪能生出屠蛟蛟这美丽的女儿。

他身旁有位雍容华贵的绝色丽人，看来是最得宠的妃子，绝非屠蛟蛟，她并没有在“欢迎”的队伍里。

他们身后是十多名全副戎装的将领，男女老幼都有，自是屠龙属下最高层的领导人。

我依着淡如教下的礼节，先向狂雨表示对长者的尊重，才再接受屠龙的敬礼。

狂雨呵呵笑道：“巫宫一会后，至今足有五年，阴风秀丽你们风采尤胜当日，自然是在巫法上更进一层楼，可喜可贺。”

这老狐狸一句不提帝国的事，不问我们为何来此，自足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屠龙的目光来到我脸上，闪过妒忌的厉芒，接着移向淡如，露出迷醉的神色，旋又回复清明地微笑道。“秀丽法师和阴风法师联袂驾临敝国，红魔人莫不感荣幸之极。”

他跟着把身旁的人逐一介绍。

首先是那绝色丽人，原来是他新纳的后妃。

当介绍到那和屠蛟蛟陷进三角恋爱的柳客和机锋时，我暗自留神。

柳客生得风流俊俏，手足特长，予人灵巧之极的感觉！机锋则是豪迈的铁汉型人物，可是两手纤长，显是粗中有细的人。

两人各具英姿，难怪屠蛟蛟如此难以选择。

他们城府之深，自是远及不上狂雨和屠龙，表面上虽必恭必敬，但眼中的戒惧和敌意，却瞒不过我。

另外一个使我印象特深的是位名叫雪芝的美丽女将，眼神清澈，并没有屠龙夫人那样对我步步为营，反像对我满有兴趣的样儿，使我知道她受过狂雨的训练，有信心能抵挡我的巫术。

哼！

很快她会知道自己的道行仍然未够。

我蓄意发放着适可而止的邪气，似有若无，务使狂雨摸不清我的底子，但却清楚知道我不同了。

淡如秋波流转，美目到处，众红魔人无不流出迷醉之色，屠龙也不例外。

在我的滋润下，秀丽法师的媚力更惊人了。

戴青青和宁累真亦一一和对方施礼。

表面看来，这欢迎仪式礼貌客气，谁知内中的诡诈凶险。

狂雨的目光落到西琪身上，微笑道：“世间竟有如此气质惊人的美女，看来巫国四大美女要多加一人，阴风你是从何处搜罗得如此人间极品。”

我微微一笑，望向淡如。

秀丽法师荣淡如发出一串银铃般宛似仙乐的娇笑声道：“老大啊！没有事能瞒过你的锐目，我们今次来就是要把此女献上巫帝，你猜她将来的成就能否超越我们？”

搜罗新的巫神人选，是每个巫神的责任，狂雨两眼精光一现，刺进西琪眼里。

西琪淡淡看着他，神情平静无波。

狂雨微笑道：“你叫什么名字？”

西琪望向我轻轻道：“师傅唤我作小琪儿。”

至此无人不知西琪是我的徒儿，当然也是我的女人。

狂雨和红魔人无不露出惊异之色。

青青、素真和西琪这三位国色天香的美女，一点没有受迷术所制后的现像，难道我这阴风能不靠邪术就收伏了她们？

狂雨的眼光落到我脸上。

我迎上他的眼神，模仿起当日阴风的目光，往他送去。

我们两人同时一震。

我的胸口像给人打了一拳那样，呼吸窒碍，但也知对方绝不好过。

狂雨确是不同凡响，使我的异能一点侵不进他的心灵去。

屠龙知道我们两人交了一招，恭敬地道：“屠龙在宫内预备好地方，让各位好好歇息，只不知两位法师要同居一处，还是分开寝室呢？”

这一句极为厉害，是要迫我和淡如表态，是否搅在一起了。

荣淡如摄魄勾魂的声响响起道：“两间相连的寝室会方便一点。”

屠龙愕了一愕。

这答案模棱两可，教他摸不着底子。

狂雨大笑道：“看到你们两人化干戈为玉帛，老夫心中畅快无比，来！让我们送各位到后宫休息，有什么事留待今晚盛宴时再说。”

我闭目盘膝坐在床上，心灵顺着地面延伸开去，找寻狂雨的位置。

思感以我所在的北皇宫为中心，透过大地，在惊人的高速下四处搜寻着，我“看”到每一个守卫，感受到他们高度戒备的情绪，最后在后宫一个密室里，找到了狂雨。

当我的恶感到达他身上时他的身体产生了一道警觉的热流，我忙退开去，让精神的灵觉若即若离环伏在那里，教狂雨以为那只是一时的错觉。

这老家伙不愧四大法师之首。

密室内除狂雨外，还有屠龙、屠夫人、屠龙的军师范多智、被称为红魔双剑的柳客和机锋、俏丽的女将雪花，最后是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不用说也是龙女屠姣姣。

她的五官秀丽标致之极，那白里透红的肌肤明艳照人，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

她最诱人的地方，却是那种在弱质纤纤里透出的坚强，楚楚可怜的表面下深藏着在骨子里的一种高傲，形成非常独特的风韵。

有若点漆的美眸，顾盼间确能使人魂为之消。

这时各人间热烈的辩论正在进行中，狂雨脸含温和的笑容，没有出言，

只让其他人说柳客和机锋两人都在屠姣姣前尽量表现着他们的智慧和不惧我阴风的勇气。

这时屠夫人道：“这是我第二次和阴风碰面，和上一次的感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说明他的巫术确是精进了。”

屠龙道：“秀丽法师的变化才真的惊人，我是第三次见她了，上两次我还能勉强抵受她的媚惑，但今次竟有神魂颠倒的感觉，想生起防卫之心也不可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在她身上，现在只要想起阴风可能成功地把她收作私宠，心头立时非常不舒服。”

柳客闷哼道：“阴风曾受风蛇之毒，所以藏在那英俊面具下的真样貌丑恶可怖，凭什么能得到这些第一流美女的青睐，只要我们能找到原因，将可破去阴风的妖法。”

机锋哈哈一笑道：“柳神将难道看不出秀丽法师、戴青青、小风后和那小琪儿一点也没有心灵受制的神情吗？若她们真是心甘情愿作他的玩物，我们对阴风的实力必须重新占计。”

这两人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仍不忘比拚高低。

柳客给对方抢白，大为不忿，待要反驳，女将雪芝插入道：“会否是阴风纯以床上的淫术，弄得四女对他神魂颠倒，迷恋不已，这并非胡乱猜测，四女眉梢眼角间都含着掩不住的风情，那是男欢女爱极度满足后的痕迹。”

原来这美女想到这点上，怪不得对我表示出饶有兴趣的样儿，原来是想试试本人的能力。

屠姣姣轻轻叹息，摇头道：“真令人难以费解，这么恶心的怪物，竟可以把秀丽法师等制个帖服，我很想快点见到那小琪儿，看看你们对她的形容有否夸大？”

军师范多智道：“若非这阴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与往日无异，我真会怀疑他是冒牌货，否则怎会连睡觉也不肯离身的风蛇都不见了？”

一直没有作声的狂雨切入道：“军师不用怀疑自己的想法，这个阴风应是假的。”

众人包括我在内全吓了一跳。

屠龙道：“大法师会这样说，必然有道理，可是人可以假，巫法却不可以假装来呵！

尤其是那眼神，确是阴风独一无二的邪淫之眼。”

狂雨冷然道：“我和他互相试探了一下，那千真万确是阴风的巫法，若非如此我早当场把他揭穿，立即扑杀，话都不和他多说一句。”

屠夫人奇道：“那大法师为何还怀疑他是假扮的呢？”

狂雨道：“他若够胆扮阴风来骗我们，必是有十分把握不会被我们揭破，否则以秀丽的智慧，怎会让他来献丑，丢人现眼，我们找不到破绽是应该的。”

屠姣姣道：“若他是假货，那他会是谁。”

狂雨平静地道：“若他是假货，那他定是大剑师兰特，否则谁可杀死阴风，收伏了秀丽，又征服了戴青青和宁素真，只有兰特才有女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众人一齐色变。

我不由心中佩服，淡如说得不错，狂雨的智慧的是非常高明，能从没有破绽里找出最大的破绽。

我特别留意屠蛟蛟的反应，发觉当她听到我的名字时，身体泛起兴奋的情绪。

屠龙深吸一口气道：“我们应否立即布局将他杀死，只要随便找个藉口，使他和秀丽法师分隔开来，在大法师的协助下，我有十成把握可以把他杀死。”

狂雨破天荒第一次叹了一口气道：“这是个很诱人的想法，但即管他是假的，若我们真的杀死了他，其他的巫神会怎么想？阴风族、黑叉人、鹰族和小风后的手下会怎样反应？我怕大小洋洲会立即分裂，重回五百年前的战国时代，那后果是我们负担不起的。

更何况我尚未向巫帝请示。”顿了顿道：“自半年前巫帝得到魔女百合的种子女儿后，严令任何人不得打扰他的清修，老夫轻易亦不敢烦他。”

我心中掠过强烈的焦虑，亦知道若不能击败狂雨，休想到巫宫去救人。

柳客道：“若他真是兰特，杀了他后，揭掉他的面具，不是真相大白吗？其他巫神怎会怪我们？”

军师范多智道：“谁见过兰特，其他人可能怀疑我们随便找个人来蒙混，那时有道理也说不清。假若他真是阴风的话，我们就是违反了巫帝的法令，那后果谁负担得起？”

这正是淡如预估的情况，即管他们怀疑我的身分，一时亦莫奈我何。

狂雨道：“我是不能和阴风或秀丽正面交锋的，唯一的方法，仍是要设陷阱让他踩进去，最有效的方法莫如揭开他的面具，让他无所遁形。”接着嘿然笑道：“我有一种药物，只要沾上他的面具，就可把面具化掉。”

众人沉默起来，这事说说容易，不过谁可接触到我的面具。

巫神在巫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制于任何人，只直接向巫帝负责，接受他的指令，连狂雨也不能质疑我的身分。

狂雨仰天一阵狂笑，向屠蛟蛟道：“无论他是真的阴风，又或大剑师兰特，蛟蛟你有没有信心不受他的媚惑？”

屠蛟蛟骄然道：“当然有，为了我的族人和巫国，我有把握应付任何挑战。”

柳客和机锋两人齐声反对。

屠夫人亦道：“若连秀丽法师也败在这人手里，蛟蛟她虽是意志坚强，精通对付巫法之道，可能仍应付不了他的手段。”

狂雨道：“无论他是谁，他已成功地把我迫上了不能不和他斗法的处境上，现在巫国内谁不知阴风的目标是蛟蛟，若他得到了蛟蛟，他将毫无疑问成为巫国最有声望的巫神，但我若不让蛟蛟出头，正面接受他的挑战，我以后再也不用抬起头来做人了。”顿了顿傲然一笑道：“不过这次我定要教阴风闹个灰头土脸，吃不完兜着走。”

柳客和机锋闻言焦虑逸于言表，齐声惊呼道：“大法师！”

狂雨举手制止他们说话，以强大的自信心微笑道：“当蛟蛟和阴风单独相会时，老夫会在邻室运起出窍大法，附在蛟蛟心灵里，所以若他是真阴风的话，就好好和他见个真章，若他是兰特的话，便把他的身分揭破，老夫可保证蛟蛟毫发无损地走出来，绝不会失去处子之身。”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屠龙想起另一问题，道：“怎样才可让天下人知道这一仗谁胜谁负？”

狂雨嘿然道：“当阴风提出要见蛟蛟时，老夫可以迫他定明一个期限，

例如日出之前，仍不能征服姣姣，便当他败了，他势不能不接受。哈！无论他有任何手段，这次都注定失败，他怎能想到我有此神通法力。”

屠龙大喜道：“大法师确是智慧通神，击败阴风后，秀丽法师还不是我囊中之物，我定要教这妖女知道我是更好的男人。”

众人都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刚要撤走灵能，美丽的少女雪芝道：“我还有个很有趣的提议。”

众人愕然向她望去。

雪芝道：“我想先试试他，若我真的被他媚惑了，以大法师的神通，必可为我解除禁制，雪芝便可将他的真相揭出来，若他只是以普通爱情手段对付我，更可证实他真是兰特，那时我们便能以种种方法迫他落败逃走，例如化去他的面具，再加追杀，不是更省时间精神吗？”

狂雨眼中精芒闪起，大笑道：“不愧是我的好徒儿，就如你所说吧！”

我心中暗凛，这些人真是不好对付，带着忧喜交集的心情，让灵能悄悄退走。

第十二章 兵来将挡

灵能的思感回到我的身体里，醒了过来。

四女和战恨巨灵灰鹰等人都紧张地看着我。

我迅速把所见所闻，扼要向他们转述。

淡如坐到我旁，有点担心地道：“刚才你和狂雨暗中交了一次手，丝毫讨不到他的便宜，若狂雨的法力真个和屠姣姣结合起来，你是奈何他不得的，何况狂雨自幼清修，早没有了男女情欲之念，你向屠姣姣施术，等若向他施术，如何可行？况且你绝不能让屠姣姣碰上你的脸，她只要把药涂在指甲上，抹到你脸上时，可把整个面具化去了，因为面具并没有你身体的抗力，那时我们就一败涂地了。”

巨灵骇然道：“那岂非什么也做不了吗？阴风总不能怕被女人抚摸吧？”

宁素真道：“我才没有闲情担心这么远的事，跟前这似春心已动的美女雪芝就是个大难题，大剑师见她不是，不见她又怕泄漏了洞悉他们秘密的底细；动她不是，不动她更不是。无论你怎么做，也会给对方看破虚实。”

西琪道：“说不定她的指甲已涂了那种会化掉面具的药物。”

各人更是忧上添忧。

灰鹰道：“我看最好尽快定出应变计画，否则逃都逃不掉。”

我冷然道：“不！这次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若让巫帝取得公主的身体，毁去废墟的父神，全人类都完了。”

这时十二游女之首也是最美的两游女之一的倩儿走进来道：“雪芝神将单独求见，候在厅内。”

众人齐感愕然，想不到这图谋不轨的美女如此急不及待，来得这么快。

我站了起来，想要走出去。

淡如在背后道：“大剑师晚宴前若有闲情，要了倩儿的处子之身吧，她

一直苦心守待着你的恩宠。”

战恨拍额道：“难怪我弄不上手。”

倩儿惊得跪伏我身前，娇躯剧颤。

各人都知道淡如对今夜与狂雨透过屠蛟一战感到悲观，所以希望趁事败前让暗中苦恋着我的倩儿得完心愿。

可想而知，屠龙必会尽调高手，把皇宫重重包围，只要揭穿我真是兰特，会立下杀手。

功夫较次的人将绝无生望，就算是巨灵战恨的级数，能否逃生，也成问题。

而我为了保护他们，势不能孤身遁逃，而有狂雨在，我和淡如的巫法亦大打折扣，一个不好，将是全军没的凄惨结局。

我仰天一阵大笑道：“放心吧！我能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亦会一个不少地把你们带走。倩儿！你把大厅所有人撤走，不得让任何人接近，我只要战恨和你留在那里。”

倩儿垂着头站起来，应命去了。

战恨奇道：“我能帮上什么忙？”

我微笑道：“你只要好好发挥你的狼性，就可帮我最大的忙了。”

美丽的雪芝巧笑倩兮俏立厅前，我椅旁分立着战恨和倩儿。

雪芝挺起胸脯，身长玉立的优美胴体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和自信。

我决意把阴风的邪淫发挥尽致，以灵力迫出邪气和妖异的魅力，一对眼像看穿了衣服般在她的身体上下巡视，冷然道：“神将单独来见本法师，不怕清白难保吗？”

雪芝脸上春情荡漾，柔顺地道：“法师当看出雪芝仍是处子之身，敢到这里来，绝没有想过回去时仍能保存贞操，法师明白吗？”

我淫笑三声，道：“天下美女，听到我的名字谁不要退避三舍，见到我只有哀求本法师高抬贵手的份儿，现在你竟敢送上门来，大扫我爱看女人婉转哀啼之兴，可惜可惜！”

雪芝俏脸一寒道：“阴风法师原来只是个无胆之徒，当我看错人算了，雪芝不敢打扰。”转身欲去。

我大喝道：“站住！”雪芝缓缓转身，玉脸带着具有高度挑逗性的迷人笑容，眉黛含着掩不住的春意，轻咬下唇道：“法师改变了主意吗？”

我微笑道：“对不起！本法师立下的主意，从不更改。”向战恨挥手道：“拿下她！”

雪芝脸色一变，“锵！”一声抽出腰间配剑。

战恨的矛毒龙般攻去。

一连串矛剑交击声爆竹般响起。

雪芝的剑术相当不错，但和战恨仍有一段距离，勉强挡了十剑，退到大门时，给战恨卖了个破绽，一剑刺空下给战恨一矛把她的剑打落地上。

战恨腾身扑上。几下激烈的缠打后，给战恨搂着手臂，推到我座前。

我哈哈一笑，伸手把倩儿搂到怀里，以一个男女欢好的姿势坐到我腿上，一边对又羞又喜，猝不及防的倩儿加以侵犯，一边嘿嘿笑道：“入我之门，岂能让你完璧无瑕回去，只有女人的哭叫，才可使我兴奋快乐，你既想满足我，本法师就让你如愿吧。”

向倩儿道：“洗掉她指甲上的巫药。大胆婊子，竟敢算计于我，你才进

门，我已发现了你的阴谋了。”

雪芝至此大惊失色，但怎挣得脱力大如牛的战恨，这家伙乘机大占便宜，藉和雪芝后背的接触，肆意轻薄，当日连淡如也给他弄得脸红耳赤，雪芝这未经人道的少女，更是不堪。

倩儿依依不舍地离开我的怀抱和大手，走了过去，依淡如教下之法，洗掉雪芝指甲上的药物。

倩儿低着头想走向我身旁，给我命令道：“坐到我腿上来，我要一边看戏，一边作乐。”

倩儿脸上现出惊喜之色，心甘情愿再坐到我腿上，接受我的侵犯。

我要把阴风的狂性表现无遗，但又不致被雪芝摸清虚实。

雪芝听出我话内含意，惊叫道：“你敢伤害我，师傅定会不放过你。”

我哈哈笑道：“我不找他算帐，已是他家山积福，奴才还不动手，做场好戏给我看。”

战恨喜出望外，没暇和我计较叫他作奴才之辱，何况他的身分正是阴风奴，立即动手动脚，对这女将作全面的进攻和侵犯。

雪芝和倩儿的衣服同时减少。

雪芝的哭叫挣扎声和倩儿的婉转呻吟声交集响起。

我并没有良心的不安，巨灵既有叶凤，战恨便让他得到雪芝吧。

我一边和倩儿在椅上作乐，一边把心内狂涌起的爱欲，送进雪芝体内。

不一会雪芝的抗拒冰消瓦解，忘情地逢迎着战恨的进侵。

这正是我要求的效果，雪芝回去后，如实报上给狂雨知晓时，这老家伙除了高呼赔了夫人又折兵外，还能做什么补救。

这种疯狂邪恶的行为，正深合我阴风的身分，经这事后，我相信除了狂雨或仍有点怀疑外，其他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代表着正义的大剑师兰特了。

更有利的是屠姣姣再不敢把那能化去我面具的药物涂在指甲上，也不会针对我是兰特来定计。

美丽的雪芝将会身不由主爱上战恨，说不定能在重要时刻帮上我们一把忙。

她本是拚着牺牲自己的肉体。如今献给战恨又有何分别？

我把怀内赤裸的倩儿送上决乐的极峰后，向她低问道：“你后悔吗？”

倩儿肯定地摇头道：“绝不后悔，还快乐无比，让倩儿以后好好服侍你和各位夫人吧。”

我微笑道：“你何时爱上我的？”

倩儿娇羞地道：“第一眼看到你那时哪！”

我搭着战恨和倩儿的肩头，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寝室时，众人带着询问的神色迎了上来战恨立即眉飞色舞详述战况。

倩儿想逃走，给淡如一把拿着问道：“快乐吗？”

我隐约听到倩儿答道：“倩儿纵死无憾！”

战恨这时向巨灵道：“那动人的妮子后来乖乖地让我把衣服一件一件帮她穿回去，临走时看我一眼，使我的骨头都酥软了，大剑师真是我的好兄弟，我离开时定要把她带走。”

巨灵大笑道：“幸好我们跟大剑师来了，这么痛快好玩，又惊险刺激的旅程，错过了实是毕生憾事。”

叶凤在他旁轻轻道：“倘若你不来，那教人家怎么办。”

战恨巨灵齐声大笑，春风得意之情，表露无遗。

四女围到我身旁，送上香吻，祝贺我化解了这最迫切的难题，争取到较长时间和较好的形势。

这时游女穗儿来报，屠龙亲自来接我们到晚宴去。

我向众人微笑道：“当明天的朝阳升起时，一是我们全部战死当场，一是整个巫国落入了我们的控制里，再没有第三个可能了。”

